神劍出匣

〈武俠接力擂台〉

題字／胡金銓



連載插畫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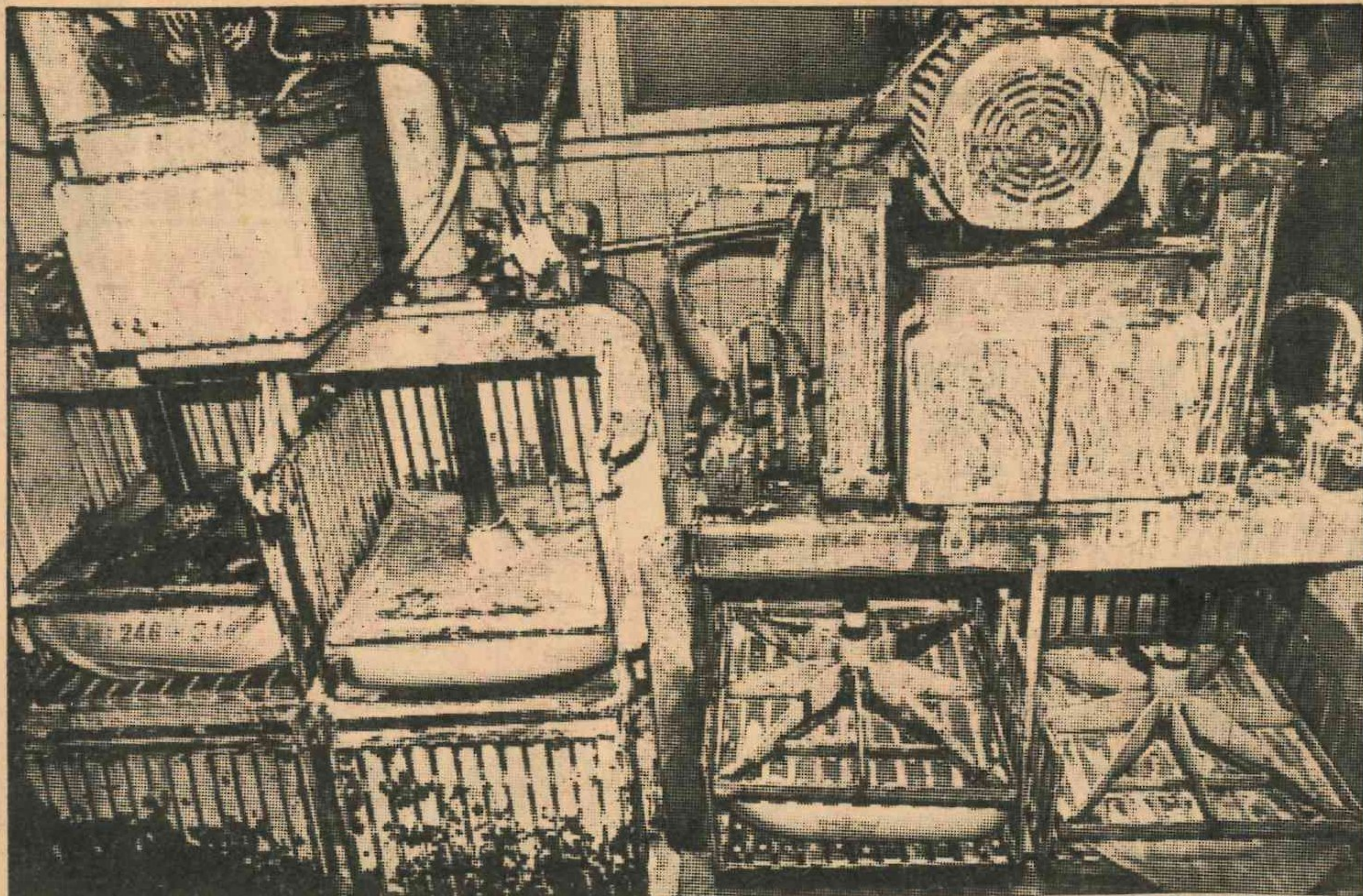
開擂！

「神劍山莊」武俠接力擂台

開擂！開擂！本刊繼去年「龍虎風雲」武俠接力擂台之後，今春再度發出英雄帖，除了上次原班人馬：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紫烟・諸葛青雲四大掌門外，並遠自香港邀來黃鷹及司馬翎二位大俠，共襄盛舉，並決定自本期起正式登台由臥龍生掌門出招開擂，正是：

瀛台劍氣動神州；香江俠士來助陣。

請看本期第65頁／



一小時後，這些機器下的糯米漿就成為「粿脆」。



滾雪球一般，搖出一顆顆渾圓的元宵。



人手搓圓的芝蔴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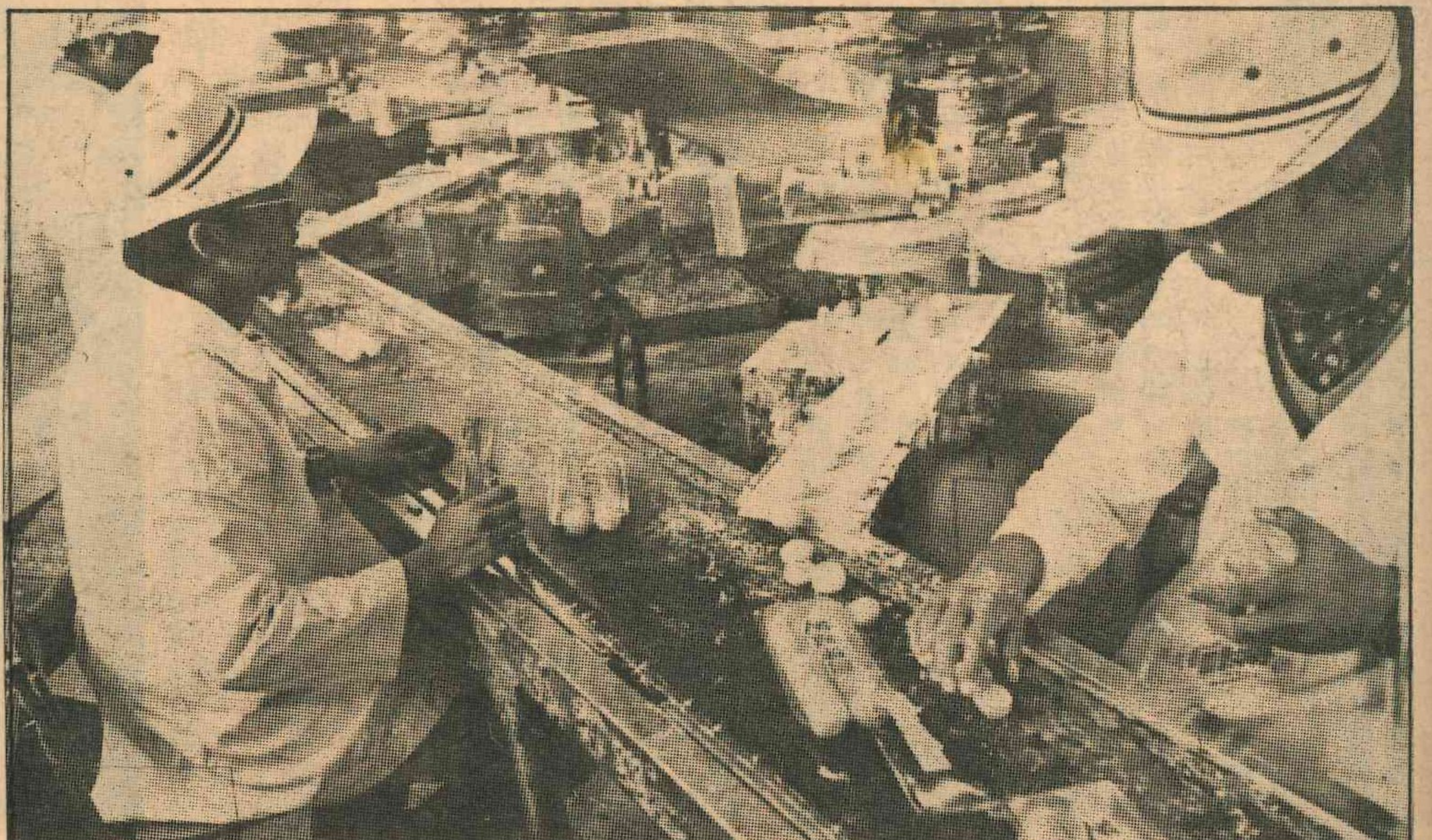
用磨水濕粉捏出來的湯圓，比搖出來的元宵精緻細膩。

碎的紅、綠絲。近年來由於桂花、棗子等外來材料的價格高漲，棗泥、桂花等餡子的已經少見，而改為用紅豆沙了。如果是鮮肉餡子的鹹湯圓，則須先把肉攪碎拌好作料，再包入水磨壓乾的濕粉中。

儘管改用機器磨粉、攪拌，還是相當花費人工，而且整個過程中接觸人手的機會太多，在衛生、防止污染方面，也不易控制。

工廠經理王正一說：「我們做湯圓也做了五年，用人力實在太慢，所以三個月前進口了兩部請國外設計我們自己改進的機器。」現在他們兩部機器一齊開動，五、六個工人，一分鐘平均生產五十個，一天可達十幾萬個。

他們用機器淘洗糯米、磨漿，用油壓式的機器把「粿脆」（即吊漿）壓乾（不用脫水機，為了保持其黏性），然後把一部分粿脆放入電蒸籠中蒸成「𥻆糬」放冷，再放入攪拌機中與其他粿脆一起搓攪。在機器上方，兩個開口放入搓攪好的糯米粉，一個開口放入拌好的餡子，然後在兩片圓盤形機件的對「搓」之下，一顆顆包了餡子的湯圓，像下蛋一般，落在輸送帶上。經品檢挑去不良品，包裝，然後在幾分鐘內急速冷凍到攝氏零下四十度（以免成品中冰品體太粗而致成品乾裂），便可經由冷凍車送到全省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青年商店……等冷凍櫃。每顆湯圓的售價，比點心店的價格要便宜一半。



內銷工廠的衛生管理，比起外銷品管還是差上一截。

元宵是一種很好吃的食品，然而對講究衛生的現代人而言，元宵中含的「微生物」污染，引起變質或腐敗，却是很令人頭痛的事。

元宵的製作過程中，洗米、泡水（泡幾小時）、拌餡都是微生物滋生的大好機會，尤其是泡水過程的污染情況最嚴重。還有把餡子搓圓，包入濕粉時，接觸人手，工作人員是否穿戴消毒過的衣、帽、手套、口罩，工作場所清潔與否、溫度是否控制在減低細菌繁殖的攝氏十八度以下，都很成問題。

而且元宵製作過程中，不經任何加熱措施，一般的殺菌、殺菁的方法都不適用。成品急速冷凍時是否冷凍到零下攝氏四十度，保存時是否在零下二十五度左右，許多工廠的技術，和銷售者的冰櫃冷度，也不無疑問。

購買元宵　注意衛生

那麼元宵中的微生物污染是不是就無法避免呢？

近年來冷凍元宵外銷量迅速增加，微生物含量的控制，已成通過外銷檢驗的重要關鍵。對許多廠商而言，通不過檢驗被外國海關倒進海裏的損失，比國內衛生局的處罰要嚴重多了。

王正一經理說：「我們做外銷品的時候，門窗緊閉開冷氣，降低溫度，讓細菌無法繁殖。工人都要戴手套、口罩，決不用手去接觸。而且我們讓工人明白細菌的觀念，不是洗過手就是乾淨不會污染了。」

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實驗報告則說：「如果把原料浸置於百分之零點一的檸檬酸溶液中，經過攝氏六十度的加熱處理五分鐘，能夠有效的控制原料中的微生物含量」「泡水的時候不用以往的室溫泡水法，改用低溫或高溫泡水，也能夠有效的抑制微生物增殖」。其他如選擇優良的原料、操作人員的衛生觀念、工廠的衛生管理，當然更是基本的條件。

元宵是很美味的食品，然而在衛生檢驗單位人力物力都有不逮的時候，如果您不能自己動手做而要外買的話，最好要注意它的衛生，避免買到品質不好的製品。買回來以後也要保存在冰箱裏，防止變質。不要迷信煮元宵時的沸水，足以殺死所有的細菌。

農業社會裏，流著口水的兒童，仰望父母磨米拌餡搖元宵的家庭情趣，在現代已不復可得。然而闔家圍坐，吃著炸得金黃的元宵，或是水煮的浮圓子，配著另外煮的清甜的糖水，洒上幾粒桂花。甚至吃吃本省風味的茼蒿菜煮圓仔，在忙碌的工業社會中，發發思古之幽情。這種情趣不也是很不錯的嗎？

神劍出鞘

①〈武俠接力擂台〉

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本刊繼去年「龍虎風雲」武俠接力擂台之後，今春再度發出英雄帖，除原班人馬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紫烟、獨孤紅四大掌門，並遠向香港邀來司馬翎及黃鷹等二位大俠助陣。正是瀛台劍氣照神州；香江俠士來助陣。



晚上，一鉤新月，茅舍院中白木桌圍著老小七人在喫喝。

不見絕峯、深壑，沒有浩瀚煙波，疎落的一片翠竹，環繞着五、六座土牆、茅舍。

這是座平凡的小村，平凡得連一座磚瓦蓋成的房子也看不到。一眼間，可以數清楚所有的房舍，決不會超過五戶人家。

這裏沒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逸趣閑情，也沒有晨鐘暮鼓的幽遠意境。

這裏不像隱者住的地方，而是幾戶樸實的農民，朝和鳥唱肩鋤去，歸來猶有紡織聲。

但這裏也有快樂，平靜的快樂，平靜得像一口枯井，沒有一點點漣漪。

七月七日，是一年一度牛郎織女相會的佳節，臥看雀橋渡雙星，這個遠古流傳下來的神話故事，充滿着纏綿、悽迷和堅貞的美，不知由那個年代開始，這一天，被稱爲情人節。

這座平凡的小村，似是也感染到了七夕佳節的氣氛，小村中間的晒穀場上，擺了一張白木桌子。菜由各家做好，酒是自釀而成。

太陽下山時分，菜餚已擺上了桌子。

實在說不上什麼佳餚、美味，大部是自己種的青菜，最貴的兩個菜：一盤風乾的臘肉，一隻肥大的老母雞。男女老少七個人，圍滿了一桌。七個人，就是這座小村的人口總數。

一個五旬左右，留着長髯的老者，高居首位，三個壯漢、三個少婦，環圍而坐。

老者舉筷，把每樣菜都吃了一口，笑道：「好，好，三位弟妹的手藝，又有進步了，三個紅燒蘿蔔，都燒得各有風味，來！大家喝一杯。」

說是杯，實際是碗，一種粗糙的黑碗。

禮失求諸野，那三個壯漢和少婦，對那老者十分敬重，恭恭敬敬站了起來，雙手捧碗，一氣喝乾。

老者搖搖頭，歎口氣，道：「坐下，坐下，我說過多少次了，要你們隨便一些，總是這樣拘謹，讓我吃得也不舒服。」

三男三女六個人，齊齊躬身應了一個「是」字，才坐了下去。

長髯老者搖搖頭，不再理會三人，自顧吃喝起來。

三個壯漢看他吃得高興，臉上皆有得色。三個少婦更是看得得意，那滿桌青菜、蘿蔔，畢竟是她們經手燒炒的。

老者停下筷子，道：「老二……」

坐在左首的壯漢，急急站起，道：「主人……」

長髯老者一皺眉頭，道：「十年前，咱們都以兄弟相稱了，怎麼？十年了，你們還記不住。」

「是！劍東記住了，大哥請吩咐！」

「坐下，坐下。」

劍東坐下了，但腰幹仍然挺得筆直，道：「劍東洗耳恭聽！」

「十年鄉居，泥土芬芳、菜根香，竟然還不能把你們這些拘謹的禮法消磨下去？」

「尊卑分明，劍東不敢逾越。」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說了，老三，你說，這生活習不習慣？」

坐在對面的壯漢，起身應道：「劍南和東兄、北弟，一直都遵照大哥的吩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十年來，平平安安，風波不起……」

「奇怪了，你怎麼跟老二一樣，爲什麼要站着說話。」

「是！劍南這就坐下。」

「老四，你一向洒脫，別跟他們一樣，去！把他們都、帶出來。」

右首壯漢霍然站起，道：「劍北愚昧，不知道大哥要帶什麼？」

「想不到你們三個，完全一樣……」

長髯老者無可奈何的歎息一聲，接道：「孩子們！這十年歲月，你們都該養育幾個兒女了吧？」

劍北道：「小弟慚愧。」緩緩垂下頭去。

長髯老者怔了一怔，望望劍東、劍南，道：「老四沒有生兒育女，你們兩個該有了？」

劍東、劍南齊聲應道：「我們，我們都沒有養育兒女。」

「爲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們知不知道？……」

兩道烱烱的目光，緩緩由六個人臉上掃過。

三個少婦相互望了一眼，低聲道：「知道，這是我們約好的！」

「約好的？……」長髯老者臉色變得十分嚴肅。

「這是大逆，妳們身爲人婦，怎可——」

「大哥，不能怪她們，是我們六個人約好的，我們怕……」

「怕什麼？」長髯老者的目光，盯注在劍東的臉上。

「怕兒女拖住了我們，磨去了銳氣。」

「大哥，這也不是二哥的決定，是我們六個人商量的結果。」

劍南看出了老者的神色不對，分擔起劍東的責任。

劍北接道：「大哥，我們沒有違背你的用意，也有終老於此的決心，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平靜的生活，我們一直惕勵着自己，過着最簡樸的生活，我們都做到了。」

長髯老者的神情緩和了不少，歎息一聲，道：「我看得出來，你們的生活，過得確很簡樸，幾乎已經到了刻苦的地步，不過，你們還沒有完全鎭住心猿意馬，你們心有所思，意有所寄，還沒有完全返璞歸眞，你們想想看，這個小小的農村之中，如果多一點嬰兒的啼笑，承歡膝下，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樂趣？」

輕輕吁一口氣，劍東緩緩說道：「大哥，我想……」

「我知道你想什麼，不要說了，十年了，你們忍受了這田園生活的孤寂，却沒有領受到田園的樂趣，好在你們都只有三十幾歲，還來得及，明年今日，我再來看你們，希望你們都有一個小寶寶，是男是女一樣好，我會爲他們準備一份很豐厚的禮物。」

端起面前的一大碗酒，一飲而盡，舉步行去。

劍東急道：「大哥，你……」

「我要走了，明年我會帶着禮物來看你們。」

劍南道：「大哥，酒還未過三巡，怎麼就要走了？」

劍北道：「大哥，十年不見，仰慕情深，至少，也該過了今宵，我們也好多向大哥討教、討教。」

長髯老者沒有回頭，但却傳過來淸晰的回答，道：「想讓我明年能够留下來，和你們秉燭夜話，那就爲我生幾個小姪女兒。」

他走得很慢，踏着小徑上的上弦月色，逐漸消失不見。

十二道目光望着那老者的背影，却沒有人敢追過去把他攔下。

劍東仰天長長吁一口氣，道：「三弟、四弟，看來，主人眞的是已經忘情江湖了，咱們也該步他後……。」

「不！主人的豪情仍存……」

說話的是坐在劍東身側的少婦。

「二嫂由何得知？」劍南有些不解的問。



李慕雲慢慢走開，背後留下一鉤新月和半角茅舍。

「喝酒，你們沒有看到主人臨去時，喝下那一大碗酒麼？有如長鯨吸水，一飲而盡。」

劍南、劍北，微微頷首。

那少婦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三弟、四弟，你們明白麼？主人盡量和我們疏遠的用心何在？」

劍東一皺眉頭，道：「靈芝，妳就一口氣說下去吧！都是自己兄弟，還賣的什麼關子？」

劍南道：「對！二嫂是我們這羣人中的女諸葛，必有高人一等的看法，我們洗耳恭聽。」

靈芝道：「我說出我的看法，但却未必就對，兩位兄弟、妹妹們，如若有什麼不同的看法，也請說出來大家商量。」

劍北道：「好！二嫂請說。」

靈芝道：「第一，主人希望我們能眞正成爲一個農人，拋棄過去的想法，過一生平靜快樂的生活。」

劍南點點頭，道：「不錯，二嫂一說，我們也體會到了。」

靈芝道：「第二，他不想讓我們再捲入一場紛爭之中，……」

劍北怔了一怔，道：「二嫂，這話是什麼意思？」

靈芝道：「我說不出什麼理由，因爲，我和你們一樣，這十年來一直住在這樣一個小村之中……」

劍南接道：「會有什麼事呢？他和咱們一起隱於田園，十年的歲月，不算長，也不算短，能過十年，一些恩恩怨怨，也該過去了！」

「劍南，我相信靈芝姐的話，她不但是我們之間思維最縝密的一個，而且，她察顏觀色的能力，也非我們所及，你怎麼能不信任……」

劍南笑一笑接道：「金蘭，我一向佩服二嫂，我只是想問得更淸楚一些。」

坐在劍北身側的少婦，突然冷哼一聲，道：「兩位姐姐，妳們瞧出來沒有？」

金蘭道：「白菱，妳說瞧出什麼了？」

白菱道：「他們三個呀！二哥、三哥和劍北，都有些動心了。」

金蘭道：「妳是說，他們想叫咱們生孩子？」

「對呀！主人剛才那一席話，給他們很大的勇氣，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白菱，我們沒有這個意思，不生育兒女，是我們六人約定好的！我們上無父母，也不在乎無後爲大這句話，只是主人剛剛拂袖而去，看上去，似是有些不太高興……」

白菱接道：「就是嘛，明年，我該替你生個小寶寶了。……」

「白菱，妳……」

白菱還要反唇相譏，却被靈芝攔阻，道：「菱妹，就算劍北要求妳生個孩子，那也沒錯，生兒育女，本來是我們女人份內的事……」

「可是，我們早約好的，他們還一力贊成！言猶在耳，怎可變卦……」

白菱仍然有些不服氣的說道。

靈芝笑一笑，道：「我們六個人約好的事，我們六個人同意了，自然可以改變，不瞞兩位妹妹說，我心裏早就想孩子了，這農村太平靜了，靜得令人寂寞，如若有幾個小兒女哭哭笑笑，也可增加一些生活樂趣，兩位妹妹，難道妳們內心中眞的不想嗎？」

金蘭、白菱互相望了一眼，低下頭去。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我們互相約定，不生育兒女，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這個原因消失了，我們自然可以改變，但如這個原因仍然存在，我們就不能不遵守這個約定……」

劍東道：「靈芝，這個原因消失了沒有？」

「劍東，是不是想要個孩子？」

「唉！我擔心明年大哥再來的時候，看到我們還沒有孩子，會不會再生氣？」

「會！」靈芝點點頭，接道：「而且會眞的生氣，因爲，他衷心希望我們能夫唱婦隨的過平靜、快樂的日子。」

金蘭道：「靈芝姐，如若主人眞的生氣了，咱們要怎麼應付？」

靈芝微微一笑，望着劍東，道：「秋收之後，我們就走……。」

「到那裏去？」

問話的是白菱。

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一種激動和希望的神色，他們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年，平淡的十年。

靈芝道：「到大哥住的地方去看看，如果一切很平靜，我們過年之前趕回來。」

白菱道：「對！在家吃年夜飯。」

靈芝道：「還有一件大事要辦！」

金蘭道：「什麼事？」

「準備生孩子。」

三個少婦，臉上都泛起了一股喜悅的羞意。

三個男人，却互望着，嘴角間掛上了一抹微笑。

這是他們的約定，雖然他們都早有了改變的意思，但誰都不敢，也不便先提出來。

什麼是「愛寶」o.b.衛生棉條？

爲什麼它比衛生棉更方便、更舒適、更安全？

更方便：體積比一般迷你口紅還小，携帶不尷尬，處理最方便。

更舒適：內置式，直接吸收，沒有黏膩、摩擦感，也不會產生令人不快的異味。

更安全：吸收量大，吸收經血後能自動軟化而作圓形膨脹，防止滲漏。

使用了「愛寶」o.b.，即使在生理期您也可照常參加游泳活動。爲什麼不試試看呢？讓我們提供您最詳盡的生理知識及試用樣品吧?!



「愛寶」o.b.衛生棉條

請塡妥下列資料，沿邊剪下，並附回郵二元，寄台北郵政46—21號"愛寶小姐"收，即可獲得試用樣品一份及"女性應知切身問題"生理衛生手冊一份。

姓名＿＿＿＿＿＿ 年齡＿＿＿＿

職業＿＿＿＿＿＿ 電話＿＿＿＿

地址＿＿＿＿＿＿＿＿＿＿＿＿

× × ×

九月廿五日，六個人離開了這座寧靜的小村。

如果他們早有了孩子，也就不會再離開這裏。

他們雖然已十年不履江湖，但武功並沒有放下，男耕女織的生活中，仍然保持武功的進境。

他們知道主人住在襄陽城外，但却沒有再去過。

當他們被遣散時，主人也隱去了他喧赫的身世，他們都是主人身側最爲親近的人，也身受了最深恩澤，從幼年起就都追隨在主人的身側長大。

雖然，主人沒有說明他們的家世，但他們已瞭解自己是棄嬰、孤兒。

因爲，他們從主人收養另一個棄嬰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那是十七年前的事了，他們都已經長大，一個風雨之夜，主人抱回來了一個仍有襁褓中的棄嬰，包着那嬰兒的小棉被上，仍然帶着泥水，而且那嬰兒還發着高燒，如不是被主人撿回來，那孩子絕難熬過一夜風雨。

是靈芝爲那嬰兒洗澡，劍東代爲煎藥，在主人細心的調理下，那嬰兒撿回了一條命，也成了主人家庭的一員。

劍東、靈芝等，看着那孩子茁壯、長大，也指點他的武功。

他們仍然清楚的記得，主人替那孩子起的名字叫劍飛。

劍飛的年齡比小主人小了兩歲，也是小主人的玩伴。

那時，主人不過三十幾歲，但在江湖上的聲譽，却如日中天，神劍李慕雲五個字響徹了大江南北。

李慕雲，也就是他們的主人。

他們仍然記得，主人最風光的一段往事，是十二年前南七、北六十三省中的武林同道，四十八家門戶的掌門人，聯名送了李慕雲一塊玉符令，玉符令所到之處，四十八家門戶，都要唯令是從。

這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光榮。

除了玉符令之外，還有一塊「神劍山莊」的金字匾額，下面有四十八家掌門人的簽字、印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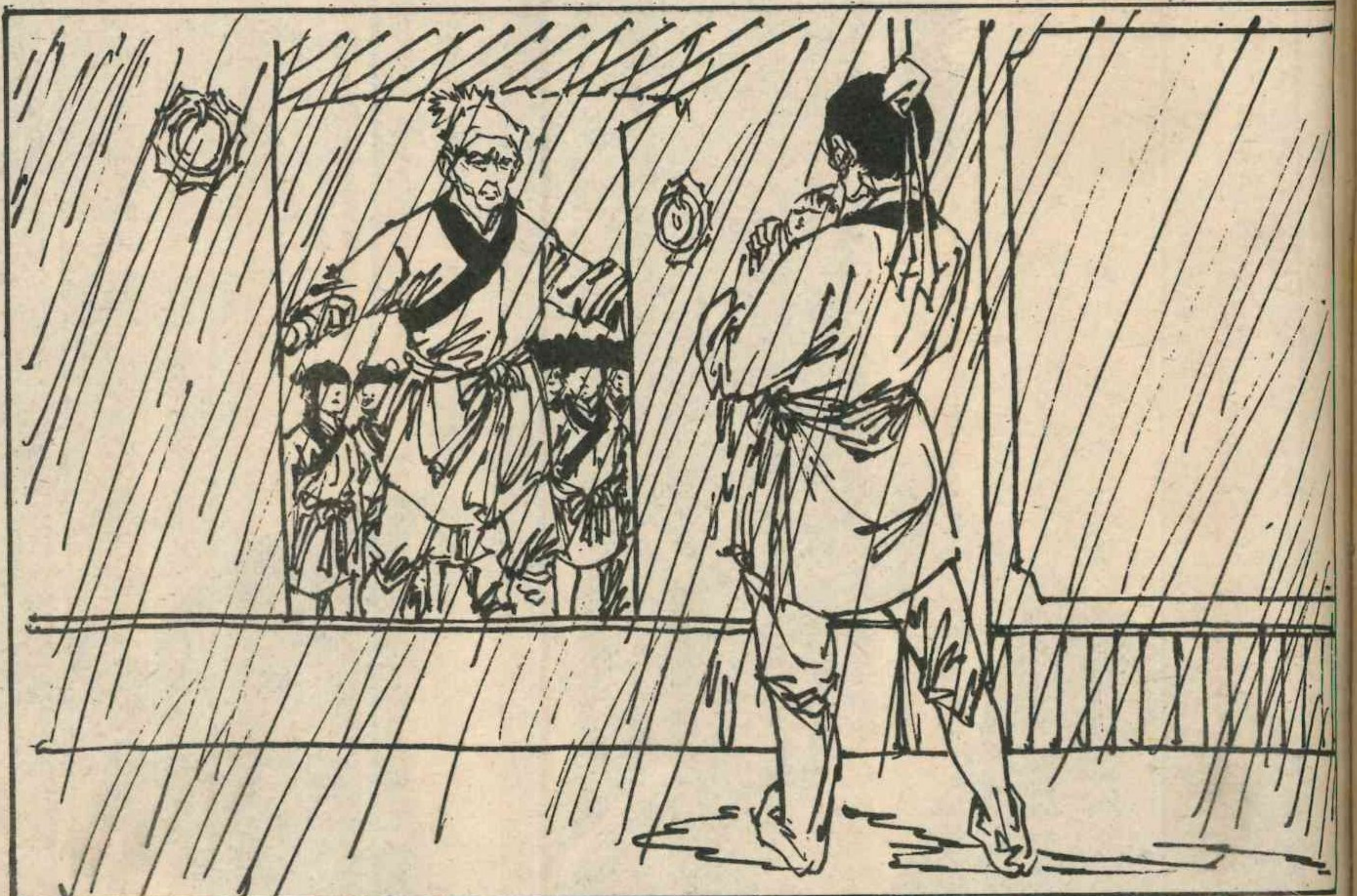
神劍山莊雖然在江湖上如此顯赫，但李慕雲並沒有擴展實力，仍然保有了原來的形態。

那只是一座青磚建成的兩進宅院，除了李慕雲、李夫人之外，就是他們唯一的親生兒子李秀、一個教書的西席先生、一個廚師、兩個老媽子和管家李福。

那時，劍東、劍南、劍北的名字上，都也冠了一個李字，李慕雲傳授他們武功，也要他們跟着西席先生讀書，但却沒有正式收他們作爲弟子。

他們姓李，但李慕雲也沒把他們收爲義子，就這樣，他們承受了李門的劍藝傳授，却沒有正式名份，李慕雲待他們如同子姪，他們也一直視李慕雲爲主人，偶而也隨侍李慕雲在江湖走走。

靈芝、金蘭和白菱的情形，也與劍東等相似，不過，她們的藝業，却大部份是李夫人所傳授。



十七年前在一個風雨夜，李慕雲抱着一個襁褓中的病嬰，到神劍山莊。

突然失踪不見。

他們看到了李慕雲的焦慮和痛苦。

但李慕雲並沒有把這些痛苦，加在他們身上。三個月後，李慕雲遣散了廚師、西席、兩個老媽子和管家李福，親自放火燒了神劍山莊，帶他們到那處荒涼的小村中，讓他們男耕女織，過着平凡的生活，並要他們結爲夫婦，不許再提神劍山莊，也不許他們再姓李，以後，彼此以兄弟相稱。看他們安居下來之後，才帶着李秀、劍飛飄然而去。

第二年，李慕雲又來看過他們一次，他們問起李夫人，李慕雲只含糊的應付過去。

一向細密的靈芝，由李慕雲談話中，聽出來李慕雲隱居於襄陽郊外。

× × ×

現在，他們已經到了襄陽，住在一家客棧中。

但襄陽的地方相當大，李慕雲已非當年的神劍莊主。

六個人分成了三組尋找，找了三天，仍然是沒有一點眉目。

他們走遍了大街小巷、襄陽近郊。

雖然沒有找到人，但他們並未灰心，仍然繼續去找。

第四天，六個人聚集在靈芝的房中，準備分配方位後，立刻出動。

他們找了三天，也並非盲目尋找，而是，有計劃的把襄陽城內、郊外，分成了若干個區域，兩人一組的，交叉搜尋。

靈芝打開了一張襄陽近郊形勢圖，看了一陣，道：「這個找法不行！」

金蘭道：「爲什麼咱？們找了十之四、五的地方，再有幾天，就把這地方找個差不多了……」

靈芝搖搖頭，道：「金蘭，如若大哥住在襄陽，他現在應該知道咱們來了？」

金蘭沉吟了一陣，道：「對，咱們到處打聽，大哥應該可以聽到了一點風聲。」

靈芝道：「就算咱們找不到他，他也該找到咱們了……，現在……」

「現在什麼？總不能罷手不找吧？」劍東皺起了眉頭。

靈芝道：「自然要找，咱們既然到了襄陽，總要查個水落石出。」

……」

白菱低聲道：「金蘭姐，叫大姐、叫二嫂，都行，怎麼會把二嫂、大姐連在一起叫了。」

金蘭道：「我一急，兩樣都出來，反正是她一個人！……」

白菱接道：「妳急什麼？」

金蘭道：「咱們這麼發瘋一樣，找了三天，就算咱們找不到，主人也該來找咱們了，我擔心……」

突然住口不言。

白菱道：「妳擔心什麼？」

金蘭道：「擔心，擔心……」

望着靈芝，說不下去。

劍南接道：「擔心他不願見咱們——」

金蘭搖搖頭，道：「不是，我擔心主人有了什麼不幸……」

白菱接道：「金蘭姐，妳胡說什麼？主人怎麼會有……」

靈芝歎息一聲道：「白菱，金蘭不是胡說！這件事，我也想了一夜，主人如若知道我們在找他，就算他心裏不高興，也不會不見咱們……」

白菱接道：「大姐，也許主人根本不住在這裏，因爲，他一直沒有直接告訴咱們他住在襄陽啊！」

劍北道：「對！也許他根本不住在這裏，……」

靈芝接道：「但願如此，不過，主人可以不告訴我們他住在什麼地方，但他決不會騙咱們，我記得，他提到過住在襄陽……」

劍東道：「會不會又搬了家？」

靈芝道：「不會。」

劍南苦笑一下道：「其實，他只要深居不出，咱們又不能挨家查看……」

靈芝接道：「對！這是一個很大的可能，他既是決心退隱，決不會再和江湖中之人來往，所以，咱們只好用一個辦法逼他出面了。」

白菱道：「什麼辦法？」

靈芝說出了她的計劃。

金蘭道：「好！我贊成，就算他生了氣罵咱們一頓，咱們也認了。」

劍東等齊齊點頭。

顯然，五個人都同意了靈芝的辦法。

（第一章完）

包美聖專輯

包美聖負笈美國．暫別紀念作……

「捉泥鰍」「長空下的獨白」主唱人

民歌手中的老歌手

．樵歌

．竹姿

．捕蝶

新格唱片

出招順序：
卧龍生、獨孤紅
黃 鷹、司馬翎
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神劍出世 ②

〈武俠接力擂台〉

本期執筆人／卧龍生
題字／胡金銓
挿圖／陳海虹

東劍、南劍、北劍自被他們的主人神劍李慕雲遣散後，居住在一個偏僻山村，有一年，李慕雲忽然前來要他們放棄武功，生兒育女，此事頒令三對夫婦訝異，遂決心前往襄陽尋找他們神秘隱逸的主人…

第二章：四方獨缺西

襄陽府四座城門樓上，忽然垂下了一條兩丈多長的布招。

布招上，寫着斗大的黑字。

白底、黑字，看上去十分醒目。

寫的是：「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

西城的門樓上，雖然也掛一條白絹，迎風飄揚，但絹上却沒有寫字。

這件事，立刻哄傳襄陽，也驚動到一水之隔的樊城。

這就是靈芝的辦法。

藉千萬人之口，傳出去尋找主人的消息。

眼看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驚相走告，劍東等暗暗高興，靈芝這尋人之法，竟然是有如此的神效。

只要李慕雲住在襄陽，不管是城內、近郊，一定會聽到這個消息。

四方獨缺西，也無疑報出了劍東、劍南、劍北的名號。

但不知內情的人，却很難猜出什麼。

布招高掛在城樓上的最高所在，直到午後很久，才有官府中人，化了很大的氣力，把它取下來。

茶樓、酒肆中，傳出了各樣不同的傳說，最驚人，也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那布招上寫的是江湖中一個門派的暗語，這襄陽城中，立刻要發生大事！

劍東、靈芝坐鎮在襄陽最大的一家酒館「漢江樓」中。

劍南、劍北、金蘭、白菱，却巡走在大街之上。

他們盡量保持着本來的面目，以便主人能在一眼間瞧出來。

由晨至午，四個人分兩組，走遍了大街、小巷，仍是一無所獲。

劍東和靈芝，却經過了一番刻意扮裝，他們盡量使自己平凡，不讓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

兩人已在「漢江樓」上坐了一個多時辰。

每一個桌位上，都換了兩三次客人，但劍東、靈芝，仍然坐着不走，爲了不讓小二起疑，只好不停的喝酒。

雖然喝得很慢，但也喝了三個雙壺。

好在，劍東的酒量不錯，靈芝也可以湊合兩杯。

中午時分，「漢江樓」更是擠滿了食客。

店小二行了過來，低聲道：「兩位，天已近午了。」

劍東點點頭道：「對！對！我該吃點東西了，你先來四個熱炒，一壺酒……」

店小二怔了一怔，道：「你還能吃得下呀！敞店一開門，你們就進來，已經喝了半天了。」

劍東笑一笑，道：「伙計，咱們喝酒給酒錢，吃菜給菜錢，難道你怕咱們白吃不成？」

一面由袋中摸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

劍東和靈芝穿着很土，店小二見他們半天不肯結賬，還眞的很擔心他們會白吃白喝，如今眼看一塊白銀子，臉色立變，笑一笑，道：「兩位老人家儘管請坐，咱們開酒樓飯舘的，還會怕人家吃得多，你要的四個熱炒，我立刻就給你送過來。」

劍東笑一笑，道：「這塊銀子，你先拿着……」

店小二接道：「這個，不好意思吧……」

口裏說着話，人已經伸手接過了銀子。

這時，劍南和金蘭，也進了酒樓，兩個人容貌未改，都穿着短裝、佩着長劍，一眼間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兩人却看到了靈芝在桌子上擺下的暗號。

靈芝的計劃很週詳，每個人，都分配好了一定的工作。

但這時，「漢江樓」上已經坐滿了人，奇怪的是，只有一張靠窗的方桌還沒有客人。

那該是一個最好的座位，依窗外望，可見滾滾湘江。

金蘭拉了一下劍南，低聲道：「咱們去坐。」

劍南當年也曾追隨過主人行走江湖，有一些江湖閱歷，滿樓客人，擠桌搶位，都不肯過去坐，必有原因。

但他見靈芝沒有反對的意見，就和金蘭行了過去。

兩個人，坐了一張大方桌，看起來很鬆散。

但却沒有人跟過來坐。

劍南笑一笑，低聲道：「金蘭，這位置恐怕不太好坐……」

話未說完，一個店小二，已快步奔了過來。

他一臉怒容，似是要發作出來，但看看劍南、金蘭，也是佩劍帶刀的江湖人物，立刻換上了一副笑臉，道：「兩位，這裏不能坐。」

「不能坐？爲什麼？」

店小二看看金蘭，道：「這地方被人長期包下來了。」

金蘭道：「哦！他今天沒有來嘛！」

店小二道：「長期包下來的意思，就是說，不管他來不來，我們都要留下這張桌子來，不管來不來，也都一樣付錢。」

金蘭道：「這麼說，他很大方了。」

店小二低聲道：「襄陽府的范五爺，誰不知道。」

他亮出了范五爺的招牌，心想劍南、金蘭定會識相而退，誰知道，金蘭却笑一笑，道：「那很好呀！等范五爺來的時候，由他自己來說吧。」

店小二一臉茫然，道：「怎麼？你們是范五爺的朋友？」

「不錯，他們是我的朋友，快去準備酒菜。」

答話的是一個二十四、五的漢子，濃眉大眼，福履長衫，身體很健壯，但衣着上，却似是盡力東裝得斯文。

店小二一回頭，急急打個躬，轉過身子奔去。

劍南站起身子，一抱拳，道：「范五爺。」

「不敢，不敢，在下正是范五，兩位請坐。」

劍南坐下，道：「五爺，實在是找不到座位，承蒙五爺不棄……」

范五哈哈一笑，道：「不用客氣，兩位是剛到襄陽……」

劍南和金蘭佩劍在大街上走

劍南道：「對！咱們剛到不久……」

「請教貴姓？」

「李南。」

「原來是李兄，這一位是……」

「拙荊金蘭……」

范五笑一笑，道：「李兄夫婦是專程來此呢？還是路過此地？」

劍南心中一動，忖道：看這范五，似是此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如能和他攀談一陣，也許能有收穫。

心中念轉，口中却應道：「在下夫婦是路過此地，却被一樁傳聞所動，說不得，要留下來看個明白了？」

范五微微一笑，道：「莫非是爲布招上傳言所動！」

劍南道：「對！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不知是何用意？范兄常居此地，對此傳聞，必有高見？」

范五沉吟了一陣，道：「就字面求解，前一句倒也不難，三劍會襄陽，大概是指三個人了……」

「三個用劍的高手……」

看看劍南、金蘭，身上的佩劍，范五笑一笑，道：「對！三個用劍的人，但也可能是三個人的姓名、綽號，他們要在襄陽見面，那句四方獨缺西，就有些叫人費解了。」

劍南道：「范兄，你看會不會是找……」

突然警覺，住口不言。

范五接道：「找一件東西？」

「對，對！找一件東西，這東西，一共有四樣，已經找到了三樣，獨缺一樣？」



初更時分，湘江白沙渡口，站着劍南和金蘭

劍南似是已知失言，故意把話題扯遠。

范五却雙手互擊一掌，道：「照啊！照啊！這一種暗語，表示出他們還缺一樣東西……不對呀！他們如是找東西，應該是怕人知道才對，爲什麼這樣驚天動地、大張旗鼓，鬧得盡人皆知……」

這時，店小二已送上酒菜。

范五爺菜雖叫得晚，但却送上來很早。

那表示了范五爺在這裏的地位，確然與衆不同。

就在店小二送上酒菜的時候，一個鶉衣百結、滿臉油汚的小叫化子，突然行近了金蘭，道：「夫人，賞我幾文……」

金蘭還未及回頭看，范五已大聲喝道：「走開，走開……」

小叫化似是受到很大驚駭，急急轉頭跑去。

金蘭感覺到左袖之內，似是飛入一物，不禁心中一動，站起身子，低聲道：「相公，我去去就來。」

這是襄陽府第一名樓，分設有男女方便之處，一向粗枝大葉的金蘭，這一次，突然間變得謹慎起來。

便處無人，金蘭仍掩上木門，才由左袖中取出一個紙團，小心展開，只見上面寫道：

今夜初更，請到白沙渡口。

下面沒有署名，金蘭收好紙箋，整整衣衫，再入席位。

這時，席間除了范五爺之外，又多了范五爺一個朋友。

那是個四旬左右的青衫中年人，酒量好，也很健談，一面敬酒，一面不停的探詢劍南的出身和來意。

但劍南已提高了警覺，虛於委蛇的應付。

金蘭匆匆進了一些菜飯，忽然說道：「相公，咱們走吧！五爺給了咱們很大的面子，咱們總不能賴着不走啊！」

劍南推杯而起，笑道：「對！五爺，今日承蒙賞臉，改天再來謝過，告辭了。」

范五笑一笑，道：「怎麼？要走啊？」

劍南道：「不錯，五爺賞臉，這頓酒飯，算我請客。」

范五笑一笑，道：「就算你想請客，他們也不敢收你的銀子。」

劍南道：「那好！五爺的盛情，咱們心領了。」

轉身行去。

青衫中年人突然站起，一橫身攔住了去路，道：「李兄，酒未足，飯未用，怎能就走？我看，還是留下來喝幾杯吧。」

劍南已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一面戒備，一面示意給劍東、靈芝，口中却冷笑一聲，道：「你姓朱，對吧？」

青衫中年人道：「不錯，兄弟朱成……」

劍南道：「朱兄，請讓讓路。」

右手一揮，直叩朱成的脈穴。

朱成沉腕反拏，應變十分快速，一面大笑道：「李兄，酒還溫，菜還熱，李兄吃得嘴角油漬未乾，這就要翻臉動手。」

就這一陣說話的工夫，兩人已經交手了十幾招。

范五冷冷說道：「朱成，閃開，不可對李兄無禮。」

朱成應聲收掌而退。

劍南取出一塊碎銀，丟在桌子上，道：「不敢再領這一餐酒菜之情。」

大步向外行去。

金蘭緊追在劍南身後。

劍東和靈芝仍然坐着未動。

這一陣暫短的搏鬥，使得「漢江樓」上的客人，走散了不少。

范五爺微微一擺頭，朱成迅快的追了出去。

劍東、靈芝，相互望了一眼，悄然起身，下樓而去。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們已經捲入了一次詭密的漩渦之中。

× × ×

初更時分，湘江白沙渡口，已經是野渡無人舟自横的時刻，但現在却站着兩個人。

是劍南和金蘭。

望望天色，劍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金蘭，初更了吧？」

「嗯！我想他沒有理由騙我們的。」

「金蘭，妳想，約我們到這裏來的人，會是誰呢？」

「我想不起來，一個叫化子……」

劍南道：「我和東兄、北弟，在江湖走動的時間不多，也沒有結交過任何朋友，和丐幫也無淵源，怎麼有人……。」

忽聽一聲輕輕歎息，傳了過來。

劍南霍然回頭望去，冷冷喝道：「誰？」

三丈外一片荒草叢中，緩緩站起了一條人影，慢慢的對兩人行了過來。

劍南的右手，握在了劍柄之上。

金蘭希望是那個小叫化子，但可惜不是，他穿的是一套黑色的衣褲，不是那件百結的鶉衣。

「是我！妳是金蘭姐姐？」

「是你，劍飛。」

「正是小弟。」

當年，在神劍山莊時，李劍飛和金蘭最爲接近，情同姊弟。

十年了兩個人都有太多的變化，金蘭由一個活潑的少女，變成了一個小婦人，李劍飛也已成了一個英俊的少年。

但金蘭還記得那熟悉的聲音。

「那個小叫化子就是你？」

「是！小弟不能正式和你們相見，金蘭姐多多原諒。」

「劍飛，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是劍南大哥？」

「對！是我。」

「只有你和金蘭姐麼？」

「不！都來了，劍東哥，靈芝，劍北，我，還有白菱。」

「我知道你們會來的，我果然沒有猜錯，我告訴秀哥說，你們會來的。……」

劍南焦急的說道：「劍飛，小主人在那裏？老主人呢？主母呢？」

「老主人死了，主母一直沒有回來過，唉！說來話長，走！咱們先去看看小主人……」

他雖然盡量想使自已保持着平靜，表示出經過風雨大變之後的堅強、成熟，但却無法控制兩行奪眶而出的熱淚。

劍南雙手高擧，互擊三掌。

清脆的掌聲，在夜暗中傳出很遠。

中信豪華大歌廳

訂座電話
請早訂座 924-1322 924-6032

第一場2:40
第二場7:00
第三場9:20

鑽石陣容●超級音響●七彩燈光●舒適座位

張帝 姚蘇蓉 余天 陳麗麗 吳秀珠 王慧蓮 青山
蕭孋珠 張瑠瓊 陳淑樺 李亞萍 陳盈潔 方瑞娥 謝雷

節目主持 鄒美儀 喬可欣 汀鈴鈴

萬沙浪 易蓉 莎莉 林群 馬安琪 潘健 徐琤琤 張鳳鳳 慕容英 施沁慧 羅江 金霞 申大衛 郭金發 邱蘭芬 駱艷麗 倪實 楊懿芹 陳伶 陳雪 風燕草 余鈴龍 玲瓏姐妹 雅蕾姐妹 中信之星

大型歌舞●豪華歌劇●闔府蒞臨●保證滿意

永和市竹林路70號 中信公司六樓

禿

歡迎詢問參觀!!

●美容整形
●治療禿頭
●預防脫髮
●修整眉毛
●隆鼻．双眼皮

本院採用最新 ME SYSTEM 毛髮治療技術，是目前最有效的整形外科方法。



儀容 整形外科

詢問電話：(02)5211708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2號5樓(新生北路長安東路橋頭)

四條人影，如飛而至。

正是劍東、靈芝、劍北、白菱。

李劍飛也從口袋中取出了一個火摺子，迎風點燃，在夜暗中劃出了幾個圈圈。

一艘漁舟，悄然馳來，靠近渡口。

李劍飛低聲道：「各位兄長、姊姊，容小弟到船上，再行對各位見禮。」

當先帶路，登上漁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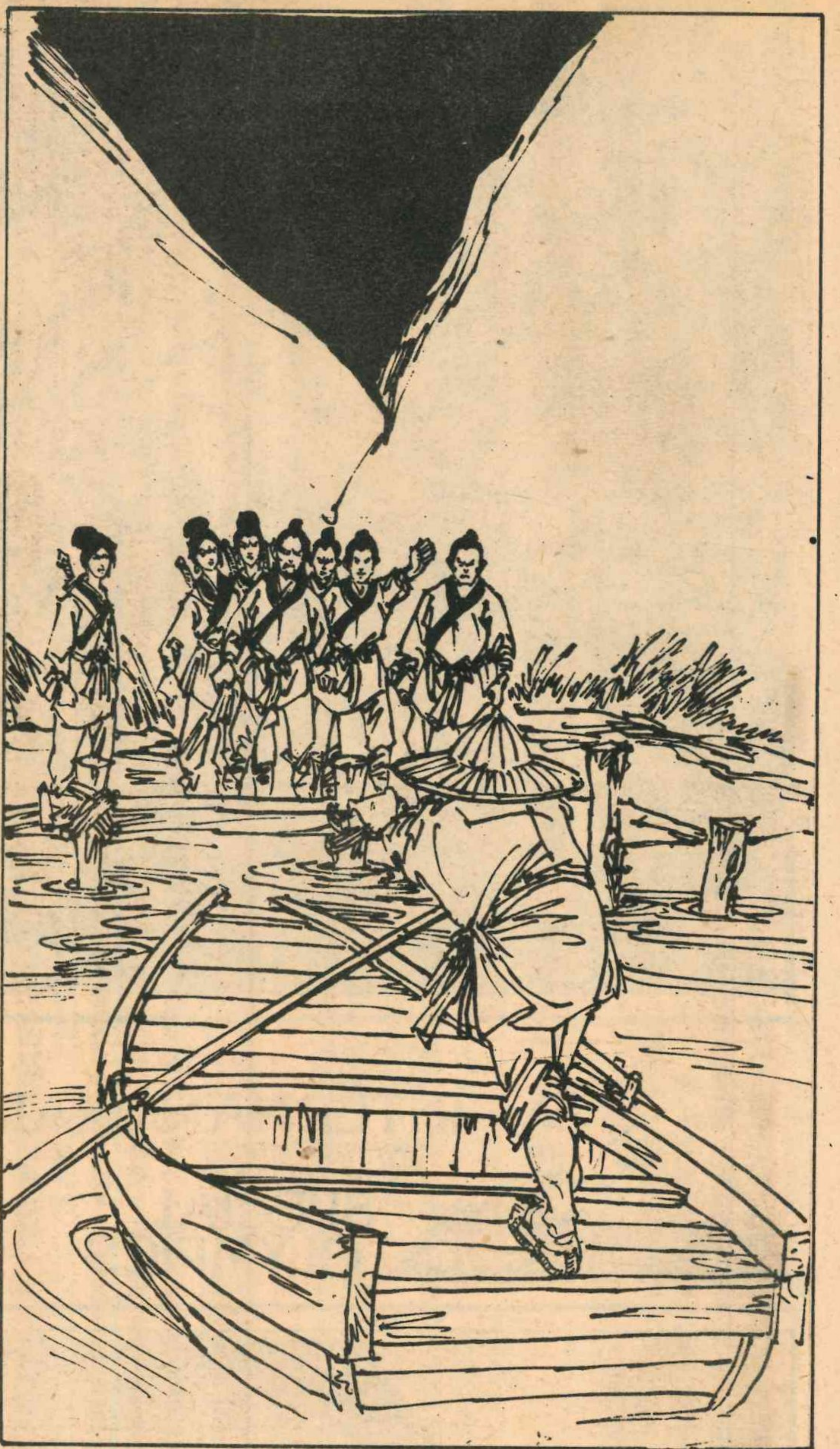
劍東等依序登舟，進入艙中，漁舟離岸，馳向江中。

李劍飛點起一支火燭，拉上窗口垂簾，才跪了下去，道：「劍飛叩見幾位兄長、姐姐。」

劍東扶起劍飛，道：「不聽你說話，眞是對面相逢不相識，你已經長這麼高了。」

「十八歲了，……」淚如泉湧，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他究竟還只是個十八歲的大孩子。



岸上七人盯着一艘漁舟，悄然馳來……

靈芝取出一方絹帕，幫劍飛拭去臉上的淚水，柔聲說道：「劍飛，我們都看到了你處事的精密，漁舟夜渡，保持了行踪的隱密，你大了，而且，冷靜、沉着，超過了你的年齡，不要哭，慢慢的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月前的夜晚，一批人進入了宅院……。」

靈芝接道：「小弟，一批人，大概有多少？」

李劍飛沉吟了一陣，道：「大概有七、八個人。」

靈芝道：「是你看到的，還是猜的？」

李劍飛道：「我看到的，他們進入宅院時我已警覺，就隱在暗中查看……」

靈芝點點頭，道：「那時候主人……」

李劍飛接道：「老主人在他們進入庭院中時，就迎了上去。」

靈芝道：「他們圍攻主人……」

李劍飛道：「當時情形，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明白……」

劍東道：「兄弟，慢慢說，慢慢說，說明白所有的細節。」

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是整個事件中一大關鍵，不允許有任何的差錯。

李劍飛也警覺到了，想了一下，才緩緩說道：「所有進入宅院中的人，都穿着天青色的衣服，其中有一個人，突然對主人說了一句話……」

靈芝接道：「說的什麼？」

李劍飛道：「聲音很低，我只聽到青青兩個字，然後，那人就一劍刺入了老主人的前胸……」

劍東吃了一驚，道：「老主人沒有反抗……」

李劍飛道：「我不懂的也就在這裏了，主人中劍之後，仍未還手，只盤膝坐下，自己拔出刺在胸前的長劍，放在一側，說了一句，逃命去吧！」

靈芝道：「那是告訴你們了……」

「大概是吧！我聽到這句話，立刻進入內間，背了小主人就跑……」

金蘭接道：「慢着，小主人活蹦亂跳的，爲什麼要你背着跑？」

「金蘭姐，我忘記先說明了，小主人秀哥，兩年前雙腿忽然癱瘓了，不能行動，我一直照顧他的生活……」

靈芝道：「爲什麼呢？小主人一直很健康啊！」

李劍飛道：「有一天，我去買菜回來，小主人忽然躺在床上，說他兩條腿壞了。」

金蘭道：「好端端的人，怎麼腿忽然壞了？」

李劍飛道：「等一會，你們見着小主人時，當面問他吧！」

靈芝道：「好！說下去。」

李劍飛道：「那天小主人服過一種藥，人一直在半昏迷中，我揹他逃走時，他還未醒。」

靈芝皺皺眉頭，道：「劍飛，那座宅院中，除了你、小主人、老主人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李劍飛道：「沒有了，只有我們三個人，那是一座很小的宅院，竹籬、茅舍，比起當年『神劍山莊』的廚房也不如。」

靈芝道：「好！說下去吧！」

「我揹着小主人出去時，受到攔截，四個青衣人、四把長劍，全力圍攻，我揹着小主人，沒有法子和他們全力搏殺，結果，我左臂中了一劍，小主人也中了一劍，危急中，似是聽到了主人一聲怒喝，四個青衣人，忽然都倒了下去，我才得揹着小主人逃離了現場。」

靈芝道：「劍飛，你確定那是主人的喝叫聲麼？」

李劍飛道：「錯不了，是老主人。」

金蘭道：「主人武功精湛，雖然要害中劍，仍有反抗之能。」

靈芝道：「問題就在這裏了，主人內功、劍術都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來襲之人，根本非他敵手，只是他不願反抗，寧可被殺，所以才讓人一劍刺入前胸……」

劍東接道：「可是，他又救了小主人。」

靈芝道：「對！他想，所有的恩恩怨怨，由他一人承擔，但他却忘了對方要斬草除根。」

李劍飛道：「靈芝大姐說得對，我逃出險境之後，小主人也清醒了過來，他很堅强，問明了經過情形，只歎了一口氣，告訴我，找一個隱密地方先躲起來。」

靈芝道：「你找到這艘船上？」

李劍飛道：「不是我找的。……」

靈芝道：「那是誰找的？」

李劍飛道：「小主人秀哥找的，我們躲在一處農家牛棚內，秀哥要我化裝成個小叫化子，找他一個打漁的朋友，躲在了他的船上。」

靈芝道：「就是這艘船麼？」

李劍飛道：「不是！那個人叫鄧漁，已經五十多歲了，不知道幾時和小主人交的朋友，這艘船主人，只是鄧先生的朋友，鄧先生似是有很多的打漁朋友，我們受到了很好的掩護，所以，躲過了很多次的搜尋。」

靈芝點點頭，道：「你怎麼找到我們的？」

李劍飛道：「我們住在漁船上，聽到了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的傳說，小主人告訴我你們來了，要我去找你們，果然找到了金蘭姐，唉！原先，我說你們會來的，小主人硬說不會，他事事都比我强，每次，料事都比我準，這一次却是我贏了他。」

靈芝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會來？」

李劍飛道：「主人待我們如弟、如子，他死了，你們一定會心有感應。」

靈芝歎息一聲道：「可惜的是，我們仍然晚來了一個多月。」

這時，漁船突然停了下來。

李劍飛霍然站起，吹熄了艙中的燭火。（第二章完）

漫談膀胱腫瘤

膀胱在排泄器官中擔任的是貯藏的作用，一般而言膀胱的腫瘤遠比膀胱炎的少，但是膀胱瘤在生殖泌尿系統中的腫瘤發生率是佔著第二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腫瘤發生在男性，患者的年齡多在五十歲以上。

膀胱癌的致癌原因，可能是因爲長時期接觸某類芳香族氨基，而導致細胞的變異，近日有人用老鼠及其他動物做實驗報告 Trytophar 是導致膀胱癌的原因之一。

我們依癌細胞分化的情形，將膀胱癌分爲四級：

第一級癌細胞分化較佳，體積較小，侵犯的部份亦小。

第二級，癌細胞分化不全，癌呈乳突狀，與膀胱壁接觸的範圍廣，較易侵犯膀胱其他部位。

第三、四級，細胞分化更差，治療效果則更差。。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膀胱癌出現的膀胱的底部，有時會侵犯輸尿管的開口或膀胱的頸部，進而造成腎盂炎等併石症。而腫癌潰瘍後，他們會流血。

多數的膀胱癌都是惡性，它們可能是單個或多炎形狀則以乳突狀爲多。一般而言，越惡性的膀胱癌則其基底較寬較大，而結節似的腫癌比乳突狀的腫瘤更惡性。膀胱癌亦可能發生轉移。

一般而言，膀胱瘤大約以下五種類形出現。

(1)類上皮細胞癌，約佔五%，屬於惡性，很容易侵犯其他部位，轉移早，而且多不易治癒。

(2)腺癌、較少發生。

(3)橫紋肌瘤：亦較少，發生在男性成人及小孩，它們侵犯較廣，轉移比較早，多會致命。

(4)原發性惡性淋巴瘤、神經纖維瘤等，亦少發生。

(5)皮膚癌，胃癌，肺癌，乳癌等轉移。

臨床上的症狀：

一般患有膀胱癌的患者，臨床上的症狀，多是小便時大量流血，且不時地流。若再伴隨感染時，則會有明顯的膀胱炎的現象出現，小便時發燒，頻尿，夜尿等，若膀胱頸部位置阻塞時，則會造成小便滯留，降低小便的流量等，若癌瘤向膀胱四週漫延時，則恥骨上部位置會有遲續性嚴重疼痛，若癌瘤侵犯輸尿管開口而造成，背部亦會有疼痛現象，再伴隨腎感染時，則會造成高燒及疼痛增加的現象。

一旦轉移出現時，感染情形嚴重，或是貧血時，則病人的體力減弱，而體重亦會急速減輕。

臨床上患者做一般物理檢查時，往往並沒有多大的不正常的現象發生，而腎部位置的疼痛或腫大，可能是因輸尿管阻塞或是感染造成，偶而恥骨上部可摸到硬塊，直腸檢查，亦可能在膀胱三角位置發現侵犯的硬塊。一般而言，用兩手觸診可估量腫瘤的大小及生長程度。轉移發生時，腹部的淋巴節亦可能摸觸到。

患者可由X光檢查，膀胱鏡檢查，及切片檢查分析診斷。

目前對膀胱癌的治療，多可用開刀切除癌瘤，此外亦可用放射線療法，或化學藥物療法。

一般而言第一級的膀胱癌，用外科手術切除後，治療效果最佳，而第三、四級的腫瘤，治癒的效果則降低至一五～二五%。因此可知對於癌瘤，亦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唐鈺醫師著——

（作者唐鈺醫師係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種醫院主治醫師，從事臨床工作三十年，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後火車站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即後火車站太原路交叉口，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內政部著作權執照號：台業字一〇七六〇號



●劍東等腳下不由一頓，也自各自然反應，迅捷地手握兵刃把柄。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諸葛青雲

黃鷹、司馬紫煙

神劍山莊

③

●本期執筆人／獨孤紅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劍南夫婦等人來到襄陽，由金蘭設計與劍飛取得連絡，在江中小舟上道出主人李慕雲如何在一月前遭人刺殺，劍飛又如何救出小主人李秀，現暫住鄧漁家中，正敘說間，忽然聽到有異聲，立刻吹滅灯火。

劍東道：「怎麼，到了？」

只聽劍飛在黑暗中應道：「不錯，跟我下船吧。」

劍東等站起身來，跟在劍飛之後走出了船艙。

今夜，微有月光，站在甲板上，藉着昏暗的月光看，一邊是濁流滾滾的湘江，水聲嘩嘩，夜靜時分，聽來特別清晰，另一邊，則是江岸，也就是船停靠的地方，船前、船後，停泊着數十條竹篷漁船，每條船上暗無燈光，隨着輕微的波濤起伏着，數十丈外，是一片黑壓壓的小村落，透着幾點燈光，除了偶而幾聲犬吠之外，別的什麼也聽不見，典型的一個寧靜淳樸小漁村。

幾個人都身懷上乘武功，用不着等撐船的搭跳板，跟在劍飛之後都躍上了岸。

劍飛沉默地在前帶路，劍東等也沒說話，一方面固然各人心情沉重，還有份即將見着劫後餘生小主人李秀的激動，另一方面也不想打破身周這份安逸的寧靜。

劍東等過慣了恬靜安寧的田園生活，誰都珍惜這份跟住處類似的寧靜，除了輕捷的沙沙腳步聲，跟身後不絕於耳漸離漸遠的江水之聲，還有那偶而幾聲的犬吠外，再也聽不到一點別的聲息。

漸行漸近，一片漁村已近在眼前，都是土砌的茅舍，看不見一座磚牆瓦房。

有茅蔬、淡閑逸趣、田園泥土菜根香，一刹那間，劍東等恍若遠離了襄陽，携手聯袂回到了安逸的居處，然而冷酷無情的現實，却告訴他們依然置身他鄉。

劍東等並不抱怨，三對夫妻，人人熱血、個個性情中人，身受李門主人山海厚恩，願意為李門付出性命而毫不猶豫，他們不是留戀數日以前的那段生活，而是覺得奇幻變故恍若夢中，給他們的打擊太大，一時間不能適應，也不敢相信。

就在各人的思緒在安寧中起伏，幾乎忘却身外一切的當兒，驀地，一聲低低咆哮劃破寂靜，也把劍東等倏地拉回到現實，幾對銳利目光投注處，一條巨大黃影從前面不遠一處屋角竄出，閃電般直撲過來。

劍東等腳下不由一頓，也各自自然反應，迅捷地手握兵刃把柄。

只聽劍飛喝道：「大黃，是我。」

那巨大黃影立即煞住撲勢，撲勢快，收勢也快，釘在地上，紋風不動。

是一條黃狗，這條黃狗却看得劍東等心頭為之一震，只因為牠個頭兒跟條牛犢子差不多，頭大腿粗，兩眼銅鈴也似的，綠光閃動，緊盯着劍飛身後的劍東等。

這種狗不多見，沒想到一個小小漁村竟養着這麼一條，別說人了，就是虎豹恐怕也近不了牠的身。

劍飛走過去拍了拍牠的頭，牠立即變得溫馴異常，一邊搖尾，一邊舔劍飛的手。

這時候，那處屋角後又轉出一條人影，那是個五旬上下、一身漁家打扮的瘦削老者，只聽他一聲：「大黃，回來！」

那條大黃狗扭頭擺尾竄了回去，偎在瘦削老者身邊。

劍飛一抱拳，招呼道：「大爺還沒安歇呀？」

那瘦削老者帶笑道：「我聽見搖櫓聲，帶着大黃出來看看，沒想到是哥兒你回來了。」

劍飛道：「大爺，我把兄長跟姐姐們都帶回來了。」

立即轉身向着劍東等道：「三位哥哥，三位姐姐，這位老人家就是我跟你們提起的鄧漁鄧大爺。」

劍東等正在琢磨眼前老人是不是鄧漁，聞言不由神情一肅，還沒來得及施禮說話，那邊鄧漁已帶笑說道：「這六位想必就是李少爺跟我常提起的劍東、劍南、劍北

、靈芝、金蘭、白菱六位。」

劍東肅然抱拳：「正是劍東夫婦等，老人家義施援手，救助劍東等的小主人，大恩不敢言謝，先請受劍東等一拜！」

話是劍東說的，却代表着劍南、劍北、靈芝、金蘭、白菱等六個人的心意，劍東話落，六個人一起肅然拜下。

「各位，斷不可行此大禮，老朽不敢當。」

鄧漁嘴裏叫着，腳下搶步，他走得不算快，可却輕捷平穩，而且也在劍東等卽將下跪之前趕到面前，伸雙手就攔。

劍東等俯頭下拜，沒看見鄧漁的步履，可是以他們六個算，甚至以常理算也是如此，兩方距離在一丈開外，再加上鄧漁一句話的躭擱，此老決不可能趕到阻攔，但是，鄧漁竟能不早不晚恰好趕到，及時伸手阻攔，這，使得劍東等微一怔，下拜之勢也爲之微一頓，不過，在一怔、一頓之後，六個人還是拜了下去，這，一方面是六個人誠心拜謝，另一方面也是想試試此老是不是能攔得住。

而，鄧漁雖然及時趕到，伸手阻攔，却似乎無力攔阻站在前排的劍東、劍南、劍北三個壯漢的下拜之勢，他一面仍盡力攔阻，一面也單膝着地拜了下去：「六位，折煞老朽了。」

劍東等六人一拜而起，鄧漁也隨之站起，六個人十二道帶着疑惑的目光剛瞥鄧漁，鄧漁已經開口說了話：「請李少爺漁村暫住，不過是盡心意，談不上義施援手，更談不上救助，怎麼敢當六位行此大禮，此處不是談話處所，六位請去見李少爺吧，我馬上過來。」

他沒等劍東等說話，舉手一拱，帶着那條大黃狗走了！

望着一人一狗消失在屋角黑暗處，劍東道：「劍飛，難道你跟小主人都沒看出來？」

劍南道：「聽此老的談話，看此老快捷的步履，我敢斷言，此老決不是尋常的漁夫。」

劍北道：「雖然他在警覺之後已作掩飾，也掩飾得天衣無縫，但却已經遲了。」

劍飛道：「怎麼會沒看出來？來這兒的頭一天，我就覺出此老非常人，我跟小主人提過，小主人每回不是含混其辭，就是顧左右而言他，似乎不願跟我談此老。」

「呃！」

這話不但聽怔了劍東等，而且心裏也爲之泛起了疑雲。

只聽劍飛又道：「走吧，有什麼話等見了小主人之後再說。」

他轉身前行帶路。

劍東等三對暫時抑制住滿腹的疑雲。

在這片漁村之中拐了幾拐，一座外圍竹籬的茅舍呈現眼前。

這座竹籬茅舍座落在整個漁村的中央，也是整個漁村中唯一圍有竹籬的一座。

竹籬內的茅屋裏亮着燈光，竹籬兩扇柴扉還貼有春聯，雖然紙色泛白，字跡也已模糊不清，但隱約還看得出字跡筆力雄渾，不是出自尋常人手筆。

劍飛推開兩扇柴扉行了進去。

只聽那一明兩暗，屋門虛掩的茅屋裏，傳出了帶着顫抖的清朗話聲：「是劍飛麼？」

劍飛忙應道：「秀哥，是我，還有——。」

劍東等六人一近竹籬就已相當激動，如今再一聽那帶着顫抖的清朗話聲，更是忍耐不住，沒等劍飛再說下去，就已一起騰身跨步擁到了茅屋前，伸手推開了茅屋兩扇門。

燈光瀉出，門裏是茅屋的廳堂，廳堂裏，擺設簡單而不失雅致，靠裏神龕前，正中，擺着一張朱紅靠椅，靠椅上，盤膝坐着一個書生型的年輕人，書生看上去年紀在二十上下，略嫌瘦弱了些，長眉細目，膽鼻方口，肌膚白皙，尤其是臉色，白得有點近乎蒼白，修長的一雙手，十指根根似玉，白裏更泛些青色，算得上俊逸，但缺少些英挺，不但讓人覺得瘦弱，甚至讓人覺得他帶着病容，從他的臉龐上、眉宇間，可以依稀看出，有幾分那位老主人李慕雲的神態。

門開處，劍東六人當門而立，書生也帶着激動，猛然睜大了一雙細目。

劍東六人更是齊聲顫呼：「小主人。」

熱淚奪眶，帶着洒落的晶瑩淚珠，六個人旋風般擁進廳堂，拜倒在地。

李秀一驚，蒼白的臉上因窘急而微泛血色，伸手欲攔：「叔叔、嬸嬸，快——。」

或許是因爲手伸得猛了些，盤坐的身軀往前一傾。

劍飛帶着勁風掠到，一把扶住。

李秀反手抓住劍飛：「劍飛，快，快扶起六位叔叔、嬸嬸。」

劍飛伸手去扶，劍東等又一拜而起，劍東帶淚說道：「小主人，千萬不能這麼稱呼，您是折——。」

李秀一雙細目之中淚光閃動，截口道：「爹回來的時候告訴我，也與您六位兄弟相稱，他老人家嚴諭，他日相見，一定要敬您六位叔嬸——。」

劍南道：「那是老主人重愛，以往在山莊的時候，劍飛一直叫我們哥哥、姐姐。小主人要是這麼稱呼，叫劍飛——」

李秀道：「爹的嚴諭，不敢更改，他老人家這麼交待，也有他老人家的道理，劍飛到家裏來的時候，猶在襁褓之中，我長他兩歲，而那時候您六位都已長成，就算劍飛改口，跟着我叫您六位一聲叔、嬸，也是應該的。」

劍北要說話。

只聽靈芝流淚說道：「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們三個還在稱呼上計較。」

李秀叫道：「靈芝嬸——」

靈芝淚如泉湧：「小主人，我們來遲了，有負老主人的大恩，罪該萬死。」

李秀兩眼之中的淚光爲之一湧，但是他就是不讓它奪眶而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變生肘腋，誰又料想得到，您六位請坐，大家坐下來再說話。」

劍飛搬過來兩條長板凳，劍東、劍南、劍北、靈芝、金蘭、白菱三對夫妻分坐兩旁，劍飛又搬來一張圓凳子，就坐在李秀所坐的靠椅之旁。

金蘭道：「小主人，那夜的變故，我們只聽劍飛說了個大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秀道：「我要先問一聲，您六位怎麼會突然想到到襄陽來的？」

白菱就把他六人來襄陽的始末說了一遍。

李秀道：「算算時日，您六位興起來襄陽的意念的時候，恐怕也就是家裏發生變故的前後，至於那夜的變故，眞要說起來，當時的情形我並不比劍飛清楚，我兩腿殘廢，不能外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誰給服的藥，人在半昏迷之中，雖然聽見了外頭說話，但也沒聽清楚是誰在說話，都說了些什麼，後來劍飛進來揹着我逃命的時候，我已經是人事不省了——」

靈芝道：「聽劍飛說，小主人受了劍傷，如今——」

李秀道：「謝謝靈芝嬸，我受的劍傷很輕，只是傷了些皮肉，到這兒來以後，敷敷藥已經好了。」

金蘭道：「對了，聽劍飛說，小主人的腿是兩年前壞的，究竟是怎麼壞的，老主人精擅醫術，難道他都沒有辦法爲小主人診治？」

李秀輕輕嘆了口氣，道：「他老人家要是能給我診治，我也就不會落下這麼個殘廢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壞的，兩年前的那一天，突然覺得兩腿麻木，等到劍飛買菜回來，我已經躺在床上無法站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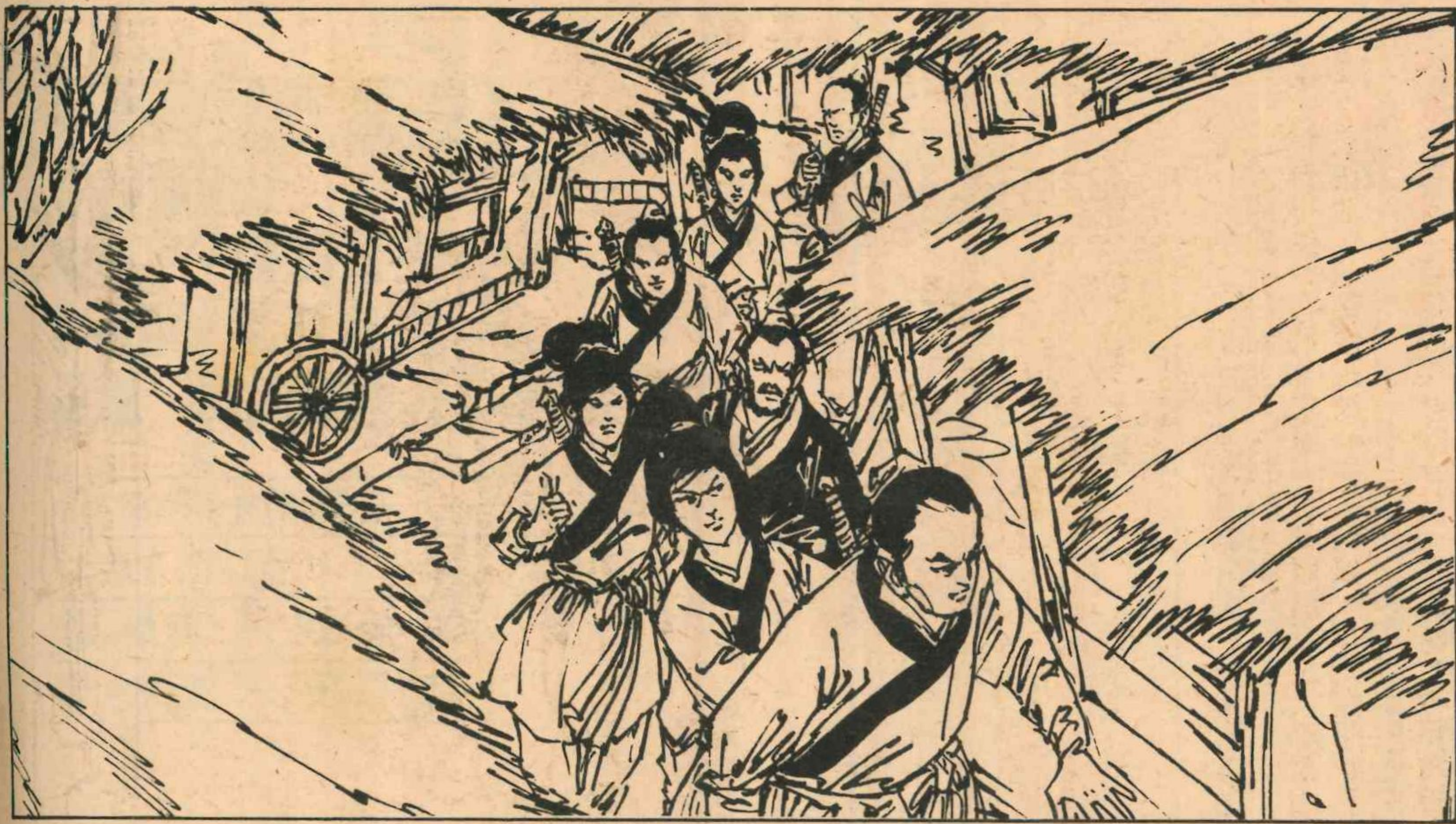
劍東忽然站了起來道：「小主人，能不能讓我們看看！」

李秀道：「劍飛，幫我個忙。」

劍飛應聲站起，使李秀身子後仰，然後用手小心而緩慢地扳直李秀的腿。劍東等六個也忙過來幫忙。

李秀的下身穿條跟上身質料、顏色一樣的長褲，腳上穿着布襪，沒穿鞋。

靈芝、金蘭、白菱三個大李秀十來歲，也都長李秀一輩，不避什麼嫌，小心而輕緩地把褲腿拉到膝蓋之上。



●七個人在漁村中拐了幾拐，終於看到一座外圍竹籬的茅舍。

只見李秀的兩腿跟常人沒什麼兩樣，不但是看不出什麼來，也未見有一點萎縮。

劍東伸手試按兩腿的肌膚，肌膚也跟常人絲毫沒有異狀。

劍南道：「小主人，現在可有什麼感覺？」

李秀道：「現在沒有絲毫不適之感，也覺得出觸摸，就是不聽使喚、不能行動。」

這是怎麼回事？

劍東等六人都皺了眉。

精擅醫術的李慕雲都治不好，劍東等六人自是束手無策。

李秀也許已經習慣了，臉上並沒有難過神色，只輕嘆一聲道：「我倒不在乎今後這一生怎麼過，只是當年爹沒能授我武功，如今又落個兩腿殘廢，不能行動，李家有我這個人，等於沒我這個人，娘的神秘失踪、爹的離奇被害，我這個李家之後却不能——。」

劍北道：「有我們六個跟劍飛在，這兩件事那還用得着勞動小主人。」

李秀道：「雖然是只好煩勞您六位，可是我總是覺得愧疚不安。」

劍南道：「小主人怎麼好這麼說？」

靈芝道：「小主人這麼說，也不怕我們聽了難受。」

李秀笑了笑，笑得微嫌勉強，道：「您六位請坐吧。」

靈芝、金蘭、白菱三個拉好了李秀的褲腿，劍東、劍南、劍北又把李秀的腿盤好，這才各自回座。

劍東道：「依我看，家裏的變故跟老主人的被害，可能跟主母早年的失踪有關。」

李秀道：「我也這麼想，我更感不解的是，娘失踪這麼多年了，爹從來沒有出外找尋過，也絕口不談娘失踪的事，娘的失踪，對爹好像也沒有成爲什麼重大打擊，他老人家似乎心裏明白，但却就是不肯吐露，還有就是，那夜發生變故的當時，爹爲什麼不願反抗，寧可被害，究竟是什麼理由促使他老人家這麼做？」

劍南道：「主母失踪在前，小主人兩腿殘廢在後，要是沒有重大理由，老主人決不會作這種犧牲而置小主人於不顧。」

劍北道：「或許，老主人的犧牲自己，就是爲救小主人，可能老主人明白，若不犧牲自己，便不能保全小主人這唯一的李門之後。」

李秀悲笑道：「眞要是這樣的話，爹可以說是白犧牲了，我這唯一的李門之後性命算是保住了，但是有我等於沒我，倒不如當時捨棄我不管——」

金蘭悲聲道：「小主人，護犢之心，是每一個做父母的都有的啊，任何一個做父母的，一旦到了危急的時候，都會不顧自身的安危而盡力保全他的子女啊。」

李秀目中的淚光又爲之一湧，但是他還是沒讓它奪眶。

白菱道：「小主人，你當天因服藥而昏迷，確實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是誰給服下的？」

李秀道：「確實不知道，不過事後我想過，一定是爹下在飲食，或者茶水中給我服下的。」

金蘭道：「照這麼看，老主人所以這麼做，一定跟他不願反抗，寧願被害有關，而且老主人也一定事先知道，那夜會發生變故。」

靈芝道：「以老主人的一身修爲，足可保住自己跟小主人而盡殲來敵，何況還有劍飛這麼個幫手，爲什麼非

要犧牲自己來保全小主人不可。」

劍東道：「老主人一定有不能出手的理由。」

靈芝道：「這大家都知道，只是是什麼理由使老主人不能出手，甚至不願出手呢？」

劍南道：「咱們雖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但又可肯定跟主母的失蹤有關，聽劍飛說，殺害老主人那人，不是跟老主人說了『青青』兩個字麼，『青青』不正是主母的閨諱麼？」

劍北道：「照這麼說，非要解開主母神秘失蹤之謎，才能明瞭老主人爲什麼不加反抗，寧願被害了。」

白菱道：「恐怕是這樣了，可是主母失蹤多年，一直沒有任何訊息，也一直沒有可循的蛛絲馬跡——」

李秀道：「訊息跟蛛絲馬跡都深藏在爹心裏，可是，他老人家已經被害了。」

靈芝蛾眉一揚道：「訊息跟蛛絲馬跡雖然又隨老主人而去，但決不可能跟老主人的遺骸一樣，永埋地下，世上畢竟還有知道內情、明瞭這個秘密的一些人，只要有他們在，這訊息跟蛛絲馬跡總有顯現的一天，再則，或許有什麼理由、什麼顧忌，使老主人不加反抗，寧願被害，但却沒有任何理由、任何顧忌使咱們這些人不去查明這件謎團似的疑案，咱們一定要找到主母，了解內情，爲老主人報仇，重振神劍山莊的聲威。」

李秀兩眼充滿感激的目光一掃，道：「六位叔嬸，我——」

劍東肅然抬手，攔住了李秀的話，道：「小主人不必再說什麼見外的話，我們跟李家，我們彼此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都是受老主人、主母的撫育長大成人，怎麼說都是李家的人，也永遠姓李，老主人現已仙去，也遺散我們，命我們隱居田園的令諭使此不復存在，我們六個，加上劍飛，不惜把天下武林鬧地個天翻地覆，不惜一個個的血濺屍橫，也要查明這件疑案，找回主母，爲老主人報仇，以報老主人跟主母的恩德於萬一。」

李秀兩眼之中的淚水突然奪眶而出，口齒略動，欲言又止。

只聽劍飛道：「您六位在『漢江樓』上碰上的，會不會跟這件疑案有關？」

劍南道：「我正想提呢。」

李秀剛投過探詢目光，劍北不等他問，便把來到襄陽以後，找尋老主人的經過說了個大概。

李秀靜靜聽畢之後，道：「我想姓范的跟姓朱的這兩個人，不可能跟娘失蹤、爹被害有關，而只是一方豪強耀武揚威顯顏色的一貫作風。」

靈芝道：「小主人，何以見得？」

李秀道：「六位請想，娘失蹤，爹被害，一直神秘而離奇，剛才經過咱們的分析，也知道這是件極難解開的謎團似的疑案，沒有訊息、沒有蛛絲馬跡，所謂沒有，一方面固然是因爲爹把它深藏心中，不加吐露，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那些製造疑案、明瞭內情的人的極力而高明的掩蔽，既是這樣，那些人會輕易露面而自顯訊息，自爲蛛絲馬跡麼？」

李秀的這番話，說來合情合理，聽得劍東六個跟劍飛都各自點頭。

漢江樓上所遇，如果跟疑案眞扯不上關連，那麼溯源至當年，一直到目前爲止，是眞一點訊息、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了。

一時間，廳堂的氣氛，陷入了沉重的靜默中。

但是，一轉眼工夫之後，劍飛頭一個打破了這份沉重的靜寂：「小主人，現在我又要提了，以前我就跟您提過，您不是含混不應，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現在當着劍東叔嬸六位，剛才他們進林的時候，碰見過鄧大爺，他們六位也看出鄧大爺不是尋常人——」

李秀神色微現異樣。

劍東道：「小主人，這位鄧老——」

只聽竹籬柴扉上傳來幾下剝落之聲。

劍飛揚聲問道：「那位？」

外頭傳來一個蒼老話聲，劍東等一聽就聽出來了，赫然正是那位鄧大爺鄧漁：「劍飛哥兒，是我呀。」

此老來得眞是時候。

李秀忙道：「是鄧大爺，劍飛，快去迎迎。」

劍飛快步迎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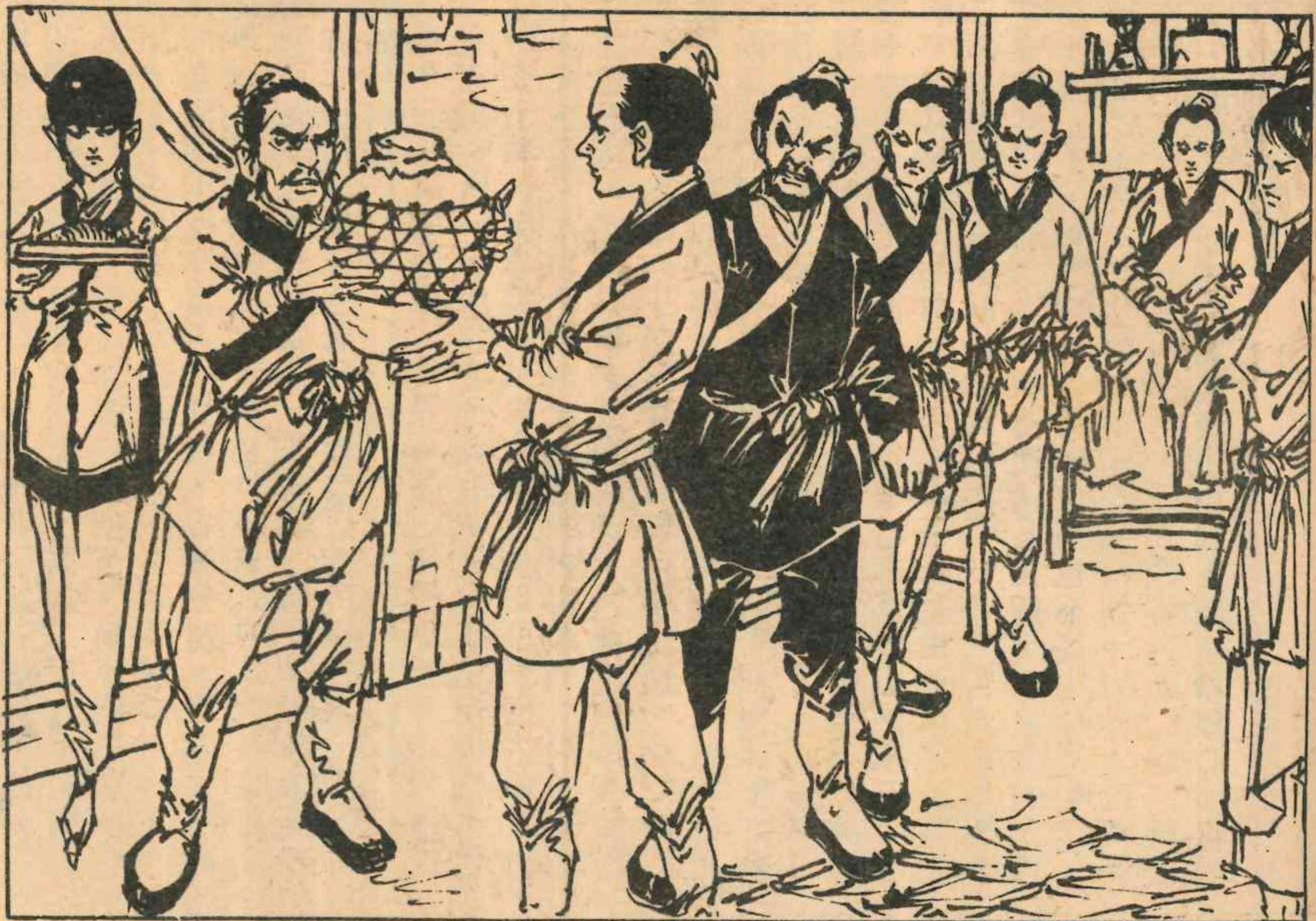
劍東等站了起來。

轉眼工夫之後，劍飛帶進來了兩個人，一個正是那位啟人疑竇的鄧老先生鄧漁，另一個，則是位十八、九的大姑娘。

鄧漁啟人疑竇，劍東等原本打算在燈下再細看此老，但是，六個人的目光却全被那位大姑娘吸引了過去。

沒別的，只因爲大姑娘長得太好了，也因爲大姑娘太不尋常了，不只是在這小小漁村來說不尋常，甚至於在劍東等六人的人生旅程上來說都不尋常。

劍東等自小生長在武林大家，也曾跟隨老主人李慕雲走遍大江南北，但是像這麼一位大姑娘，却是生平首見。



●劍飛連忙從鄧漁手裏接過酒罈子。其他六人則含笑向鄧漁見禮。

大姑娘有着一副無限美好的身材，穿的雖是身粗布褲褂兒，但是乾淨、合身，無礙她如此的清麗，也掩不住她那高潔的風華。

大姑娘年約十八、九，但有着一種成熟的風韻，長得雖然白皙嬌嫩、肌膚羊脂似的，而渾身上下，尤其是眉宇間，却透着剛毅，也顯示着歷練。

尤其動人的，是梳得一根亂絲沒有的秀髮，跟那排整齊的劉海兒，還有那條垂在酥胸前的烏油油大髮辮。

十二道銳利目光凝注下，大姑娘毫無羞澀忸怩態，反而落落大方地含笑點頭，向劍東等六人招呼。

如此漁村，何來這麼一位姑娘？簡直比發現鄧漁可疑還令人震動。

劍東等六人目光被牢牢吸引，心中正自意念翻騰、疑竇叢生，李秀的一句話驚醒了六人：「劍飛，快把鄧大爺跟青青手裏的東西接過來。」

劍東等六人忙定神，這才發現，鄧漁跟大姑娘手裏還拿着東西，鄧漁手裏捧的是個帶着泥封的酒罈子，大姑娘兩手裏端的是個上盛魚蝦野味的漆木盤。

劍飛那裏連忙接東西，劍東等六人則含笑向鄧漁見禮，鄧漁連忙答禮，並道：「青青，平素急着想見，如今六位叔嬸見面，還不趕快見禮！」

青青落落大方，含笑上前見禮：「姪女兒青青，見過六位叔嬸。」

鄧漁一旁道：「六位，這是小女青青。」

劍東等連忙答禮，齊稱不敢當。

李秀道：「鄧大爺，您怎麼還帶這麼多酒菜？」

鄧漁笑道：「酒是自釀，菜是本村土產，不成敬意，略盡地主之誼而已，好在是自己人，諒六位能大度包涵。」

劍東等連稱不敢，李秀讓坐，鄧漁却道：「這六位遠道而來，時候也不早了，正宜吃喝，咱們就揭開泥封，擺上酒菜，圍坐言歡吧！」

他不等別人有任何表示，立命劍飛撥過桌子，大姑娘青青去拿碗筷，揭開酒罈泥封，舉手讓坐。

這一頓，在吃喝到近三更，其間鄧漁談笑風生，大姑娘青青坐在李秀之旁顯加照顧，也引得劍東六人注目，使得劍東等加上劍飛七個人，根本無暇多作探詢。

酒盡菜殘之後，鄧漁又表示已爲劍東等安排好了住處，命劍飛先安置好李秀，然後與劍飛、大姑娘青青陪着劍東等六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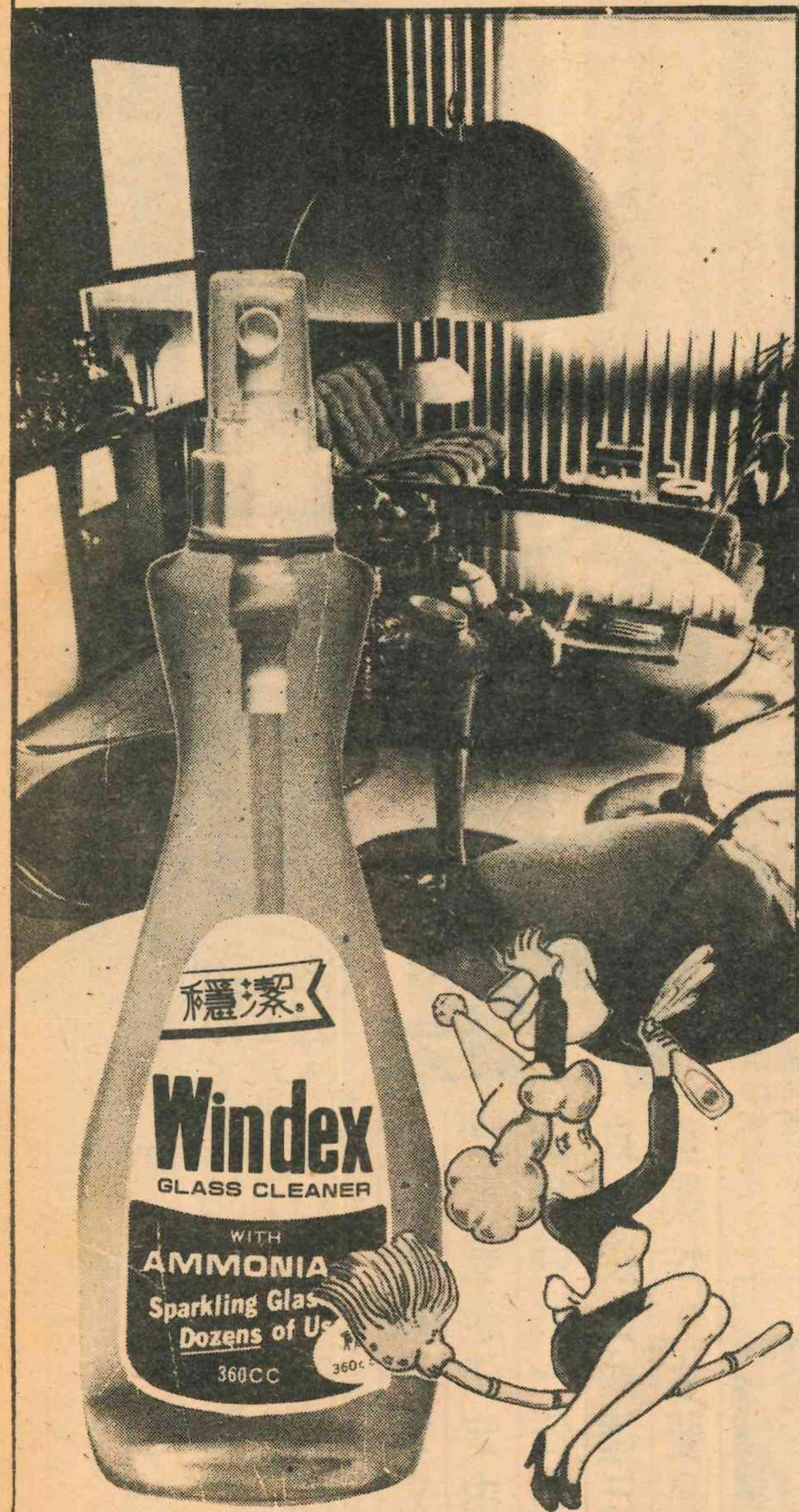
等到劍飛安置好劍東等六人回來，照顧李秀睡下，他自己也回房安歇，一切歸於寂靜之後，躺在床上的李秀，却突然自己掀被下床，穿上了衣裳，他，兩條腿站得好好的。

（下期待續）

年終大掃除——從小玻璃到大傢俱

到處亮晶晶！

Drackett®
美國清潔用品之家



穩潔含特殊Ammonia-D，具清潔、亮光、防霧等多重功效；化粧鏡、茶几、酒橱、衣櫃、冰箱、電視螢光幕……，不只是玻璃，任何無氣孔表面，穩潔一噴，到處亮晶晶!!

穩潔擦後，並能形成保護膜，不易沾污，即使再有污垢，清除更容易！

穩潔 Windex®
〈萬能亮潔劑〉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 電話：701-1102（20線）

夜已深，漁村更靜，就連偶而幾聲的犬吠也沒了，靜得聽不見一點聲息。

不，還聽得見聲息，那是江邊的水聲。

整個漁村，只有靠東一座房舍還透着燈光，那就是鄧漁爲劍東等三對夫妻安排的住處。

緊靠漁村西頭，還有一座房舍裏也有燈光，不過這座房舍裏的燈光，外頭看不見。

只因爲一燈如豆，門窗裏頭都加一塊黑布掩遮，使得燈光一絲兒也不會外洩。

這座房舍，也是一明兩暗，外頭一間是廳堂，油燈就點在廳堂的神龕上。

神龕前，一個人臉色肅穆，正交手踱步，是鄧漁。

突然，左邊那間屋裏，傳出了一聲輕響，像是窗戶沒關好，被風輕輕吹動了一下。

鄧漁立即停了步，道：「我等着您呢。」

左邊那間屋裏，掀簾走出一人，一個俊逸的年輕人，赫然是李秀。

他一見鄧漁，立即恭謹躬身。

鄧漁去坐下了，李秀仍站着，執禮甚恭。

鄧漁道：「想說什麼，說吧。」

李秀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

鄧漁看了看李秀：「你是指這一套故事？」

「是的。」

鄧漁道：「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有一天，不用我告訴你，你就會明白。」

李秀道：「可是劍飛、六位叔嬸，都是自己人，您怎麼忍心——」

鄧漁道：「除了你，其他的不管是誰都一樣，我不得已，我要是再不做忍人，姓李的一個也剩不下。」

「難道六位叔嬸跟劍飛——」

鄧漁截口道：「我跟你說過，除了你，其他的不管是誰都一樣，我看過慘痛的經驗，你能怪我麼？」

李秀道：「既是這樣，您爲什麼又故露破綻，引他們起疑？」

鄧漁道：「這樣他們只會懷疑鄧漁，不會懷疑別的，總比讓他們再多想好。」

「那套故事，天衣無縫，再加上劍飛的說辭，我不認爲他們任何一位會多想。」

鄧漁搖頭道：「你錯了，任何一個人，做一件不願爲人所知的事，儘管他掩飾得再天衣無縫，總有他永遠想不到的破綻，這種破綻，那怕是一絲絲，便足以敗壞整個大事，所以我不得不盡量多作預防。」

李秀道：「雖然您這麼說，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不過咱們既然還承認他們六位跟劍飛是李家人，既然也接受他們爲李家事盡心盡力，我總覺得不應該讓他們費心費力在暗中摸索——。」

鄧漁道：「你覺得不應該讓他們費心費力在暗中摸索，那麼你認爲應該怎麼辦？」

李秀道：「我認爲至少應該讓他們多知道一點。」

鄧漁道：「你認爲應該讓他們多知道一些，那麼你認爲我又知道多少？」

李秀呆了一呆道：「難道您也——」

鄧漁輕輕一嘆，搖頭道：「你怎麼不想想，我要是知道得夠多，我還會編那套故事這麼做麼？我還會待在這個漁村裏耐心等待，把整個事情查明了麼！」

李秀道：「那您現在編那套故事，這麼做，究竟是要——」

（前情提要）

劍飛帶着劍東夫婦等人，來到鄧漁之處探視李秀，當晚一頓飯吃喝到將近三更，許多疑點都未遑探詢；等劍東等人被安排去了宿處之後，原本不能行動的李秀，突然掀起被下床，穿上衣服…

神劍出走 4

本期執筆人●獨孤紅／

題字／胡金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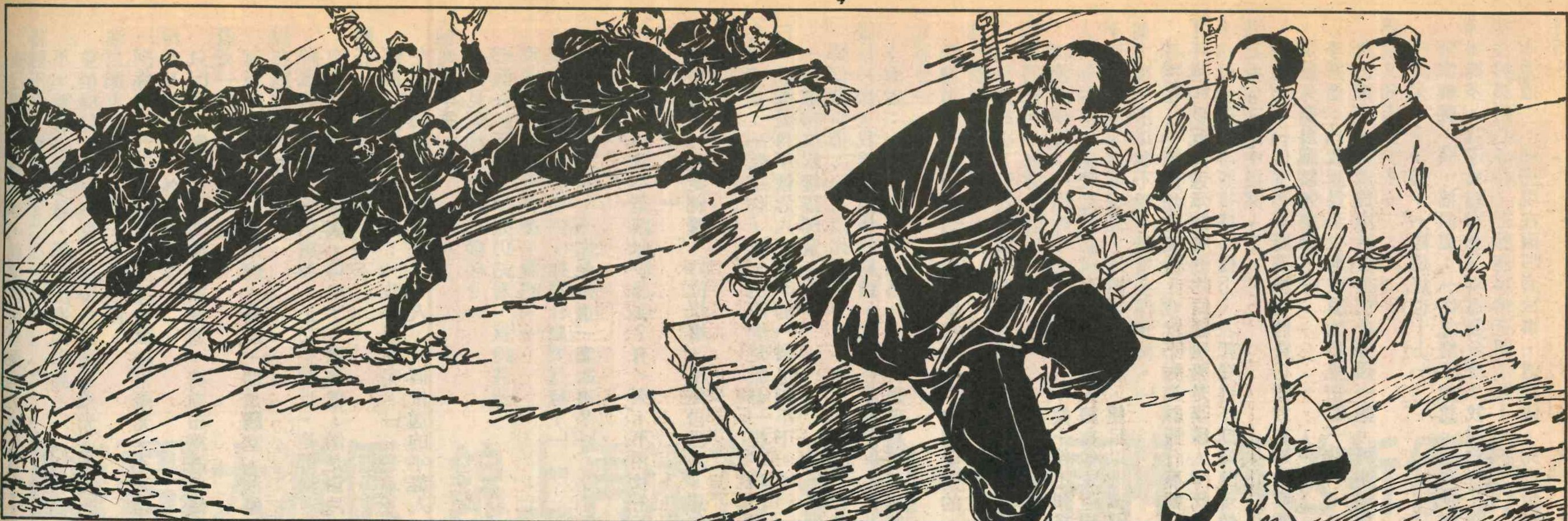
插圖／陳海虹●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門簾掀處，走出一個俊逸的年輕人，赫然是李秀。



劍東、南、北翻上屋頂，只一眼，便已瞧見七、八條人影，打從江邊小船飛掠上岸。

鄧漁道：「你是個不諳武技、雙腿殘廢，有等於沒有的唯一李門之後，我是個偏僻漁村的老漁，不會有人注意，也不足以引人在意，他們六個就不同了，他們六個的出現，再一着手偵查，足以在武林中引起不小的波濤，一旦這陣波濤引出對方來，到那個時候，對你我來說，是敵明我暗，對方全心全力只注意他們六個了，你我這支奇兵——」

李秀神情震動，道：「我明白了，您等於是以他們六位爲餌。」

「應該說是他們七個。」

李秀揚眉道：「他們七位跟李家並沒有血緣關係，並不是眞正的李家人，您拿他們做餌，以他們去試險，去擋劍鋒，是不是太——」

鄧漁嘆道：「我又何嘗願意這麼做，他們跟李家雖沒有絲毫血緣關係，雖不是眞正的李家人，但是在李家，跟你並沒有什麼兩樣，無如，除此之外，我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好在，也就因爲在李家他們跟你並沒有什麼兩樣，如今爲李家盡這番心力也是應該的。」

李秀道：「我相信他們願意爲李家盡這番心力，他們甚至能爲李家捨命，因爲他們把李家當成自己家，甚至比李家人更珍愛李家，也因爲他們覺得欠李家的恩情，只是，既然他們在李家跟我沒什麼兩樣，爲什麼不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您的想法跟做法，不要讓他們將來有被欺瞞的感覺；您要知道，一旦有了這種感覺，多年來他們對李家的情感，很可能會毀於一旦。」

鄧漁道：「不行，我有不能明白告訴他們的理由，我也有把握，他們決不會有那種你所說的被欺瞞的感覺。」

李秀道：「要是我，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鄧漁道：「就因爲你不是他們，他們也不是你。」

李秀似乎有股義憤，但似乎也有股莫可奈何，沉默了一下道：「他們要是根本不到襄陽來呢？」

鄧漁道：「我料定了他們會來，事實上他們已經來了。」

李秀微一怔，道：「這麼說，您早就——」

早就什麼，李秀沒說下去。

鄧漁也沒說話，似乎他知道李秀要說的是什麼，他默認了。

李秀那股被壓制的義憤，突然之間更爲強烈，他急速的來回走了兩步。但是，那股突然強烈的義憤，終於還是被另外那股無可奈何壓下去了。

他停了步，望着鄧漁道：「他們在『漢江樓』上的所遇，跟李家事有關連麼？」

鄧漁緩緩道：「目下還不敢說，不過我料襄陽城裏的那些人不會就此算了，我已經把靑靑派出去了。」

「您以爲他們會找到這兒來？」

「襄陽才多大個地方，那些人盤據襄陽已久，有他們的勢力，只要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只怕這六位的行踪，瞞不了他們。」

李秀臉色微變：「這麼說，今夜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了。」

鄧漁道：「不能說一定，但至少十之八九。」

李秀雙眉一揚，轉身要走。

「站住，」鄧漁輕喝一聲道：「你要上那兒去？」

李秀沒回身，道：「不能讓武林中的血風腥雨，波及這平靜淳樸的漁村，我要在半途截住他們。」

鄧漁道：「好胸襟、好心腸，你是個武林人，縱不算武林人，也是出身武林大家的武林人之後，要是怕武林中的血風腥雨波及這平靜淳樸漁村，當初你就不該到這兒來，更不該在這兒住下，何況，還不能斷定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

李秀霍然旋身，兩眼暴射冷芒，直逼鄧漁：「您——」

鄧漁坐着沒動，神色平靜之中帶着冷峻，兩眼中也現威稜，在望李秀。

突然，李秀眼中冷芒斂去，俊逸的臉上掠過一種異樣神色，話說得輕微，似乎有氣無力：「您怎麼忍心，明明這都是您的安排，我不能不聽您的，您原可以避免——」

鄧漁目中威稜依然，沒有說話。

李秀又道：「我覺得您變了，變得太多了。」

鄧漁兩眼威稜倏斂，霎時間像變了一個人，變得那麼蒼老，變得那麼虛弱：「我自己也知道，不要怪我，你不是我、任何人，只要他有着像我一樣的遭遇，他都會變，或許比我變得更多。」

李秀道：「我不是您，我跟您的遭遇不同，感受也不同，可是我相信我受的打擊、我的悲痛不比您輕。」

鄧漁搖頭道：「那是不同，本來就不同，以前，你不過是個小孩子，卽或懂事，懂得不多；而我，是個成年人，除了悲痛之外，還關係着顏面，尤其是我——。」

忽聽右邊房間裏窗戶輕響。

鄧漁臉色微變，改口輕喝：「進來。」

右邊房間垂簾掀動，香風襲人。大姑娘靑靑翩然而入，道：「您沒料錯，他們找來了。」

李秀雙眉微剔，兩眼之中，閃現冷芒。

鄧漁道：「來了幾個？」

大姑娘靑靑道：「只見船、沒見人，看不見幾個，不過他們既然是爲六位叔嬸而來，人數應該不會比六位叔嬸少！」

「船已經靠岸了？」

「沒有，還在卅丈外。」

李秀要動。

鄧漁喝道：「站住，不許你去。」

李秀道：「不許我去，難道——」

鄧漁道：「你不要管，給我趕快回去。」

「您——」

鄧漁臉色微沉，道：「我的話你敢不聽！」

李秀似乎永遠畏懼鄧漁的威嚴，頭一低道：「我不敢。」

「那就給我得快回去，別忘了你兩腿殘廢，是個有等於沒有的人。」

「是。」

恭應聲中，李秀轉身又掠進了沒燈的左邊房間。

漁村東頭，鄧漁爲劍東等六人安排居住的那座房舍裏，三對夫妻仍坐在廳堂燈下，但是六個人相對沉默，沒一個人說話，顯然是談過什麼，但却沒能談出個所以然來。

最後還是劍東說了話：「睡吧，明天再問小主人也不遲！」

幾個人各自站了起來，靈芝道：「是要弄個清楚，此老究竟是什麼來路，爲什麼隱於漁村，深藏不露，爲什麼小主人隱瞞不說。」

金蘭道：「還有，那位靑靑姑娘，對小主人似乎挺不錯，也別忘了問小主人，是不是有可能——」

可能什麼，她沒說下去，不過，她、靈芝、白菱臉上，都浮現一絲難得的笑容，六個人剛要分對走開。

驀地，不遠處傳來一陣犬吠，這陣犬吠聲高亢宏亮，不同於一般犬吠，夜靜時分，聽來不但分外響亮，甚至有些震耳。

連劍東等這六個久經大敵的人，聽來都爲之一驚。

這陣犬吠一起，緊接着四面八方都響起了犬吠。

劍東道：「聽出來沒有，頭一陣像是鄧老養的那條大黃！」

劍南道：「嗯，別的狗吠聲不會這麼震人。」

話聲方落，大黃跟其他的狗吠聲倏然轉急。

不要說是劍東等六人了，就是任何人，一聽這樣的狗叫，也知道外頭一定有事。

劍北道：「出去看看。」

劍東道：「咱們三個去——」

靈芝道：「不，要去六個人一塊兒去，別老認爲我們女人沒用。」

劍東道：「我話還沒說完呢，妳們三個趕到小主人住處去，幫劍飛衞護小主人，別的事不要管。」

靈芝道：「這還差不多，金蘭、白菱，咱們走。」

開門掠了出去。

劍東道：「咱們也走。」

劍北抬手熄燈，三個人跟着掠出。

三個人都是久經歷練、經驗豐富的高手，一出屋門，立卽翻上屋頂，伏身四望。

不用多看，只一眼，便瞧見七、八條人影從江邊一條船上掠上了岸，看那掠身法，一個個都不是庸手。

劍東低聲道：「來得還不少。」

劍南道：「恐怕是衝咱們來的。」

劍北道：「何以見得？」

劍南道：「沒聽小主人跟劍飛提起，有武林中人來過。咱們今晚剛來，就有這麼多武林人跟着來到，不是衝咱們來的是什麼？」

劍東道：「別是漢江樓上聽見的——」

話還沒完，五、六條狗從村中竄出，直撲那剛上岸的七、八條人影。

遙遙傳來一聲叱喝，七、八條人影中一個人揚了手，那五、六條狗還沒撲到呢，便有三、四條各自慘嗥，翻身栽倒。

剩下的兩條，一看情形不對，掉頭就跑。

輕叱聲中，適才揚手那人又要揚手。

劍東忍不住了，一直腰，揚聲說道：「朋友，何必跟四條腿的畜牲一般見識！」

那人倏然停手，八個人循聲望了過來。

劍東輕喝一聲：「走。」

三個人長身拔起，直上夜空，幾間茅舍上借力，兩個起落，便似行空天馬般，射落在那八個人面前丈餘外，落地凝目，立卽看出，八個人之中，有兩個正是漢江樓上所遇的范五跟朱成，剛才揚手以暗器擊斃幾條狗的，就是朱成。

劍東一笑說道：「不出所料，果然是漢江樓上故人。」

另六個是清一色手提單刀的黑衣漢子，劍東話落，他六人閃身欲動。

范五抬手一攔，帶笑說道：「別這麼不懂禮數，見面就上，也不怕外來的高人朋友笑話——」

話聲微頓遙遙抱拳：「三位，范五帶着弟兄們特來拜望。」

劍東道：「不敢。」

范五道：「聽說朋友們共是六位，還有三位堂客怎未見——」

劍南道：「那是我們三個的渾家，爺們兒見面，女人家理應迴避。」

范五道：「原來那三位是三位的令正，三對夫妻同行江湖，這種事倒是少見啊。」

劍北道：「就是因爲少見，所以才不免多怪。」

范五乾笑一聲道：「說得是，說得是，也許是范五欠走江湖，少見多怪——」

劍東道：「彼此緣僅一面，算不上是熟朋友，閣下不必多繞圈子了，有什麼話直說吧！」

范五道：「朋友快人快語，令人敬佩，既是如此，范五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請問，朋友們駕臨襄陽，有何貴幹？」

劍南道：「閣下是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還是襄陽地面上的？」

范五道：「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如何？襄陽地面上的又如何？」

劍南道：「如果閣下是襄陽地面上的，我們爲什麼到襄陽來，似乎沒有必要非向閣下說明不可。」

朱成突然道：「要是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呢？」

劍北冷然道：「襄陽府水陸要衝，每日進出何止千萬，難道每個人都要陳明來意，預作報備？」

范五笑道：「朋友眞會說笑話，眞要那樣，豈不把人累死，再說大清朝每月給了我們多少糧餉，我們那麼樣賣命法，只因爲你們六位來到襄陽之後，行動舉止跟別人不一樣，所以我們才要查個清楚，問個明白。」

劍北道：「這麼說，閣下眞是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了？」

范五一抱拳道：「不錯，在下在襄陽府衙捕房供職。」

劍北道：「失敬。」

范五道：「好說，不敢。」

劍東道：「閣下，我們的行動舉止，跟別人怎麼個不一樣法？」

范五道：「朋友這麼問我，豈不是明知故問。」

劍南道：「閣下想必是指『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那回事了？」

「不錯。」

「『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礙着官府什麼事了麼？」

范五道：「明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光棍眼裏，也揉不進一顆砂子，范五雖然供職官府，靠的是江湖朋友平日的多方照顧，范五交的是江湖朋友，敬重的也是江湖朋友，深知江湖道有江湖道的事，江湖道有江湖道的禁忌。不管是幾劍會什麼地方，也不管是缺那幾位，原是江湖道的事，只要不招搖張揚，相信任何一個吃公事飯的，都會一眼睜，一眼閉，奈何三位在城門樓上高懸布招，太以驚動襄陽，上頭交待下來，范五端人碗，服人管，職責所在，不能不查，不能不問，是故，還望三位高義，給個方便，好讓范五有以覆命，那就感激不盡了。」

范五這番話說得漂亮，站在一個吃公事飯的立場，對江湖道，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劍東等那能不懂這個過節，但是，三個人也是十足的老江湖。

范五話落，劍東淡然一笑：「范五爺面面俱到，實在令人敬佩，曲意寬容，也使得我們兄弟十分感激，本該沒有什麼話說，無如誠如范五爺所說，江湖道有江湖道的禁忌，這件事牽涉太廣，我們兄弟不敢輕犯禁忌，這麼辦，我在你范五爺面前立下保證，保證這件事一不妨礙官府，二不驚擾百姓，范五爺是不是可以一本愛護、高抬貴手，不再追究。」

劍東這番話，夠客氣，也夠漂亮，而且輕易地把對方的話擋了回去。

范五眉鋒微皺，道：「這個——」

朱成突然沉聲道：「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要知道，單憑你們在三座城門樓上高懸布招，驚擾地方，弄得人心惶惶這一樣，就夠把你們拿進府衙的，難道你們還不知進退，非把官司惹上身不可麼？」

劍東、劍南、劍北相處日久，默契夠，劍東不發火，劍南、劍北也聽若無聞，平靜如常。

劍東微一笑道：「朱兄既然這麼怪罪，我們弟兄就不便再說什麼了，身在江湖，也不能不服王法，這樣吧，



六個黑衣漢子隨即舞起刀花，一齊向單劍東、劍南和劍北。

只要幾位拿得出供職官府的憑證，我們弟兄跟幾位到官認罪就是。」

朱成一怔：「這——」

范五哈哈一笑道：「怪你招子不亮，江湖上的高明朋友，也是你唬得了的，看來這件事不是單憑口舌所能了的了，亮傢伙來硬的吧。」

此言一出，六個黑衣人立即單刀出鞘，朱成也從腰間掣出一把鍊子鎗，振腕一抖，金鐵交鳴聲中，鍊子鎗抖得筆直，怪唬人的，似乎眞有兩下子。

劍東不動，劍南、劍北也沒動。

劍東笑笑道：「幾位既是襄陽地面上的，那就更好說話了。」

朱成道：「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劍東道：「我們遠道而來，純是爲個人私事，不想開罪地面上的朋友，若是爲懸有布招的事冒犯，我們兄弟謹此當面賠罪。」

三個人一起抱了拳。

劍東等確有息事意，奈何對方沒有寧人心。

范五搖頭一笑道：「三位不必如此，范五在襄陽地面只是個跑腿辦事的小角色，拿主意做主，小事不能，大事不敢，三位若眞願給這個面子，江邊有現成的船，勞三位的駕跑一趟，跟我們去見上頭，當面致意，要不然，就請明說三位的來意，讓我們回去覆命。」

劍東有點忍不住了，揚了揚眉，道：「范五爺，你不覺得逼人太甚麼？」

范五道：「事非得已，我也是沒辦法。」

劍南冷哼說道：「路要退一步，味須減三分，諸位既然如此逼人，說不得我們也只好應付應付了。」

朱成冰冷道：「你們有一個要先早說這話，不也省費這麼多口舌了麼？」

鍊子鎗一抖，疾點而出。

六個黑衣漢子緊隨而動，六把單刀帶着刀花，一起罩向劍東、劍南跟劍北。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七個，身手不俗，出手便頗具威力。

劍東淡然一聲：「動吧。」

隨着這一句，三柄長劍一起出鞘，疾迎鍊子鎗跟六把單刀。

（下期待續）

男性的困擾（上）

唐鈺醫師著

根據作者所接觸的男性患者，最使病人煩腦而不願爲他人知道的病，首推IMPOTENCE病及PREMATURE現象，也可說是男性特有的疾病，此病屬生殖泌尿科，得此疾病的人前者多在五十歲左右，後者多發生在壯年時期；如發生在老年期對病人心理影響不大，如在壯年期有此現象，常使人惶惶不安，使其生活失去樂趣！

Premature Eyarulation of Semen，也是男性最苦惱問題，它就是當男性陰莖尚未進入女性陰道，或剛剛進去便射精了，根據金賽博士報告，很快射精的男性約四分之三在兩三分鐘射精，有些一二十秒便射精。造成以上情形，可分爲情緒方面，也有身體方面的因素，龜頭或尿道敏感、憂慮，以上三種因素均會刺激脊髓射精中樞發動射精。治療方法，在心理方面是除去恐懼緊張和憂慮來減少射精中樞神經的刺激，另外治療尿道或其他部份的發炎，一般說來早洩的情形有兩種。一是性能力太旺盛，一是性能力太衰弱，而處理之道，最好要請教醫師，切不可諱疾忌醫盲目自行購買成藥處理。

在在病因學的分析，男性性能力減退，醫學家把它分爲下面四大原因：㈠生殖器官病：①包皮，②細小陰莖，③尿道上下裂，④陰莖頭尖，⑤陰莖潰瘍，⑥尿道炎，⑦前列腺炎，⑧陰囊腫塊，⑨睪丸炎。

㈡內分泌病：①生殖腺官能不足，②腦垂體官能不足，③甲狀腺官能不足。

㈢系統疾病：①糖尿病，②衰弱病，③脊髓根損傷或傳染，④過度疲勞，⑤慢性中毒，例如酒精中毒，依賴性藥物中毒，過度暴露在X光下。

㈣自洩：自洩有害嗎？我不把它說成手淫，而把它稱爲自洩，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它當做不道德或是毒蛇 猛獸般的對身心的害處。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射精時的生理狀況，自然而然你就會消除你精神上的 不安和恐懼。

性反應是由於脊髓末段的性中樞控制，當腦部或性器官接受性刺激時，便由腦部性中樞發生訊號傳到脊髓，常性刺激達到某種程度，立即傳到射精中樞，把精液發射出來。所以說，自洩同正式性交其生理完全一樣，據美國金賽博士的意見：廿一——廿五歲的健康人（請注意，所謂健康人，包括心理無疾病）每週自洩不得超過三次，廿五——卅一歲每週不得超過二次，卅一——四十一歲每週不得超過一次，並不構成對身體損害。但是對廿歲以下青年，因爲心理生理尚未發育完全，千萬不能有自洩行爲。據作者臨床所接觸性無能及早洩患者，全歸罪於自洩，那是無醫學根據的。當然過度的自洩行爲，對身體可造成損傷，據一九七四年美國 THE MANUAL 的記載報告，性能減退及早洩包括下列原因：①包皮，②細小陰莖。③尿道上下裂。④尿道炎。⑤前列腺炎。⑥睪丸炎。⑦生殖腺官能不足。⑧腦垂體官能不足。⑨甲狀腺官能不足。⑩糖尿病。⑪衰弱性⑫脊髓根損傷或傳染。⑬過度疲勞。⑭慢性中毒。⑮神經緊張和恐懼，絕對沒有說是因手淫而引起的，由此證明，以往人們錯誤的想法，完全是 庸人自擾，無醫學根據的！

（本文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從事臨床工作凡三十年經驗，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本文摘自唐鈺醫師所著「不要諱疾忌醫」一書第十章。該書出版再版，已搶購一空，現已再版，每本一百二十元，讀者如要購買請劃撥「郵政一〇八七四〇唐鈺帳號」即可寄書）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與太原路交叉口（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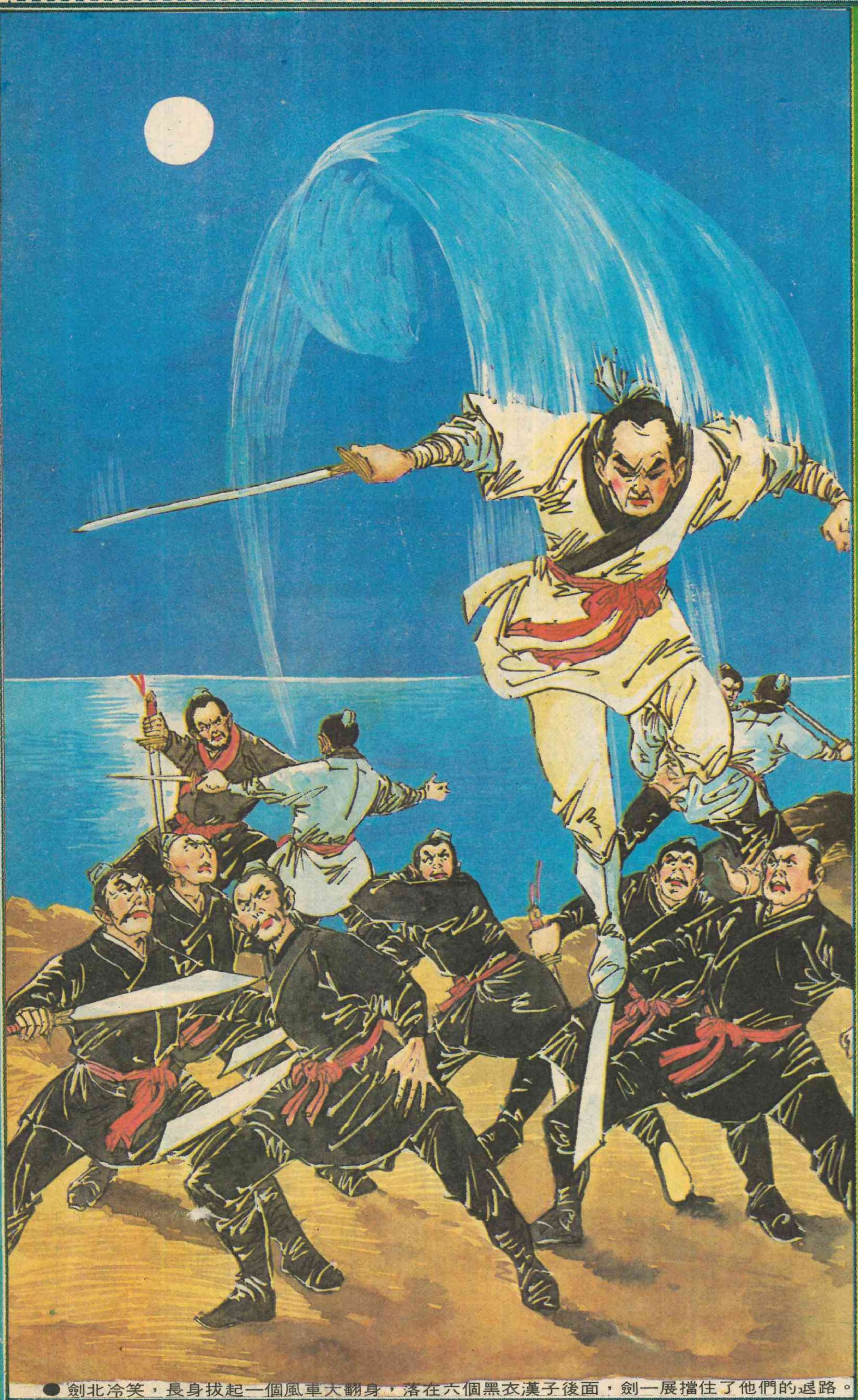
內政部着作權執照號一〇七六〇號，出版登記證新聞局政臺字第〇六九三號

神劍幽花

〈武俠接力擂台〉5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黃鷹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劍北冷笑，長身拔起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六個黑衣漢子後面，劍一展擋住了他們的退路。

（前情提要）劍東夫婦等人正在討論鄧漁，突然發覺有警，果然范五帶了幫手跟踪前來，假冒公差不成，由朱成首先點出鍊子槍發動圍攻，隨着劍東淡然一聲「動吧」三柄長劍一齊出鞘。

「錚錚錚」一陣亂響，雙方兵器一觸即分，六把單刀一轉，分從六個不同的方向砍向劍北，朱成鍊子鎗再一抖，吞吞吐吐，接連十三鎗封住了劍南的身形，范五同時凌空撲下，手中已然多了一對分水刺，襲向劍東。

這八個人顯然也早有默契，配合得恰到好處，范五的當中襲來，時間拿捏得尤其準確，劍東原是可以乘隙欺上，劍刺未成，這時候却不能不應付那一對分水刺。

十一個人迅速分成三堆，惡戰起來，范五雙手彷如無骨，可以隨意轉動，一對分水刺時而化作兩個光輪，攻擊的部位每每在劍東意料之外。

劍東的劍也不慢，再加上身形矯活，輕易接下范五百招，突然一聲冷笑，道：「想不到六扇門中，竟然有閣下這種高手。」

那邊劍北笑接道：「這六個不知道是不是眞的在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用的可不是六扇門的一般刀法，乃是六合門的。」

劍南亦道：「我這個對手却是將翻子門的武功用到鍊子鎗上來了。」

劍東淡然道：「這位范五爺可是飛魚塘的高手。」說話間，長劍自左至右一劃，將范五的一雙分水刺封死，再一引，直迫范五的面門。

范五抽身倒退，一面道：「好一招『后羿射日』，神劍山莊的人果然見識廣闊。」

朱成接道：「這位相信不是叫李南，而是叫李劍南！」語聲一落，鍊子鎗抖開了一團鎗花，人却倒掠了出去。

劍南一怔，劍東面色一變，猛喝一聲：「留下這八個人！」

語聲未發，六個黑衣漢子亦已倒退，圓陣一開，左右一折，弧形一退丈外，劍北冷笑，長身拔起，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六個黑衣漢子後面，劍一展擋住了他們的退路。

六個黑衣漢子身形一轉，相顧一眼，左右一合，又變成一個圓陣，將劍北包圍起來，但一刀砍出，便又散開，弧形倒退，劍北的身形也不慢，再一個風車大翻身，凌空從六人頭上翻過，又將他們截下。

與之同時，劍東劍南雙劍齊展，緊追在范五朱成身後，兩人的輕功絕無疑問在范五朱成之上，瞬息追及，朱成輕叱揮手，寒光暴閃，七、八枚暗器射向追來兩人的要害，身形却沒有停下。

劍南冷笑，長劍一震，劍花開處，射來的暗器盡被擊落，左手却往上一掌拍出，劍東那一刹那已往上拔起，左掌一沉，正迎上劍南那一掌，借力使力，身形急射四丈，已到了江邊，也將范五朱成截下來。

朱成左手暗器再出，既密且勁，再射劍南，鍊子鎗隨即飛刺向劍東，范五也不慢，分水刺扎了出去。

劍東長劍方動，范五朱成已一旁繞開，倏的凌空拔起，掠向那邊一葉輕舟。

「要走，沒這麼容易！」劍東聲到人到劍到。

劍南也一旁掠來，人劍合成一道飛虹，凌空擊向范五朱成，看二人身形的迅速，絕對可以在范五朱成落在舟上之前將他們截下，那知道范五却就在這時候，凌空一脚疾踢在朱成的後背上，這一脚踢得很準，而且很用力，只踢得朱成一聲悶哼，飛撞向劍南劍東二人，范五却藉這一踢之力，身形再一快，落在那葉輕舟之上，不等身形穩定，左手分水刺已然將繫舟繩子削斷，右手分水刺同時將舟上竹竿挑起來，一沉一點，輕舟如箭，離岸飛射。

朱成左掌又扣了一把暗器，右掌鍊子鎗亦蓄勢待發，都來不及發出來，劍南迎上，倒轉劍柄，連封了朱成雙

肩六處穴道，劍東卻從朱成頭上掠過，左掌往朱成頭頂一印，身形又快了很多，可是到他落在江邊，范五一葉輕舟已然遠在江心，劍東不由頓足。

劍南隨即掠至，脫口道：「二哥，咱們……」

劍東搖頭道：「如此黑夜，咱們的水性又不好，如何追得下去？」

「想不到姓范的心腸如此惡毒。」劍南接一聲冷哼。

朱成即時叫起來：「姓范的，姓朱的有眼無珠將你當做兄弟看待——」聲音傳出老遠。

「你既然有眼無珠，還留在這世上幹什麼？」范五大笑遙應，竹竿接落，輕舟更遠。

朱成面色慘變，突然亦大笑起來，劍東劍南目光轉落在朱成面上，心頭一動，一齊舉步走了過去。

姓范的既然不仁，你這個姓朱的難道還會替他守密？劍東劍南都是這樣想，來到朱成面前，劍東隨即問：「那一個叫你們來的？」

朱成置若罔聞，大笑不絕，劍南迫不及待，厲聲道：「說！否則有你好受的！」

大笑聲陡落，朱成竟然道：「我若是能夠說，根本就不會來，該知道的你們遲早總會知道。」

「好啊——」劍南冷笑。「倒要看你是不是鐵打的。」再前一步，一把將朱成從地上抓起來。

朱成慘笑，口裏「格」的一下異響，面部的肌肉突然扭曲，雙睛怒突，劍東面色驟變，探手捏開了朱成的嘴巴，只見絲絲白烟冒出，朱成的口腔竟然在腐蝕，一縷黑血接着從嘴角淌下。

「好厲害的毒藥。」劍南嚇了一跳，不覺手一鬆，朱成的身子便爛泥一樣倒下。

劍東目光一轉，接呼道：「四弟，留活口，小心他們口裏藏的毒藥。」身形接展，往那邊掠去。

劍北大笑道：「已經在小心了！」劍勢一緊，奪隙而入，到現在他才找到那六合刀陣的破綻，一入一抹，擋開三刀，左手戟指疾點在一個黑衣漢子的胸前，這一點用的力道很大，那個漢子立時渾身痲痺，就是口裏藏有毒藥，也沒有氣力將之咬碎了。

事實朱成那邊的情形劍北已經看在眼內，所點的穴道、所用的力道算準了才一指點出去，一招得手大笑轉身，接攻向另一個黑衣漢子。

六合刀陣六缺其一，已經不成陣法，劍北絕對有信心在劍東劍南掠到之前再點倒一人，因此才笑得那麼開心。他雖然已入壯年，爭強好勝之心還未消盡，在自己兄弟面前，仍是要一逞威風。

劍東那邊及時又一聲：「小心！」

語聲未落，旁邊一個黑衣漢子刀已斬出，斬的卻不是劍北，而是穴道被封、倒在地上那個黑衣漢子的脖子上，只一刀，便將那個黑衣漢子的頭顱斬下來。

劍北一驚回頭，一眼瞥見，當場一呆，剩下那五個黑衣漢子這時候若是全力撲擊，不難將他傷在刀下，可是他們的刀反而紛紛脫手墜地，反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一個個倒了下去。

劍東掠到的時候，五個黑衣漢子都已經毒發身亡，毒發的情形與朱成完全一樣。

「他們寧可死，都不肯落在咱們手上。」劍東搖頭苦笑。「千古艱難惟一死，爲什麼竟都是視死如歸？」

「但他們方才不是有意逃命？」劍北哼一聲。

劍南道：「他們就是落在咱們手中，堅決不說，難道咱們眞的會殺掉他們不成？」

劍北點頭道：「咱們怎會是這種心狠手辣的人，他們難道一些也瞧不出來？」

劍東沉吟着，輕歎道：「即使咱們隨後將他們放走，他們也還是非死不可。」



●劍北等眼睜睜地看到那剩下五個黑衣漢子，單刀落地，手扼咽喉紛紛倒在地上。

劍南恍然道：「不錯，他們儘管瞧出咱們的爲人，卻不能保證，在他們上面的人相信他們沒有洩漏任何秘密。」

「那索性不回去就是了。」劍南手一揮。「天下之大，總不成沒有他們容身的地方。」

劍東道：「也許他們有非要回去不可的苦衷。」

劍北喃喃道：「小弟可想不出江湖上有那一個幫派對付屬下這麼嚴厲。」

劍東道：「咱們已經有十年不問江湖上的事情。」

劍北怔了怔：「二哥，以你看，他們這一次到來，目的何在？」

「只是在摸清楚我們的底子。」劍東目光轉向大江那邊：「這八個人雖然有一身不錯的本領，只怕都是無足輕重的小脚色，摸清楚，厲害的便會來了。」

「咱們並未與人結怨，這些人絕無疑問與主人的死大有關係。」劍南笑了笑：「也好，咱們正要找他們。」

劍東歎息道：「來時咱們已經極盡小心，想不到還是給他們找着，這些人倒也不簡單。」

「那咱們就在這裏等他們到來，問一個清楚，拚一個明白。」劍北一分衣襟，挺起胸膛。

劍東搖頭：「咱們可是非要立即離開這裏不可。」

「二哥——」劍北顯然要反對，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給劍南截住：「咱們的命不要緊，但是小主人——」他沒有說下去，劍北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隨接道：「安置了小主人，咱們再找那些人算賬。」

劍東淡笑道：「放心，機會多着呢。」

「咱們不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咱們。」劍南眉頭一皺：「只怕這附近已伏下了他們的眼線，咱們要離開也不容易。」

劍東目光一轉：「靈芝這時候應該有一個辦法的了。」

「二嫂——」劍北話出口，笑了笑：「對，二嫂一向心思縝密，一定有一個好辦法。」

村中幾座茅舍已經亮起燈光來，這一陣厮殺，絕無疑問已經將村中所有的人驚動，只是沒有人敢出來一看究竟，再看那邊泊着的數十條漁船，更加靜寂，縱然有人住在艙中看得清楚，那還不只有藏在被窩裏發抖的份兒。

劍東隨即道：「咱們先將屍體搬到他們乘來的那條船上。」一脚接將一個黑衣漢子的屍體挑起來，雙手隨即各抓起了一個，往那條船掠去，劍南劍北不敢怠慢。

三人回到村中，劍飛已等在柴扉外，進到廳堂，靈芝等竟然已整裝待發，李秀盤膝坐在靠椅上，看見劍東三人回來，眼中焦急之色才消去。

聽罷三人的說話，靈芝不由歎息。「這一次，倒是我弄巧反拙的了。」

金蘭道：「二嫂說到那裏去了。」

靈芝道：「若非我出那個掛布條的主意，又怎會惹出這許多事來？」

金蘭道：「咱們當時根本不知道主人……」

靈芝歎息道：「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只要稍微知道主人過去的人，都不難想到是咱們來了。」

金蘭道：「若非如此，我們到現在還找不到小主人呢。」

靈芝搖頭：「小主人在這裏原是很安全，咱們這一來，反倒又將危險帶給他了。」

李秀蘭到這下子，再也忍不住，道：「靈芝嬸這樣說話，不覺太見外？」

「這也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劍東接上口。「靈芝，咱們現在要做的只是如何護送小主人安全離開這裏。」

劍飛道：「鄧大爺那麼多打漁朋友，要將咱們藏起來還不容易？」

劍東搖頭道：「你沒有見過方才范五那八個的手段，既然肯定了小主人在這裏，相信不難將小主人找出來。」

靈芝接道：「咱們來時已經萬般小心，黑夜上船，由水路到這裏，應該可以擺脫所有追踪，可是那些人仍然找到來，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已經動疑，留意着這附近一帶，說不定，停泊在江邊的漁船中，早就佈下了他們的眼線。」

劍東道：「不無可能，那咱們……」

「還是由水路離開。」靈芝笑了笑。「坐船無論如何總比走路快，再說，千里江流，他們如何封鎖得了。」

劍東以嘉許的目光看着靈芝。「好，他們以爲咱們走水路給追踪到了這裏，不會再走水路，咱們偏偏再走，看他們如何再追下去。」

劍北喃喃道：「這樣躲躲藏藏總不是辦法。」

靈芝道：「咱們只是暫避其鋒……」

「噤聲——」劍東突喝一聲，一個箭步竄到門旁。柴扉那邊即時一下輕響，一條窈窕的人影閃了進來，劍飛眼利，隨呼道：「是青青姑娘。」

劍北詫異道：「這麼晚了她還出來幹什麼？」話口未完，青青已奔至，直入廳堂，神態顯然有些緊張，目光一掃，匆匆一福。「打擾六位叔嬸。」

劍東忙問：「可是出了什麼事？」

青青還未回答，狗吠聲大作，四面八方，較之方才一次，更加急激，鄧漁養的那條大黃，吠得尤其嚇人。

「這個漁村給包圍了。」青青終於說出這句話。

劍東面色一變，身形急拔而起，撞碎了一大片瓦面，竄上了屋頂，放目望去，只見火光點點，漫山遍野，向這個村落移來，江岸那邊同時一亮，泊着的漁船一齊着火燃燒。

風助火勢，不可收拾，驚呼聲、兒啼聲，隨即此起彼落，狗吠更急，亂成一片，周圍的人家門戶紛紛打開，出來的村民都是湧向江岸那邊，這個漁村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打漁爲生，燒了他們的漁船，等於斷了他們的生機。劍東看着那些呼天搶地、張皇失措的漁民，怒火中燒，握拳透爪，劍南劍北跟着掠了上來，看見這種情形，亦勃然大怒。

「情形怎樣？」下面傳來了靈芝的問話。

劍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下去再說。」當先躍下，劍南跟着，劍北仍看了一會才躍下去，那下面，靈芝已迎着劍東追問究竟。

「江岸那邊一定有他們的人，也考慮到咱們會乘船離開，放火將船燒掉。」劍東的神態語氣激動之極。

劍南接道：「漁村外漫山遍野都是火光，也不知來了多少人，看來他們早已作好準備，只等姓范的證實，立即發動，志在必得。」

靈芝黛眉輕蹙，若有所思，看看李秀，欲言又止。

李秀面露悲憤之色，沉聲道：「這平靜淳樸的漁村，到底被武林中的血雨腥風波及了。」

劍北道：「那些人行事如此狠毒，若是闖進來，眞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受害。」

李秀一咬牙。「決不能讓他們闖進來。」

「對——」劍北濃眉陡揚。「咱們兄弟三個到村外引開他們，其他人保護小主人離開。」

「劍北——」白菱移步向前，雖然沒有多說什麼，心情已然在眼神中表露無遺，他們到底是多年恩愛夫妻。

劍北看在眼內，道：「這正是咱們報答主人的時候。」

白菱無言點頭，劍北笑接道：「憑我們三個的武功，難道還殺不出一條血路？」

劍南旁邊倏的伸手一拍劍北肩膀，道：「咱們兩個要說的都讓你說了。」

劍東隨即道：「劍飛揹起小主人，靈芝與兩位弟妹保護左右，出了村子，咱們三個轉移敵人的注意，你們立即保護小主人離開。」

他完全沒有說及事後在什麼地方會合，雖然沒有說出口，對三人的突圍顯然並沒有多大信心，靈芝心思縝密，如何聽不出來，她一直留在這裏，不知道范五等八人的身手怎樣，現在想來，已知道絕非庸手可比，所以劍東三人才會一些信心也沒有。

探路的都有那般本領，正主兒當然更厲害的了。

李秀也不是呆子，看見劍東等慷慨赴義的豪情俠氣，亦不禁滿腔熱血沸騰，再想到一直都欺騙着他們，心頭更覺不安，脫口道：「要走，咱們一起走！」

劍東搖頭，李秀接道：「別拿我當作廢人看——」身子接著一挺，便要站起來，青青卻就在這時候有意無意伸手按在李秀的右肩上，一股內力接着透了進去，口裏道：「秀弟，別這樣衝動。」

李秀心頭「怦」然一震，那一股衝動竟消於無形。青青向着靈芝，劍東等人雖然看在眼內，並沒有看出青青有異之處，靈芝儘管心思縝密，只看青青的背後，亦看不出什麼來。

劍東隨即道：「可不是，咱們若是走在一塊兒，萬一有什麼不測，還有誰去追查這件事？難得那些人現身，小主人正好趁這個機會，看看能否抓住一些蛛絲馬跡。」

「劍東說得是。」靈芝的語聲異常低沉。

劍東目光轉向靈芝，笑了笑，他知道以靈芝的聰慧，即使不說也一定能夠完全明白自己的心意，看見靈芝這樣堅強，又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靈芝卻已笑不出來，李秀鼻一酸，歎息道：「六位叔

嬸……」

靈芝截道：「再說，咱們便要走也走不脫的了。」一頓接道：「劍飛，揹起小主人——」

劍飛應聲上前，俯身將李秀揹起來，劍東三人拔劍在手，一齊舉步，一步才踏出，便給青青叫住：「三位——」

劍東回身抱拳。「鄧大爺與姑娘相助恩德，咱們兄弟結草銜環……」

青青冷截道：「三位一定要往村外闖？」

劍東道：「刀劍無眼，咱們若是留在村子裏，廝殺起來，不難傷及無辜村民，再說，那些人縱使窮兇極惡，看見咱們離開，也當無再進來搗亂之理。」

青青搖頭道：「你們就是留在村子裏，那些人也不會肆意胡亂殺人，江湖中的仇殺官府雖然很少理會，但殃及無辜村民，卻是不由他們不管，那些人勢力再大，相信也還不敢正面與官府衝突。」

「這是不錯，問題在咱們留在村子裏，可是只有挨打的份兒，拚了命也未必保得了小主人的命。」

「三位果然是俠義性情中人。」青青歎了一口氣：「我拚着一頓罵，也要救你們一次。」

劍東六人齊皆一怔，劍飛亦是極其詫異，只有李秀，喜形於色，忙問：「青青可是有什麼好辦法？」

青青不答，取過桌上燈盞，繞着廳堂走了一匝，燃起了幾處火頭，眾人不由自主聚向廳堂中央，更覺得奇怪。

「隨我來——」青青接往李秀的房間走去，一路上，又以燈火燃起了三處火頭，她選擇的都是易燃之物，一經燃着，很快便熊熊燃燒起來。

眾人亦步亦趨，雖然奇怪，却不暇細問。

青青一直走到床前，道：「那兩位與我將這張床移開半丈。」

劍東、劍北一齊上前，各抓一端，輕而易舉，將床移開，青青隨手將燈火擲在床上，接着繞到床後，雙手往地上一插一拉，那地上便給她拉開了一道丁方四尺的暗門。

床上的被褥帳枕無一不惹火，燈火落處，迅速出現了幾條火蛇，四下游竄，房間同時大亮。

明亮的火光照耀下，清楚看見暗門之下一道土階斜斜往下伸展。

「地道？」劍飛脫口一聲，李秀接着詫異地道：「怎麼我床下有這麼一條地道？」



● 劍東一個步下土階，劍北緊跟着；劍飛揹着李秀，亦走下去接着是靈芝、金蘭、白菱及青青和劍春。

青青道：「早就挖好，以備不時之需的，爹從來不以為有什麼地方是真正安全的。」

「他老人家却是連我也瞞着。」李秀苦笑。

青青冷笑道：「這條地道原是只讓你一個人用。」

李秀只有苦笑，劍東六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疑念又重了三分，劍飛却是傻了眼。

青青隨即催促道：「你們還呆着幹什麼？下去啊。」

劍東一點頭，快步上前，第一個步下土階，劍北緊跟着，劍南目注劍飛：「該你了。」

劍飛揹着李秀走了一步，李秀忍不住問道：「大爺怎麼不見來？」

青青道：「爹追着那個范五去了。」

劍南說道：「兩位方才莫非在一旁看着？」

青青微頷首：「本是我去的，爹認為由他去更好。」

劍南道：「那令尊可知道……」

「這屋子着火，還有什麼不知道的？」青青隨手一牽一拋，燃燒着的被子飛向那邊窗櫺，火勢開始往上蔓延，青青目光一轉，看見劍飛仍然揹着李秀呆在那兒，不由一跺足。「再不走就要變烤鴨子了。」

劍飛如夢初覺，慌忙往下走，靈芝四顧一眼，道：「那些人要搜查這兒，總得在火勢熄滅之後……」

語聲未已，窗外嘈雜的人聲中猛一下慘嗥，青青應聲渾身一震。「大黃——」

那一下慘嗥之後，大黃高亢宏亮的吠聲便不再聽到，靈芝歎息道：「那些人進村子了。」

青青胸膛起伏了幾下，一咬櫻唇，接把手一揮，白菱、金蘭忙隨着靈芝步下土階，劍南看看青青，亦自舉步。

青青待劍南也下去，才伸手往旁邊牆壁按了三下，身形接着一動，飛燕也似掠進暗門，反手將暗門蓋上，那面牆壁同時往下倒塌，散落在暗門之上。

那面牆壁也絕無疑問設計得很巧妙，要發揮其中妙用却還是要倚賴青青，這個女孩子年紀雖遠較靈芝為輕，身手心思似乎還在靈芝之上。

女兒已這般，父親當然更加不簡單，那個鄧漁到底是什麼人？與李秀又是什麼關係？

× × ×

江水夜寒，鄧漁却沒有感到不適，以他的內力修為，即使臥身冰雪中一兩個時辰，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何況這三、四十年來，他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泡在水裏。

若論水性之佳，大江南北，能夠與他相比的只怕不是那十人之中，有他這種內力修為的相信決不會多過三個。

他能夠在激流之中屏住呼吸泅行百里，范五莫說不知道，即使知道了，在江上要擺脫他的追踪，也不容易。

現在他就像一隻大壁虎，手腳並用，攀附在船底下，隨船東去。

范五等與劍東三個在江邊廝殺的時候，他帶着青青已然在一旁窺伺，知道范五等其實是衝着劍東三人到來，大為興奮，只看如何能夠令他們逃出一、二人，好得追踪。

他們雖然原就是準備以劍東三人為餌，然而這麼快魚兒便上鈎，倒也有些兒意外。

范五能夠自行脫身，當然更加理想，輕舟才離岸，鄧漁便已追上，黑夜中雖然拿捏得不大準確，但那一剎那，輕舟亦只是一晃，范五匆忙之中，並沒有在意，更想不到竟然有人用這種方法追踪。

范五儘管心狠手辣，表面可一些也瞧不出來，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否則朱成防着他，要走也沒有這麼容易。

他也很小心，立即催舟遠離，若非鄧漁這麼好的水性，實在很難將之追及。

舟行三里，前面江岸上清楚看見燃燒着一堆火，范五竹竿一擺，靠了過去，不等及岸，便棄去竹竿，自舟上拔起身來，掠上江岸，正好落在那堆火之前。

江岸平坦，疏落幾株樹木，范五半身一轉，却看見那邊兩株樹木之間，幽靈般立着一個人，但他剛才身形落下之時，那個人還未出現。

火光照耀下，只見那個人一身銀白色的衣衫，面上還戴着一個銀白色的面具，光滑一片，並未刻上口鼻，黑髮披肩，不辨男女。



● 作者簡介

黃鷹，本名黃海明，廣東省中山縣人，香港珠海書院外文系畢業。十六歲即開始從事寫作，著有「沈勝衣傳奇故事」、「驚魂六記」等書，以「天蠶變」一書改編為武俠連續劇而在香港轟動一時。其作品風格獨特，所寫小說大部份被改編為電視劇或電影，故除從事武俠小說創作外，並兼編劇工作。現年未滿三十，已成為香港最出名的武俠小說家及薪酬最高的電影編劇家之一。惜國內讀者對黃君所知不多，故特為介紹。

男性的困擾（下）

唐鈺醫師著

當然過度的自洩行為，對身體可造成損傷，據一九七四年美國THE MERCK MANUAL的記載報告，性能減退及早洩包括下列原因：①包皮，②細小陰莖。③尿道上下裂。④尿道炎。⑤前列腺炎。⑥睪丸炎⑦生殖線官能不足。⑧腦垂體官能不足。⑨甲狀腺官能不足。⑩糖尿病。⑪衰弱性。⑫脊髓根損傷或傳染。⑬過度疲勞。⑭慢性中毒。⑮神經緊張和恐懼，絕對沒有說是因手淫而引起的。由此證明，以往人們錯誤的想法，完全是庸人自擾，無醫學根據的！

夢洩，一般人稱遺精，在女性無此現象，成年男性在青春期絕大多數有夢洩，如果是正當的身體，這是自然現象，而不必害怕。人類在睡眠中，腦細胞並末完全休息，生殖器官受血液內分泌影響而使其勃起，陰莖及前列腺神經受到刺激反射到射精中樞，將該刺激傳送至尿道的射精點使其射精，不論精神或肉體受刺激，均可使其射精。夢遺現象。完全視自身體強壯而決定次數。當然每月不超過三次對健康無害。每次夢洩後，本身不感到疲乏方為正常。相反地老年及衰弱的人不可能夢洩，如果有此現象，均應請專科醫師，所以說成年未婚男士用不着煩腦，相反地有夢洩情形，才表現你身體是最健康的！

包莖（PHIMOSIS包皮PREPCE）：如果說人體器官有百害而無一利，恐怕要說男性陰莖上的包皮，因為它生在男性龜頭上面不痛不癢，很多人自己有包皮而不自知，可說是國人對性教育太不重視，據作者曾作十萬男性體檢據統計發現有包皮的人達半數以上，正常陰莖在未勃起前，從冠狀溝至尿道口肌肉應該露在外面，目前醫學家把包皮分為二種，有一種陰莖在勃起狀態可以將龜頭露出，平時不能露出，謂之包皮過長。有一種留有小口僅能排尿，在勃起時也無法將龜頭露出謂之包莖，有包皮或包莖的人會妨礙生殖器正常發育，據臨床手術結果，被割除包皮後陰莖可以增大五分之一，有包皮的人可有惡臭，藏污納垢，易隱藏細菌、性交時易破裂，減少快感，造成陽萎早洩，易染性病，據學醫記載，陰莖癌患者半數伴有包莖，而生下來即切除包皮的猶太男子幾乎沒有陰莖癌的病例，婦女們的子宮頸癌也因男性的包莖有關係，因為猶太女子子宮頸癌發生率也很低，割除包皮雖然是一種很簡單的手術，但也要找精於此道的泌尿科專家來做比較安全可靠，不然可能造成手術後出血、血腫、包皮繫帶損傷、畸型等後遺症。本人目前採用美國無血包皮割除鋸（BLOODLESS CIRCUMCISION CLAMP）已達到無血無痛，不換藥不拆線一次三十分鐘完成最新手術，而且可以照常工作不必休息。一星期即可痊癒，有包皮患者用不着煩惱！

（本文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從事臨床工作凡三十年經驗，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本文摘自唐鈺醫師所著「不要諱疾忌醫」一書第＋章。該書出版再版，已搶購一空，現已再版，每本一百二十元，讀者如要購買請劃撥「郵政一〇八七四〇唐鈺帳號」即可寄書）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與太原路交叉口（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內政部着作權執照號一〇七六〇號，出版登記證新聞局政臺字第〇六九三號

神劍仙莊

6〈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黃鷹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前情提要〉

●范五身形躍起，分水刺立向鄧漁射去。

前來偷襲漁村的敵人，一部份爲劍南等人刺死，另一部份却服下預藏口中劇毒而亡，唯獨范五乘舟逃逸，他却不知已爲潛身水底的鄧漁跟踪並發現他在三里外的江邊，與一個銀衣人會合。

黑夜中突然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相信誰也難免嚇一跳，范五沒有例外，只是從他的神情變化看來，那種恐懼並不是因爲突然，乃是來自內心深處，他早已知道有人在這裏等候消息，以火堆爲號，却怎也想不到在這裏等候的是這個人。

憑他的身份，怎會在這裏出現？范五想不透，却不敢怠慢，一怔之下，慌忙拜倒。

銀面人把手一揮，並沒有絲毫內力透出，范五一眼瞥見，已拜不下去，他沒有侍候過這個人，但已聽說過多次，很清楚這個人的脾氣。

這個人不要做的事，誰若做了，不管是跪是拜，表示尊重，都會令他很生氣，也必會倒足楣頭。

「都清楚了？」銀面人接問，語聲森冷，但仍然可以分辨得出是女人的聲音。

「是——」范五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銀面人已然轉身，飄然往不遠處的一個山坡走去，范五不由自主跟在他身後。

銀面人一面走一面道：「那三個其實是神劍山莊的劍東、劍南、劍北——」語氣異常肯定。

「正是他們。」范五眼中露出詫異之色。

「他們的劍術得自李慕雲眞傳，十年磨練，你們八個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屬下僥倖，總算逃得性命。」

「咱們也沒有走眼，八個人中，果然只有你能够逃出來。」銀面人腳步不停。「憑你的身手機智，對方相信也不用多費心思，細作安排。」

「屬下不明白。」范五這話確是由衷之言。

銀面人沒有立即回答，繼續走上那個山坡，范五亦步亦趨，不敢多問。

山坡上一株古松，高不可攀，銀面人在松下停步，轉過身子，道：「既然知道你們決不會洩漏秘密，當然就只有安排機會給你們其中比較機警的逃脫，以便追踪。」

「可是……」范五只差一點沒有將自己如何逃脫說出來。

銀面人截道：「你是黑夜中操舟離開的。」

范五吁了一口氣，道：「若是有人乘船隨後追來，屬下一定會發覺。」

銀面人搖頭。「你完全沒有留意到你從舟上躍上岸之際，那葉輕舟並沒有怎樣晃動？」

范五一怔，銀面人接道：「那只證明了一件事：舟底下附有重物——一個人！」

鄧漁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銀面人轉身離開，他便從舟旁冒出來，悄然上岸，遙遙跟在二人後面，二人的語聲隨風吹至，他逆風而行，更加安心。

一路上他並沒有聽到任何異響，銀面人這句話入耳後，不由心頭一凛，那絕無疑問是說給他聽的，雙方的距離有十多丈，即使是最好的輕功，也不能够一躍即至，銀面人必有所恃。

鄧漁動念之間，身子已蹲入草叢中，便要倒退，銀面人却即刻又道：「我若是你就不會由原路退回去了。」語聲未已，鄧漁眼角已瞥見一個人，那個人一樣黑髮披肩，却是一身金色的衣衫，套着一個金色的面具，與那個銀面人不同的也就只是這金銀二色的分別。

他不知何時已立在岸邊那堆火的旁邊，火光照耀着面具衣衫，金光燦爛，炫人眼目，以鄧漁聽覺的敏銳，竟然不知道他的出現，武功之高，可想得知。

與之同時，鄧漁突然感覺一股殺氣排山倒海般由金面人那邊湧來，一個身子不覺由草叢中站起。

金面人沒有動，也沒有作聲，銀面人也沒有，范五第一個向鄧漁撲來，人在半空中，分水刺已經在手，兩個

起落，手只一探，便扎向鄧漁。
鄧漁偏身閃開，范五分水刺一轉，冷笑一聲：「好老頭兒，竟然敢跟到這裏來。」
鄧漁一聲不發，只是看着范五，雙眼毫無感情，一片空白，事實上他雖然望着范五，心裏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沒有將范五放在心上，只是怪自己一向謹慎，這一次竟然如此疏忽，離開了江水，走上陸地來。
范五知道這個人是自己引來，一心只想着將功贖罪，身形再轉，雙刺搶上，鄧漁迎着雙刺倒退，一退三丈。
雙刺追擊，左七右八，一連十五刺，都被鄧漁讓開，范五第十六刺剛要出手，鄧漁瘦削的身子倏的鬼魅般一閃，從刺下欺進，雙手一提，將范五雙臂震得往上揚起來，空門大露。
鄧漁雙掌緊接着，在范五雙刺回救之前，已然在范五胸膛上拍了三掌，再加一拳，「噗」地如中敗革，將范五一拳擊飛丈外。
范五口吐鮮血，倒在草叢中，連呻吟也沒有一聲便自了賬。
銀面人視若無睹，站在原地，這時候才說一聲：「好身手！」
鄧漁冷哼，身形驟起，在銀面人身前三丈落下。
銀面人若無其事，悠然道：「我還以爲什麼人竟敢插手這件事，原來是你啊。方才我還在懷疑，是那一個水性這麼好。」
「我的記性也很好，還記着你的聲音。」
銀面人陰森森一陣冷笑：「透過這面具，很多女人的聲音聽來都一樣。」
鄧漁冷笑道：「多說什麼，將面具拿下來，不是明白了。」
「這要看你的本領。」銀面人仰首向天。「若是你沒有這個本領將面具從我的面上拿下來，也不要緊，在你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說不定我會拿下來讓你看看。」
鄧漁大笑：「我若是要死，十幾年之前便已死了，等不到現在。」
「一個人的運氣不是永遠都那麼好的。」
「姓鄧的靠的也不是運氣。」鄧漁暗運了一遍眞氣，蓄勢待發。
銀面人忽然道：「你那個女兒也該有二十歲了，是不是還叫青青？」
鄧漁面色一變，厲聲道：「那是我的女兒，叫什麼與你也沒有關係。」
「當然沒有了。」銀面人搖頭。「你本是躲得好好的，那樣子消磨下半生也就是了，爲什麼還要跑出來惹這些麻煩？」
鄧漁雙手握拳：「那只怪你們爲什麼惹到姓鄧的頭上。」
銀面人接問：「你是決不會罷手的了？」
「這件事姓鄧的拚了命也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之後又如何？」銀面人再問。
「要看這是怎樣的一件事了。」鄧漁鼻子裡哼了一聲。「以你們所用手段的卑鄙，那還會有好事？姓鄧的只要還有一口氣在，相信都難以罷手。」
銀面人搖頭歎息：「一個人太固執也不是一件好事。」語聲一頓，又接着問：「你來還是我來？」
這是問那個金面人，說話間，金面人已移近很多，距離鄧漁不到五丈。
「誰來還不是一樣！」金面人語聲同樣森冷，也是女人的聲音，與銀面人竟彷彿完全一樣。
鄧漁怔在那裏，銀面人及時從山坡上掠下，衣袖急展，劃向鄧漁眼目，鄧漁一閃讓開，銀面人另一隻衣袖緊接着削到，削向鄧漁咽喉。


●鄧漁不等身形着地，已將鐵竿掄動起來，銀面人亦隨着在半空中打旋子。

衣袖過處，一簇幾及人高的野草斷飛開去，如同刀削，若是削上咽喉，眞是不堪設想。
鄧漁一個鐵板橋，倒翻開去，銀面人緊追不捨，衣袖飛舞，「颼颼」有聲，動人心魄，所過之處，野草紛斷。
鄧漁身形不停，一連十七個觔斗，倒翻出十七丈，偷眼望去，金面人赫然亦已橫移十七丈，與他仍然在同一條直線之上，他完全看不出金面人所用的是什麼身法，就是這一點，便足以證明金面人的武功還在銀面人之上。
銀面人雙袖又再削至，雙袖交剪，有如一把巨大的剪刀剪向鄧漁的咽喉。
鄧漁再一個觔斗，這一次却是橫向山坡上翻去，半空中左脚往右脚背一點，又一個翻滾，正好讓開緊接拂至的一袖，落在那棵古松之下。
「謀殺親夫你知道是怎麼一條罪？」他居然還笑得出來，笑指銀面人。
「你硬要將我當做妻子，我也沒有你的辦法。」銀面人語聲與身形直拔上半空，凌空撲向鄧漁。
鄧漁同時拔起身子，右掌之中已多了尺許長的一條鐵管子，迎風一抖，一連串金屬聲響，七節長短一樣、粗細不同的鐵管子疾從鄧漁掌中那條鐵管子內射出來，接成了一條丈許長的鐵竿，橫掃向銀面人的面具。
他快，銀面人也不慢，雙手從袖中穿出，迎向那條鐵竿，那雙手赫然亦是銀白色，與鐵竿相接，發出了一下金鐵聲響，一翻掌，立將鐵竿抓個結實。
鄧漁不等身形着地，已將鐵竿掄動起來，銀面人亦隨着鐵竿在半空中打旋子，才打了一個，身形便要貼着鐵竿俯衝滑下。但就在這當兒，那支鐵竿的第一節突然斷下，一支錐子接着從第二節鐵管中疾射而出。
那支錐子呈三角形，每一邊都嵌着一個倒鈎，長只半尺，末端一個鐵環，相連着一條線香粗細的鐵鍊子，既是魚鈎，也是兵器、暗器。
鐵竿一斷，銀面人驟失重心，凌空墜下，雙手却仍護住了全身要害，而那支怪魚鈎卻不偏不倚，正好射在他的銀面具上。
「錚」的一下異響，銀面人倒翻出半丈，面具凹下了一點，但顯然並沒有對他構成傷害。
鄧漁原是要將銀面人的面具鈎下來，却被銀面人硬以面具將這一鈎擋飛，不禁有些失望，口裏却道：「好厚的臉皮，難怪能人盡可夫。」
銀面人不怒反笑。「我若是你的妻子，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卻是狠心下這個辣手？」
話說完，銀面人已到了鄧漁面前，鄧漁鐵竿連扎，阻不住銀面人的來勢，貼着松幹，急拔而起。
銀面人緊追而上，雙手搶攻，松幹上一字兒多了一排深深的指洞。
鄧漁一拔三丈，去勢已盡，但手中鐵竿也已揮出，漁鈎曳着鐵鍊子高飛三丈，鈎住了一支橫幹，身形藉此又往上升高。
銀面人那雙銀手一插一拔，一隻貓兒也似繼續追上去，他面上雖然套着面具，看不出表情變化，但從外透的眼神看來，鄧漁那一鈎，已然引起了他的眞怒。
鄧漁半空中打了一個「哈哈」，橫枝上再揮漁鈎，又貼着樹幹拔高三丈，這一次他身形方穩，金面人突然從樹幹後轉出，雙掌拍至。
那是一雙金光閃閃的手，尚未拍至，殺氣已然迫人眉睫，鄧漁的反應也自不慢，棄竿出掌，及時迎住了拍來的雙掌，霹靂一聲，金面人後背往樹幹一靠，鄧漁却凌空飛了出去。
這一飛遠達數丈，鄧漁半空中雙臂一掄，飛鳥也似斜落在草叢中，着地接連七、八個翻滾才彈起來，立即往江岸那邊竄去。
「姐姐好掌力——」銀面人這句話才說到一半便自一頓，他總算瞧出鄧漁並不像受傷的樣子。
金面人悶哼了一聲，一手抄住了那支鐵竿，往樹下掠去，凌空未落，鐵竿往地上一點，再往前掠出，銀面人亦貼着樹幹掠下來。
鄧漁在掠上樹幹之前，已看見金面人由樹幹後掠來，早有準備，那一下硬接，却仍震得他血氣翻騰，但總算藉這一震之力，遠飛了開去，半空中雙臂一掄，雖然卸去了大部份的衝力，可是那麼高掉下來，亦不好受，幾個翻滾，完全是不由自己，到他拔起身子前竄，渾身骨頭就像已散掉了一半，可是他沒有停下來，越過那堆火，掠上了那葉輕舟，不及用竿，力透雙脚，那葉輕舟便射出了江心。
金面人如飛掠至，鐵竿一揮，鈎曳鐵鍊子射出，「颼」地落在輕舟上，那葉輕舟立時往岸上射回，他內力之高，也實在驚人。
鄧漁雖驚不亂，身形倒躍，一條飛魚也似倒射向水裏，只聽「通」的一響，水花激濺，不知所踪。
金面人看在眼內，棄竿拍出一掌，那向他飛撞過來的輕舟片片碎裂，硬生生被他一掌擊散。
銀面人一旁掠來，沒有作聲，金面人胸膛起伏，猶有餘怒，突然道：「這個姓鄧的我要定了。」
「下次再遇上，姐姐莫要留情，先將他擊傷，那便跑不了。」
金面人冷笑，轉身吩咐道：「着人日以繼夜，小心監視那座漁村。」
「也許他們現在已經將人找出來了。」
「憑他們？」金面人語聲充滿了不屑，「你以爲姓鄧的不會作好安排？」
銀面人笑道：「幸好我們的目的也只是要引出那個插手來管李家事的人。」
「雖然走脫了，知道了是那一個，亦總算有些收穫，上面的還以爲這個人已經自殺死了。」
「他其實是一直在追查我們的底細，否則也不會那麼巧介入李家的事。」
「想不到李慕雲跟他暗中拉上了關係。」
「也許不是，但他們二人的關係的確已非常密切。」
銀面人忽然笑起來，笑得異常邪惡。
金面人沈默了下去，半晌才轉身走出，銀面人跟在他後面，兩人走得都並不快，衣衫飄揚，幽靈般消失於黑暗中。
那場火仍然在燃燒，但已逐漸弱了下去。

× × ×

漁村中那座茅舍這時候却正燒得猛烈，就像是一團火球，翻滾在竹籬內。
茅舍周圍都有相當寬闊的空地，火勢儘管猛烈，並沒有波及周圍的屋子。
竹籬外立着一羣天青色勁裝疾服的漢子，有些手掌燈籠，有些高舉火把，看着燃燒中的茅舍，一聲不發，彷彿不知道應該採取些什麼行動。
夜空中倏的傳來了一陣怪異的竹哨聲，那些漢子互望一眼，倒退開去，沒多久便走得一個不剩。
村民畏縮的躲在一旁，目送那些漢子走遠，仍然不敢有什麼舉動，更不敢上前救火。
他們本來是出來搶救那些漁船的，發覺那麼多人手執兵器湧進來，忙又逃回家裏，但隨後又給喚出來，接受來人的盤問，當然全都知無不言。
連是鄧漁接待劍東三人進來、新遷進來的只有李秀劍飛二人、住在什麼地方，他們全都和盤托出。
那些人燒了他們的船，他們本來很憤怒，但看見對方聲勢浩大，惟恐性命不保，那還敢跟對方爭論。
鄧漁早已知道很難保得住秘密，預先作好了安排，只是對方來得那麼快，仍然在他意料之外，幸好青青處變不驚，總算沒有令他失望。

× × ×

地道不太長，通往一座小小的石室，那裏只放有一桌四櫈，人在石室中，有些潮濕的感覺，呼吸久久仍能夠暢順，可想而知，必定有通風的地方。
這麼小的地方擠着九個人，當然不會太舒服，但誰也不在乎，也沒有作聲，一片死寂，連心跳聲也可以聽到。
劍飛扶着李秀坐在一張櫈上，只怕李秀一個坐不穩跌下來，李秀沒有理會，雙目低垂，若有所思，面色陰晴不定，青青站在一旁看着他，神態却毫無變化。
劍東三人雖然知道看不見什麼，但仍然不由自主仰着頭，金蘭白菱依着劍南劍北，亦是那樣子，只有靈芝，不時有意無意看着李秀，眼瞳中充滿了疑惑。
這種死寂維持了相當時候，終於由青青打破，她的目光緩緩轉到靈芝面上，道：「這座石室花了爹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雖然弄得不大好，幾位在這裏仍然可以放心說話，用不着擔心驚動外面的人。」
靈芝笑一笑：「咱們要說的都已經說了，小主人藏在心裏的話，咱們也不敢相強。」
語聲在顫抖，靈芝面上的笑容也很苦澀，話說到一半，眼淚便奪眶而出。
李秀霍地抬頭，淚光隱現：「靈芝嬸——」
靈芝流着淚，搖頭：「你若是還有懷疑，還是不要說了。」
劍東五人訝異的一齊望着靈芝。
「靈芝，好好的怎麼流起淚來？」劍東目光一轉，脫

口一聲：「小主人——」

李秀嘴唇顫動，整個身子都在顫動，劍飛亦嚇一跳，忙問：「秀哥，你那兒不舒服？」

李秀搖頭，青青替他說出來。「李大哥是心裏有話說不出口，憋着難受。」

劍東道：「小主人對咱們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不妨說出來。」

李秀又搖頭，青青道：「看你這樣我也難受，到這個地步，我看也藏不下去的了，爹也是明白人，總不成還會怪責你。」

李秀感激的看了看青青，點點頭，青青隨卽道：「靈芝嬸是怎樣看出來的？」

靈芝歎息道：「我有些奇怪，那些人勢力如此龐大，手段又如此狠毒，劍飛當夜如何能够揹着小主人，一劍闖出來。」

劍飛正待接話，青青已應道：「是爹跟我暗中出手。」

「難怪——我也奇怪主人那是什麼武功，怎麼一喝，圍攻我的四個青衣人忽然都倒了下。」語聲一落一怔。「那麼鄧大爺跟青青姐姐的武功……」

「也不怎樣好。」青青歎息。「否則咱們也不用如此躲躲藏藏。」

靈芝道：「那些到底是什麼人？」

「爹也不清楚，咱們到現在仍然只是摸索階段。」

靈芝道：「你們到底……」

青青道：「爹像李伯伯一樣，也是一個受害者。」

「你能否說清楚一些。」

「那要爹才能說清楚。」青青苦笑。「我知道的決不比李大哥多到那兒去。」

劍東插口問：「敢問令尊到底是……」

「鄧飛龍！」

「五湖龍王？」劍東六人齊皆震驚，只有劍飛，年紀較小，也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行走過，並不知道有這個人。

李秀接道：「五湖七十六寨，都奉鄧大爺爲首，鄧大爺飛龍寨的威名決不在咱們神劍山莊之下，可是十多年前，鄧大爺忽然放火燒了水寨，帶着青青悄然離開。」

靈芝追問道：「之前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青青道：「那時我年紀小，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娘走了，爹的脾氣變得很暴躁。」

靈芝再問：「之後你們就到了這裏？」

「不，開始我隨着爹到處流浪，爹好像在找尋什麼，每一個地方都不會留上多久，一直到十二年前，爹與我到了襄陽，住在一間客棧裏，一夜回來，說了一句話，之後就留在襄陽一帶，經過三個月才選擇了這裏……」

「那是怎樣的一句話？」

「怎會有這麼相像的人？」青青苦笑了一下。「爹很少說話，所以我年紀雖仍小，他說過的話大都還記着。」

「那句話說的是誰？」靈芝忍不住追問下去。

青青道：「到現在爹也不肯說明白，但絕無疑問，必定與神劍山莊有關。」

李秀接道：「鄧大爺一直在留意神劍山莊，所以爹燒了山莊，遷到郊外，鄧大爺很快就找了去。」



●拂曉時分，茅舍變成一個火堆，鄧漁怒叱聲中身形由劍飛身邊掠至巷口。

劍東沉吟道：「咱們可沒有聽說過主人與什麼人相像。」

靈芝道：「也許他說的不是主人。」

所有的人都沉默下去，好一會靈芝才再問青青。「其後你們一直在……監視咱們主人在郊外那座宅院。」

青青道：「爹還找機會與李大哥認識。」

李秀接道：「我一身武功也是鄧大爺傳的，只是他堅決不許我認他作師父。」

這句話出口，除了青青，所有人齊皆怔住，李秀一撩長衫下襬，接着就從櫈上放下雙脚，站起身子。

劍飛第一個叫出來：「秀哥，你的一雙脚……」

「欺騙了你們，我心裏也很難過……」李秀歎了一口氣。

青青接道：「這可是爹的主意，希望不引起別人注意，在幾位明查同時，咱們則暗訪，李大哥是不願意的，但强不過我爹。」

「小姪向六位叔嬸叩頭陪罪。」李秀接着拜倒下去。

靈芝劍東左右上前，雖然趕上，却擋不住李秀下跪之勢，忙自跪倒，劍南四人亦自跪了下去，劍飛看見這種情形，也忙跪下。

青青看見，只有歎息。

靈芝接道：「小主人莫要如此，鄧大爺也是因爲强敵太狡猾惡毒，不得已才瞞着咱們，若是咱們都清楚了，裝得自然不像，也做不成活餌的了。」

劍東亦道：「咱們都是明白人，小主人再不站起來，可要折煞咱們了。」

李秀終於在靈芝劍東劍飛三人扶持下站起來。

青青展顏一笑，道：「爹說得不錯，六位叔嬸都是明白人，卽使知道了，也不會見怪。」

李秀如釋重負，吁了一口氣，劍飛忽然道：「我就是不明白，小主人的一雙脚……」

「是眞的壞過。」李秀垂下頭。「那是爹下的手，爹似乎知道了什麼不利的消息，下手將我雙脚的經脈封了，若不是鄧大爺及時解開，日子一久，只怕扁鵲、華陀重生，也無計可施。」

「主人怎麼下這個辣手？」劍飛不明白。

李秀歎息道：「爹也許認爲，對方一定會放過一個廢人，他當時顯然也很矛盾，否則只要下手再重一些，鄧大爺來了也沒用。」

靈芝動容道：「主人一身武功，也不是沒經過大風浪的人，怎會變得這麼怕事？難道對方的勢力竟然是那麼大，主人卽使有五符令，可以調動十三省武林同道、四十八家門戶，也不敢與之相抗？」

沒有人能够解答，靈芝一掠秀髮，接着歎道：「我現在倒有些替鄧大爺擔心了。」

衆人齊皆心頭一凛，只有青青，以堅定的神態接口道：「爹一向小心，不會出錯兒，倒是這一來，情形要變了。」

靈芝輕「哦」一聲，青青目光一轉，解釋道：「原是六位在明，咱們在暗，現在相信要咱們這些人都在暗，爹一個在明了。」

李秀沈吟道：「只怕鄧大爺孤掌難鳴。」

劍飛立卽道：「我跟鄧大爺一塊兒，鄧大爺也好得有個人使用。」

衆人的目光一齊落在劍飛身上，劍飛的胸膛挺得老高，眼中充滿了自信。

× × ×

拂曉，火勢已熄滅，茅舍變成了一片頹垣廢瓦，濃烟仍然迷濛。

鄧漁逆風掠來，濃烟中若隱若現，到了籬邊，稍作沉吟，便自原路掠回。

一條牛犢子也似的大黃狗卽時從轉角竄出，追在鄧漁身後，正是鄧漁養的那條大黃。

大黃一身血污，脚步走過，留下一行血印，鄧漁彷如未覺，進入了一條大巷子，大黃也跟了進去。

再前行丈許，鄧漁身形突然一頓，轉過身來，瞪着那條大黃，冷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大黃繼續向前，一雙眼睁着，却是呆滯不動，死氣沉沉，說不出的詭異，倏的人立而起，口發人言：「大爺，是我！」

鄧漁一怔，脫口一聲：「劍飛？」

大黃的胸膛應聲裂開，劍飛一身血污，從狗皮中探頭出來。

鄧漁面部的肌肉一下顫抖。「說你大膽果然不錯，連我心愛的大黃也敢殺掉。」

劍飛忙道：「大黃不是我殺的，我只是借他的皮一用，避人耳目。」

「胡塗蟲，殺大黃的人難道忘了大黃已然死掉？」鄧漁怒叱聲中，身形突然閃電般從劍飛身旁掠過，掠至巷口，一掌拍出！

（未完待續）



由綠變藍——

馬桶清潔又殺菌



清潔、殺菌、除臭……

- 穩潔浴厠清潔劑能徹底清除馬桶、浴缸、瓷磚的污垢，確保浴厠潔淨光亮。
- 將本品倒出後，能由綠變藍，殺菌、除臭、去污、亮潔一次完成。
- 濃縮液，最經濟、方便、省力；無鹽酸腐蝕性，絕不傷手。

穩潔® 浴厠清潔劑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 電話：701-1102(20線)

全國各地百貨公司、西藥房、五金行均售。

神劍仙花

7《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翎

題字／胡金銓

挿圖／陳海虹

曙色迷茫中，鄧飛龍（即鄧漁）飛身出掌，快得如魅如電。

他掌勢甫發便收，凝身屹立。

劍飛一掠落在他身側，這時只見巷口牆角一個黑衣漢子打横跨出，不過動作頗爲古怪。

這個黑衣漢子顯然不是自願現身的，不過他手中長刀已經彎曲變成V字，胸口也凹陷了一片。換言之，他已被鄧飛龍一掌打得刀彎胸塌，所以就算不想現身也是不行的了。

巷口另一邊還有一個黑衣漢子，横劍作勢欲撲，氣勢凶悍。

鄧飛龍沒有瞧他，眼光却投向三、四丈外，那兒有籬笆也有樹木。

劍飛也像豹子般稍稍蹲低，正對着那持劍黑衣漢子。他頭面全身血污處處，看來竟然比對方更凶悍可怕。

鄧飛龍道：「爲了滅口，我大可以繼續出手擊殺此人……」

劍飛隨口應道：「您當然可以，但爲什麼不出手呢？」

鄧飛龍瘦削面上泛現一抹冷笑，道：「因爲殺了他也不算滅口，而且我撲過去的話，那邊的位置對我大大不利。所以我何必那様做呢？」

他目注的籬樹間突然出現一片眩目黃金光彩，那是一個全身金袍，還套着一個金色面具的人。

曉風中垂肩黑髮稍稍飛揚，配襯纖長身子，大有韻味。可惜金色一片的面具上，看不出容貌，也看不見表情。

「哦，原來是爲了這個金面女人！」劍飛說，他眼光只一閃便又回到那黑衣悍漢身上。又道：「她是誰？她爲甚麼不敢露出眞面目？她是不是長得很難看？」

金光乍然連閃，那金面人忽然已經站在他們面前不及一丈之處。

鄧飛龍乾乾瘦瘦的身子無端端漲大了不少，長衫無風自動。雙手打腿綁拔出一對尺半長分水刺，口中道：「我也希望看得見她的樣子，但你何以知道她是女人？」

劍飛道：「我覺得她是女人，難道她不是麼？」

金面人的聲音從面具後透出，果然是女性嗓子，亦是鄧飛龍很熟悉的聲音：「老鄧，這孩子是誰？是不是李慕雲的兒子？」

鄧飛龍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他是李劍飛。」

金面人道：「那是李慕雲的義子了！他年紀尚輕，我瞧還是由你出手比較好。」

鄧飛龍道：「這話甚是，但我出手對付誰？是你還是那位仁兄？」

金面人道：「你說的那位仁兄姓秦名艮，是當今武林有數劍客之一。他大概堪作你敵手，甚至可能擊敗你呢！」

鄧飛龍微微動容，道：「四川三大名劍之一的『花言巧語』秦艮也成了你的手下？」

那黑衣漢子兩眼不離劍飛，澀聲應道：「在下正是秦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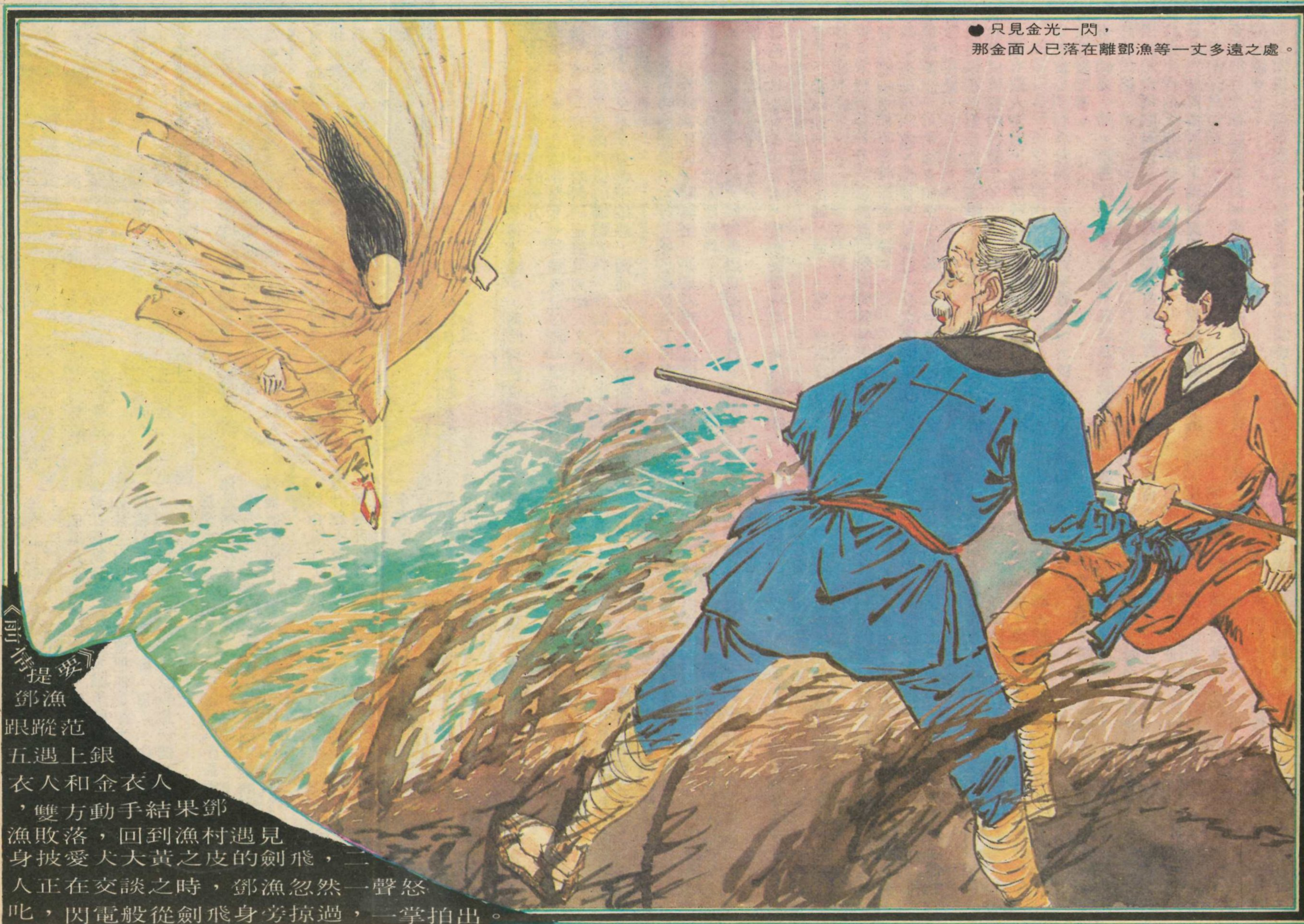
他顯然不是擅於詞令的人，所以他的外號無疑是形容他的劍法而不是他的口才。

鄧飛龍輕嘆一聲，頷首道：「好，好，既然是當代劍家，鄧某當得親自請教。」

李劍飛悍然道：「不，我來！」

金面人發出冷嗤。鄧飛龍搖頭，道：「你只怕不行，連我都不知道能接人家幾招……」

李劍飛道：「不，還是我來。我只要跟他拚一招！」



●只見金光一閃，那金面人已落在離鄧漁等一丈多遠之處。

《前情提要》

鄧漁跟蹤范五遇上銀衣人和金衣人，雙方動手結果鄧漁敗落，回到漁村遇見身披愛犬大黃之皮的劍飛，二人正在交談之時，鄧漁忽然一聲怒叱，閃電般從劍飛身旁掠過，一掌拍出。



●劍飛與著黑衣的秦艮打在一起，背後是鄧漁和金面人。

秦艮彈劍冷笑，道：「要拚就拚到底。」言下之意，決計不肯一招罷手。

他雙眼仍然沒有離開過李劍飛，那是因爲李劍飛豹踞的姿勢，以及悍厲眼神使他感到壓力，因而每分每秒必須全神戒備。

金面人像鬼影一樣無聲無息飄退尋丈，道：「好，你們先鬥這一場。」

鄧飛龍也橫移六、七步，騰出地方給他們決鬥。他雖然從雙方凌厲對峙形勢瞧出李劍飛有資格一拚，但終究不放心，所以沒說甚麼，只擔心地嘆了一口氣。

李劍飛的劍一直斜繫背後，此時還不掣劍出鞘。

他向前踏出兩步，僅僅兩步而已。

秦艮陡然感到森冷凌銳的殺氣迎面攻到，身子想不動也不行。只不過這一動却有「退避」或「進攻」的分別。

他毫不遲疑採取「進攻」，手中長劍驟然幻變出七、八道劍光。

大概由於每一道劍光又蘊含虛實剛柔好幾種變化，因此李劍飛脚下直退，發出「哧哧」一聲。

李劍飛雖然是後退，但姿態沉穩，步伐堅實。休說是金面人和鄧飛龍這等一流高手，就算是平常武師，也能夠瞧出他並非倉皇敗退。

那秦艮劍光四洒，數步之間，已變成千百縷眩人眼目光影，招式奇詭幻變，果然當得「花言巧語」四字。

李劍飛其實也已幾乎透不過氣來，當此之時，他左脚斜斜踏在坎宮，驀地但覺洶湧排空的劍光，忽然變成圖畫上的重重霞影而已。眞眞正正攻向他身上的，只有一劍。

那一劍直指他胸口「紫宮穴」。劍式雖然詭毒無匹，可惜偏歪了一點，同時劍身中段內力不匀。正如一支蘸稈，雖然兩頭鑲了鋼，但中段却脆弱不堪。

劍光從他肩上飛出，閃得一閃。霎時雲收雨霽，光影盡皆消失，只剩下兩個人屹立對峙，宛如石像。

鮮紅的血從李劍飛左肩噴出，那是因爲一截劍尖插入而又跌墜地上，肩上的傷口便肆無忌憚的流血了。

但秦艮似乎更不妥當，因爲他胸口要害多了一個小洞。鮮血雖然噴流得少些，但要害跟肩頭這種部份豈可同日而語？

秦艮眼睛睜得比平時大許多，凝聲道：「好劍法……」他丟掉手中只剩半截的斷劍，又道：「神劍山莊，唉，神劍山莊……」

天色已經明亮得多，但見秦艮兇悍的面龐忽然鬆弛安詳，然後向前仆跌不再動彈。

遠處兀自傳來劈啪火燒聲響，但鄧飛龍與金面人都不投瞥一眼，亦沒有作聲。

過了一會，李劍飛收劍入鞘，從懷中掏出一條汗巾，一下子就包紮好左肩傷勢。

金面人默默瞧他每個動作，等他昂然挺立時，才道：「李慕雲眞了不起！」

鄧飛龍道：「你究竟是誰？」

金面人不答，又道：「李慕雲的神劍，據我所知並沒有這種凶險拚命殺着。」

鄧飛龍仍然問道：「你是誰？」

金面人輕笑一聲，氣氛一時大見緩和。她道：「我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李慕雲的妻子，也可能是任何人！」

鄧飛龍道：「我打算留下你。」

金面人道：「你辦得到辦不到且不說它，但爲何想留下我？」

鄧飛龍口氣轉冷，道：「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誰？」

金面人道：「其實你應該說你想安然逃掉才對。因爲你若是被殺或者被擒，豈不是連一線機會也沒有了？到那時你就算知道我是誰，又有何用？」

李劍飛一聲不哼，稍稍蹲低身子豹行數步。一股凌厲殺氣直迫丈許外的金面人。

她那烏油油飄揚的長髮、窈窕玉立的身形，以及嬌柔聲音，都不足以阻遏報仇的熾烈感情和意志。管她是誰？反正必是仇敵。直接也好間接也好，終歸就是仇敵。

金面人聲音雖冷，可是仍然相當嬌柔悅耳。她道：「李劍飛，人生既複雜而又多變，你現在想殺我，也許將來却想幫我。」

鄧飛龍的聲音毫無感情，道：「廢話，這算那一門子的道理？」

金面人道：「假如我被他一劍殺死，然後他發現我居然是他義母，你猜他會怎樣？」

鄧飛龍搖搖頭，這種歪理那有談論之必要？

李劍飛步伐堅穩如泰山，「哧哧哧」三聲，又迫前三步。

殺氣更凌厲強大，森冷迫人。

金面人徐徐道：「好傢伙，這一招又全然不同剛才拚命的一招了。李慕雲究竟還有多少絕招不爲世人所知的？」

李劍飛此時才開口道：「你小心了，這是天下第一攻招，叫做『三軍辟易』……」

金面人身子忽然搖搖晃晃，宛如風中楊柳，嬝嬝娜娜十分好看。

她聲音却反而又嚴冷了許多，道：「如果你那一招是天下第一攻招，我這一招『慈航普渡』，就是天下第一守招了！」

鄧飛龍抖丹田大喝，聲如霹靂：「劍飛，殺呀……」

他自己也自鬚髮戟豎，殺機瀰漫。

李劍飛劍光忽閃，應聲電掣射去。他劍式平凡樸實之至，只不過當胸搠入。但劍上轟轟烈烈之聲，却有如山崩海嘯威勢無與倫比。

他腦中連李秀這個傳授劍法給他的人的影像也不曾閃現，眼中只見對方千搖百扭奇奧美觀的身法之中，有一道裂口。只要攻入這道裂口，就天下大事底定了！

他劍上力道不增不減，速度亦不快不慢，但豪雄無敵之勢却在一瞬間增加了百十倍之多。設若是兩軍對壘之際，這一劍當眞有千軍萬馬辟易潰退之威。

鄧飛龍大喝聲中，左手飛出一道光芒，遙遙疾射金面人。他分明已脫手射出分水刺，但左手內仍是握着同樣一支分水刺，敢情他的一對分水刺也跟那支「釣鰲鈎竿」一樣，有不少花樣。

金面人揮掌一拍，掌心掌背金光燦爛奪目，掌力先剛後柔，剛時有如拔山扛鼎，柔時卻宛如春蠶吐絲。

李劍飛的無比凌厲攻招忽然斜斜歪開尋尺，刺不到人家身上。

可是那邊分水刺光芒閃處，金面人悶哼一聲，隨手從右腿側拔出，也不管鮮血淋漓，金手一抖，那支分手刺斷爲七截，錚錚琮琮掉落地上。

金面人又哼一聲，轉身時已飄出三丈，快似鬼魅，再一眨眼便遠在十丈以外。

鄧飛龍仰天大笑，聲傳數里。

這時才眞的天色大亮，東方天際一輪紅日，欲起未起……

× × × ×

一陣淡淡如蘭如麝的幽香傳入鼻中，同時臂膀也碰到軟綿綿而又充滿彈性的地方。

李秀的心咚咚急跳好幾下，勉強按定心神，聲音低如耳語，道：「青青，咱們一定截得到敵人？」

青青嬌靨泛起桃花似的嬌艷光彩。每個人在人生某一階段中，總免不了會特別敏感，因而放射出更加强烈的魅力和熱力。

雖然現在時機好像不大對，可是誰管得了那麼多呢？任何事情都會在任何時間發生，如果人類自己能够主宰，能够控制，那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她柔聲道：「一定會，因爲爹跟我通過消息。他會設法使一些敵人經過這邊。」

曙色中她眼波柔如春水，雙頰艷似桃花。她爲甚麼變得加倍吸引加倍美麗呢？

李秀下意識地伸手攬住她，道：「等一會讓我出手，妳押陣好不好？」

青青本想回答，可是忽然被軟熱的嘴唇封住了嘴巴，只好在喉嚨中咿唔幾聲算是回答。

數年來朝夕相處，也曾耳鬢廝磨。心坎深處亦各自有過種種夢想。可是都有如空中鳥跡、水中魚痕，根本沒有做出甚麼。

但何以在這緊急危險之際，心中的夢想、滿腔的熱情居然變成眞實的行動？

如果有敵人走過，這兩三分鐘之內保證他們都不覺察。

幸虧當他們嘴唇分開　互相脈脈凝視之時，數丈處才傳來輕微聲響。

青青嬌軀一縮，李秀反而長身站起，俯望脚下低了兩丈許的山路。

山路相當寬闊，正是一個寬坦的彎角。李秀和青青匿候此處，自是大有深意。

路上三個黑衣大漢，兩個提刀、一個扛着一把月牙鋼鏟。

李秀的目光卻跳過他們，落在三丈後面那個銀袍銀面具的人影身上。

那是因爲這個銀面人好像影子或幽靈一般跟在後面，透出無限詭異味道。

人家也都看見陡坡上的李秀，霎時都停住脚步。

李秀拍拍腋下挾着的長劍，聲音和緩道：「諸位辛苦了！但你們沒有走錯路吧？」

三個黑衣大漢刷地分開，佈成三角陣勢，突出尖端的就是扛着鋼鏟的人。此人雖是頭如笆斗，卻無髮無鬚，假如換上僧服，一定會把他當作大和尚無疑。

他濃眉一掀，聲如洪鐘，道：「你是誰？」

李秀好聲好氣，道：「我只是一個過路人，你們呢？」

那光頭黑衣大漢道：「洒家是『千盃不倒』莫醒非，你是不是姓李？」

李秀道：「啊呀，眞想不到湘南凶僧千盃不倒莫醒非也變成狗腿子，不過我想知道的人不是你們，而是他……」

他指著三丈外的銀面人，又道：「他是誰？跟我李秀有什麼不解之仇？」

莫醒非咆哮道：「李秀，你下來，你接得住洒家三鏟之後再說話不遲！」

李秀俯視着他，本來有點蒼白的面色現在更爲蒼白。他心中可眞禁不住有點緊張。

這些黑衣大漢不論聲名有多響亮、本事有多麼高明，都沒有用處。因爲他們一敗必死，連一句話也問不出來。

世上有甚麼人？用的甚麼法子？能够這樣控制手下呢？

所以他知道必須截得下那銀面人，只有這個神秘的人，才可以從他身上找出一些有用線索和資料。

而現在，既然他已露形跡，就算想悄悄退走也是不行的了。至少那銀面人絕對不會讓他飄然遠遁。

他回顧草叢一眼，微笑作別，便自飄出空中，既像大鳥也像一隻猫般無聲無息落在寬大山路上。

三角形敵陣的尖端正正對着他，換言之，那扛鋼鏟凶霸霸的莫醒非與他正面相對。兩下相距不及一丈，所以連面上的皺紋也瞧得十分清楚。

莫醒非凶悍凝視，威勢駭人。

但爲何那凶光四射，以及含有狡黠意味的眸子內，另外尚隱藏着說不出的呆滯和散亂？

呆滯散亂跟凶暴並無牴觸，但跟狡黠就是互不相容的心態了。

李秀心念電轉，刹那間已設想了很多可能性。

幸好近些年來老是裝扮半身不遂的殘廢，坐臥時間多過走動，因而用腦筋幾乎比用體力還高明敏銳。而且另一種本領也是練出來的，那就是面上表情決不洩漏心中的秘密。

他又拍拍腋下挾着的長劍，先發制人道：「我家傳神劍的聲譽，大概有資格與你們三位印證吧？」

這一點倒是事實，神劍山莊昔年得到天下武林四十八家門戶掌門人，聯名贈奉「玉符令」，隱隱已尊爲天下第一之意。

李秀身爲神劍山莊少莊主，這句話擺出來簡直重如山嶽，誰敢說不？

湘南凶僧千盃不倒莫醒非隆重頷首，道：「你當然有資格。」

李秀道：「那麼你們別走，我過去跟那一位講幾句話，便來領教。」

他順理成章瀟瀟洒洒邁步行去，莫醒非等三人一時呆住。

銀面人等他一步一步走近，忽然嘿嘿冷笑，道：「眞想不到李慕雲還有這樣的虎子！」

李秀皺起劍眉，疑道：「你聲音好熟。」

銀面人道：「透過這副面具，似乎所有人的聲音都一

●李秀回過頭來，
看見莫醒非等三人像巨鳥般飛躍上陡壁。



樣。」

李秀道：「不一定，至少我可以肯定你是女人。」

銀面人道：「這有甚麼關係？」

李秀道：「既然聽得出是男是女，也等如可以聽得出每個人聲音不同之處。」

銀面人一怔，道：「這便如何？」

李秀微微而笑，沒有立刻回答。

本來以爲從來沒有闖蕩過江湖、沒有跟高手過招拚命，一定有很多地方不如這些經驗豐富詭秘毒辣的老江湖。誰知大大不然，看來這個問題關乎「智慧」多些。經驗只不過是輔助的工具而已。

李秀當然不會說出心中的想法，徐徐道：「下一回我再遇見你，大概可以從你聲音認出是你。咱們要不要打賭？」

銀面人斥道：「胡鬧，根本沒有下一回。」

李秀道：「一定有。除非你不肯告訴我一個秘密。」

銀面人道：「你好像有點語無倫次，是不是發高燒神智不清？如果不是，何以你講甚麼我完全聽不懂？」

李秀笑笑。我正要你似懂非懂，不然你怎肯跟我講下去？如果你不講下去，我的伏兵怎能發生作用？

他無意中轉眼向山路陡壁上面掃瞥一眼，那兒正是他現身所在。

銀面人忽然警覺，突然發出一陣怪異哨聲，遠遠傳出。

這陣哨聲實在不止是怪異，簡直能使人毛骨悚然，使人厭悶欲嘔。

李秀露出大吃一驚神情，側臉望時，但見那莫醒非等三人已像巨鳥般飛躍上陡壁，個個身手矯健快捷之極，無疑都是當今一流好手。

他跟着又發現自己退兩步，那銀面人也進兩步。如果這個距離是對方出手可及的距離，那麼他算是被對方釘住了。

他笑得有點苦澀，道：「你好像已佔了我一點上風了！」

銀面人冷冷道：「不敢，但那上面你還有同伴，卻是我早已知道的……」

那莫醒非等三個黑衣大漢，身形已經隱失於陡壁頂。

李秀訝道：「你早已聽到聲息？」

銀面人道：「早晨的山風這麼大，當然聽不到聲息。但你下來時回顧那一眼。還有剛才也瞥了一眼，這些已經足够了！」

李秀從她眼睛望入去，事實上他也只有這一對眼睛可以觀察。

這對眼睛如果嵌在輪廓還不錯的女人面龐上，一定增添無限風情魅力。

但可惜她眸子深處，竟亦隱隱有呆滯散亂的意味。爲甚麼呢？

然而無論如何，現在已瀕臨最重要關頭。許多謎——包括血淋淋的，使人傷心的——或可在她身上找出答案。即使不能立刻找到答案，但她是最有力的線索，却絕無疑問。

他感到脅下長劍大有鳴躍出匣之意，是不是此劍也知道盤根錯節複雜離奇的人生，往往必須快劍一揮方能了斷？

× × × ×

莫醒非等三人但見崖上長草及胸，亂樹叢生。這等所在莫說匿藏一個人，就是一隻大象亦不易找得出來。

但他們有他們的辦法，三人呼哨一聲散開七、八丈，每個人都戴上薄皮手套，掏出一把毒蒺藜。

有可疑之處他們就揚手發出幾顆毒蒺藜，根本懶得細細搜索，故此他們追搜得極快，一下子就搜出數十丈遠。

山草亂樹區域忽然已盡，前面是一大片斜坡，一眼望過，有幾塊庇蔭於七、八棵古樹下的巨石，很可能有人躲在後面。

他們飛躍撲去，沒有一個人遲疑一下。因爲的確有個女子身影閃現過。

斜坡盡是一片茸茸碧草，宛如茵褥。這個地方如果讓孩子們追逐打滾，一定是極理想的地方，也因此而充滿了愛和活潑生機。可是做了生死相搏的戰場，回想起來印象就大不相同了！

莫醒非他們三人齊齊在綠茵長坡當中停步，因爲石後樹後這時已閃出三個人。

那三人年紀都差不多在四十上下，個個五官端正，說不上有甚麼特別之處。

他們每個人腰間一式配着長劍，劍鞘都是極醒目的杏黃色，劍柄飄搖着綠色穗子。

神劍山莊的招牌終於又出現於江湖上。

那三人不徐不疾迎上來，到了近處停步，人人手按劍把，微微而笑。氣概吞天，豪情飛揚——神劍山莊。

當中的是李劍東，他以氣吞山河目無餘子的姿勢四下顧盼一眼，道：「神劍山莊李家三將在此，你們報上名來！」

聲音清越遠遠傳出，草木簌簌搖顫。莫醒非等三人耳鼓也轟轟洪洪不大好受。

莫醒非深深吸口氣，才道：「洒家千盃不倒莫醒非，這兩位是豫南刀客斷魂雙飛婁家兄弟。」

李劍東豪情傲氣都從一笑中跳躍出來，道：「天下英雄都到那裏去了？爲何現在只剩下你們和我們爭殺流血？」

莫醒非雖然氣勢被奪，仍然勉強厲聲道：「洒家一直都認爲你算是一號人物！」

李劍東豪情稍歛，柔聲道：「是的，你我都可以在江湖叫字號稱人物。不過，請你們相信，當眞當得上天下英雄的，却不是你和我！」

婁家兄弟的老大不服氣，長刀一揮呼嘯作響，道：「誰是天下英雄？」

李劍東道：「當年敝主上神劍李慕雲，一劍連破武林七大門派掌門人的七種兵器。當時鬼哭神泣，日月無光。各門派不少高手因此膽寒心裂，終身永不言武。你們見過聽過這個故事沒有？」

他們當然沒有聽過，更沒有見過。誰能描述那時候的眞實情況？怎能將當時心魂皆顫宛如世界末日的心情重敍一遍？

李劍東豪氣又從雙眉拂拂射出，目光如電，冷冷道：「你們雖也算成名人物，但只怕是平生未遇敵手而已。」

他威勢懾人，莫醒非、婁家兄弟竟答不上話，亦不敢無禮撒野。

李劍東繼續道：「現在我神劍山莊正式出手，你們那一個若是過得十五招，照例免死。這一條規矩你們聽過沒有？」

莫婁等三人茫然搖頭。

李劍東仰頭長嘯，劍南劍北也一齊按劍應和，聲震萬木，遠傳百里。

他們滿腔悲憤，多年抑鬱，盡在這一嘯中宣洩。神劍山莊就算全軍覆沒靡有孑遺，也定要轟轟烈烈，定要有易水蕭蕭的氣魄……

《下期待續》



美國清潔用品之家

由綠變藍——
馬桶清潔又殺菌



＊穩潔姊妹品

清潔、殺菌、除臭……

- 穩潔浴厠清潔劑能徹底清除馬桶、浴缸、瓷磚的污垢，確保浴厠潔淨光亮。
- 將本品倒出後，能由綠變藍，殺菌、除臭、去污、亮潔一次完成。
- 濃縮液，最經濟、方便、省力；無鹽酸腐蝕性，絕不傷手。

穩潔® 浴厠清潔劑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 電話：701-1102(20線)
全國各地百貨公司、西藥房、五金行均售。



《前情提要》

三個黑衣人正在山坡上搜索青青之際，李劍東等人忽然現身，劍東在向三個黑衣人說出若能在他手下過得十五招，便可按神劍山莊舊例免死之後，仰頭長嘯，劍南劍北也按劍應和，聲震萬木，遠傳百里。

兩丈方圓之內七棵樹木垂偃，
李秀長劍也「鏗」然出鞘一招七式，電閃掣動。

神劍山莊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黃鷹、
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8

本期執筆人／司馬翎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李秀聽見龍吟虎嘯之聲來自天際，雄心壯志一時高與天齊。

他眼中神光四射，威勢迫人。陡然從一個文弱書生，變成凜凜天神。

銀面人看了不禁怔完又怔，唉，神劍山莊尊踞天下武林顛峯，果然不是僥倖。看這李秀尚且如此，當年風流瀟洒的李慕雲更是不能想像，更是高不可攀了。

李秀道：「我若是三劍收拾不了你，以後永不殺你！」

他威儀赫赫，聲如洪鐘，大有君臨天下的王者氣象。因此連銀面人也沒有受辱委屈之念，心中只惦念着「三招」的承諾。

李秀迫前一步，冷冷喝道：「出手！」

銀面人不知不覺雙手齊出，兩隻銀光閃閃的手掌帶着陰陰幽幽寒氣劈去。本來是普普通通手法，却由於脚下的大騰挪步法，便化腐朽爲神奇。一時掌影幻化爲百數十隻，宛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攻去。

李秀身子稍稍蹲低，右手五指摸到劍柄。劍並未出鞘，可是劍氣如潮湧出，彷彿可以把宇宙劈開。

銀面人身子一震，連退七步。

李秀也進七步，目光如劍如冰，釘住了對方。

銀面人咳了一聲，喉頭發甜。當下運氣一壓，硬是把快要噴出口的鮮血壓了回去。

但她不禁心膽寒凜，魂魄驚惶。

神劍李慕雲當年可有這個青年那麼厲害？只憑劍氣就能透穿我護身神功？就能使我血氣波盪受了內傷？

李慕雲當年若是也有這般登峯造極的造詣，他何以甘心受劍？甘心沒沒無聞而死？甘心與草木同腐？

李秀冷冷道：「快出手！」

銀面人如受催眠，一縱身躍起七尺。人在空中連打三個觔斗，却已從四方攻擊二十八掌之多。

陰冷掌風凝聚於兩丈方圓之內，附近六、七棵樹木忽然軟軟垂偃，好像勁風下的野草，盡皆低頭俯伏。

李秀面色忽然又蒼白幾分，長劍「鏗」然出鞘，光芒電閃掣動，一招七式，但見七支長劍凝現空際。

七把劍的鋒銳劍尖，恰恰都指住銀面人腕脈要穴。

因此她一掌都拍不出去，若是逞強拍出，就算能傷了對方，自己吃的虧必定更大。何況還不一定能傷了對方。

但見漫空掌影劍氣忽然消失，此時彷彿整個宇宙只剩下一宗事物——一把長劍。

這把長劍懸空冉冉飛去，猶如浮在奔騰浪花上，或者是懸浮於充滿了桂花香味的空氣中。

銀面人四肢無力，門戶敞開。

但見那劍到了面門，向下一劃。砉然一響，面龐一時涼沁沁的。

那具銀面具已經一分爲二，又向兩邊飛開，因此銀面具後面的面龐，清清楚楚出現在晨光之中。

她大約只有二十餘歲，或者三十餘歲吧？總之看來很年輕也很漂亮。

她面色也稍嫌蒼白一點，恐怕是長年累月藏在面具後面之故。但那兩道彎彎斜斜飛到鬢邊的秀眉，却使她平添無限動人魅力。

李秀轉頭就走，大聲道：「我沒有看見你。我又希望以後不再見到你。」

長眉入鬢的美麗婦人深深歎口氣，眼光從那年輕男子背影收回，落在分爲兩片的面具上……。

你可以沒有看見過我，但這個面具怎會分爲兩片？

我若是從此消聲匿跡，好像從來沒有在世上出現過一樣也無不可。可是我却會變成又老又醜的女人，而且，歸根結底說，我怎敢背叛他呢……。

×　×　×　×

李劍東冷冷望着如今唯一僅餘的對手，他就是湘南凶僧千盃不倒莫醒非。

那婁家兄弟雄霸豫南千里的兩把刀，都已被劍南劍北的快劍劈成十二截，每個人身上也多了十二個傷口。

所以他們的刀既變成廢物，人也和沒有知覺的朽木一樣躺在草坡上。

他們只拚了七招，就得到如此結果。

現在只剩下李劍東獨對莫醒非。

李劍東的劍不是不够鋒利，他的心也不是不够狠。可是他看見靈芝和青青。這兩個公認爲足智多謀的女性，竟然都現身出來，還作出不可下殺手的手勢。

故此他只好劍下留情，讓莫醒非只少了左手三隻手指，以及鋼鏟斫崩了一塊便算數。他滿腔豪情未抒，鬢髮兀自倒豎。

但莫醒非已經知道自己遠遠不是李劍東的對手。以豫南凶名四播的婁家兄弟呀，也不過是七招之內就濺血伏屍了，自己豈能例外。

靈芝溫柔的聲音傳來，道：「莫醒非，你輸了。我們知道你非死不可，所以給你自殺的機會。」

青青清朗圓潤的聲音接着送入人人耳中。她說：「自殺不難，但莫醒非要不要交代幾句遺言呢？」

李劍東斷然道：「對，莫兄，你若有遺言後事，不妨講明。我李劍東只要辦得到，當必如你之願。」

莫醒非用沒有傷的右手摸摸光禿禿頭顱，苦笑一下。還有甚麼遺言後事呢？我平生殺人無數，但愛的人却沒有一個……

他心頭靈光忽現，訝疑忖道：「何以我這十年來都有如行屍走肉般活着，只爲了各種任務奔波勞碌？爲何我從沒有想到自己？哎，哎，我十幾年前不是也有一個妻子麼？她現在在何處？她會不會貧寒難熬而改嫁了？她有沒有爲我生兒育女呢？」

這些疑問目前自是得不到答案。

但靈芝的話使他生出一絲希望。她說：「你仔細想想，反正我們也不急在一時！」

莫醒非喃喃道：「我的妻子，她是長沙人。對了，我們以前也住在長沙……」

青青柔聲道：「你們可有孩子？」

莫醒非苦笑，道：「我不知道。」

靈芝道：「那麼是誰使你忘記了妻子的？」

她接口而問，令人沒有思索機會。

莫醒非道：「是黃金夫人。」

青青道：「不是白銀夫人？眞是黃金夫人？」

莫醒非拍拍禿頂，惘然道：「其實都不是她們，是……是……」

他面色忽變，凶厲之氣陡然瀰漫，使人不寒而慄。若要形容確切一點，那麼他就像是身體或頭腦內某一個開關被觸動，因而忽地變成另一個人，也可以說變得不是人了。

青青靈芝一齊道：「小心！」

青青加上一句，道：「三劍合力才行。」

靈芝也附和道：「對，劍南劍北萬萬不可袖手坐視。」

李劍東已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暴戾壓力，衝得他身形一側，斜邁兩步。

他跟着已縱聲長笑，長劍幻化成一道强烈光芒，迎風電射，迅猛攻擊。

劍南劍北一生罕得有聯手出擊之擧，故此動作不免遲緩，呆頓一下。

只見那湘南凶僧千盃不倒莫醒非目露狂光，左手一揮劈中光芒爍目的劍光。

這一掌雖然內力强勁之極，但李劍東此劍具有裂山碎岳的威力，豈是一隻肉掌所能搖撼得動的？故此莫醒非已殘缺了三指在前的左掌，突然離開了手臂，飛出七、八丈之遠便不足爲奇了。

只不過李劍東的劍勢也不免大受震盪，劍光波動幻變中，敵人鋼鑝宛如泰山壓頂，挾着風雷之聲砸落。

李劍東猝然扭腰側身，另一方面劍南劍北兩劍呼嘯夾攻而至。

一時但見血雨飛濺，那莫醒非龐大的身軀被斬爲四截。

但李劍東左邊身子也血跡斑斑，齊肩至肘，已被鋼鑝刮下一大片皮肉，深可見骨。

靈芝撲上去扶住劍東，青青連白了劍南、劍北各一眼，噘噘嘴唇，沒說甚麼話。

然後她自個兒終於輕歎一聲，款款走開。

她也明知有人走近，而且這個人居然貼近她後背，她却既不驚惶也沒有避開。

那人在她耳邊輕輕道：「我看見她的眞面目了！」

青青身子一軟，被那人抱住，她道：「她長得怎麼樣？像不像我？」

抱她的人柔聲道：「像是像，但有一點很不像。」

青青聲音有如呻吟，道：「那一點不像，請告訴我……」

那人道：「是眼睛！她眼睛深處，好像莫醒非他們一樣……」

青青禁不住連連低歎，因爲她知道一個莫大的悲劇正在上演。她唯一不明白的，就是何以人生充滿了這許多不幸？還有這許多無奈？

× × × ×

「狠煙」蔡輝瘦削矮小的身形，跟領路的俏婢小雪那豐滿身材一比，大是自慚形穢。

小雪的豐乳盛臀搖曳生姿，使蔡輝不禁暗暗猛吞唾沫。

他不但是當今傳遞消息最快最妥的高手，同時又是男人。所以後一項使他一直盯住小雪渾圓屁股而禁不住老是想入非非。

那道簾子隔住了內外視線。小雪指指房門，輕輕道：「你自己進去就行了！」

她走出院門之後，蔡輝才定過神來，咳嗽一聲，掀簾而入。

房內光線甚是充足，傢具名貴華麗。可是蔡輝全都看不見，因爲他看見一雙修長雪白的大腿，這雙大腿却是長在黃金夫人身上。

黃金夫人向來高不可攀，誰也沒有見過她眞面目，但現在蔡輝却看見她赤裸雙腿，登時心跳如擂鼓，全身血液迅流。

此外，他居然還看見白銀夫人的臉孔。大約是三十歲左右吧？修眉鳳目明眸皓齒，美艷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黃金白銀兩位夫人，別人向來是連手指也瞧不清楚的。她們一直那麼神秘，何以現在一個裸露出大腿下體，一個露出面龐？

蔡輝眼大如核桃，全身滾燙。自知神智已昏，口舌不清，只會呻吟一聲。

黃金夫人道：「蔡輝，我受傷了，你看見沒有？」

蔡輝看見她左腿包着一圈白布，便點點頭。但剛才被小雪勾起的慾火却似乎更熾盛了。

白銀夫人道：「我面具被毀，你看見沒有？」

蔡輝像傻瓜一樣連連點頭。如果不是面具被毀，又怎能看得見妳的天姿國色呢？這是他僅能推論出來的想法。

黃金夫人柔聲道：「瞧，我們損失了不少人手，更糟的是我和白銀夫人都受挫，你瞧應該怎樣才好？」

她雙腿不知是有意抑是無意，稍稍改換姿勢，蔡輝登時眼花撩亂，口水都流下來了。

白銀夫人嫣然媚笑，道：「阿輝，我們打算暫時瞞住主人。要不然他一知道了消息，便會有另外兩個女人變成金銀夫人，取代了我們的地位。」

蔡輝驚道：「這……這小的不知道了！」

黃金夫人道：「我們都還不甘認輸，其實也是我們太大意了。如若不然，我們可以老早殺掉他們，那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白銀夫人道：「阿輝，你幫不幫我們？」

蔡輝忙道：「幫，幫。小的一直忠心於兩位夫人，小的一定幫……」

黃金夫人不是用手而是用那肌膚似雪的玉腿，表示要他靠近。這種動作當然能使男人血管爆裂，蔡輝惘然走過去，在榻邊坐下。



●莫醒非已殘缺了三指的左掌，突然離開了手臂，飛出七八丈遠。

他的手已摸在雪白滑膩的大腿上，全身血液已經奔流得快得不能再快。

黃金夫人右腿伸展，雪膚輝眼生光，攔腰勾住了他，輕聲笑道：「憑你也配摸我？」

蔡輝不會回答，因爲她的腿看來雖然能使任何男人慾火熊熊焚起，但其實比鋼箍還結實堅硬，加上一股無堅無摧的內力透出。蔡輝根本連哼一聲的機會也沒有，便已魂歸天國。

白銀夫人道：「姊姊認爲一定須得殺死此人才行麼？」

黃金夫人一腳踢飛屍體，淡淡道：「妳知不知道他有一百零八種通訊方法，可以通知主人？我們就算日以繼夜纏住了他，也不知他何時送出了消息。」

白銀夫人沉默一下，美目中蘊滿憂愁，緩緩道：「那麼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黃金夫人道：「假如完全解決了鄧飛龍他們，我們雖是受過挫敗，也沒有甚麼關係了。」

白銀夫人身子極輕微的震動一下，那是黃金夫人又提到鄧飛龍名字之時。

她終於歎口氣，道：「好，只好下殺手了。我們還是不是分頭出手？妳對付鄧家，我對付李家？」

黃金夫人也歎口氣，道：「正是，但我們不能不趕快，否則我們吃完了靈丹，忽然變成又老又醜，我們是活着好呢？抑是死掉的好？」

人如果不能漂漂亮亮美美麗麗地活着，本來也沒有關係。但如果是本來漂亮美麗的人，忽然不再漂亮美麗，這時生命就會變得不可以忍受了。

所以這種話也只有那麼美麗的女人才有資格說，普通人倒是不必作如是想。

朝陽斜照進來，使得那張面龐和那兩條白白大腿更增魅力。

不過房間內其實却充滿了黯然和無可奈何的氣氛……

× × × ×

現在已經將近日落西山，夕陽殘照不但使半邊天染上霞彩，便那山川田野也有如在畫中，望去明亮而又朦朧，美不可言。

青青倚窗眺望那黃昏景色。她知道溫文爾雅的李秀就站在後面。

可是她心裏沒有半點羅曼蒂克情緒，說來實在有點可惜。不過，當你想到生死拚鬥，而拚鬥的人一個是心上人，另一個則可能是失踪了的母親。這時只怕誰也羅曼蒂克不起來了。

「我們當然要展開反擊。」青青說，心中其實一片茫然，連自己說話的內容也不怎麼清楚。

李秀後面的靈芝接口道：「現在時機看來已成熟……」

她聲音含有鎮壓人心的智慧味道，使人不敢輕易開口反駁。



●山風勁草，由銀夫人與李秀對招。

她又道：「敵人一定會再出動，因爲我們沒有隱藏行踪，何況敵方損失鉅大，假如他們尚有一戰之力，今晚非出手不可……」

她忽然想起李劍東，那條手臂目前還不知道能不能復原如常。這件事使她恨火熊熊，足以燒掉一個城市。何況老主人的慘死，更是復仇的最大理由。不管殺害老主人的凶手是什麼身份，即使殺死十次亦不爲過。

總之她現在不但頭腦極其清醒，而且好像比平日更精明和更足智多謀幾倍。

相形之下，青青就黯然失色了。

同樣的頭腦，放在赤道和北極，工作效率自然大有差別。她們的情形差堪比擬。

所以現在只有靈芝的聲音在分析形勢，以及作成好些結論。

會議迅即結束，好幾個人默然離開。但房內仍然有三個人之多。

靈芝是其中之一，她重聲道：「我知道你們驚怯顧慮的是甚麼！」

李秀拍拍青青肩背，表示安慰她的心意，一面道：「妳只是『知道』並沒有用處，能夠解決才重要。」

靈芝的美麗面龐以及清澈眸子中，閃現出智慧光芒。她的聲音更加柔和，道：「對，但我却又知道你們決不會碰到心中所害怕的人。少主人，你怕的是忽然發覺爭殺拚搏的對象，竟然是主母，亦即是你生身母親。這時你的情形當然極其不妙！」

李秀連連點頭。

靈芝又道：「青青妳也一樣，所以妳平日的過人智慧謀略，都不知到那兒去了！」

青青當然不敢否認，連連頷首。

靈芝道：「我保證不會出現這種情形。一來你們的母親雖然失踪，但是不是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尚成疑問。第二，如果她們眞是李夫人和鄧夫人，則她們亦一定掉轉對象出手。第三，如果事情迫到那種地步，你們還可以主動逃避。當然不是眞的逃避，只不過大家換個對手而已！」

李秀軟輕輕道：「如果她眞是我母親，就算換了對手，我的心又豈能安得？」

靈芝道：「問題正在這一點，假如我們不能取勝，不但一切話都不必說，甚至死了之後人人都是糊塗鬼。我們連死在甚麼人手中都不知道，你說糊塗不糊塗？」

李秀道：「這話甚是！」

靈芝道：「因此我主張咱們死也必須死得明白，縱然發現殺害咱們的人，竟是李、鄧兩位夫人，咱們仍然要知道，才死得瞑目。」

死亡是每個人最大之事，既然願用死亡的代價交換，還有甚麼不對？還有甚麼可以訾議的呢？

× × × ×

山徑上勁風吹掠，樹木呼嘯，使人很難分辨出人類或動物的走動聲。

但這只不過說「很難」而已，並非一定不能。

李秀停步拍拍腋下長劍，自言自語道：「朋友，你快要出台亮相了，我只希望你贏得萬人喝采，而不是墳前悄幽的淚珠……」

他聲音低而模糊，所以就算有人站在他旁邊，大概也聽不出他喃喃自語些甚麼。

山徑上銀光乍閃，出現一個全身銀衣的艷麗少婦。

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了，所以都有熟悉之感。

李秀道：「白銀夫人，妳並沒有令我吃驚。」

白銀夫人微微冷哂，道：「我不是爲了使你吃驚而來。」

李秀道：「但至少妳已失去主動優勢，因爲我已預料妳會出現。」

白銀夫人心中一怔，但外表上却若無其事，用優美動作指指天邊，道：「好美，夕陽向來都這麼美……」

李秀道：「我極同意妳的話，不過妳可不是來跟我討論風景吧？」

白銀夫人嫣然笑時，眼角居然連一絲皺紋都沒有，這一點使李秀甚是詫異，因爲即使青青，既美麗而又年輕，但眼角少許的皺紋還是有的。

她既不曾注意亦不關心李秀的想法，道：「我們不但不是討論風景，簡直是大煞風景。因爲你和我，只怕有一個人必須躺下！」

李秀承認道：「的確很煞風景。泥土應該掩埋一切醜惡的屍體。但像妳這麼漂亮，便好像不大應該了！」

白銀夫人長眉稍蹙，道：「你很會講話，你父親昔年是不是也一樣？」

李秀道：「我不知道，妳難道不認得他？」

白銀夫人雙眉皺得更緊，道：「我爲甚麼要認得他？」

李秀聳聳肩，道：「如果妳不認識他，那麼我就可以稍稍放肆一點。我意思並不是對妳無禮，而是可以把妳當作美麗的女人，不必當作長輩。」

白銀夫人不禁嫵然微笑，道：「唉，你很會講話。老實說，你很難使我不聯想起你父親昔年風采。」

李秀道：「我也很遺憾先父昔年不認識妳。因此咱們今日相逢，竟無絲毫轉圜餘地！」

白銀夫人避開這話題，道：「你劍法很不錯，內力修爲很深。而且你也很自信，你比你父親當年如何？」

李秀不答，反問道：「妳是不是忽然膽怯了？」

白銀夫人冷笑道：「膽怯？笑話！我就算面對你父親，也不會膽怯！」

李秀道：「那是因爲妳知道他是個最會憐香惜玉的人，所以妳不怕他。可是現在站在妳面前的是我而不是他！」

白銀夫人笑道：「你就算是銅皮鐵骨的人，我也可以捏扁了你……」

話聲未絕，雙手齊出。只見她兩隻手由掌背到掌心，都銀光燦爛映眼。

她的銀掌變化無窮，忽掌忽指，一下子把李秀迫退十二步，連擊劍出抗的機會都沒有。

掌風如刀，指力似劍，在李秀面頰耳邊呼嘯掠過。

聽和看的人或許覺得他們好像在鬧着玩，但李秀却絕對沒有辦法作此想，認爲每一掌每一指，簡直連石頭也變成豆腐那麼軟弱，只要碰上一下，不是糜爛就是削開。

他的身體既比不上石頭堅硬，而且又比石頭珍貴，所以實在沒有用身體去試一試的必要。

他微微而笑，那笑容蒼白而又蒼涼。

奇怪的是在這種電光石火間不容髮性命交關之際，他居然還能夠閃掠過一些不切實際的念頭；她到底是誰？是不是鄧飛龍失踪的妻子？不管她是與不是，但斬下一顆如此美麗的頭顱，未免太煮鶴焚琴，也太可惜了……

劍光却從鞘中飛出，第一劍連斬三式，最末後一劍從她雙腕之間削過。

白銀夫人雙掌合璧之勢忽然煙消瓦解，每一隻手都仍然可以活動，仍然有氣有力。只是因各自爲政而又互相抵消了大部份攻勢威力。這樣就好像小孩子跟大人打架，就算小手掌打中了大人，也變成無關痛癢了！

劍光閃耀出更強烈眩目光芒，簡直有如九天銀河倒瀉。

劍氣衝破了一切反抗障礙，劍勢迎頭劈落。看來就算是再堅實的巨石大山，也絕對可以一劍由頂直劈落到底下的地方……

這一劍根本已遠遠超過人力之極限，「神劍」之所以能威震天下，能使天下一流頂尖宗師和高手都心折膺服，這一劍大概可以作爲答案了……

《下期待續》

金聲唱片　雅俗共賞

蹈

蹈在陽光下的女孩

新的形象……

不是民歌，也不是流行歌
一個蹈在陽光下的女孩
在大地的孕育中茁壯
她—唐曉詩
爲當代的歌謠注入了新的希望

■A
蹈
海戀
在青青草地上
愛的迷朦
寄語

■B
飛向陽光
春天的預兆
呼喚
爲你唱一首我們的歌
水聲

金聲音響股份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三三號
☎：7682838・7618110～1

神劍山莊

9〈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題字／胡金銓

挿圖／陳海虹



●白銀夫人，像一溜銀光似的，竄入遠處的樹叢。

《前情提要》在勁風吹掠的山徑上，李秀終於和白銀夫人遇上了，一番針鋒相對的辯駁之後，白銀夫人雙掌齊出，一下將李秀迫退十幾步但等到李秀的劍光從劍鞘中飛出，劍氣衝破了一切，向白銀夫人迎頭劈落……

白銀夫人的臉上現出了恐懼的神色，她不相信人間會有如此霸道凌厲的劍式，更無法相信眼前這個年輕的小伙子能發揮出如此精湛的劍藝。

劍氣瀰穹，遠在半丈之外，就彷彿是無數細長尖銳的釘子，由一股巨大無匹的力量釘擊下來，把人的每一處穴道、每一條筋絡都釘得死死的。

白銀夫人只覺得全身像針刺般的錐身，她那一件亮光閃閃的銀衣本來是可以避刄禦堅的。可是在劍氣的籠罩下，都變得全無作用，只聽得釘釘一陣疾響，那是她本能地用手去迎向劍勢，這是個極無意識的行動，她明知道憑自己的功力是很難接下這一劍的，但現在却是無可奈何之際，而尋常的劍式，如此一抓，早就把劍刄抓斷了，然而面對此威力無儔的一劍，却有如螳臂擋車。

前五個變化，她只覺得無名指上一涼一痛，然後是耀眼的劍光照目而來，嚇得她尖聲大叫起來。

隨後他聽得有一個清脆柔婉的聲音叫道：「不要殺她，讓我問問她！」

接看是斜裡一道劍光劈到以及鏘鏘的幾聲，然後是李秀愕然而驚怒的聲音叫道：「青青，妳瘋了……」

白銀夫人不敢看那個掠入的影子，更不敢再聽見那柔婉的聲音，尖叫一聲，回頭就逃。

青青的聲音仍是在後面叫道：「喂！不要走，請妳告訴我，妳究竟是不是我的母親？……」

可是這呼喊並沒有能拉住白銀夫人，反而使她跑得更快，像一溜銀光似的，竄入遠處的樹叢，然後就不見了。

× × ×

李秀的臉色蒼白，他以手中的長劍支地，用以支住自己的身體不倒下來，嘴閉得緊緊的，臉上的肌肉直跳，好似在忍着極大的痛苦！

青青悵然地望着白銀夫人的背影發怔，好一會兒後，她看不見那銀色的影子了，才回頭看見了李秀的樣子，不禁上前關懷地問道：「秀哥兒！你是不是受傷了？」

伸手想要拉他，却被旁邊伸出的一隻手攔住了：「青姑娘，不能動他，否則妳就害死他了。」

那是靈芝，青青啊了一聲，忙問道：「嬸嬸，這是為了什麼，秀哥兒他……」

靈芝的臉上含着笑，語氣中却有着十分的興奮與激動：「少主不要緊，他已經把神劍九大式中的第八式，雷動九天練成了，這是最具威力的一式劍招，共分九個動作，一式強於一式，發到最後，可如霹靂山河，大地俱動，眞想不到少主的成就，已經超越過主人了。」

「啊！秀哥兒的劍技已經超過了慕雲伯伯？」

靈芝點點頭道：「是的，當然，在穩健與凝練上的火候是追不上的，但是在劍藝上，確已超過了主人，神劍之學共分九大式，每式細分為九小式，是以外間所傳神劍之式數，有為三十六、五十四，或七十二式的，都是未明其奧之故，眞說起來，應該是九大式，衍生為八十一手。」

青青聽得不禁入神，追問道：「這八十一式劍招，都是一氣相承相連的？」

靈芝搖搖頭道：「不！它們雖是循序漸進的，必須要悟徹了上一式，才能摸索到下一式的頭緒與門徑而進入一個更新的境界。老主人後來的進境如何不得而知，但我們在離開他之前，只知道他僅練成了第七大式！」

青青神往地道：「七大式，六十三招劍式，就已經能够無敵於天下了！」

靈芝黯然道：「老主人揚名天下時只用到了五大式，也就是說四十五手變化，就已經足够縱橫於天下了！」

說到這兒，她似有所覺地道：「對不起！鄧小姐，我說得太狂了，令尊劍傲五湖，威力亦是無敵的！」

青青微微一笑道：「靈芝嬸，妳眞會說話，假如家父也够資格稱作無敵，豈非與李大俠一樣高低了嗎？」

靈芝道：「是的，一樣高低，不分上下，並稱無敵。」

「但是劍道總有個優劣高低之分的。」

靈芝笑道：「他們是成名之後才成爲知己好友的，都了解到盛名得之不易，大家互相敬佩、互相尊重對方的成就，從不比試切磋，因此也就無論高低了。」

青青道：「要做到那樣很不容易吧！」

靈芝道：「其實也並不太難，只要沒有爭競之心，不存勝過對方的心理，就可以做到了。」

青青道：「就是這種心思難以克服，一個學劍的人，在遇到一個相等的對手時，很難遏制那種一較之心。」

靈芝莊容道：「青青姑娘！他們是男人。」

「這與男女之別有關係嗎？」

靈芝道：「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却又不能說絕對無關，男人在心胸氣度上，多少比女人開闊些，他們可以承認別人的長處或優點，女人却不能了，總是想超過對方，甚至於連自己的丈夫都在所不免。」

青青低頭不語，靈芝又道：「我想這與我們的主母，及令堂大人之突然離去不無關係。」

青青忙問道：「怎麼？李夫人是爲了要在劍技上超過李大俠才離開的嗎？」

靈芝道：「眞正的原因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這多少有點關係，因爲老主人每次指點我們劍法時，總是對我們姊妹幾個特別要求嚴格，總要我們比我們的丈夫略勝一籌。而後他在跟我們姊妹單獨聚首時，也總是一再地叫我們要尊敬丈夫，在劍藝之外去發現他們別的優點！」

「他這麼要求是爲了什麼呢？」

「他說欲求家室和美、生活幸福，這是很重要的，我想他是語重心長，有所感而發的。」

說到這兒，她略略有些哽咽，青青却毫無所覺地道：「據我我知，李大俠夫婦伉儷情深，應該不是如此吧！」

靈芝道：「我知道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也可以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與外子練劍切磋，突然發現他的進展以及悟解已超出我了，我心中雖也替他高興，但也因此而有些不服氣，暗下苦功，發誓要追上他！」

青青十分關切地問道：「結果呢？」

靈之輕嘆道：「結果反而越來越落後，相去更遠了，我再問問其他姊妹，知道她們也有同樣的結果，我們在一起悉心地探討了一番，才知道神劍山莊的技藝，必須要與心胸並進的，心中無求勝之念，才能在渾樸無爭的情況下進入更新的境界。刻意求進，則適得其反……」

青青似有所悟地道：「不錯！不錯！秀哥兒跟劍飛搬到我家潛居時，我跟他們一起練劍，起初他們都不如我，後來竟超越我去了，我也下勁苦練，竟是越差越遠，後來我乾脆放棄了，想不到居然日有所進。」

靈芝點點頭道：「青青姑娘，妳有這份悟解更好，因爲我看出妳與少主已經有很深的感情。」

青青的臉紅了，低頭不語，靈芝更爲懇切地道：「少主人能够得到妳這麼一位聰慧多才的玉人爲伴，我們是十分高興安慰的，唯一擔心的便是妳對少主的爭競之心。」

「我沒有；我早就不跟他計較上下了。」

靈芝道：「可是妳心中仍然不服氣，仍然想試一試妳的劍技能否比他高明，就像剛才那樣，妳從旁邊出擊，要化解少主的攻招！」

青青道：「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情急之下，怕他殺了那個女人，因爲那可能是我的母親。」

靈芝道：「那妳只要出聲喝止就行了，不必要把妳自己也投進去的。」

「我怕他收不住手。」

「不會的，神劍山莊之學是十分王道的，不管多厲害的攻勢都能在發劍人的控制之下，卽使是最重要的關頭，也能把勁力撤除，可是妳由旁邊突出，使他心中毫無準備，緊急間止住勁力，無法把勁力轉移到他處，回攻軀體，在體內造成一場衝突……」

說到這兒，李秀才啊的一聲，吐出了一口淤血。青青緊張萬分地道：「啊！秀哥兒，你吐血了。」

李秀搖搖頭笑道：「不要緊，這是我內力自相衝突的結果，但那口淤血若是淤積體內，倒能形成大患，我剛才一面要鎭壓浮動的氣血，一面又要以內力將這口淤血擠出來，那才是危急關頭呢，妳如果來動我一下，我就完了，幸好靈芝嬸把妳拉住了，使我能不受干擾地運功自療！」

青青愧疚地低下了頭，靈芝却笑道：「其實也沒什麼，青青姑娘情切關心，那是難免緊張的。」

李秀嘆了口氣：「青青，鄧老伯說妳學識如海，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難道妳連受傷的人不能驚擾也不知道！」

青青抬頭張口欲言道：「我……」

但她僅只是說了這一個字，底下就說不出來了，靈芝道：「青青姑娘自然懂得這個，可是受傷的是你就不同了，所謂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青青嚶然哭出了聲，掩面向一角跑去，靈芝道：「少主，你看，你把人家青青姑娘氣哭了，還不快向她道歉去！」

李秀微愕道：「我去道歉，我沒有做錯什麼呀！」

靈芝道：「你還說自己沒錯，對女孩兒家心事摸不準，唐突佳人，就是大錯，還不好好安慰她兩句去。」

青青就在不遠處站住了，背對着這邊，雙肩不斷地抽動着，似乎在等待李秀過去示歉！

李秀不懂這些，靈芝是過來人，對這種小兒女情懷，豈有不明白的，一面推着李秀，一面向他連連眨眼示意，硬把他往青青那兒送去，然後才悄悄地走了。

× × ×

等她走到二十多丈外，李秀才低聲道：「好了，別哭了，一切都是我不好……」

他伸手扳住青青的肩頭，將她的身子轉了過來，只見青青淚痕滿面，似乎很傷心，一下子怔住了。

但是頰上淚痕，雙目緊閉，睫毛上猶沾動着淚珠，却使那張臉更具有了一股淒艷動人的美。

李秀忍不住就要向那嘴唇上吻下去，但是却被青青撐住了，低聲嗔道：「別胡鬧，讓人看見了像什麼！」

李秀笑道：「沒人會看見的，靈芝嬸早就走開了。」

青青四下看了一眼道：「沒人也不可以如此胡鬧，人家心裡難過死了，你倒還有心情……」

李秀道：「青青！妳難過什麼？是爲了我說了一句，我可沒有怪妳的意思。」

青青慢慢地止住了抽泣道：「我難過的是你已經把劍術練到那個境界，却跟我裝糊塗！」

李秀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前跟爹在一起，他都是背着人，偷偷地教我練劍，白天更不准我摸劍，不讓人知道我會武功！」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難道他寧可任由神劍山莊沒落下去。」

「爹說唯有這樣，才可以使我遠離災禍！」



●白菱與金蘭，奔出一陣後，在一塊大石頭上看見屹立向前眺望的靈芝

青青默然片刻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若眞的不會武功，或者你的劍法平庸無奇，或許人家就不會再來找你的麻煩或傷害你了！」

李秀道：「可是遇上另一種人我就慘了，他們不問我是否會武功，都一樣的要殺我！」

青青道：「胡說！你與人無怨無仇，誰會要殺你！」

李秀道：「像剛才那銀面的女人就好兇好兇，好像跟我有着大仇似的，非要殺死我不可，被她逼急了，我糊里糊塗施展出了爹口傳的劍法！」

「什麼？那一式雷動九天只是口傳的！」

「是的！我只是練過一些單調而不同的姿勢，既不能連貫，又不能單獨施展，似乎一點用都沒有，然後爹又教了我一些口訣，說這些口訣自有妙用，要我死記猛背！」

「結果你是如何把它們融會貫通的呢？」

「我也不知道，就在決鬥中，我忽然發覺到一個招式跟某一句口訣是相連的，心到意隨，自然而然地就施展了出來，接着下一個招式與下一句口訣也湧了出來……」

「你施的那一招『雷動九天』，果眞是十分厲害嗎？」

「我倒不清楚，但是我却感覺到劍式一展開，對方已經在我的控制之下，必將倒於我的劍下。」

「可是我從旁一劍橫迎，却沒有感到太強的壓力嘛！」

「那是因爲我突然見到了妳撞入劍式中來，唯恐傷了妳，硬把勁力回收之故。」

「若是你不收回勁力，又將如何呢？」

「我不敢想像，若是聽任我的勁力施發出去，在我周圍的一切，都將成爲碎粉。」

「有這麼強大的威力嗎？」

「口訣是這麼說的，想來不會假，祇可惜這種劍招無法演練試招，不能讓妳體會一下它的威力。」

他想了一下又問道：「青青！妳突然出劍，救下了那個銀面的女人，莫非她眞是妳的母親嗎？」

青青沉重地道：「不錯！是你母親告訴我的！」

「我的母親？是那個戴金色面具的人嗎？」

「是的！我聽見響動，出來就碰到她。」

「妳是否殺了她？」

「沒有！知道她是你的母親，我怎麼還會殺死她，何況她對我也沒有敵意，只說我的母親找你來了，恐怕會對你不利，要我來幫助你的，那知反而救下了她！對不起！」

「沒什麼，知道是妳的母親，我也不會殺她的，不過妳只要叫一聲就行了，實在不必要插進來的！」

「我怕你的劍氣太猛，無法收得住！」

李秀笑笑：「這一式雷動九天不會，它一直都在控制中，妳看過雷擊大樹沒有，霹靂一響，將一株合抱的大樹劈成兩片，可是築在樹上的鳥巢却完整無恙，霹靂之威是因人而施、因人而異的。」

青青道：「我怎麼知道，我又沒學過你家的神劍。」

李秀歉然地一笑道：「青青！對不起，這是我爹的遺訓，非李家門人子弟，絕對不准習授神劍之訣，不過將來妳總是有機會的。」

「這是怎麼說呢？」

「將來妳若嫁給了我，成了李家的人，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學習神劍之訣了嗎？」

青青的臉又紅了，啐了一口道：「不害臊，誰希罕嫁給你呀，我這一輩子都不出嫁！」

她一扭頭，飛快地跑了，李秀忙在後面追着，口中也不斷地喊着：「青青……青青……」

× × ×

在遠處，一株濃密的大樹上，悄悄地爬下了兩個人，却是白菱與金蘭兩人，下來後兩人都默不作聲，向着東南方向疾行，那正是與青青及李秀相反的方向。

奔出一陣後，才在一塊大石上看見屹立向前眺望的靈芝，她似乎已經知道兩人到來，連頭也不回，上揚了一下手，叫她們兩人一起上來，然後才問道：「他們離開了？」

「是的，往西北去的，大概是回屋子去了。」

「我走了之後，他們又說了些什麼？」

白菱搶着把兩小的情形說了，靈芝却一直點頭。沒作任何的置評，金蘭忍不住道：「二嫂，我們是否會懷疑錯了，青青那女孩子應該不會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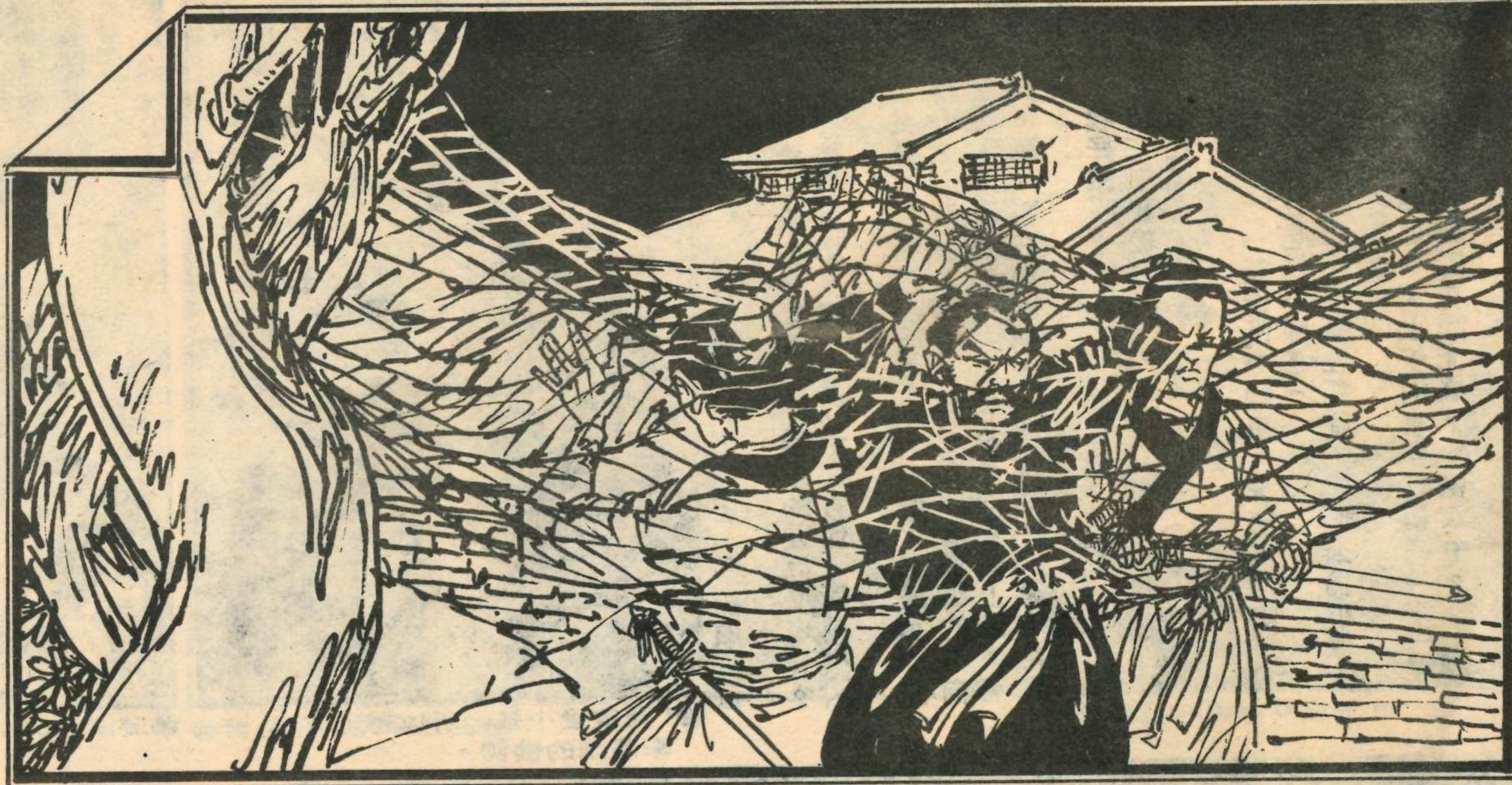
靈芝默然片刻才輕嘆道：「我也希望她是沒什麼，不過劍飛曾說主人在遇害瀕絕前，喊出了青青這個名字。」

「那或許是小孩子聽錯了呢！」

「劍飛的年齡雖小，但機智靈巧不遜成人資質之佳，猶在我們之上，如此重要的事情，他不會記錯！」

「那只是主人喊出的一個名字，並不一定意味着青青就是兇手，或許主人是要將秀哥兒託給青青照顧！」

靈芝道：「我想過各種可能，在未能確證之前，我不



●颼的一聲，一張巨網自天而降，正好將劍東劍南．劍北，網在裡面。

作任何推定，但是可疑的蛛絲馬跡，也不應該放過，青青曾極力地幫助過我們，而且與我們一起浴血奮戰，同進共退，照理不該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但是今天她却說了一句謊話，今天只有銀衣人來了，那個金衣人沒有來，而且她一出門就趕到決鬥處去了，並沒有遇到任何人！」

「也許她遇上時我們沒看見，這些人都是神出鬼沒的！」

「今天却不可能，我一直在盯着她！她既未遇上金衣人，何以確知金衣人就是主母、銀衣人就是她的母親？」

金蘭沒什麼話說了。白菱道：「如此說來，我們擔慮的事情果然成了事實！主母怎麼會跟主人作對，害死了主人，而且對少主也不放過呢！」

靈芝一嘆道：「三妹、四妹！妳們別以爲我是神仙，凡事都能前知，我只是心思細一點，對事情肯多想而已，有很多事我還是不知道的！」

白菱也嘆了口氣：「我也知道問了等於白問，但是這種撲朔迷離的情勢實在叫人納悶，別說是敵人在那兒不知道，連誰是敵人也摸不着一點頭緒。」

靈芝一嘆道：「那只怪我們離開江湖太久了，否則像這樣一連串的大事件，江湖上多少都有些踪跡可尋的，我們十年不出江湖，不但跟江湖脫了節，而且連舊日那些可信賴的朋友，也都一個不見了，像這樣盲人瞎馬的闖法，實在叫人擔心。」

她的語音一轉，又略帶興奮地道：「不過今天之後，或許能摸出一點頭緒來了。」

白菱忙問道：「妳又作了什麼安排？」

靈芝道：「我聽說有警之後，知道來人不多，足可應付，所以把人手都分開來布在四周，追踪由此地逃出去的人，那個銀衣人匆促離開時，劍東他們已經追踪下去了！」

「會有結果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要他們這次務必行動隱秘，不要衝動，不要輕舉妄動，以求探出個結果來。」

金蘭笑道：「神劍門下弟子潛影追踪之術是天下第一的，像我們隱身監視青青，那麼一個精明的女孩子居然也一無所知。」

靈芝道：「妳們也別太有自信了，像主人與鄧老爺子是何等功力，可是在對方激烈的逼迫下，連還手都不能，可以想見對方是多麼厲害……」

三人又陷入了沈默，白菱才又問道：「鄧老爺子呢？」

「跟劍飛一路，也追踪敵人去了，一定也是有所發現，否則應該回來了。」

金蘭道：「二姐！妳既然對青青有了懷疑，那麼對鄧老爺子是否也要注意呢？」

靈芝笑道：「妳認爲他有什麼地方不妥嗎？」

金蘭想了一下道：「他對所受的迫害似乎十分痛恨，但是却又不肯暢所欲言，態度曖昧，叫人啓疑。」

「嗯！不錯，很入微，還有呢？」

「還有就是他隱居十年，始終沒人找過他，我們一到，仇家就接二連三上門了，我們一再遷居，地方都十分隱秘，連我們自己都沒弄清是什麼所在，對方却又已經侵入，若說眞是對方神通廣大，何以十年來，也沒有能找到他呢？」

靈芝笑笑道：「很好！三妹，妳也越變越精明了，大概是受了劍南的教導與薰陶吧！」

金蘭笑道：「那裡，這是受了二姐妳的教導，他們兄弟三個人自從退出江湖後，都變得好懶，凡事都不肯動腦筋，他們說，有二姐在，用不着他們費心！」

靈芝笑道：「這三個大男人家，居然說出這種沒出息的話，還像男人嗎？」

金蘭道：「劍南跟劍北是弟弟，凡事都要跟兄長的，輪不到他們來出主意。因此，眞正該負責的是劍東二哥，他可是妳的老公，妳罵他沒出息，不就是蹧蹋自己嗎？」

白菱也道：「可不是嗎？爲人婦者罵老公沒出息，就是彩鳳隨鴉，二姐嫁了頭大烏鴉，難怪心裡一直叫委屈。」

靈芝笑道：「兩個鬼丫頭，好事沒學會，磨牙的功夫倒是一等的了，臉皮也老了，整天老公漢子不離口……」

她們三個人雖是在說笑，但也只是在排遣心中的緊張而已，因爲瞭望來路，不見一個人影。

這意味着他們一定有了重大的事故，否則縱有發現，也一定會先派個人回來通知一聲的。

不過這三個女子都很鎭定，沒有什麼慌亂的樣子，她們已久經風浪，經得起各種打擊，而且她們對自己的丈夫有着無比的信心！

神劍門下三劍合璧，相信沒有一種力量能困住他們的。

不過劍東與劍南、劍北弟兄，也的確是遭遇到一些難以排解的困擾，使他們不知如何才好！

他們潛伏在隱處，果然沒多久，看見那個銀衣人跟蹌地奔來，神情困頓，好像是吃了大虧！

劍東興奮而低聲地道：「這婆娘好像吃了大虧，多半是在鄧老手中挨了釘子。」

劍南却不以爲然地道：「鄧老眞有這麼厲害，她也不敢如此肆無忌憚地上門生事了，依兄弟看，多半是碰上那三位母夜叉了。」

劍東不信道：「靈芝她們沒這麼厲害，這婆娘一支劍實在不弱，我們三人力拚，也不敢說穩能佔先，靈芝她們怎麼可能勝過她呢！」

劍南笑道：「二哥，也許二嫂在你面前故隱實力，據金蘭說，二嫂在私下單獨練劍時，功力勁透，成就已在我與劍北之上，縱不如二哥，也差不了多少！」

劍東微微一怔道：「這丫頭倒是會裝神弄鬼，想不到會在暗中加勁練，她若能超越你們，一定也比我高明了！」

略略一頓又道：「她們妯娌姐妹三人事事都在一起，靈芝既有長進，其他兩個也差不多吧，我們兄弟三個都被比下去了，看來有空倒要好好加點勁才行。」

說着那銀衣人已經掠過他們身前，三人連忙屏氣而伏，銀衣人似乎很小心，諦聽了一會兒，確定附近沒人，才折入一條小路而去。

三個人一直在遠遠地追着，神劍山莊的潛形與追踪之術，在江湖上並不出名，但神劍弟子却知道這一手足可凌駕於江湖所有人之上。

他們追得很小心，可以說毫無聲息地向前跟踪着，路很曲折，不時還有岔路，假如不是跟着人走，是很難把路走得正確的，約莫十幾里後，終於看見了一座山莊。

事實上他們也一直在山區中走着，劍東登高一望，發現附近已別無建築，而銀衣人也確是進入了山莊。

他們才慢慢地摸近過去。距山莊還有二、三十丈遠，前面的劍東忽而警覺止步，但是已經遲了。

颼的一聲，一張巨網自天而降，正好將他們網在裡面，接着四面跳出十幾個執劍的漢子，個個都是穿着天青色的勁裝，長劍隔了網比住他們。

而後，他們也看見了一個全身金衣的女人，這次她沒有戴面具，可以看清她的面貌，他們都怔住了。

這個女人的確是他們的主母。李慕雲的妻子。

《下期待續》



多種口味・營養好吃

味全罐頭兼顧營養與口味双重特色攜帶方便；一開即可食用，不論居家早餐、宵夜，或是郊遊、野餐，都能令您胃口大開。

姊妹品：珍味肉醬、紅燒牛肉，多種口味，味味俱佳，佐餐、伴麵、夾麵包，倍增食慾。



瓜仔肉



肉醬



紅燒鰻



值得信賴的

味全罐頭

海畜產系列



●雙方都在沉默中，李夫人的表情很平靜，

《前情提要》

劍東兄弟跟蹤受創的白銀夫人來到一個隱僻的山莊之前，忽被一張巨網罩住，在十幾個圍住他們的劍手後面，出現了一個未戴面罩的金衣女人，從面貌上清楚的看得出來，那便是他們的女主人——李慕雲的妻子。

神劍山莊

10《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神劍門下三大高弟，居然被人像野獸般的用網困住，說起來的確是很令人感到窩囊。

但是這網並不能眞正地困住他們，網索雖粗，卻敵不過他們手中的利劍，那些執了兵刃的漢子，也困不住他們的，眞正令他們手足無措的還是那金衣人，那應該是他們的主母李夫人才是。

他們三個人對李夫人都不陌生，剛被李慕雲收養時，李夫人就曾親切地照料過他們。

那溫馨的笑容、慈祥的態度，曾經令他們一個個感激心脾，尤其是劍北，入門時年齡最幼，有時李慕雲教他練劍或讀書，功課給得太多，他完成不了，發急大哭時，李夫人經常會來溫言安慰，幫着他一起做……

他們一直管李夫人叫大姐，而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個大姐，其地位較母親還重，她的份量也比李慕雲更重。

一直到李夫人神秘的失踪後，他們才跟李慕雲較為多作接近，而將全副的孺思都移在李慕雲身上去了。

但李夫人的音容笑貌，卻一直深鐫在他們的印象中。

這當然已經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而這張熟悉的臉，一下子又出現在他們面前，那麼親切、那麼逼眞。使他們難以相信，但決不懷疑。

因為存在他們記憶中的臉，一直是這個樣子，但也使他們困惑，困惑於這張臉的年輕。

其實這張臉所表示的年齡並不年輕，她已快接近到女人遲暮的風韻了。約莫總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

一個三十到三十五歲的女人，決不可能給人年輕的印象，她們所表現的是一種成熟的美。但是劍東他們卻感到異常的困擾，那是因為十幾、二十年前，他們還是小孩子時，看到的李夫人已是這個樣子，現在仍是這個樣子。

連受她一手撫育的靈芝、白菱等人，看起來都會較她略見年長了，這怎麼可能呢！

兒時的情景以及親情的孺慕，使得三個大男人心情都在激盪中，也使他們忘却了抵抗。

雙方都在沉默中，李夫人的表情很平靜，但她的眼睛中却有波光閃動。很明顯的，她的情緒也在激盪中。

終於，還是李夫人先開了口：「小東、小南、小鼻涕蟲，你們都不認識大姐姐了！」

親切的聲音、親切的稱呼，使他們再無疑問，這個女子的確就是李夫人，大姐姐是他們兒時對李夫人的稱呼，其中尤其是劍北，因為他小的時候，常常拖兩條鼻涕，李夫人每替他擦一次，就要叫他一次小鼻涕蟲，後來漸漸長大，拖鼻涕的毛病已經沒有了，小鼻涕蟲的暱稱却偶而還掛在大姐姐的口中，聽來倍感親切。

因此，劍北最受激動，大聲叫道：「小媽媽！眞是妳！」

「小媽媽」是劍北對大姐姐的暱稱，他被抱來時，年紀還太小，小得離不開媽媽，李夫人對他的呵護最多，因此，開始時，劍北叫她媽媽，後來則叫她小媽媽，直到靈芝她們來了後，因為有了女孩子加入，他才不好意思，改口跟大家一起叫大姐姐了！

這一聲「小媽媽」終於把李夫人的眼淚叫得流了下來，她哽咽地道：「是的！小北，是我！」

但她也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因為他們雙方不約而同地記起了此刻的立場，仍然是敵對的。

劍東是兄長，修持的功夫較深，他首先鎭定心神道：「大姐看起來還是從前的樣子，絲毫不見老！」

李夫人輕喟一聲：「就為了這點虛榮，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而今後悔也晚了，現在我已經領悟到，形體上的青春毫不足戀，一個女人的內心若已蒼老，就是有了

嫦娥的昇天靈藥，也無法使她年輕起來，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等心情，你們是不會懂的……」

她雖是在對三個人說話，但語氣與內容，都是在說給自己聽，別人是絕對無法理解的。

劍東只有再次沉重地道：「大姐！大哥被人害死了！」

李夫人身子一震，慢慢點頭道：「我知道。」

「大哥是被人用劍刺死的。」

「我全知道，殺他的人是誰我也知道，慕雲雖是被人殺死的，却不能算是被人所害，他是自己存心求死，而且殺他的人也不是有意要殺他！只想給他一點傷害而已，是他自己把要害湊上去的。」

「大姐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因爲那天我也在場，親眼看見一切的經過。」

「什麼，大姐那天也在場，妳眼看着大哥被殺？」

李夫人有點憤然地道：「不錯！那天我在場，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向另一個女人懺悔，請求那個女人寬恕他的負情，那個女人恨他絕情，刺了他一劍，而他竟爲了要求贖罪，就把自己的身體對準劍尖撞過去！」

三個人都大感困惑。劍南叫道：「大哥會是這種人？」

李夫人垂淚道：「我也不希望見到這種事，但他們的確發生了戀情，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

劍東等三個兄弟都呆住了，李夫人黯然地道：「你大哥在你們心中是個完人。但在我心目中，他却不是一個專情的丈夫，他把你們帶回家來，交給我照顧，絆住了我，自己却出去跟別的女人偷情。」

劍東與劍南對李慕雲敬愛最深，視若神明，兩人幾乎異口同聲叫道：「不，大哥不是這樣的人！」

李夫人低聲道：「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初聞消息時，也難以相信，可是我悄悄去到他們幽會的地方，當場看到了他們幽會，這才使我離開了他！」

劍東漸入沉思，而後才問道：「大姐姐，妳有沒有再確實調查一下呢？」

李夫人道：「當然有，就在他們一起登床時，我突然地闖入進去，他一見我，居然越窗而逃，而那個女的則拔劍要殺我，我力敵不過，在危急時，幸而有一個人上來救了我，所以他偷情別戀之事，已經確實無誤。」

劍東等三人不得不信了，因爲李夫人失踪之後，李慕雲終日痛苦不言，對李夫人的去向，諸多支吾，而且充滿了悔恨的情緒，可見這一節內情決不虛假！

空氣似乎變得很沉悶。很久後，劍東才道：「大姐！對於過去的事，我們不太清楚，不說也罷，大哥的死，連妳都說非出於仇殺，自然也不必報仇了。」

李夫人點點頭道：「不錯，李慕雲再怎麼樣也是我的丈夫，我不會讓他白白死在別人手上的，若要報仇，我自己也會動手的。」

劍東道：「好！大哥的事自然以妳爲準，妳說了就算，可是有人要害少主，這個我們該不能不理吧？」

李夫人道：「你們說的是秀兒吧！」

「是的，我們一連幾次遭到了截殺，更有人要對少主不利，尤其是那個銀衣人，好像對少主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殺死少主不可……」

李夫人道：「那只是試試李慕雲是否把他的劍法留傳下來給他的後人，並不是眞要他的命，只要秀兒的劍技不超過李慕雲，就不會有危險的。」

「假如少主的劍技能勝過大哥呢？」

李夫人道：「那怎麼可能呢？秀兒才多大……」

劍東道：「或許您還不清楚，在您離去之後，大哥已經灰心於世事，他自己是把武功擱下了，却寄望於我們身上，雖不要我們行走江湖，却把一身技藝，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們。」

李夫人居然笑了一笑道：「這個我知道，最近圍攻你們的人都是好手，却被你們殺個落花流水，鎩羽而回，可見你們的功力大有進步。」

劍東道：「如以成就而言，我們弟兄三個人，都可以超過昔日的大哥了。」

李夫人仍然微笑道：「那只是你們自己以爲而已，實際上還差一截，那是由於資質之故，你們永遠也追不上李慕雲的。對李家神劍，我比你們更清楚。」

劍東點點頭道：「這點我們自然無法與大姐相比的，因爲大哥將神劍之訣交給了靈芝掌管，要她視各人的進展而分發下一步的功課，據靈芝說，我們幾個人中，最高的是小師弟劍飛。」

李夫人道：「這倒可能，神劍九式，成於靈巧二字，要刁鑽古怪的人，學起來才有進展，你們都太老實了。」

劍東道：「不過異日成就，將是少主最高。」

李夫人目射異光道：「哦！高到什麼程度？」

劍東道：「高出每一個人所想像的程度，而達到一個無人能及的境界。」

李夫人失聲地道：「眞的嗎？」

劍東很仔細地觀察着，要想看出她的態度反應是歡喜還是失望恐懼，抑或是憤怒。

但都不是，她只是驚奇，對一切新奇的事，表示出適當的詫異而已，並沒有特別關心的地方。

劍東只有繼續說下去：「這是靈芝說的，各人的成就只有她看得懂。」

李夫人道：「這個丫頭，那天我要找她談談。」

談話似將告一段落，因爲莊中響起了一陣哨音，這是一種蘆笛，是用蘆葦的葉子，捲成口哨，含於口中，吹奏出聲，技巧好的人，能效鳥鳴及吹奏歌曲，此刻吹奏的人却是十幾個人一起吹，而且奏的是同一支歌曲，很好聽，也很陌生，說不出是什麼歌曲。

一名青衣漢子道：「使者，莊主在催促了，請示……」

李夫人點點頭道：「好！收網！把他們帶進去！」

那十幾名漢子答應一聲，用力收緊繩索，把劍東等三人拖倒在地，劍東等三人凝神運勁，將劍鋒貼在網繩上，他們三人在一起，合作已久，心意相通，雖未經過相商，互相已有默契，在等待一個適當時機，同時破網而出。

網越收越小，持劍在四周監視的漢子也越圍越近，突然有一個漢子看出不對道：「不好！他們要反抗！殺！」

招呼同伴舉劍要刺過去，劍東等見不能再延遲了，同時奮力割斷了網繩，向外翻滾出去。

在同時，他們也聽得李夫人喝道：「讓開，由我來對付他們，你們不行的。」

劍東等三人滾出兩丈許，才彈身而躍起，正想與來人展開一陣搏殺時，却又呆住了。

因爲地上只有一片斷肢殘骸，那些青衣漢子每個人都是身首異處，或是被腰斬成爲幾截。

李夫人則執劍站在他們面前道：「走吧！」

劍東一怔道：「大姐姐，這些人……」

「是我殺的，不殺掉他們，我無法交代，我不能眞把你們綁了去吧。」

劍東心中一陣溫暖，因爲李夫人畢竟還是跟他們一起，沒有把他們視作敵人！

他興奮而安慰地道：「大姐姐，您還是關心我們的。」

李夫人的聲音微微有點顫動：「廢話！李慕雲對不起


●劍東等同時奮力割斷了網繩，向外翻滾出去。

我，你們却仍是我的好弟弟好妹妹。」

她的臉上微微有一絲激動，忽又促道：「快走！回去吧，這個莊子不是你們去得了的。」

劍東却問道：「裡面是些什麼人？」

李夫人頓了一頓才道：「我不能說，我若洩了機密，非獨我自己性命難保，連你們也活不成了。」

「那爲什麼要對付我們呢？」

「看看你們把李慕雲的神劍之學，學到什麼程度，照目前之能，你們還不足以言敵，因此還不會引起太多的注意，但你們最好是躲起來少露鋒芒。」

「爲什麼呢？神劍山莊從不怕誰！」

李夫人冷笑一聲，指着滿地的殘屍道：「你們能夠在一劍之下，將這些人全都殺死嗎？」

劍東等人都怔住了，他們脫網而出時，只有一刹那的時間，而這十幾個人却已屍橫就地了。

雖不知他們的技藝如何，但由身手矯捷的樣子看來，多少也夠得上是二流的好手了，而且每個人都執着劍，更分得很散。李夫人却以一招，將他們悉數腰斬，不聞一點聲息，這將是何等兇狠的劍式！

李夫人道：「上次我蒙面相試，受了一點傷，那是我故意失手，若是我施出了這一招，你們還活得成嗎？」

劍東等人都不作聲了，他們無法否認這個可能，而且他們就是合三人之力，也不可能抵過那一劍之威的！

李夫人一聲輕嘆：「走吧！去躲起來，在神劍九式未能完全練成前，最好別出來，回去帶着你們的妻子悄悄地走，誰都別告訴，然後找個無人的地方，潛居練劍！」

劍東道：「只是我們走？劍飛小弟跟少主呢？」

「不要去管他們了，他們已經被人盯牢，再也擺脫不了了，不過你們可以放心，他們不會有性命之危的，我會照料他們，回去後別說見到了我，最好什麼都別說。」

這時莊中哨聲又起，李夫人兩個急縱，如星丸點落，眨眼間已落入莊中不見了。

劍東等三兄弟又怔住了，他們的輕功已經算得上是卓絕的了，但是看了李夫人的身法，他們不禁氣沮，因爲他們連一半都不如。

頓了一陣，劍東才輕輕一嘆道：「回去吧！」

劍南道：「我們就這麼回去，不去探個究竟了？」

劍東道：「探什麼？這裡若是對方的重要據點，一定佈防十分嚴密，我們這點本事，進去只有送死！」

劍南道：「那也許是大姐姐言過其實，沒那麼厲害。」

劍北不以爲然道：「不！大姐不會騙我們的，至少，她的那一身功力就高出我們很多吧！」

「可是大姐不會對我們太認眞的。」

劍東苦笑道：「大姐也許會照料我們一二，但是她剛才殺死這些人，就是爲了不讓人知道她見過我們的事，而且她語多顧忌，可見對方中有着極爲厲害的人，大姐那麼大的本事尚且如此，我們去了又能如何呢？」

劍南也傻了，半晌才問道：「對方究竟是些什麼人，大姐姐爲什麼會跟他們在一起的，這些人要幹什麼？」

劍東道：「剛才你爲什麼不問大姐呢？」

劍南道：「問了她也不會說的！」

劍東道：「這不結了，我問過了，沒有得到回答，現在又怎麼會知道呢？」

劍北道：「我們還是回去吧，把這一切的情形告訴二嫂，她或許會比我們多想到一些，今天若是二嫂在，她一定會問些比較技巧的問題，多了解一些的……」

× × × ×

靈芝的確會找出一些較爲技巧的問題。他們六個人在房間裡秘密相聚時，劍東說出了追踪的經過。

對鄧玉龍、青青、劍飛和李秀，他們只說追近那所山莊時，爲層網所困，他們奮力破網而出，殺死了十幾個人，脫困而回，他們不敢進一步深進，因爲已經驚動了莊內，對方有了準備，去了必定討不了好……

結果除了劍飛埋怨他們太過謹慎小心，其他人都贊同劍東謹愼的態度，鄧飛龍道：「小老弟！這是對的，你要明白，我們此刻的人手有限，經不起任何一個的折損，好在有了着落，明天我們一起去摸個明白。」

劍飛道：「爲什麼要明天去呢，今夜去不好嗎？事不宜遲，打鐵要趁熱！」

鄧飛龍道：「夜間固然是利於掩蔽活動，可是劍東他們已經在附近殺死了不少人，對方有了警覺，也認爲我們必然會在夜間前去，必然是嚴加戒備，甚至於佈下陷阱等我們去入伏，那對我們太不利了！」

劍飛道：「那麼明天去又對我們有利了嗎？」

鄧飛龍微笑道：「對方緊張了一夜，我們沒有去，認定我們白天更不會去了，他們會休息，等待晚上再行佈伏，那正好是一個防禦的空檔，我們才可以趁虛而入！」

薑是老的辣，鄧飛龍不愧爲雄踞五湖的英傑，他雖已失勢，却沒有失去他的智慧與經驗。

這番話把一批年輕人說得口服心服，於是大家被他趕得早點去休息，養精蓄銳，明天一早好出發去直搗黃龍。

這次借居的地方，屋子也比較多，較為分散，每對夫婦都能分配到一處小院落，那是使他們夫婦間的生活有個隱秘性，却也方便了他們的私聚。

大家都擠在劍東與靈芝的屋子裡，先聽靈芝說她們此間的發現，然後又聽劍東敍述追踪的結果。

兩方面的發現與收穫都非常驚人，有的固足以喜，但是仍然不免有過多的惆悵！

尤其是李慕雲之死，竟是為了另一個女人。

李慕雲在劍東心中已形成了一個偶像，所以他很難接受這個事實，說完後立刻反問道：「靈芝、二位弟妹，妳們說，大姐的話可以相信嗎？」

靈芝道：「可信，我們知道大姐的為人，她生性高傲，而且對感情的事極為執着，她認為一個男人移情別戀，是做妻子的恥辱，因此，她不會用這種事來侮誣大哥！」

「可是我們也該知道大哥的為人。」

靈芝道：「是的，我們也相信大哥的為人，既非好色之徒，也不是輕易變心的負心薄倖之人，他與大姐兩情極篤，絕難可能又去愛上一個女人！」

「那麼大姐說的事又將如何解釋呢？」



●一大早，大家就在劍東三兄弟的帶領下，向昨日追踪銀衣人的那所山莊進發。

靈芝道：「我相信這其中必然另外有一個詭異的內情，這內情必然牽涉到今天所發生種種不可思議的一切，祇可惜你們少問了一個問題，否則必將簡單得多。」

「我們漏問了一個什麼問題？」

「你們該問問，那個介入的女人是誰！」

「這問了她也不肯說的，否則她會自動告訴我們了。」

靈芝道：「你們那樣問，她也許無法回答，但你們若換一個方式問，她就難以規避答覆了。」

劍東不禁追問道：「那要用什麼方式呢？」

靈芝道：「你若問，那個女子是不是鄧飛龍的妻子，我相信大姐縱不直接回答，也會有點暗示。」

劍東為之一震道：「這……怎麼可能呢，鄧大爺是大哥的好朋友，大哥怎麼會跟鄧夫人有了曖昧之情呢？」

靈芝一嘆道：「男女相悅，並不一定是有情，有時是為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有時是一件無可如何之事。」

劍東道：「我決不相信是她。」

靈芝道：「我也希望不是，但是種種跡象却顯示極有可能，第一，大姐說大哥與那女人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劍東道：「那也不能扯到鄧夫人身上，雖然鄧夫人也有一個女兒，慢來，她的女兒不就是青青姑娘嗎？」

靈芝低聲道：「是的，所以劍飛才聽見大哥臨終前，似乎提到青青這個名字。」

「妳是說青青是大哥的孩子？」

「應該是的，否則那人在刺殺大哥時，大哥沒有必要提到這個名字了，大哥不會是青青殺的，但青青必與大哥有密切的關係。」

「這實在叫人難以相信！大哥怎麼會與好友的妻子有染呢？這是殺了他也做不出來的。」

靈芝慎重地道：「我相信此事的內情一定很曲折，所以他與鄧飛龍仍然維持着一深厚的友誼，但鄧飛龍放棄五湖水寨，大哥放棄了如日中天的神劍榮譽，該不無關係。」

劍東敲敲腦袋，這些發展是他難以相信的，但靈芝的分析却又絲絲入扣，最重要的還是靈芝最後的一番話。

她說：「據我的猜測，這種種的一切，恐怕還有一個極為厲害的人物，處心積慮，多年來就籌劃的一個大陰謀，而大哥與鄧飛龍，都是他要打擊的對象，所遭遇的一切，正是他打擊的手段。」

劍東道：「這點我似有同感，大姐也好，鄧夫人也好，似乎都屬於一個邪惡的勢力中，這股暗中的勢力，還網羅了不少的牛鬼蛇神，正因為這個人太厲害，這股邪惡的勢力太强，所以大姐才不肯告訴我們。」

靈芝笑道：「你總算也有點知覺了，否則明天我就想跟你一起臨陣脫逃，照大姐的吩咐，找個地方躲起來，永絕江湖了，因為一個不用腦筋的人，在險惡的江湖上瞎闖是最危險的事。」

劍東也笑道：「靈芝，妳別笑我笨，妳也許比我們細心一點，想得深、看得遠一點，但處事之明斷果決、臨變的從容鎮定，妳還是比不上我們弟兄的。」

靈芝笑笑道：「這當然，男人在這些地方，天生就比女人强，因此，英雄豪傑才大部份是你們男人的天下。」她是個可愛而聰明的女人，總不忘記適可地滿足一下三個男人的虛榮，維持他們的尊嚴，振起他們的雄心壯志。

× × × ×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在劍東三兄弟的帶領下，向昨日追踪銀衣人的那所山莊進發。

神劍山莊有一套識路辨路的暗號，不着痕跡地留在不為人注意的地方，所以路雖曲折多變，但劍東仍然能引着他們走向很正確的地方。

在林間山徑中穿行了將近大半個時辰，終於又遠遠可以看到那一片山莊了。

山莊在半山間，陽光被山頭擋住了，還照不到那兒，因此看來仍是顯得十分的陰森、詭異。

來到他們昨天殺人的地方，地下的殘葬以及斷去的繩網都被收去了，除了草上隱約的血跡，簡直看不出像發生過什麼事情。

鄧飛龍偵查得很仔細，最後才欣慰地道：「對方把這兒整理得很乾淨，掩去一切殺過人的痕跡，這表示他們對這個地方還很重視，捨不得放棄，現在莊中一定還有人！青兒，妳來帶路吧，這林中似有不少奇門生尅的布置，妳對這一套較為熟悉。」

青青走在頭裡，李秀似乎不捨得分開，緊緊地跟着她，兩個有時還作低聲的小談，劍飛是一直跟着李秀，像是他的守護神一般，倒是鄧飛龍變成斷後了。

對青青與李秀的感情，劍東頗為擔憂地道：「我們是否該設法叫他們疏遠一點，他們可能會是同父異母的姐弟……」

靈芝道：「這倒不必操之過急，目前只是猜測，並不能確定，萬一不是那同事呢？」

劍東道：「我倒希望不是，但萬一證實了……」

靈芝笑笑道：「那也沒什麼關係，他們仍然是姐弟，姐姐與弟弟親熱一點也是人倫之常……」

劍東道：「我是怕他們萬一陷入那種不克自拔的境地！」

靈芝道：「你放心，我敢保證絕對不可能。」

「妳又根據什麼來保證呢？」

「根據我對少主的了解，妳別看他像個傻呼呼的大孩子，但他內涵極深，大智若拙，他會有分寸的。」

青青終於將一行人寸草不驚地安全帶到莊院臨近，可以清楚地看到莊院內裡了，他們才發現這地方比他們想像中更要大，更要陰森可怕，像是一頭巨獸張開了大口，準備將他們吞噬下去。

鄧飛龍觀察了很久，然後只沉聲說了句：「進去！」

他一人常先開路，像是位率兵征伐的大將軍威風凜凜，又恢復了他五湖龍王昔日的氣概！

下期待續

斷奶後、學步起，

兒童速體健豐富的酪蛋白鈣，

幫助寶寶自己站起來！

斷奶後的寶寶開始會坐、會爬，活動空間愈來愈大，體力消耗也愈來愈多。此時，需要更多的關懷，也需要更多的營養。尤其當寶寶由坐、爬而至躍躍站起，更需要大量的鈣質與營養。

兒童速體健是由美國美強生大藥廠營養專家群，依據寶寶發育期的營養需要而配製，含豐富的酪蛋白鈣、22種維他命和礦物質，能增進寶寶的體力與智力，健全骨骼發育，奠定一生健康的基礎。

好強是每個人的天性，寶寶要自己站起來，就讓兒童速體健助他一臂之力吧！

媽媽……我要自己站起來！



嬰兒美・兒童速體健

營養接力大贈送

期間：即日起，70年9月30日止

●凡集嬰兒美奶粉或嬰兒美補血奶粉1公斤裝罐蓋10個，可向零售店兌換兒童速體健1磅裝1罐（售價180元）。

●凡購買兒童速體健1公斤裝1罐，將罐蓋寄"北市忠孝東路4段226號6樓"上通廣告，即可獲贈驚喜的精美禮品乙份



從幼兒到兒童，完整的營養品

兒童速體健

SUSTAGEN MIGHTY DRINK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安和路158號4樓　電話：701-1102(20線)

神劍山莊

《武俠接力擂台》

11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黃鷹．
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迎面是一片廣大庭院兩旁建有莊屋．
正面則是一座氣派豪華無比的大廳。

他們這支隊伍，並不單薄。論人數，有十人之多，論修爲，每一個都是第一流中第一流的身手！

「五湖龍王」鄧飛龍威震宇內，劍東、劍南、劍北等三對夫婦，男的已是「神劍山莊」傳人，女的比男的更強，李劍飛年歲雖小，但比劍東等親侍李慕雲較久，所得眞傳，可能更精，最厲害的是青青和李秀，青青雖似略遜於李秀，但看來她或許尙有隱藏，李秀則已在技藝上超越了他父親李慕雲，他把「神劍九大式」中前七式，練得熟透，第八式「雷動九天」，也頗有成就，曾經小試鋒芒，幾乎使白銀夫人，伏屍劍下。

以這樣雄厚的實力，要摧毀當世武林中任何一個門派，都綽綽有餘，但對於面前的神秘山莊，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包括經驗最廣的鄧飛龍，和技藝最高的李秀在內，誰也不敢絲毫大意！

原因有三：第一，這神秘山莊的主持人太以神秘，連鄧飛龍那等經多見廣的老江湖，鎭日窮思極慮，都摸不透對方一點來歷。

第二，這神秘山莊的氣派太大，比起它來，李慕雲昔日的「神劍山莊」，簡直就像是村野茅盧，那堪一顧?!

第三，在這神秘山莊莊主的手下，有兩個特殊使者，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劍東等三兄弟，見過黃金夫人的盧山面目，業已認定就是李秀的生身之母、神劍李慕雲的夫人，李秀也曾一劍劈開白銀夫人面具，看見她的面貌，與青青十分相像。

有了這兩位的奇特身份，李秀、青青身爲人子人女，鄧飛龍身爲人夫，臨場拚鬥的輕重之間，便感左右爲難，拿不定該有尺寸。

爲難雖極爲難，但醜媳婦終須要見公婆，他們要進莊了……

一來是大白天，二來對方氣派太大，自己也不能過份小氣，鄧飛龍頓改暗探本意，一馬當先，大踏步地，走向莊門，要來個明面拜山。

噹噹……噹噹……噹噹……

就在他們十人剛進莊門之際，一陣鐘聲，突自莊中清脆響起！

迎面是一片極廣大的庭院，兩旁建有莊屋，正面則是一座氣派豪華，巍峨無比大廳，隨着鐘聲，從漸漸開啓的廳門之中，走出兩行人來。

以前，劍東等所遇對方人物，大都身着青衣，今天却改了裝束。

左面十人，全是金衣，右面十人，全是銀衣，與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的服飾相同，只是臉上少了一副金色或銀色面具。

金衣人和銀衣人的手中，並無其他兵刄，清一色的都是長劍。

在這二十名金銀劍士之後，是兩個分着金銀長衣，並戴有金銀面具之人，雖從步履之間，看出是兩個女子，但在鄧飛龍等眼中，却都覺得神態似乎略異，不太像是已曾交過手，使自己等對她們顧忌最大的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

這衣分金銀的兩個女子手中，捧着一方長幾近丈巨匾，匾上横書「神劍東莊」四個擘窠大字！

最後出現的一人，衣色是左金右銀，臉上面具色澤，則是左銀右金，看去十分怪異扎眼。

衣兼金銀之人，一出廳門，便向西恭身一禮，然後高聲喝道：「上匾。」

金衣銀衣女子，一聞號令，立卽騰身，把手中「神劍東莊」巨匾，輕輕掛在離地數丈，早就釘好的廳門匾架之上。

巨匾重量，絕對超過千斤，兩個女子能輕如無物，平平穩穩地，把它送上數丈高空，這份功力，着實武林罕睹！

但鄧飛龍却似未爲金銀衣女子的功力所驚，他那兩道深沉老練目光，始終是盯在「神劍東莊」四字之上，兩道眉頭，也越來越往中皺結。

靈芝看出蹊蹺，走前一步，向鄧飛龍低聲問道：「老爺子似乎對這『神劍東莊』匾額看得特別出神？」

鄧飛龍不曾回答靈芝的話，反而向靈芝問了一句。

這是一句相當奇怪的問話——「爲甚麼李老弟等，名叫劍東、劍南、劍北、劍飛，而沒有劍西？『四方獨缺西』意義何在？究竟是西方無劍？抑或西方有某個人的

劍藝太高，連『神劍』李慕雲，都在替李老弟等命名之上，表示出對『西方』的相當避忌？」

靈芝在劍東等兄弟妯娌之中，是最冷靜最有智慧的人，也被鄧飛龍這突如其來的話兒問住?!

但她畢竟智慧極高，微怔之後，目光一注那「神劍東莊」區額，便變然有悟說道：「既有『神劍東莊』，定有『神劍西莊』，根據老主人『四方獨缺西』的命名避忌看來，那『神劍西莊』莊主，必是主持全局之人，而此人之劍藝湛深，更必到了可怕程度?!」

鄧飛龍嘆道：「我們來得極巧，趕上了『神劍東莊』的上區開莊大典，看那二十名金銀劍士，手中一律長劍，別無其他兵刄，今天恐怕必有一場艱苦劍鬥！」

劍南在旁，聽得雙眉方挑，那衣兼金銀之人，忽又高聲喝道：「設座。」

一大羣青衣漢子，從廳中搬出椅几，西三東十，顯然分出了主客座位。

衣兼金銀之人，走向西面的三張座椅當中坐下，並對金衣女子、銀衣女子，微一招呼道：「兩位使者入座。」

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微一躬身，便坐在衣兼金銀，看去十分怪異扎眼之人左右。

衣兼金銀之人，直到此時，才以目光一掃鄧飛龍等十人，朗聲發話說道：「柳東權奉命主持『神劍東莊』，今日粗具規模，開莊上區，既屬大典，宜有盛會，鄧朋友昔日威震五湖，是中原武林的一流人物，既蒙率衆賁臨，敢不敢入座論劍？」

話完，向那設在東面的十張座椅，把手略微一伸，不論神情語氣，都狂傲到了極處。

鄧飛龍正在思忖「柳東權」的姓名，好似曾聽人提過之際，劍東等三對夫婦，以及李秀、青青、劍飛等，均已昂然舉步，攝衣入座。

事到如今，說不出不算，鄧飛龍只得坐上劍東等爲他空出的首席座椅，向那衣兼金銀、面具也兼金銀的柳東權，抱拳問道：

「鄧飛龍請教柳莊主論劍之道。」

柳東權道：「鄧朋友等既然來了十人，不妨卽以十陣論輸贏，但柳東權話要先行說明，『金銀劍士』，向來劍不留人，你們若能獲勝，我們的敗者，必會毫不偷生，當場橫劍自絕！」

就這幾句話兒，已勾勒出少時血淋淋的慘烈場面。

鄧飛龍尙未答話，劍東已雙軒濃眉，豪笑連聲道：「好，『神劍東莊』有勇士，『神劍山莊』無懦夫，我們這邊的上陣之人，不論是男是女，都一樣把生命當作賭注！」

靈芝把手一伸道：「慢點，我們何必毫無目的，一味鬥狠，且先向對方提出幾個問題……」

坐在柳東權身右的銀衣女子，突然嬌笑接道：「你們能勝一場，我們便回答一個問題，否則，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有話去問閻王，在這『神劍東莊』，大可免開尊口！」

銀衣女子這一發話，又使鄧飛龍等，陷入了莫大驚疑?!

因爲，他們先覺銀衣女子的舉動神態，不太像是白銀夫人，但如今聽她說話語音，又覺得完全一樣。

尤其是鄧飛龍與青青，一個勾惹起多年傷心恨事，頓時惆悵無窮，一個則突生一種孺慕之思，覺得這發話又狂又狠的銀衣女子，似對自己有一種奇妙親切……。

這時，西面中坐的柳東權，向列隊分立左右的金銀劍士問道：「那位劍士，願當十陣之先？」

站在右面第三位的一名銀衣劍士，向柳東權抱劍躬身說道：「銀衣七花劍士左天冲請令！」

「左天冲」三字，使鄧飛龍聽得一驚，他知曉這是一名以「七煞追魂劍法」威震湖南、湖北以及江西、浙、皖一帶，功力甚高，下手極狠，被黑白兩道，都目爲惡煞兇神的絕頂邪人，想不到竟在「神劍東莊」中，身爲銀衣劍士，並只排列在第三位而已。

他心中暗想第一陣不能先折銳氣，最好由愛女出手……

鄧飛龍目注青青，正待指名遣將，白菱忽然站起身形，嬌笑說道：

「老爺子，笨鳥先飛，白菱請令！」

鄧飛龍眉頭一皺，低聲說道：「左天冲凶名極著，所擅『七煞追魂劍法』，奇詭百變，辣狠無倫……」

話猶未了，白菱笑道：「老爺子請望安，我答應過劍北，明年還要替他生個兒子，一定會好好努力，保全這條性命！」

白菱這樣說法，鄧飛龍自然只能點頭，但靈芝却有點放心不下地，向白菱悄然問道：「四妹，這十陣之戰，除了較技，還要賭命，四妹且告訴我，妳心中所擬的制敵方針！」

白菱嫣然一笑，把語音壓低得只給靈芝一人聽見地，揚眉答道：

「抱必死之念，伺可勝之機，我不打算纏戰，迎門三不過，神劍反追魂，最多三招，我拚着受點輕傷，換這左天冲的一條老命！」

靈芝皺眉道：「四妹小心，不要傷得太重……」

白菱悄笑道：「神劍反追魂，講究以身誘敵，不傷恐怕不行，是輕是重？要看我造化高低的了！」

說至此處，見左天冲業已抱劍下場，遂伸手微掠鬢絲，向劍北嫣然一笑，嬝嬝婷婷，舉步出陣。

劍北沒有攔阻，但臉上神情，却嚴肅得十分凝重。

鄧飛龍對這三位婦道人家功力，不甚清楚，悄向靈芝問道：

「這一場的勝負如何？」

靈芝道：「四妹的劍法，既屬大家路數，又以刁狠見長，她要以『神劍反追魂』的手段來剋制左天冲的『七煞追魂劍法』，勝是必勝，但……」

語音至此略頓，向劍北看了一眼，又對鄧飛龍問道：「老爺子，我聞得青青姑娘說起，老爺子的身邊，有盒『白獺髓』？」

鄧飛龍點頭道：「昔年我遠遊北海，結識一位以漁釣自隱的『北海神醫』，居然彼此投機，慷慨異常地，把這種罕世靈藥，送我一盒……」

他是一面答話，一面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徑約三寸的紫色玉盒……

但玉盒才一離懷，場中已血光迸現！

原來左天冲生性冷酷，所擅「七煞追魂劍法」，更狠辣異常，一見白菱下場，根本不作任何答話，手中長劍的劍光閃處，一出招便是劍影瀰天、迴環如電的「小諸天追魂三絕」。

白菱微剔蛾眉，毫不示弱地，揮劍硬接！

「神劍山莊」調教出來的人，在劍式方面，自然決不輸人，但內力方面，女人似乎總比男人天生的弱了那麼一點。

第一劍硬架硬接，火星四射，瀚海龍吟，雙方勢均力敵，一震而開，逼使左天冲的「七煞追魂劍法」，展不出奇詭變化！

但左天冲相當陰損，第一劍未出全力，只用了八成左右的功勁，却在緊跟着的第二劍上凝足了十一成以上勁力！



●白菱與銀衣劍士纏鬥場中

這一劍，震得白菱虎口發麻，嬌呻一聲，劍尖微垂，幾乎脫手墜地！

最要命的是她連身軀都被震得往左一側，右後背門戶洞開，賣給人家，露出可乘之隙！

左天冲的劍法，本以快、狠、奇、詭見長，怎肯放過這種機會？

白菱空隙才露，他已招化「撥草尋蛇」，劍尖刺入對方右背，鮮血頓時透衣滲出！

但快中有快，狠中藏狠，奇外生奇，詭外含詭，白菱右背中劍，身軀自然向左前傾，手內長劍，竟從左腋下反刺而出。

剛才，是故意做作地，長劍幾乎脫手，如今，才是咬牙切齒地，長劍眞正脫手！

因爲，她不能被左天冲刺得太深，必須把身軀前傾卸力，劍不脫手，地位便夠不上，無法制敵死命！

這一脫手，長劍從腋下倒飛，恰好刺入了左天冲的心窩！

左天冲自然應劍畢命，但他在絕氣的刹那間，右手微挺，向下一劃！

「哧」的一聲，長劍入肉更深，在白菱背上，開了道見骨盈尺血口，鮮血在破衣碎肉間，向外狂噴，令人不忍卒睹！

兩條人影，電掠而至，一個是剛剛從鄧飛龍手中，接過「白獺髓」的靈芝，一個是滿面悲痛神色，但仍強忍兩眶英雄熱淚，不令拋落的李劍北！

靈芝深恐劍北情急心瘋，身在空中，便壓低語音說道：「四弟，不要急，我向鄧老爺子要來了專門療傷止血，續斷生肌的『白獺髓』……」

白菱眞狠，她居然還神色自若，向劍北含笑叫道：「劍北，這一劍雖然不輕，但我還挺得住，不會躭誤了你的兒子，你先拔回我的劍來……」

在劍北俯身後左天冲遺屍身上拔劍之際，白菱又向正替自己敷藥止血，並包紮傷口的靈芝，悄悄說道：「二姐！『白獺髓』省着點用，今天形勢凶險，恐怕還有更重大的流血慘事！」

這時，劍北把劍拔回，白菱覺出「白獺髓」果是傷科聖藥，一經敷治，背上火辣辣的疼痛已減，精神也振，遂抱劍在懷，向對陣中座上的柳東權，提氣朗聲叫道：「柳莊主，白菱僥倖獲勝，如今要依照賭約，向你提出一項問題。」

柳東權臉上戴着左銀右金面具，故而看不出他神色變化，只是把頭點了一點。

白菱目注「神劍東莊」巨匾，發話問道：「神劍東莊在此，神劍西莊何在？」

這問題問得好，差不多正是鄧飛龍等全都心中納悶，渴欲知曉之事……

柳東權似乎想不到白菱竟有此一問，神情微震，但又不得不答，緩緩說道：

「在四川崍邛，萬劍朝天的『劍尊谷』內。」

白菱又道：「神劍西莊的莊主是誰？」

柳東權尙未答話，他身左所坐的金衣女子，業已冷冷說道：「這是第二個問題了，你有資格問麼？」

劍北見白菱碰了對方一個釘子，遂向她安慰笑道：「菱妹傷得不輕，吃粒『太乙葆元丹』，回座歇息，這第二項問題，由我來問。」

邊自說話，邊自深情全露地，含着眼淚，把粒靈丹，餵進白菱口內。

白菱何等乖巧，知情識趣地，佯作偎向劍北懷內，張口接丹，其實却一伸卬首，擋住別人視線，讓劍北有機會把在眶難消的兩滴關切情淚，滴落在自己的面頰之上。

男女之愛，和夫婦之情，委實魔力無邊，劍北這兩滴淚珠，幾乎比「白獺髓」、「太乙葆元丹」的靈效還大！

淚珠落頰，白菱心頭一片清涼，肉體上痛苦全消，精神也振，就勢在劍北耳邊悄道：「你在劍藝造詣上，看來雖不及我詭異靈巧，其實却更厚重精深，你打算怎樣制敵？最好不要傷我這樣逞騎弄險！」

劍北頷首道：「我不會，我要保重自己，設法逼得對方無法取勝，認敗自絕！」

這也是知情識趣之語，聽得白菱嫣然一笑，大放寬心，妙目流波問道：「我再考你一考，李家神劍的重妙訣何在？」

劍北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恩仇置度外，神劍守中平！」

靈芝在旁笑道：「四弟天君朗朗，未忘精髓，四妹不必多向他囑咐體己話了，對方的一位金衣劍士，業已出陣。」

果然，在天冲的遺屍，已被青衣漢子們拖去，柳東權微一擺手，目光注處，站在金衣劍士排頭第一個，容貌蒼老，頭梳道髻之人，便躬身領命，抱劍出陣。

若照通常情勢而論，「金衣」地位，似已高於「銀衣」，何況這出陣之人，又是金衣劍士之首？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劍北那敢怠慢，先吸口清氣，祛除了愛妻重傷的心頭仇火，緩步下場，抱拳笑道：

「在下李劍北，朋友請通名號。」

那金衣劍士，冷然答道：「我的名號，早已掛在臉上，其實彼此以劍賭命，又不交甚朋友，互通名號，豈非多餘？」

劍北聞言，見對方頭梳道髻，年約六十三、四，左眉間並有一道兩三寸長的斜斜劍疤，突然想起一位早年威震



●白菱劍由左腋下飛刺銀衣武士心臟

江湖的惡煞凶魔，不禁失聲問道：「西南出三劍，殘劍最稱尊，朋友莫非竟是昔年住持滇池金天觀的『天殘羽士』童觀主麼？」

那金衣劍士微喟一聲答道：「神劍西莊一立，殘劍焉敢稱尊？貧道天殘，如今只是拳派值役東莊的一名金衣九花劍士。」

剛才的左天冲，只是銀衣七花劍士，如今這天殘道人，位列金衣九花，顯然在修爲方面，要高出左天冲不少。

鄧飛龍等陣中，最關心劍北的，自然是嚐過左天冲厲害，業已身負重傷的白菱，她愁鎖雙眉，向靈芝低聲說道：「二姐，劍北的這名對手太强，他用愼守中平的耐戰劍法，是不是守得住呢？」

靈芝笑道：「他們兄弟中，四弟的耐戰之力，最爲韌勁，他若眞能把恩仇置於度外，用李家神劍，靜守中平，百招以內，絕無敗理！」

白菱苦笑道：「我也知道他絕對能撐持百招，但這是賭命，不是尋常比劍，百招以後，又如何呢？……」

靈芝秀眉微蹙，正在籌思，忽聽對陣中座上的柳東權，向天殘道人高聲叫道：「適才左天冲之敗，是『劍尊谷』問鼎江湖以來的首度嚴重挫折，道長身爲金衣劍士之首，位列九花，我要你全力施爲，替『神劍東莊』贏回一陣！」

天殘道人抱劍躬身答道：「莊主放心，貧道在『天殘五式』之內，倘若贏不得對方，便無顏再佩『九花』，領導金衣劍士！……」

劍北聽出便宜，狂笑叫道：「金天觀主，莫發狂言，慢說『天殘五式』，你就是施展出『天殘百招』，李劍北也……」

天殘道人不等劍北話完，便陰森森地，接口獰笑說道：「貧道練成『天殘絕劍』以來，除了曾被『西天劍尊』折服，劍下向無四合之將，你如此年歲，能有多高修爲？縱獲李慕雲少許眞傳，能接我三劍，已算是蠻不錯了！」

語音才畢，右手已揚，那柄長劍，光芒閃動，居然幻變出千百點劍尖，向劍北飛刺而來！

劍北神色凝重，長劍一擧，當胸平平點出！

天殘道人的眞正劍尖，雖然只有一點，但隱藏在千百枚幻變劍尖之中，委實令人疑假疑眞，難於辨認！

但李家神劍，專守中平，天殘道人那枚飛刺對方心窩，並暗含掛兩脇，劃丹田無數奇詭變化的眞正劍尖，居然被劍北這看來平淡無奇的隨手一劍，迎個正着。

雙劍相交，粘而不開！

這是天殘道人驚於劍北出劍之準，想以數十年凝煉內力，把對方壓得脫手墜劍，豈非一樣也算得勝！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雙方一劍才交，天殘道人便不敢再自狂自大地，輕視劍北，是以十一成眞力，吐勁壓劍！

劍北氣穩神凝，目光朗朗，一柄劍，挺得水平，彷彿劍尖上便托了一座泰山，也無法把他的劍身兒，壓得略垂少許。

這種勁頭兒，自然是一個往下壓，一個往上挑，力敵勢均，平分秋色！

驀然間，龍吟微作，雙劍忽分，一道金光，拔空飛起！

這不是天殘道人的手中長劍，被劍北挑飛，而是天殘道人借着對方上挑勁力，脚尖猛一點地，便金衣閃光，拔起數丈！

數丈上折腰掉頭，凌空飛撲，再一吐勁震劍，比適才威勢更甚，只見千百萬朵劍花，以及一條金光閃閃人影，向下猛罩！

依照李家神劍訣竅，應該神凝山嶽，穩守中平，以不變應萬變地，當胸擧劍，靜待對方萬變歸一的刹那之間，覷準中心，倏然出劍，便可仍像第一招那般從容化解來勢。

誰知劍北不知何故，突然改變原意，有了奇詭動作，竟隨在天殘道人之後，也自高高縱起。

天殘道人縱起了四丈一二，劍北竟竭全力，比他更高地，縱起了四丈七八！

故而，天殘道人掉頭撲落，地上人影已無，頭頂上空，反而洒落了漫天劍氣！

白菱起初見到劍北突變原意，竟欲貪功，不禁把顆芳心提到了嗓子眼內……。

等她看清劍北所用招式，才心中一鬆，撲簌簌地，掉下了急出來、忍不住的兩行珠淚！

原來劍北用的是神劍九大式中第三式「天河洗甲」，又稱「反臂倒劈絲」，招術已極威力凌厲，再加上所掌握的時機，更妙到毫巔，他縱的比天殘道人更高，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上，那裏還有不勝之理？

只不知道素來木訥老實的李劍北，那裏來的這等靈感，如此刁鑽，他怎會洞燭先機，知道天殘道人要縱身發劍，製造出如此有利態勢?!

但天殘道人豈是弱者，他一發覺劍北到了更高高空，便知不妙，一式「天蟬脫殼」，身形疾轉，無數劍花，反向當空湧起！

他這招術，用得不壞，在威力方面，比白菱適才那手「神劍反追魂」，並不遜色多少。

但一個是有意施爲，一個是倉卒應變，在快慢的速度之上，難免有所參差。

高手過招，分毫之差，往往便是生死之判！如今……漫天劍光一落，無數劍花一迎，便有大片血光，暨三條人影，凌空飛墜！

大片血光之中，有天殘道人的血，也有劍北的血！

但三條人影中，却似天殘道人練有「身外化身」之術，竟從一個變成兩個！

「神劍東莊」的莊主柳東權，深悉天殘道人之能，原本以爲必勝，一見竟生如此變故，驚得由中座勃然起立！

金衣女子輕聲道：「勝敗生死，均是常事，柳莊主身膺東莊重寄，請放從容一些，不要弱了『劍尊谷』天威！」

柳東權全身一震，默默地坐了下來，這時劍北已卓立被他一劍由頂至尻，劈成兩爿的天殘道人遺屍之間，向柳東權抱拳笑道：「柳莊主，李劍北再度僥倖，我要發第二問了。」

他這一抱拳，靈芝等方看出劍北左掌上血肉模糊，小指暨無名指，已被對方削去，白菱不禁一陣心痛，眼眶又濕……。

柳東權因自己雖掌「神劍東莊」，但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却是上差特使，在她們眼中，不宜失態，遂强忍盛怒，點頭說道：「有諾在先，當然算數，你是不是要問誰是『神劍西莊』……」

劍北一來因已從天殘道人口中，聽出西莊主宰，號稱「西天劍尊」，二來心中另有重大疑惑，遂截斷柳東權的話頭，接口說道：「不，我要換樁問題，你們應該從實答覆。」

柳東權向那似乎權限比銀衣女子更高的金衣女子，略以目光探詢，金衣女子便含笑說道：「藝有未曾經我學，事無不可對人言，『劍尊谷』向來一言九鼎，對方既然得勝，由他隨意發問……」

語音剛頓，劍北便朗聲叫道：「我不問柳莊主，問的是妳，妳究竟是何身份？請把臉上所戴的金色面具去掉。」

金衣女子笑道：「我是由西莊『劍尊』，派來東莊襄贊上區開莊典禮的金衣特使，又稱黃金夫人，姓名却恕不願說，你們能認識我麼？」

她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摘去臉上所戴的金色面具。

面具之下的那張臉龐，紅顏猶駐，儀態萬方，人，像極了李夫人，聲，也像極了李夫人，但那兩道秋水似的目光，却使劍東等三對夫婦，以及劍飛、李秀等，從迷惑中更添迷惑，因爲這目光太陌生了，陌生得使李秀起不了孺慕之思，使劍北覺得不像是曾經暱稱他爲「小鼻涕蟲」的「小媽媽」，使劍東、靈芝等，覺得不像是曾對自己撫育恩深的「大姐姐」……。

《下期待續》



爲"嬰兒美媽媽"提供省錢的方法

嬰兒美

營養接力大贈送



母乳最好！嬰兒美最接近

母乳是醫界公認寶寶的最佳食物，因故無法親自餵哺時，請以嬰兒美(Enfamil)代替，會是您最明智的抉擇。

嬰兒美育嬰配方奶粉營養廣度及平衡度最接近母乳，即含與母乳類似之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維他命及礦物質，能充分滿足寶寶的營養需要，促進寶寶健康的成長和發育。

營養接力大贈送



一公斤裝
集十送一

期間：4月10日至70年9月30日止

辦法：集1公斤裝嬰兒美奶粉或嬰兒美補血奶粉罐蓋十個，可向零售店兌換兒童速體健1磅裝一罐(售價180元)



嬰兒美育嬰配方奶粉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安和路158號4樓 電話：701-1102(20線)



●李秀傲立當場對三位夫人說話，地上遍是死屍。

《前情題要》鄧飛龍等人在和「神劍東莊」正式比鬥之後，不但連贏二陣，並問出「神劍西莊」的主持人爲「西天劍尊」，正當劍北再要問話之際，答話者却換了那個彷彿是李夫人的金衣女子。

神劍西莊

12〈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

題字／胡金銓

挿圖／陳海虹

靈芝首先提出疑問，向劍東耳邊，悄然問道：「劍東，你們昨天遇見的，就是她？被她從大網之中救出？甚至於她還對劍北叫過『小鼻涕蟲』麼？」

劍東皺眉，略一沉吟，苦笑搖頭答道：「我弄得拿不準了，容貌是一點不錯，語音也十分彷彿，但昨天的那兩道目光，是多麼熟悉、多麼和藹，分明是昔年對我們天高地厚的『大姐姐』，如今這兩道目光，却一點都不熟悉，完全陌生，甚至於除了陌生，還隱藏着極度冷酷！」

白菱趁着劍東靈芝夫婦私語之際，對劍北說道：「劍北，快把你的斷指找回，我們有『白獺髓』……」

話猶未了，劍北已拉着她雙雙歸座，邊行邊自說道：「對方的『天殘絕劍』，何等厲害！斷指早就絞碎，無法復原，今日之戰，太以凶險，若非有高明人物，暗加指點，我還眞想不出這『黃雀捕螳螂』的險中弄險手段，難免伏屍當場，弱了李家威望！留着這點傷痕，以作紀念，並可時時警惕，不也好麼？」

白菱聽得劍北說是有人指點，不由大詫，正待細問，却見李秀業已站起身形，緩步下場，遂顧不得對劍北問話，先向靈芝和鄧飛龍叫道：「二姐、鄧老爺子，對方人手，個個不凡，秀哥兒雖然絕學在身，但他年歲太輕，須防氣傲誤事，我替劍北敷藥療傷，你們兩位，請留神掠陣，必要時，不妨以傳音密語，對秀哥兒提醒一聲！」

靈芝尚未答話，鄧飛龍已含笑低聲說道：「秀哥兒穩得很呢，他平素極識大體，能夠忍辱持重，今天在這種場面上，決不會傲……」

、一個「傲」字，剛剛出口，鄧飛龍已老臉微紅，說不下去。

因爲被他誇讚爲極識大體、能夠忍辱持重、決不會傲的李秀，業已現出了震驚全場的傲得不能再傲之語！

李秀像一株松，一株在向以「松」名的「黃山」中，都找不出那樣高古姿態的傲立蒼松，卓立場中，目光微掃包括黃金夫人暨白銀夫人在內的「神劍東莊」羣豪，雙眉高軒，朗聲說道：「柳莊主聽眞，這一陣李秀要請教兩個問題，並先行提出，請你準備答覆，第一個問題是我父李慕雲之死，與四川邛崍的『劍尊谷』，究竟有無關係？第二個問題是我母親在不在『神劍西莊』？」

好！李秀有表現了，這兩個問題，提得既極堂皇，也極重要！並從第二個問題中，可以明白他從金衣女子的陌生目光以內，業已否定了這是自己的母親，卽令昨日劍東等所遇是眞，則可能也因縱敵獲罪，被調返「神劍西莊」，換了另一位不知名的女子在黃金面具內，再戴了特殊製作，容貌像極自己母親的人皮面具，來擔任「金衣特使」。

柳東權有點驚異地，「咦」了一聲問道：「李秀，你忘了我們所約定的事麼，就算你這一陣能夠再勝，也只能提出一項問題……」

李秀不等柳東權把話說完，便接口笑道：「我沒有忘了約定，因爲在這一陣上，我要獨鬥你們兩人，多問一項問題，不算是太過份吧？」

就是這句話兒，聽得鄧飛龍老臉發紅，把誇讚李秀年少老成、決不會傲之語，生生噎住，說不下去！

柳東權由驚轉怒，狂笑一聲，目注李秀，冷冷說道：「你們大概僥倖連贏兩陣，有點昏了頭、瘋了心，把我『劍尊谷』中劍士，都當成了酒囊飯袋！你有沒有心目中的對手，要想鬥哪兩個？」

李秀應聲答道：「神劍東莊的九花金衣劍士，業已屍分兩爿，血染當場，那裏還會再有值得我李秀爲他出手之人……」

話兒至此略頓，伸手指着坐在柳東權兩側的金衣女子



這時柳東權以劍柱地，劍上却多了九個洞。

和銀衣女子，提高語音，一字一字說道：「我要雙鬥來自『神劍西莊』，身份足與你這東莊莊主分庭抗禮的金衣特使和銀衣特使……」

剛才他傲得要獨鬥二人，曾使滿場震驚，起了一片「嗡嗡」議論。

如今竟更為高傲地，指定金衣特使暨銀衣特使，作為對手，當然使所有在場人物，驚上加驚，反而形成了一片沉默！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青青。

她緊張得趕緊離座起身，走到鄧飛龍的身邊，低低叫了一聲：「爹……」

鄧飛龍當然懂得愛女的關懷李秀之意，遂握着青青的手兒，悄然說道：「青兒，秀哥兒這樣做法之意，是甘冒奇險，期望一舉而定今日局面！他……他大概因劍北、白菱，都是帶傷險勝，恐怕再這樣下去，難免有更悽慘的傷心恨事發生……」

青青一雙妙目之內，淚光浮動，銀牙微咬說道：「爹，他的成就雖高，但獨鬥金銀雙使，眞能接得下來麼？雙方有言在先，場場都是賭命，萬一……」

說到「萬一……」之時，青青語音悲咽，有點說不下去，她伸手拭去忍不住順腮流落的兩點珠淚，語音更低地道：「何況那銀衣女子，身份如謎……」

這也是鄧飛龍最最擔心之事，因為萬一那銀衣女子竟是青青的生身之母，則與李秀當場鬥劍之下，不論誰勝誰負，均有一方必須犧牲，無法兩全……

誰說無法兩全？立刻便有人替鄧飛龍、青青父女，解決了這椿令他們提心吊膽的難於解決之事！

誰？這人是誰？

是李秀否定她是生身之母，把她選作對手之一，要與她當場鬥劍，彼此一決生死的黃金夫人。

柳東權聽完李秀太嫌高傲的挑戰之言，遂向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微一拱手問道：「兩位特使是否下場去給這乳臭未乾，但却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後生下輩，一些教訓！」

黃金夫人此時已把那具金色面具，仍舊戴回臉上，冷然一笑答道：「『劍尊谷』傲視天下，以劍稱尊！在正式論技的場合之中，最重視的，便是公平榮譽，並不是勝負二字！柳莊主雖然獨當一面，貴為東莊莊主，但也總是『劍尊谷』內，奉派出來的人，你聽說過『西天劍尊』麾下，有過以二對一的規矩麼？」

這個當着衆面的硬釘子，碰得不小，柳東權雖然戴着色兼金銀的奇異面罩，但可想像得出，他的那張臉孔，必已羞窘慚怒得為之面紅耳赤！

但黃金夫人是上差特使，更扛着「西天劍尊」名號，打他官腔，遂使柳東權空自慚怒交迸，却不敢發作，只得忍氣吞聲，再度抱拳陪笑問道：「兩位特使若不應戰，豈不被李秀小兒，笑為示怯，一樣弱了『劍尊谷』的名聲？……」

語音未畢，黃金夫人又是一聲冷笑，接口說道：「不是示怯，而是不屑，柳莊主叫李秀在我或白銀夫人之中，選擇一個。」

柳東權忍着一腔悶氣，回過頭來，向李秀厲聲喝道：「李秀小兒聽見沒有？劍谷特使，不屑雙戰，叫你隨意選上一個。」

青青聽了這種變化，方略透一口氣兒，低低叫道：「爹，我希望他不要挑選白銀夫人，否則，這一輩子，別想我再理他了！」

鄧飛龍苦笑道：「大概不會，但秀哥兒若選黃金夫人，也難免……」

話音未了，答案業已宣佈。

李秀的答案，不是直接宣佈，而是間接宣佈，他寒着一張略嫌瘦削的英秀臉龐，聲冷如冰，脫口吟道：「挽弓挽強，用箭用長，射人射馬，擒賊擒王！」

柳東權聽得正中下懷地，目注李秀道：「你要鬥金衣特使？」

在「黃金」與「白銀」的二者之間，自然是前者的份量價值，高於後者，李秀既稱要挽強弓，要用長箭，柳東權遂作了如上猜測。

他是絕高手，也是大行家，看出李秀故意狂傲，必有所恃，此人定屬敵陣上駟，極為難鬥，剛才黃金夫人給自己連碰兩個釘子，委實令人惱火，如今由她拚鬥強敵，豈非勝固欣然，敗亦快意？

但李秀却向柳東權搖了搖頭，冷然答道：「倘若令我單挑一人，我挑的是你這獨當一面的『神劍東莊』莊主！」

柳東權大感意外，聞言一怔，黃金夫人却撫掌嬌笑說道：「妙極，妙極，李少俠膽大包天，選得極好，柳莊主的『風雷三殺手，神劍巧連環』，比我高明多了，何況今日恰值『神劍東莊』正式開莊上匾，他這身為莊主之人，也該抖抖威風，顯顯手段，才好給業已為『劍尊谷』效忠喪命的七花銀衣劍士，和九花金衣劍士一些泉下安慰！」

這幾句話兒，不單對柳東權加以諷刺詛咒，並還把他生平最得意的「風雷三殺手，神劍巧連環」秘密殺着，給有意無意地抖露出來！

柳東權心中詫異，剛一轉念，黃金夫人又復笑道：「李少俠業已亮劍，等待教訓，柳莊主快下場吧，『西天劍尊』的麾下諸員，決沒有『示怯』二字！」

柳東權鋼牙一咬，心想自己先收拾李秀，然後再密報「西天劍尊」，查查這黃金夫人怎會突有胳膊向外彎的有意助敵跡象?!

他一面怒火中燒，心內暗起毒念，一面厲聲叫道：「劍來！」

這位「神劍東莊」莊主認為二十名金銀劍士，個個技藝非凡，足以打發任何來敵，故而在現身之際，大邁邁地，根本沒帶兵刃。

如今，厲聲一喝之下，立有兩名青衣壯漢，自大廳中奔出，向柳東權躬身獻劍，而這柄劍兒，也引得鄧飛龍等，一齊矚目，心頭暗暗驚異！

因為柳東權的劍，長約四尺，寬如人掌，比尋常所見的青鋼劍、龍泉劍等，不知厚重幾多？

嚴格說來，這是馬劍，不是步劍，凡在步下能用如此重劍之人，沒有空空精精之技，也有霸王賁獲之勇！

柳東權接劍在手，大踏步地走到場中，先行抱劍躬身，向西為禮。

李秀懂得他是在向「西天劍尊」行禮，遂靜等柳東權禮畢，含笑問道：「柳莊主，準備好了沒有？比劍過後，我要你親自答覆我的問題！」

好個柳東權不愧劍道高手，人到當場，居然能把胸中一切嗔念，完全泯却，心平氣和地，不理對方譏嘲，點頭和聲答道：「只要你能勝我，柳東權在橫劍自絕之前，一定先親自答覆，而且因為我身為『神劍東莊』莊主，你雖以一對一，我仍然答覆你適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李秀雙目神光，籠定對方，臉上也現出一種尊敬神色，緩緩說道：「好，柳莊主你是位英雄，李秀為了尊敬英雄，對你不再輕視我家傳『神劍九大式』共分九九八十一招，倘若在此招數之中，不能勝你，李秀縱或不敗，也必在第八十二招之上，回劍心窩，當場自絕！」

靈芝聽得暗向金蘭笑道：「三妹，你聽秀哥兒狂是不狂？」

金蘭正色道：「不狂，他說的是老實話，因為用完『神劍九大式』後，若不能勝，秀哥兒也就必敗無疑……」

劍南在金蘭身邊，突然說道：「奇怪!?……」

金蘭看他一眼道：「你在奇怪什麼？」

劍南道：「直到昨天為止，我們只知道秀哥兒練成了神劍第八式『雷動九天』，關於那參悟最難、境界最高、威力最大的第九式『不殺之殺』，他却是何時練成？難道說一夜之間，能有如此神奇的難信成就!?」

這的確是椿極奇怪的問題，不單問住了金蘭、白菱、劍東、劍北，連平素心智最高的靈芝，也被問得為之張口結舌。

這些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全盯在青青和劍飛身上，因為青青和劍飛，比較接近李秀，或許他們會多知道一些，能夠說得出有關李秀成就的劍藝秘密？

青青和劍飛，懂得劍東、靈芝等盯注自己的訊問目光之意，但他們一個紅了臉，一個傻了眼，一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就在他們全都莫名其妙之際，李秀已向柳東權抱劍笑道：「柳莊主請準備，李秀以家傳『神劍九大式』請教，這就出招！」

言畢，招發，這一劍，太凌厲了！

聲似風雷生萬竅，勢如銀河落九天，燿疑羿射降紅日，矯於羣帝驂龍旋，一柄劍，幻成了一百柄劍、一千柄劍，甚至於一萬柄劍，那種冷森森、光閃閃的懾人劍氣，既像由地獄湧現，也像由天堂飛來，把柳東權身形前後左右上下的數丈方圓，一齊密密罩住！

柳東權萬想不到，李氏家傳神劍，竟有如此威勢？那敢絲毫怠慢地，凝氣一肅，劍影也騰！

劍東看得萬分驚疑道：「秀哥兒怎麼把劍法倒使了呢，第一式就用的是『雷動九天』？」

靈芝畢竟慧根最朗，長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秀哥兒根本尚未練成神劍第九式，他是以九九八十一招之數，迷惑對方心神，而全力施展『雷動九天』，在第一招上，便和柳東權拚個勝負生死！一招不勝，第二招便是使我們連搶救都來不及地，立即回劍自絕！」

「叮！叮！叮！叮！叮！叮！」

劍東、靈芝、青青、鄧飛龍等，提心吊膽地，靜觀究竟之際，雙方劍影已合！

九聲脆響起處，劍影人影雙飛！

先飛的是李秀掌中的劍，後飛的是李秀人影！

顯然，李秀的劍，是被柳東權的寬厚重劍，和神勇臂力震飛，他隨後縱身空中，是搶接自己的劍。

青青認定李秀已敗，他搶回長劍的次一動作，定是回鋒自絕，刺入心窩！

她不忍心，也沒有勇氣目睹這種場面，沒能力，也無法挽救這種局勢，只好銀牙咬處，回手一掌，便向自己的天靈拍去。

一掌落處，未及天靈，中途被鄧飛龍抓住手腕，沉聲喝道：「青兒不要糊塗，秀哥兒勝了！」

青青驚魂稍定，目注場中，只見李秀接劍以後，剛剛

飄身落地，那張本已稍嫌蒼白的俊臉之上，更是白得像霜、白得像紙，絲毫沒有血色！

柳東權倒仍是原樣，身上半絲沒有見傷，衣裳完完整整，連那具色兼金銀的奇異面罩，也好好戴在臉上，植劍拄地，岸然巍立！

唯一和交手前不同的，是那柄劍！

那柄奇厚、奇長、奇寬、奇重的奇形馬劍之上，多了九個被李秀刺得對穿的透明小孔！

李秀身形落地，向柳東權恭恭敬敬行了一禮，發話問道：「請教柳莊主，四川邛崍的『劍尊谷』，究竟與家父遇害一事，有無關係？」

柳東權道：「令尊……」

「令尊……」二字才出，柳東權突然「哼」了一聲，身軀向前仆倒，背後「脊心」死穴之上，露出一截劍鋒完全入肉的奇形金色劍柄！

十八名金銀劍士，以及一干青衣值役壯漢，見莊主突告身死，不由紛紛大亂，紛紛拔劍，似欲搜尋暗算柳東權之人?!

黃金夫人起身離座，走到柳東權遺屍之前，從他「脊心」一穴上，拔出一柄劍來。

那是一柄長不盈尺的奇形小劍，柄是金色，劍身却彎曲如蛇。

黃金夫人雙手捧劍，恭身肅立叫道：

「大家莫亂，柳東權枉爲東莊莊主，有辱『劍尊谷』盛譽，他是被『西天劍尊』的『金蛇法劍』所誅！」

「西天劍尊」以及「金蛇法劍」八字，鎭懾了那干金銀劍士，頓時鴉雀無聲！

李秀搶前半步，抱拳叫道：「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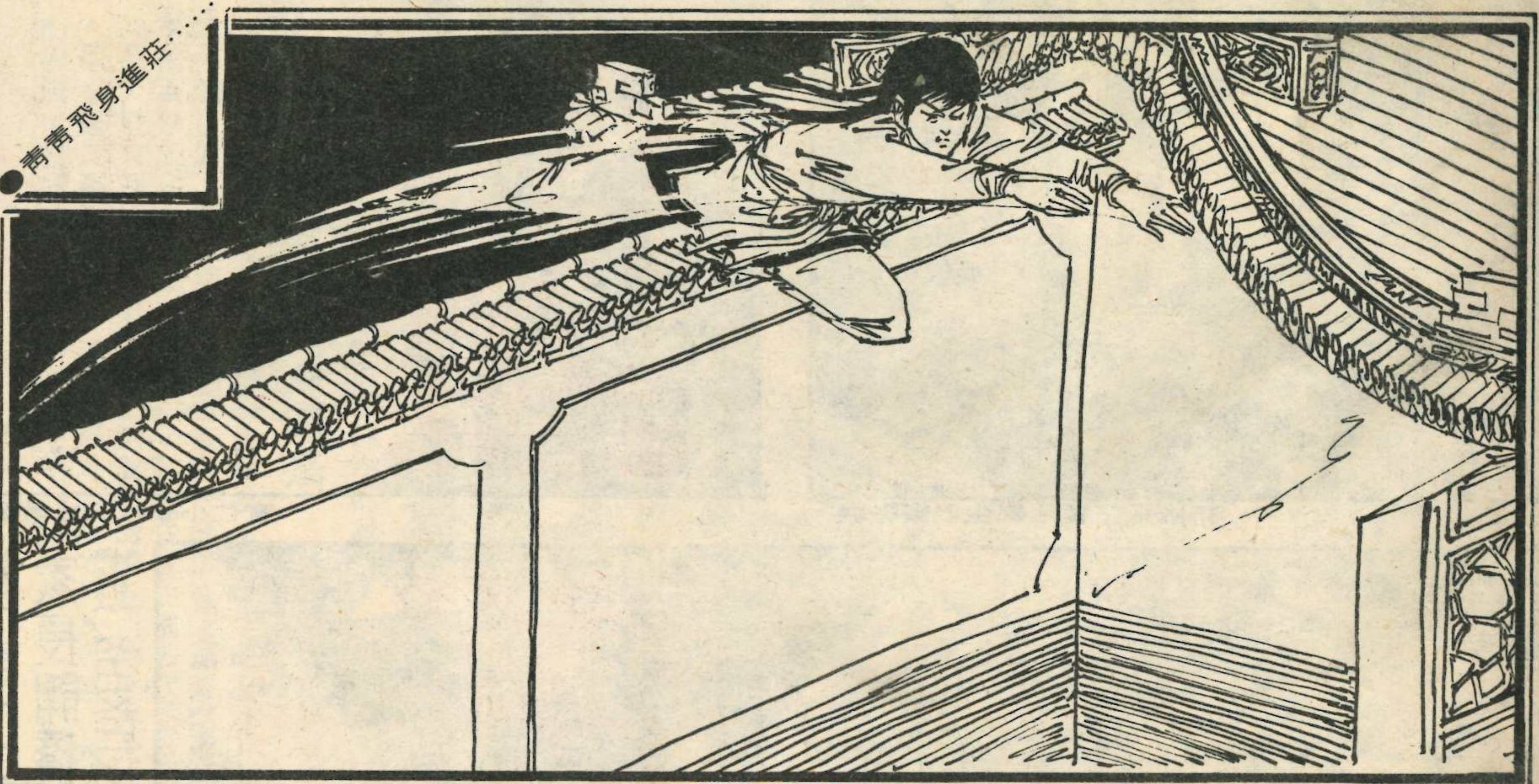
黃金夫人壓低語音叱道：「你還敢開口？趕快服藥療傷，散掉胸頭淤血，換鄧老上前答話！」

李秀一劍把柳東權那樣堅厚的馬劍之上，刺穿九個小孔，本已凝勁太過，臟腑受傷，嗆了一些血塊在口！偏偏他既好面子又欲開口問話，強行嚥下淤血，如今內傷加重，已有點耳內雷鳴，眼前發黑的支持不住！

鄧飛龍也看出不妙，趕緊命青青扶走李秀，並向黃金夫人抱拳問道：「夫人有何見教？」

黃金夫人道：「柳東權已死，未了的七場論劍，恐怕將來要移到『神劍西莊』舉行，鄧老等暫時請便，但今夜三更，希望你派令嬡青青，單獨來此一趟。」

鄧飛龍是老江湖，雖未深悉內情，但從各種片段跡象上，已覺得這看來冷酷，又頗神秘的黃金夫人，似有暗助自己等人之處。


青青飛身進莊……

但如今聽得她竟要愛女青青，於今夜三更，單獨來此，不禁又對這黃金夫人，投注過疑問眼色。

黃金夫人笑道：「鄧老不必多疑，我此時必須處理各事，對李秀所提問題，未及作答，柳東權死得太以突然，決定『神劍東莊』是就此收匾？抑或立報西莊，另派能手，接掌柳東權的職位，故想今夜三更，勞動令嬡，到此一談，依照諾言，把有關李秀父母之事，給她一個滿意答覆。」

鄧飛龍聽得對方如此說法，分明一團善意，只得點頭應允。

但他目光微閃，瞥見了正命「神劍東莊」諸員，收拾柳東權遺屍的白銀夫人，不禁心中一動，嘴角微啓。

黃金夫人搖手笑道：「鄧老心意，我已盡知，今夜倘令嬡與我投緣，我或許會多讓她知曉一些有關重大機密！」

話完，便卽轉身走回那懸有「神劍東莊」巨匾的巍峩大廳，對鄧飛龍不再理會。

×× ××

李秀的臟腑內傷，委實太重，在離開「神劍東莊」，回到原先的居留地後，便立告大口嗆血，人事不知。

鄧飛龍知醫，又有好藥，再加上精純內功之助，總算保住了他的小命，但七日之內，無法下床，甚至在一個月內，都無法恢復原有功力，更不宜和人動手。

青青哭得雙眼紅腫不堪地，向靈芝皺眉說道：

「二嬸，這樣下去不妙，我認爲秀哥兒的劍藝造詣，遠超過內功修爲，若遇強敵，勝是能勝，自己也難免受傷，總有一次，會把性命送掉！」

靈芝點頭道：「姑娘慮得極對，我正和劍東商量，非設法爲秀哥兒培元固本，加厚他的體質內力不可！」

青青道：「二嬸是有妙藥？還是有甚秘方？」

靈芝搖頭道：「我們只有傷藥，沒有妙藥，秘方更是難求，但老主人昔日有位知交，却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

青青把一雙大眼，略眨幾眨，目注靈芝問道：「是不是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的『囘天漁隱』公孫敬？」

靈芝道：「不錯，公孫老人雖不涉江湖甚久，但與老主人情誼太厚，有人去請，定必惠然肯來，我認爲他絕對有把握能改善秀哥兒的稍嫌薄弱體質！」

青青想了一想，手指劍北、白菱，含笑說道：「四叔四嬸均受重傷，暫時不宜再與強敵動手，就請他們兩位，去找趟公孫老人，不是極合適嗎？」

靈芝含笑點頭，立卽叫來劍北、白菱，告知此意。

劍北、白菱知道此舉極關重大，而「神劍東莊」痛遭鎩羽，眼前也不會再有凶險爭端，最好是利用李秀不能下床行動的七日光陰，能把「囘天漁隱」公孫敬請來，爲李秀煉藥開爐，施展囘天手段！

故而，他們毫不推却，立卽向大家告別，趕赴宜昌。

送走劍北、白菱，天色已不甚早，青青便欲獨赴「神劍東莊」之約。

靈芝等經過研究，認爲黃金夫人似有極重大的機密，只願意單獨告訴青青，若是有人陪她同去，反而可能會產生不良效果!?

但完全孤獨，也不放心，遂決定靈芝，劍南、金蘭、劍飛等四人，留守防護李秀，鄧飛龍、劍東二人，陪青青同去赴約，但只由青青一人進莊，鄧飛龍與劍東則藏在莊外屬近，以備萬一有變，可以及時接應。

青青身邊，帶有好幾支告急旗花，若發現黃金夫人有甚詭計，情況危急不妙，便立卽向莊外報訊。

一直走到「神劍東莊」的莊門之外，並無絲毫警兆。

莊門無人把守，莊內也黑沉沉地，靜悄異常，不見半點燈光，不見半絲人影。

劍東微一皺眉，向鄧飛龍低聲說道：「鄧老爺子，我覺得這局面沉靜得特別出奇，會不會對方在莊內設有甚麼厲害詭秘陷阱？」

鄧飛龍方一沉吟，青青已自笑道：「二叔，你記不記得四叔臨去宜昌前，告訴你的話兒？」

劍東道：「劍北是說在他與天殘道人比劍時，有人用傳音密語，洩漏對方的劍法機密，才使他行險倖勝！」

青青笑道：「有此一事，足見對方陣營中，藏有我們的朋友，不論此人是否黃金夫人？我認爲此行也收穫大於凶險，二叔和爹，不必多慮，時近三更，我要單獨進莊去了！」

語音才住，倩影已騰，毫不遲疑地，縱進莊門之內。

由於莊內毫無人跡，青青遂一直撲奔那巍峩大廳。

她雖一向膽大，但一進廳內，也不禁立卽止步，周身汗毛根根豎立，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

因爲青青看見兩件不應該屬於這大廳內的東西，那是兩口棺材！

下期待續



歌林公司與西德寶麗金技術合作

唱出千山萬水的情懷



《中國風專輯系列》

蕭孋珠中國風專輯第一張，以現代音韻表現傳統情懷，唱出萬里故園中千山萬水的熱情與澎湃，歌聲所到，山也動心，水也動情。

如今歌兒用籮裝／刮地風
小河淌水／一根扁擔
蒙古牧歌／牧羊女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發行

展示中心／台北市博愛路35號 TEL：3149973～6
工廠／台北縣新莊市建國路6號 TEL：9023322 局版台音字第0135號



青青暗中提聚真氣，凝立不動，使心情完全平復下來，才緩緩說道：「晚進鄧青青，履約而來。」

她的聲音很低，但靜夜之中，仍然可聞得隱隱的回聲，廳中竟然無人。

青青的心頭震動了一下，一種莫名的驚恐，油然而生。

難道這眞的是一個陷阱？

她摸出了連絡的旗花。

但她在施放前的一刹間，突然停了下來。

這只是一間充滿着恐怖氣氛的空廳，沒有現身的敵人，也沒有恐怖形物出現，一旦召來了劍東，豈不留人笑柄。

「青兒，可有什麼發現？」是鄧飛龍的聲音。

父女情深，鄧飛龍終於悄然追了進來。

搖搖頭，青青歎息一聲，道：「很奇怪，這裏似乎是已經沒有人了。」

鄧飛龍緩步行入廳中，運足目力，回顧了一眼，也不禁泛起一股微微的寒意。

兩具棺木，使這間廣敞的大廳，生出一種詭異的恐怖。

「也許，他們已經撤離了所有的人，這是個詭異的劍派，一切行事的法則，似乎都出於常情之外。」

以鄧飛龍豐富的江湖閱歷，也無法斷言今夜的情勢變化。

「老前輩說得不錯，這一座『神劍東莊』，確已經人去樓空。」

李劍東的長劍已經出鞘，護住前胸，緩步行入廳中。

「我已經勘査過兩重廳院，沒有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看到一個人？」

「爲什麼？爲什麼她要騙我？」

鄧飛龍輕輕歎息一聲，道：「青青，也許，這不是她的本意，她只是一個使者。」

劍東的目光，凝注在兩具棺木之上，手中的長劍，已領起劍訣，隨時可發出快速的一擊。

「老前輩，所有的人，都已離去，爲什麼留下來這兩具棺木？」

鄧飛龍一拉青青，突然退出了一丈多遠，道：「如非賢侄提醒，老夫可能已入陷阱之中。」

「爹，你是說，那兩具棺木？」

鄧飛龍道：「青青，這個門戶，對敵人很兇殘，對自己人也很冷酷，那裏還會想到照顧死人……」

青青道：「棺木中如非裝的死人，還能裝些什麼？」

鄧飛龍心中忽然一動，道：「李賢侄——走！」

一拉青青，轉身而去。

三個人越屋而出，剛離莊院，四週已閃起了一道火舌。

火光竄行極快，似乎是，早已在四週佈置好的一道藥線。

幾乎在同一時刻，火光大起，四週同時燃燒起來。

這莊院的四週，好像早已埋下了桐油，火苗一起，立刻不堪收拾。

可怖的是，火勢先由四週竄起，一下子封鎖了八面出路，由外面向裏延燒。

這座雄偉的莊院，在建築之時，似是也埋下了助燃之物，燒得快速至極。

整座的莊院，霎時變成一片火海。

只要再晚片刻時光，三人勢必要葬身火窟。

鄧飛龍輕輕歎息一聲，道：「好厲害的大火。」

青青黯然一歎，道：「爹，我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青青，鄧飛龍、劍東，剛離莊院，四週已閃起一道火舌。

13〈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神劍山莊

（前情提要）李秀雖然贏了神劍東莊莊主柳東權，却因內傷太重吐血後昏迷不醒。青青應黃金夫人之約單獨前往莊中晤談，不料進入莊內之後，不但未見黃金夫人，而且還看見兩件不應屬於該莊的事物 —— 兩口棺材。

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

「爲了不願留下一點痕跡，這熊熊之火，燒去了這座莊院，也燒去了所有的蛛絲馬跡。」

青青道：「可是，他們已洩漏出了『劍尊谷』的所在，這把火，沒辦法燒到邛崍山中。」

李劍東道：「也許，他們正希望我們找到邛崍山劍尊谷去。」

鄧飛龍苦笑一下，道：「燒去了『神劍東莊』，却留下了重重疑雲，劍尊谷就算刀山油鍋，咱們也不得不自投羅網了。」

李劍東道：「老前輩，但他們也留給了咱們很多準備的時間。」

鄧飛龍苦笑一下，道：「劍東，老朽在江湖上闖蕩了數十年，自信江湖上這份閱歷、經驗，不會輸人，但老朽就想不出，他們這個行動究竟用心何在？」

劍東道：「是啊！他們可以不用燒去這座莊院的……」

青青接道：「爹，他們難道只是想把我燒死。」

「不是！我查看過了這座莊院的四週，這把火不是人放的。」

劍東道：「靈芝，妳怎麼來了？」

暗影中，緩步行出來一身黑衣的靈芝。

「不是人放的火？怎麼會燃燒起來。」

青青訝然的望着靈芝。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這件事並不太難，他們用的火棒，在預定的時間內，燃起了火藥引線，就可以燃燒起來，我藏在附近一株大樹之上，看得很清楚，火勢燃起，沒有見一個人離開這座莊院。」

「什麼叫火棒？」

青青雖然聰明，但她究竟是初出茅廬，對江湖上的事物，所知有限。

「那是一件很簡單的技巧，一根香，插在預先埋好引線處，用香的長度，就可以預定出它燃燒的時間。」

靈芝拂一下夜風吹飄起的鬢髮，緩緩接道：「青青姑娘，妳在莊院中可曾看到了可疑的事物？」

青青道：「除了兩具棺木之外，別無所見。」

靈芝沈吟了一下，道：「姑娘可曾揭棺查看過？」

「沒有，大廳寬敞，只有兩具棺木……。」

鄧飛龍接道：「老朽也有一種身入陷阱的感覺，急於退出莊院，也忽略了揭棺查看一下。」

青青望着靈芝，有些黯然的說道：「我希望能從她的言談中，多瞭解一些，爲什麼？母子和母女之間，會有如此隔閡，如此的恩怨糾纏。」

她目光中滿是幽怨，掃掠了站在身旁的父親一眼。

青青很明顯的提出了心中的疑問，不但使鄧飛龍心頭震動了一下，連劍東和靈芝也有些出乎意外。

靈芝望了呆在一邊的鄧飛龍一眼，緩緩說道：「青青姑娘，我們心中也有着同樣的焦慮和懷疑，希望證實一下那位金衣人的身份。」

青青道：「她是秀哥哥的母親？」

「沒有辦法肯定。」

「爲什麼？你們難道都不能分辨眞假？」

青青似乎是已下了決心，一定要把事情求證明白。

靈芝是最好求證對象。

「就音容笑貌上看去，她像極照顧我們誼屬師母的嫂夫人，但中間却又有很多使人無法想得通的疑雲破綻，」

青青接道：「她原本答應我，要告訴我個中內情的，想不到忽然會變了卦。」

「青青姑娘，變卦的不一定是她，雖然，她在『神劍東莊』出現的身份很高，但她也只是一個受人遣差的使者身份。」

青青突然轉過臉去，兩道烱烱的目光，盯注在鄧飛龍的身上，道：「爹，那個穿着銀衣的女子，是不是生我、養我的母親？」

「孩子，爲父的只能說，她長得很像！……」

「爹，難道，你眞的連娘也認不出來？告訴我，她究竟是不是我娘？」

鄧飛龍拂髯一歎，道：「孩子，爲父眞的無法肯定……。」

「我不信，爹，你究竟有什麼苦衷，不肯告訴我。」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青青姑娘，令尊說的是實，別說令尊無法肯定，以我和李夫人的接近，也一樣無法確定她是不是眞的李夫人。青青姑娘，我們相處十餘年，而且都是女人，相處的記憶，比令尊深刻得何止十倍，目下情勢詭異，看樣子，如不能深追下去，是很難瞭解個中的眞相了。」

青青望了父親一眼，欲言又止。

她看出了年邁的老父，臉上的沉痛神色，心中縱然有千言萬語，也不忍再追問下去。



靜室中一燈熒熒，李秀伸動一下雙臂，緩緩坐起身子。

×××

靜室中一燈熒熒，李秀伸動一下雙臂，緩緩坐起身子。

轉眼望去，只是青青一手支頭，對燈而坐，柳眉愁鎖，望着燭火出神，心事的沉重，竟然連李秀坐起身子，也不知道。

「青青，什麼時光了？」

「你怎麼可以坐起來了，快躺下去。」

青青快步行了過來，强行扶李秀躺了下去。

李秀笑一笑，道：「見過她了？」

青青怔了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去見黃金夫人？」

李秀道：「我傷得的確很重，但還未昏迷過去……」

「可是你回來，吐了好多血，而且……」

李秀輕輕歎息一聲，道：「我是暈過去一下，但很快就醒過來了，我知道妳在哭，也知道大家都在爲我着急，可是我不能說話，我必須用一口眞氣，護住心脈。」

青青道：「我爹說，你在七日內，不能下床走動，也不能耗神說話，好好的休息吧！我坐在這裏陪你，來日方長，我……」

「青青，不要太擔心我的傷勢，我會很珍惜自己，我不是有意的欺騙你們，而是，我不能肯定自己練成了這門功夫……」

青青訝然說道：「什麼功夫？」

「一種自療傷勢的神功……」

青青奇道：「你……」

李秀接道：「事實上，我已經大部復元了。」

青青道：「那是什麼武功啊？」

李秀道：「九轉神功，這是和李家『九大劍式』調和的一種氣功，在練劍時，同時增進功力，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經練成了九轉神功。」

青青道：「眞的？」

李秀點點頭，道：「眞的，可以放心和我談談吧？」

「唉！其實，告訴你也沒有用。」

「怎麼？妳沒有見到黃金夫人？」

「沒有，而且，『神劍東莊』也完全被大火燒去，大火突然而起，四面八方都被火勢封死，我和爹，早退出一步，否則，只怕見不到你了。」

李秀道：「那是說，他們早有準備了？」

青青道：「對！整個『神劍東壯』，都隱藏著助火之物，火勢一起，立刻成了一片火海。」

「神劍東莊的人呢？」

「他們似是早已經撤走了，靈芝二嬸隱身在一株大樹之上，沒有看到一個活人離開莊院。」

李秀沉吟了一陣，道：「青青，如若黃金夫人，不是我娘，白銀夫人，也不會是妳的母親！」

青青呆了一呆，道：「你能肯定？」

李秀道：「能！」

青青接道：「你勝了柳東權，但受傷很重，黃金夫人應該有殺死你的機會，但她却沒有下手，那是爲什麼……」

李秀點點頭，道：「不錯，我當時强嚥下一口淤血，但我凝聚的眞氣未散，還有自保之能，直到妳扶我下來，眞氣散去，才完全失去了自保的能力。」

青青道：「你是說，她已看出你還有還擊之能？」

李秀道：「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得出來，但她當時却殺不了我，青青，她很像我的母親，但我知道她不是！」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想不通的是，世上怎會有那樣相像的人。」

青青道：「眞是太玄了，對付我們的人，爲什麼那樣像我們的母親？」

李秀道：「這就是我們要查的隱秘，青青，我們面臨的困難，似乎已非單憑武功可以克服，而必須以耐力、智慧，去面對問題，找出眞相。」

青青微微一笑，道：「你好像已經胸有成竹了。」

李秀道：「我想過這件事，也想到了一個方法，只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青青道：「說出來聽聽看。」

李秀道：「詐死！——」

青青接道：「詐死？」

李秀道：「我傷重死亡，看看對方的反應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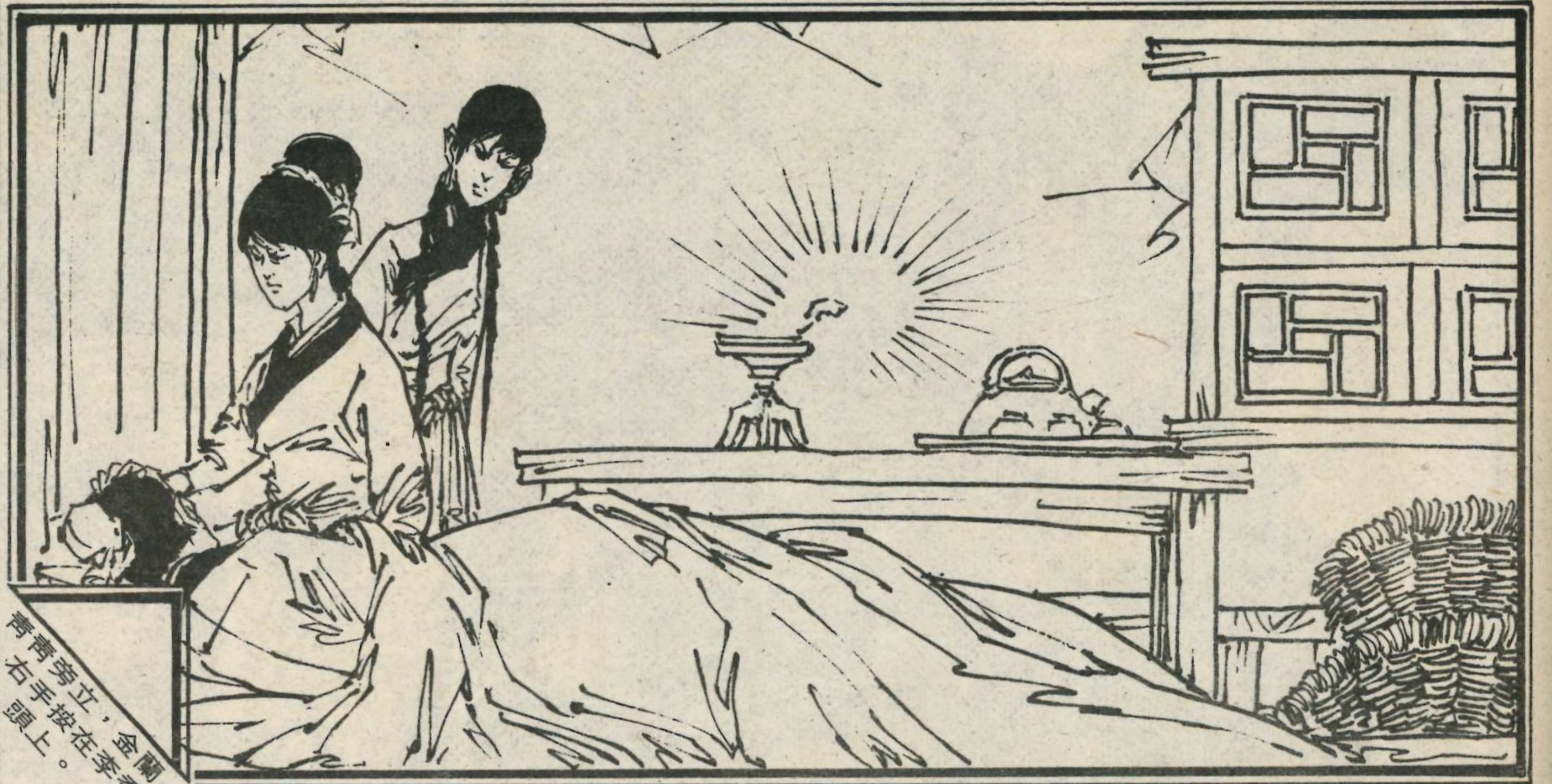
青青急道：「這個，這個——」

李秀道：「我又不是眞死，妳急什麼？」

青青道：「這件事，要不要告訴我爹，和劍東叔嬸他們。」

李秀道：「可以告訴靈芝嬸嬸，由她主持大局，別讓局面混亂，當然，這還要妳的配合才行。」

青青道：「要我作什麼？」
李秀道：「現在是什麼時刻了？」
青青道：「五更左右。」
李秀道：「天亮時刻，我就閉氣裝死，但這一閉氣，必須要十二個時辰，才會自行醒來——」
青青道：「那怎麼行？要是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情勢變化很大，失去了控制呢？」
李秀道：「這也是我和妳商量的原因，如果情勢需要，就在我『玄機』或『命門』穴上拍上一掌，我立刻就可以醒過來了。」
青青雙目凝注在李秀的臉上緩緩說道：「如果，情勢沒有變化，難道你要一直裝下去？」
李秀笑一笑，道：「如若十二個時辰之內，還沒有變化，我正可藉這機會，多裝幾天……」
青青道：「裝什麼？」
李秀道：「裝病啊！好好的睡它幾天。」
青青回顧了一眼，低聲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事，如若眞把敵人給引上門來，你能够應付麼？」
李秀笑一笑道：「就算我不詐死，也是這樣，很難增加實力。」
青青點點頭，道：「我再問一件事情，詐死，會不會影響到你復元的傷勢？」
李秀道：「這個，妳儘管放心，不但不會影響，而且，還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閉氣裝死，使一個人，完全休息，對身體大有幫助。」
青青道：「好吧！，那你就裝一下試試。」
李秀微微一笑，閉上雙目。
青青凝目望去，天色已亮。
只聽金蘭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青青姑娘，天亮了，妳一宵未睡，休息去吧！我來照顧秀哥兒。」
青青確已有些疲累的感覺，笑一笑：道：「那就麻煩三嬸了。」伸出右手，輕輕按在李秀的鼻息之間。
就是這片刻工夫，李秀的鼻息已斷，肌膚已涼。如非早經李秀說明，青青勢必柔腸寸斷不可。
饒是如此，青青也是心頭一跳，失聲而叫。
金蘭快步衝入室中，道：「什麼事情……」
口中在問青青，人却衝到了病榻前面。
青青道：「秀哥他……」
金蘭粉嫩雪白的右手，已然按在李秀的臉上。只覺他肌膚已涼，氣息已停，不禁呆在了當地。良久


青青旁立，金蘭右手按在李秀頭上。

之後，才緩緩說道：「他怎麼會突然……。」
青青明知內情，但見李秀仰臥榻上，全身僵直，臉色蒼白，仍然忍不住淚珠兒奪眶而出。
金蘭一腔驚怒，本想責備青青幾句，怎麼陪着秀哥兒，竟然不知道他何時死去，但見青青淚水湧落，無聲低泣，反而安慰起青青來，低聲道：「青青姑娘，不要哭了，也許秀哥兒只是一下子閉住了氣，快去請靈芝姐來。」
靈芝已在她們心目之中，樹立起了一種地位，金蘭第一個想到的人，不是劍南，而是智慧過人的靈芝。
青青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劍東、劍南、靈芝、劍飛、鄧飛龍全都集聚在李秀的房中。
愴涼、悲傷之中，充塞着一股殺氣，似乎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股怨氣，無處發洩。
幸好，青青已暗中告訴了靈芝。
劍東皺皺眉頭，看了青青一眼，道：「青青姑娘，妳本來很累了，應該休息一下的，但妳却堅持要陪秀哥兒，……」
用詞雖然很含蓄，但已隱隱流露出抱怨之意。
靈芝一揚柳眉兒，道：「劍東，這怎麼能怪青青，她對小主人的關心，絕對不在你我之下。」
鄧飛龍道：「奇怪的是，他怎麼會突然絕了氣。照說，他能撑下去的。」
靈芝道：「他雖然氣息已絕，但生機仍存，……」
金蘭接道：「靈芝姐，我不明白，氣息既絕，怎會仍存生機？」
靈芝心中明白，現在，必須讓在場的人，都感覺到一點希望，使他們的情緒稍微平靜一些，免得希望全絕，使心中那股充塞的怨氣，越來越重，一旦超越過一個人所能負擔的限度，會激出變化。
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金蘭，我不是隨口亂說，老主人的劍法，是獨步武林的一種奇技，劍藝和內功，相輔並進，秀哥兒在劍藝的成就上，超過了咱們很多……。」
只聽鄧飛龍歎息一聲，道：「靈芝姑娘，回天漁隱公孫敬，幾時可以趕到？」
一面把秀哥兒的左手，緩緩放入棉被之中。
原來，鄧飛龍藉幾人說話的機會，悄然替李秀把脈。他沒有說出來李秀已經死亡，但口氣之間，已經充滿絕望的表示出來，回天漁隱如不能及時趕到，李秀已經沒有救了。
靈芝雖然早知內情，仍不禁吃了一驚，訝然說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鄧飛龍道：「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秀哥兒如無外力之助，只怕很難再清醒過來了。」
劍東急道：「老前輩，你醫道精湛，有沒有急救之法？」
鄧飛龍搖搖頭，道：「老朽已經無能爲力了，不過……」
劍南道：「不過什麼？」
鄧飛龍道：「以秀兒的傷勢情形而言，不應該會有如此的突變。」
金蘭一把拉住青青，行到病室一角，低聲道：「青青，不要害臊，告訴我，秀哥兒，怎麼會突然有了這個變化？」
青青幾乎想說出秀哥兒的詐死計劃，但話到口邊，強自忍住，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金蘭道：「我知道你們兩情相悅，互以心許，年輕男女，對燈夜處，秀哥兒是不是……。」
青青明白了，急得臉色通紅，道：「三嬸，秀哥一直很君子。」
金蘭點點頭，道：「他傷勢沉重，情感最是脆弱，如若他對妳有所不敬，妳也不太忍心拒絕。」
她想不出李秀何以會突然起了大變，一下子死去，想來想去，想到了這個可能。
青青心中焦急，但此情此景之下，又不能和金蘭大聲爭辯，也不便發作出來，只急得面紅耳赤。
靈芝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金蘭，不要再逼青青姑娘，事情已經發生了，急在善後，我想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是保護秀哥兒，不要再受到任何驚擾，等回天漁隱趕到。」
金蘭歎息一聲，道：「靈芝姐，就算回天漁隱公孫敬趕到了，難道他眞還能起死回生不成？」
青青神情堅毅的說道：「三嬸，如若回天漁隱公孫敬趕到了，仍然救不活秀哥兒，我不會獨生於世！」
鄧飛龍道：「青青，妳……」
青青道：「爹，不要勸我，他死了，我活着也是乏味得很，如是讓我終日以淚洗面，形同白癡，生同如死。」
鄧飛龍黯然一歎，緩步向室外行去。（未完待續）

媽媽……我要自己站起來！

斷奶後、學步起，
兒童速體健豐富的酪蛋白鈣，
幫助寶寶自己站起來！

斷奶後的寶寶開始會坐、會爬，活動空間愈來愈大，體力消耗也愈來愈多。此時，需要更多的關懷，也需要更多的營養。尤其當寶寶由坐、爬而至躍躍站起，更需要大量的鈣質與營養。
兒童速體健是由美國美強生大藥廠營養專家群，依據寶寶發育期的營養需要而配製，含豐富的酪蛋白鈣、22種維他命和礦物質，能增進寶寶的體力與智力，健全骨骼發育，奠定一生健康的基礎。
好強是每個人的天性，寶寶要自己站起來，就讓兒童速體健助他一臂之力吧！



嬰兒美・兒童速體健
營養接力大贈送

期間：即日起，70年9月30日止
- 凡集嬰兒美奶粉或嬰兒美補血奶粉1公斤裝塑膠罐蓋10個，可向零售店兌換兒童速體健1磅裝1罐（售價180元）。
- 凡購買兒童速體健1公斤裝1罐，將塑膠罐蓋寄"北市忠孝東路4段226號6樓"上通廣告，可獲贈驚喜精美禮品乙份。



從幼兒到兒童，完整的營養品
兒童速體健
SUSTAGEN MIGHTY DRINK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安和路158號4樓 電話：701-1102（20線）



望着青青離去的背影，金蘭輕輕歎息一聲，

《前情提要》

李秀醒來，和青青商議瞞着大家裝死，等鄧飛龍等人來到，李秀已真如死去一般，鄧飛亦急得嘆氣，耽憂即使回天漁隱趕到恐亦無補於事，不過，金蘭心中却彷彿知道是怎麼回事一般。

神劍山莊

14〈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望着老父愴涼的背影，青青忽生不安的感覺，幾乎想叫回鄧飛龍，說明內情。

但她還是忍住了。

靈芝輕輕歎息一聲，道：「青青，妳一宵未睡，去坐息一下吧，小主人一死，使咱們失去了一個最强的高手，一旦發生什麼變化，人人都要全力以赴，保持最佳的體能，才能應付强敵。」

青青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去坐息一下就來。」

望着青青離去的背影，金蘭輕輕歎息一聲，道：「靈芝姐，小主人死得是不是太突然了一些？」

靈芝道：「妳懷疑什麼？」

金蘭道：「靈芝姐，小主人死得很突然，連一句遺言也沒有，難道妳不覺得可疑？」

靈芝低聲說道：「青青也許有很多的隱密，藏在心中，沒有告訴咱們，不過，他對小主人一片眞情，却是不容懷疑，所以，她決不會加害小主人，何況，我心中還在猜想……。」

金蘭道：「猜想什麼？」

靈芝道：「小主人也許不是眞的死了……」

金蘭道：「靈芝姐，妳……」

靈芝接道：「小聲點，我只是這樣猜想，小主人的劍藝，已然超越了我們很多，內功的成就上，也非我們能及，我猜想，他在發覺了自己傷勢很重之後，冒險求進，用一種無上內功，自求療治……。」

金蘭奇道：「這可能嗎？自療傷勢，會療得氣息斷絕。」

靈芝道：「金蘭，我說的只是可能，因爲除此之外，實在想不到小主人還有什麼可疑的死因，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能相互猜忌，我們的實力，已經相當單薄……。」

金蘭接道：「靈芝姐，我心裏好不服氣，這一夜，本來是應該由我照顧小主人的，青青姑娘一定要替我，小主人的傷勢已經穩定下來，竟然一下子死了，劍南雖然沒有責備我，但我看得出來他心中的不愉快，我心裏好難過。」

事實上，這個情形，靈芝也看得出來，小主人之死，劍東和劍南，神情都很彆扭，雖然他們沒有說出來，但心裏猜測很多，如若疏導不好，這股怨氣，很快就會發出來，勢非和鄧飛龍及青青姑娘鬧個翻臉成仇不可。

但靈芝的困難是，又不能把內情明白說出來。

忖思之間，劍東和劍南已雙雙行了進來。

兩人臉色沉重，劍南更是怒容隱隱，望了金蘭一眼，道：「小主人，有沒有遺言？」

金蘭搖搖頭。

劍南冷哼一聲，道：「如是妳守在小主人的身側，就算他傷勢惡化而死，至少，也會有幾句遺言告訴妳。」

金蘭道：「我……我看他傷勢已經穩定下來，青青姑娘夜半歸來，苦苦求我，由她守護，我……。」

劍南接道：「妳就是想偸懶，多休息一下，是嗎？」

金蘭沒有爭辯，却流下兩行淚水。

靈芝道：「劍南，不要責備金蘭，我仔細的查看過，小主人決不會是被人害死的。」

劍東臉色一沈，道：「不管怎麼說，小主人已經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沒有一句遺言。」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劍東，事情已經發生了，急在善後，我想，先把這件事壓下來……。」

劍東冷冷接道：「妳是說，小主人死去的事，不能宣洩出去。」

靈芝道：「對！……。」

劍東接道：「不對，我的想法，剛好和你相反？」

靈芝道：「妳怎麼想。」

劍東道：「靈芝，我一向都聽妳的，不過這件事，我很執着，妳得要聽我的了。」

靈芝道：「什麼事啊？」

劍東道：「小主人要發喪，而且要堂堂正正的辦，敵人如是找上門來，咱們就捨命一拚。」

靈芝點點頭道：「還有沒有？」

劍東道：「有！小主人的後事辦完，如果還是沒有人找上門來，咱們就一起找上劍尊谷去。」

靈芝道：「你說的『咱們』都包括那些人？」

劍東道：「鄧飛龍老前輩，和青青姑娘，不能算咱們的人，我也不能勉强人家，去不去由他們自己決定，妳、劍南、金蘭、劍北、白菱、劍飛、我，都得去。」

靈芝道：「是！你已經決定了，我們都會聽命行事。」

劍東吁一口氣，道：「我和劍南，去替小主人選口棺材，劍飛守在廳中，妳和金蘭，就守着這間房子，不論發生什麼事，你們都不能離開，死也要死在這裏，等我和劍南回來。」

靈芝恭謹的應道：「是！」

劍東回顧了劍南一眼，道：「咱們走吧！」

目睹二人離去，金蘭才長長吁一口氣，道：「靈芝姐，我從來沒有見過二哥這樣對妳。」

靈芝苦笑一下，道：「他們男人嘛，一旦認眞，咱們只有讓步的份了。」

金蘭道：「我看，二哥是準備孤注一擲了。」

靈芝道：「不是孤注一擲，而是全心求死，他明知道，咱們眞要找上劍尊谷去，連九死一生的機會也沒有，但他認定了非如此不能報答大哥的恩澤，非如此，不能表現出神劍門中的氣節。金蘭，妳有什麼意見？」

金蘭道：「二哥決定了，我們只有遵命行事，好在，我們無兒無女的，也沒有什麼牽掛，拚了這條命，求個心安，靈芝姐呢？贊不贊成二哥的決定？」

靈芝沉吟了一陣，道：「金蘭，這是求仁得仁的作法，如論逐鹿爭霸，不應該意氣用事，我不贊成他的決定……。」

金蘭接道：「妳要反對？」

靈芝道：「我不會反對，金蘭，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決定，無虧大節，我應該成全他。」

金蘭點頭。

×××

原本是一座荒涼的農舍，突然間變得熱鬧起來。

充滿着凄涼的熱鬧。

素帳白幡，把竹籬、茅舍襯托得一片肅然，香花素果，供奉在大廳上一具棺木的前面。

棺蓋已經合上，青青一身白衣，緊傍木棺而跪。

她雖然和李秀尚未論及婚嫁，但此刻穿着，却似以未亡人的身份守在棺側。

劍東、劍南、靈芝、金蘭，也都穿着素色衣服，李劍飛也穿了一身白衣。

但所有人的兵刃，都佩帶在身上。

除了鄧飛龍之外，所有的人，都集聚在放着棺木的廳堂中。

一向運籌帷幄說話最多的靈芝，此刻，竟然一反常態，默然不語，一直守護在棺材的右邊。

似有意，若無意的，和青青分在棺材兩側。

茅舍之外，兩班吹鼓手，輪流吹奏着凄涼、哀傷的樂聲。

劍南突然大聲叫道：「二哥，你說回天漁隱公孫敬，能不能救活小主人？」

劍東，劍南突然穿門而出，攔住青衣婦人出路。

「不能！」

聲音嬌脆，不是男子口氣。

劍南一怔，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布衣荆釵的婦人，俏生生站在門口。

一塊青色的布巾，包着頭髮，也包住了她大部份的臉兒，遮去了本來的面目。

劍東吸一口氣，道：「妳是誰？」

其實，廳中的人，都已看出來她是誰了。

但這幾日中，目睹的人人事事，無不詭異百端，實在無法驟然肯定。

布衣婦人解下了包頭青巾，緩緩說道：「你們仔細看看，是不是認識我？」

不錯，正是昔年神劍山莊的李夫人。

劍東、劍南、金蘭，同聲叫道：「妳是大……」

「慢着！」靈芝突然一聲斷喝，打斷了未完的話，也使得劍東等突然冷靜了下來。

輕輕吁一口氣，劍東緩緩說道：「這幾天，我們是不是見過面？」

青衣婦人沒有回答，只淡淡的笑了一笑。

劍東道：「妳認識我吧？」

青衣婦人道：「劍東。」

劍南、金蘭齊聲道：「我叫什麼？」

「劍南，金蘭。」青衣婦人回答的十分快速，顯然是早已認識。

李劍飛靠在一處屋角的牆壁上，瞪着一雙眼睛，盯着青衣婦人，一語不發。

連日經歷的詭異、神秘，使所有的人都變得十分鎮靜，鎮靜得近乎冷酷。

雖然，見到相待恩厚、情同慈母的大姐姐，却都按下了那股撲伏而前，一訴思慕的衝動。

「我是靈芝，大姐姐還記得吧？」

「小時候，妳就很聰明……。」

靈芝接道：「長大了，却變得有點糊塗，妳是養育、照顧我們情同慈母的大姐姐，但我們却不敢認妳。」

青衣婦人居然點點頭，道：「我不怪你們。」

靈芝苦笑一下，道：「妳有苦衷？」

青衣婦人道：「嗯！有些事很難解釋得清楚，也無法三言兩語能說得明白。」

靈芝道：「那妳來幹什麼？」

青衣婦人道：「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這裏，只想求證一件事。」

靈芝道：「什麼事？」

「死的是誰？」

靈芝道：「活的人，都站在這裏，大姐姐應該想得到死的是誰了？」

「劍北、白菱呢？」

靈芝道：「辦事去了。」

「難道死的是……。」

「秀哥兒，我們準備全心保護的小主人！」

青衣婦人身軀震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靈芝緩緩說道：「大姐姐，秀哥兒是妳親生的兒子。」

青衣婦人神情木然，沒有回答。

靈芝道：「難道妳不是大姐姐？」

青衣婦人悽然一笑，道：「我已經知道了死的是誰。」

忽然轉身而去。

但見人影一閃，鄧飛龍忽然出現，攔在青衣婦人的身前，冷冷說道：「李夫人，事情既有開始，也該有個結束，妳既然來了，為什麼不說個明白再走？」

青衣婦人道：「鄧飛龍，你能肯定我是李夫人？」

鄧飛龍呆了一呆，答不上話來。

這些天所見的各種情形，似幻如眞，實在叫人無法解釋。

靈芝越衆而出，直逼到青衣婦人的身後，道：「不是大姐姐，妳又是誰？」

青青道：「妳約我相見，答應過要告訴我事情眞相，却預藏火油，燒了那座莊院，如非我爹和劍東大哥及時趕到，我勢必會被活活燒死在內。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妳有什麼難言之隱？」

靈芝凄涼一笑，道：「大姐姐，我們受妳養育之恩，心中一直存着很深的感恩之心，千古艱難唯一死，可見一個人的生命，十分寶貴，如若大姐姐肯說明眞相，我們願聽大姐姐的吩咐，拔劍自刎，以死相謝。」

劍東道：「對！老主人已然遇害而死，小主人傷重而亡，我們上不能維護老主人大哥的安全，下不能保住小主人秀哥兒性命，活着也是無味得很，但願瞭解眞相，此生已無再可留戀之處，大姐姐，我們不會，也不願與妳為敵，只求明白內情，自會追隨大哥於九泉之下。」

青衣婦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但願有天，我能告訴你們……。」

靈芝接道：「現在不能麼？」

青衣婦人道：「不能，我要去了，你們多多保重。」

劍東、劍南，忽然飛身一躍，穿門而出，攔住了青衣婦人的去路。

青衣婦人冷冷說道：「劍東、劍南，你們眞敢和我動手？」

劍東、劍南，打量青衣婦人一陣，實在瞧不出什麼破綻。

除了年輕一些之外，站在眼前的，確是李夫人。

兩人互望一眼，雙雙躬身，道：「不敢。」緩步向後退去。

青衣婦人冷笑一笑，舉步向前行去。

鄧飛龍右手一揮，拍出一掌，强猛的掌風，直撞過來。

青衣婦人右手一揚，硬把一掌接，道：「鄧飛龍，你……。」

鄧飛龍道：「老夫怎樣，他們是晚輩，不便動手，老夫却無此顧忌，何況……」

青衣婦人怒道：「只怕你攔我不住。」

雙手揮動，展開反擊，一刹間，搶攻了一十七招。

鄧飛龍竟然被逼得一連向後退了五步。

靈芝大聲叫道：「攔住她，她不是大姐姐。」

劍東、劍南心中的壓力忽消，雙劍齊出，截住了青衣婦人。

她一輪急攻，已迫近了鄧飛龍，本可闖過攔截，想不到劍東和劍南竟已出手，又把她給逼了回來。

靈芝、金蘭也亮出了長劍，堵在門口，一則防止她突然衝入廳中，二則和劍東等佈成了夾擊之勢。

劍東和劍南只把她去勢擋住，却不敢揮劍攻擊。

西華金筆
自用・送禮
—暢銷全球名筆—
330型鋼筆380元 吸卡兩用
330型原子筆220元
西華440對筆
鋼筆 295元
原子筆 125元
西華1000對筆
鋼筆 700元
原子筆 450元
SHEAFFER
西華全省修配中心：
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 十加有限公司 5412600
中壢市中平路42號 第一鋼筆行 426767
台中市中正路282號 信仁堂鋼筆行 255854
嘉義市中山路452號 派克行 285477
花蓮市中山路148號 福福鋼筆行 327097
台東市大同路172號 第一鋼筆行 322398
台灣獨家總代理：萬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十加有限公司（郵撥140766號）
訂貨☎5311165～6・5311104・5311044
修配☎5412600（免費刻字）
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
團體購買 特價優待 精美目錄、電話册、歡迎函索


李劍龍掠過青衣夫人，直到二丈開外，但他的左臂衣袖破開。

青衣婦人冷冷說道：「劍東，我不想傷害你們，但你們却敢對我出劍，別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鄧飛龍道：「就算妳身手不凡，今日也很難闖得出去了。」

靈芝道：「妳既不是大姐姐，咱們也不會再心存顧忌。」

青衣婦人神情冷肅的望了靈芝一眼，道：「妳能肯定我的身份？」

「不能，不過，我知道妳不是大姐姐！」

事實上，靈芝並不能眞的肯定她的身份，主要的原因是她們長得太像了。

完全無法從一個容貌類似的人身上，找出一點破綻，就算你對她有些懷疑，也只能懷疑而已？

但靈芝却表現出了絕對的堅毅和肯定。

她心中明白，如若她不能堅決否定了青衣婦人大姐姐的身份，劍東、劍南、金蘭，都無法克服心理上的困難，放手施爲。

在高手相搏之中，如果一個人心存顧忌時，不但很難有所發揮，而且很容易爲敵所傷。

對靈芝的判斷能力，劍東等都有着很强的信心，靈芝的果決宣布，立刻增加了劍東的氣勢，朗朗一笑，道：「天下的易容藥物，雖然精妙，但却無法和眞人完全一樣，除非妳能把我們完全殺死，否則，妳很難離開了。」

長劍一揮，疾刺而出。

劍東一發動，劍南立刻跟上。

他們心中充滿着强烈的怨恨之氣，出手的劍招，十分凌厲。

青衣婦人已然身陷前後的夾擊之中，形勢迫得她無法不全力施爲了。

只見她雙手一揚，突然飛現出兩道金芒，噹噹兩聲，封開了劍東和劍南的長劍。

鄧飛龍大喝一聲，疾快的攻出一拳，拳勁强猛，帶起了一股呼嘯風聲。

青衣婦人手中金芒飛閃，忽隱忽現，力敵三人，竟然全無困窘之色。

片刻之間，四人已纒鬥了七、八十個照面。

劍東一面動手，一面暗中留神那青衣婦人的武功路數。

七、八十個照面下來，竟是還無法看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武功博雜，完全不是神劍山莊的武功傳統，間中雖有一兩招相似之處，却已經別有變化，似是而非了。

但最使劍東和劍南看得驚心的，是一直無法看清楚她手中金芒，到底是刀還是劍。

原來，那金芒隱藏於她雙袖之中，必要時，才會飛射而出，但一現卽隱，立卽縮回於衣袖之中，而且，只用於防守，閃避不開劍勢時，才會施用，一直沒有用於攻擊。

這表示她猶有餘力，而且，手下留情。

鄧飛龍雖未退守一側，但却把主要的攻勢讓給了劍東和劍南兩人，看兩人手中劍勢變化，一直無法發揮十成威力，心知他們還有顧忌，立刻大聲說道：「兩位請退一側掠陣，讓老夫和她放手一搏。」

劍東、劍南也感覺手中劍勢變化，無法盡展威力，顯然是克服不了心中的障礙，聞聲而退，仗劍一側。

鄧飛龍哈哈一笑，道：「不管妳是什麼人、什麼身份，老夫要全力施爲了。」

青衣婦人默然不語，不再答話。

靈芝高聲說道：「妳究竟是何身份，何不明白表示出來？」

青衣婦人望了靈芝一眼，仍未開口。

鄧飛龍道：「她不肯再說話了，顯然是怕你們從她的聲音裡，聽出破綻。」

喝聲中，雙拳齊出，左右並進。

這一次，雙方的拚戰，和剛才情勢大不相同，鄧飛龍雖只一人，但拳拳如巨錘下擊，招招如大斧開山，迫得那青衣婦人不得不全力迎敵。

終於，迫得她亮出了兵刄。

劍東等看清楚了，那是兩柄形如蛇身的小劍。似是完全由黃金鑄成，閃動着耀目的黃芒。

靈芝輕輕吁了一口氣，低聲道：「金蘭，妳有什麼看法？」

金蘭道：「靈芝姐問的是……」

靈芝接道：「她的劍法，和手中的細小金蛇劍，完全不是神劍門的路子，現在，咱們可以放手攻擊了。」

金蘭點點頭，道：「咱們聯手而上，把她擒住，也許可以由她的身上追出全部內情。」

二女準備停當，正待出手，突覺微風颯然，一道黑影，捷如怒矢般，由兩人身邊掠過。

是李劍飛。

這個一直冷眼旁觀的年輕人，心中似是有着自己的打算和決定，到了適當的時機，突然開始行動，而且，一發就驚天動地。

黑影由青衣婦人的身側掠過，金鐵交鳴中，飄過一片雨絲。

帶着腥味的雨絲。

以靈芝的經驗，立刻感覺到，那不是雨，是血。

只不過是還不知道什麼人受了傷。

李劍飛掠過了青衣婦人，直到了兩丈開外。

但他左臂衣袖破裂，有一道三寸長口的傷口。

傷的竟是李劍飛。

只見那青衣婦人站着的身軀，突然搖了幾搖，竟向地上倒去。

鄧飛龍一收蓄勢待發的雙拳，道：「孩子，幹得好！」

李劍飛道：「如非老前輩吸引住她全部的注意，晚輩豈能得手。」

敢情是李劍飛和鄧飛龍早就有了合作的默契。

靈芝輕輕歎息一聲，道：「你們合作得很好，劍飛，你是不是殺了她？」

「沒有，她長得和師母完全一樣，我怎能下得了手，我只是用劍柄，點了她的穴道。」

靈芝道：「好！咱們仔細看看她，是易容，還是別有內情。」

金蘭抱起了那青衣婦人。

劍南却取下了她手中兩柄金劍。

那是由金索連在右手腕上的兩柄蛇形金劍，借金索之助，才能收發隨心。

劍東長歎一聲道：「就算查出內情，又有何用？小主人已經死了。」

下期待續

純正天然 蜂蜜 農家副業
本園獨家採用最新食品包裝容器，寶特瓶（PET BOTTLE）。唯一獲得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日本厚生省、德國BGI（西德聯邦食品衛生法規）等國食品衛生當局批准許可之食品容器。無毒、強度高、不破裂又安全。

眞正的蜂蜜不變質，不滲水可久存
冰涼的蜜茶最經濟，能解渴又甘甜
讓蜂兒趁著百花盛開時，穿梭在花叢裡，採取花蜜，這是農家養蜂產蜜最省本錢的方法，所收成的蜂蜜也是天然又純正的。農家養蜂產蜜，本爲自己飲用，炎熱的夏天，在田間汗流夾背的耕作，也唯有喝天然的蜂蜜，才能解渴，消暑、降火氣。今夏，請您也與我們一齊來享受天然蜂蜜的甘甜。本園自產，絕對純正，不純可退錢，貴了也可還錢。直接向本園洽購，沒有中間商的剝削，才能最便宜的價格，買到純正的天然蜂蜜。
每瓶實重二台斤（一二〇〇公克）
特價：新台幣貳佰捌拾元正（恕不打折）
台北市：歡迎電話訂購、專人送達（限最少二瓶）
其他地區：請利用郵政劃撥一六四〇五九號 蔡寬義收（每瓶另加十元郵資）
牡丹養蜂園
電話：（〇二）五九四七一八四
總代理：靜光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迪化街二段364巷27號3樓

靈芝道：「就因爲如此，咱們更應該查個明白。」

劍東道：「是麼？」

靈芝道：「怎麼不是，老主人被害，威震天下的『神劍山莊』毀於一旦之後到如今，又發生這麼多玄疑離奇的謎團，而如今小主人也突然離咱們而去，若是咱們從此心灰意冷，不再追查下去，怎麼對得起老主人跟小主人在天之靈？」

劍東聽得心頭連連震動，默然未語。

青青道：「靈芝嬸說得不錯，事既至今，就算咱們眞又心灰意冷，不再追查，『劍聋谷』的人却未必會就此罷手，放過咱們，事情很明顯，『劍聋谷』的人對咱們，是要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劍東緩緩道：「我就不懂，『劍聋谷』跟『神劍山莊』還有鄧老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何況這裡頭還可能牽扯着李、鄧兩位夫人。」

鄧飛龍的老臉上，閃過了一陣抽搐，一刹那間，他似乎顯得蒼老了許多，風過處，白髮飄動，映着靈堂裡的燭光，益發顯得憔悴，透着淒涼。

劍南雙眉揚處，大聲道：「『神劍山莊』的人不能任人宰割欺凌，等安葬了小主人，咱們就主動找上『劍聋谷』去，拚個敵死我活，查個水落石出，那怕就是血濺屍橫，死也死個壯烈。」

只聽鄧飛龍輕咳一聲，緩緩道：「『劍聋谷』那怕就是龍潭虎穴、地煞冥府，咱們自是要闖上一闖，但是咱們之間誰也沒那麼好的耐性，要破若干謎團，恐怕要應在眼前這位身上，不要讓金蘭弟妹老抱着她了！」

一句話提醒了衆人，這才想起金蘭還抱着那被劍飛拚著受創閉了穴道的青衣婦人，當下忙讓金蘭把她放在椅子上靠坐，此刻，劍飛包好了劍傷也走了過來。

劍東道：「解鈴還得繫鈴人，劍飛，還是你來吧。」

劍飛應一聲，就要出手。

青青突然伸手一攔道：「慢着。」

衆人齊望青青。

鄧飛龍道：「青青，妳可是要提醒劍飛，先閉她四肢穴道，以免她醒來有所異動。」

青青嬌靨上浮現起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異樣神色，搖頭道：「不，爹，我是突然之間感到害怕！」

這句話的意思，劍東等都懂，一語驚醒夢中人，此時此地，突然之間誰又能不怕。

當年難解的玄疑謎團，一旦面臨即將可能破解前的一刻本該激動、興奮才是，可是誰又知道其中隱藏著多少不爲人知的秘辛、多少駭人聽聞的恩怨，一旦揭曉，或許能使多少人無法立足於世，即使是已經故世的，也可能於九泉之下蒙羞，面臨此一刻，誰又能不怕，這也是人之常情。

只聽鄧飛龍輕輕一嘆道：「不來的不用擔心，要來的躲也躲不掉，世間本多殘缺，人生又那有那麼多美滿之事，何況咱們致力的，本就是解開這個謎團，只有抬頭挺胸去面對它了。」

青青雙唇啓動，欲言又止，終於默然無語。

鄧飛龍有氣無力的輕聲道：「劍飛。」

劍飛應一聲，抬手就要先閉青衣婦人的四肢穴道。

劍東等也忙雙目投注，等着看劍飛拍醒青衣婦人之後的事情變化。

而，就在這衆目投注之際，却突然發現了一件根本不可能，也使得每個人都不相信自己目光的事。

這件事，使得劍飛一怔，一驚，連忙收手。

這件事，也使得劍東、劍南、靈芝、金蘭，還有鄧飛龍、青青驚得神情震動，駭然失聲呼叫。

只因爲，就在這前後不過片刻的工夫中，靠坐在椅上

神劍山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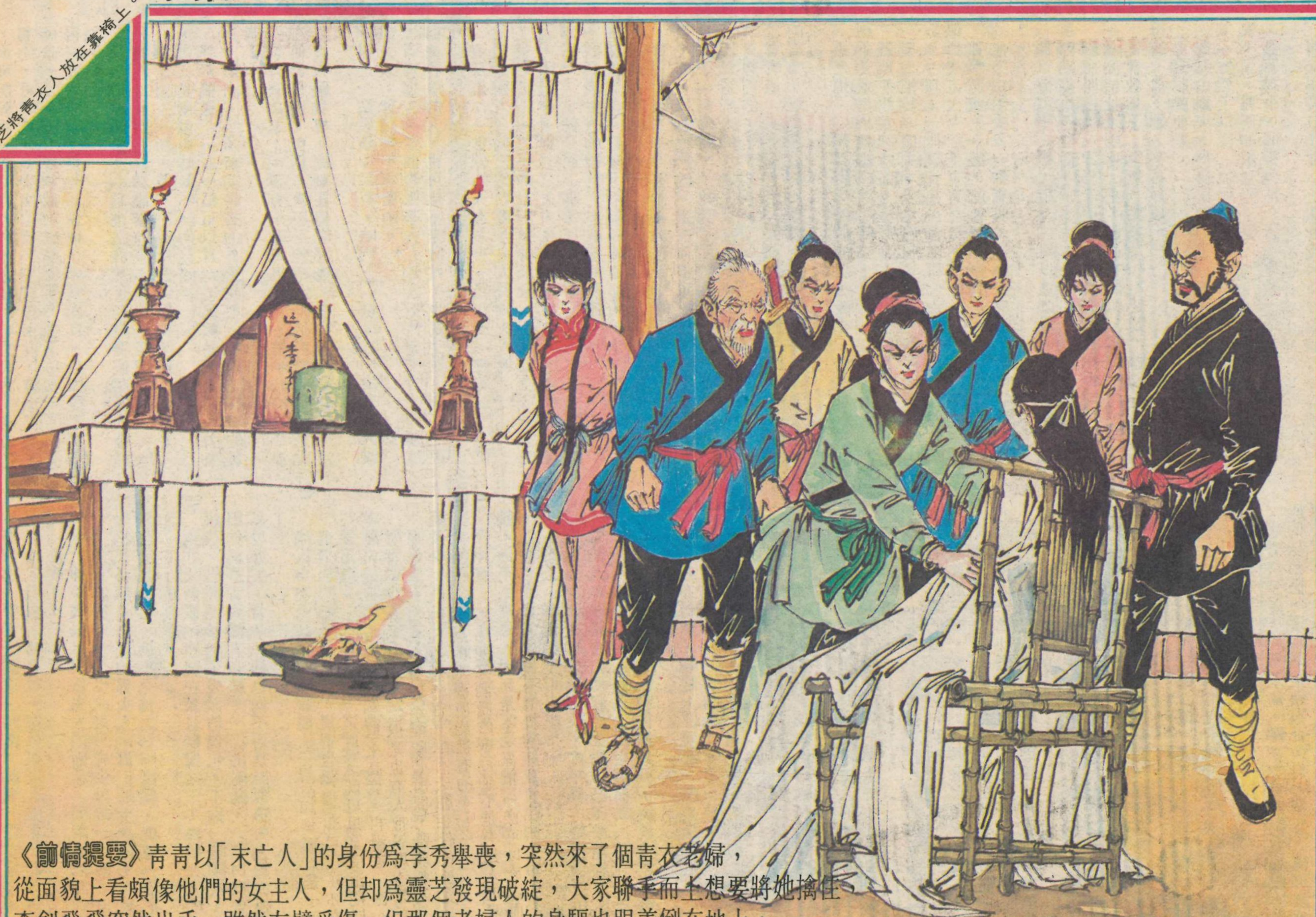
15〈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獨孤紅

題字／胡金銓

揷圖／陳海虹



靈芝將青衣人放在靠椅上。

《前情提要》青青以「末亡人」的身份爲李秀舉喪，突然來了個青衣老婦，從面貌上看頗像他們的女主人，但却爲靈芝發現破綻，大家聯手而上想要將她擒住，李劍飛飛突然出手，雖然左臂受傷，但那個老婦人的身軀也跟着倒在地上。

，因穴道被制而昏迷的青衣婦人，已經完完全全變了一個人，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

仍然是一身青衣，仍然是一個女人，但年紀又增加了十歲不止，原來烏黑的一頭秀髮，變得灰裡雜白，毫無光澤，原來成熟風韻動人一張艷麗嬌靨，也變得皺如雞皮，肌膚鬆弛，白裡泛青，不只是年紀增長，根本就已經不是那活脫脫像極了的李夫人。

這種事前所未有，這種事不但是見所未見，也聞所未聞！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畢竟，這是衆目親覩，伸手就可以觸及的鐵一般事實。

青青頭一個掩口驚叫：「這，這怎麼會，這是怎麼回事？」

衆人定過了神，互相驚望，却都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還是靈芝先定過了神：「我見聞淺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有一點大家都明白，她不是我們大姐，不是『神劍山莊』的李夫人。」

金蘭道：「可是，可是她是誰，為什麼原來那麼像大姐？」

這，誰也不知道所以然，誰也無法回答。

只聽鄧飛龍震聲道：「劍飛，拍醒她。」

劍飛瞿然應聲，抬掌拍出，但就在他的手掌剛觸及青衣婦人之際，他臉色陡然一變，一隻手掌久久沒有收回。

劍南忙道：「劍飛，怎麼了？」

劍飛失神地緩緩收手，道：「她，她已經死了。」

衆人齊震動，鄧飛龍脫口叫道：「這怎麼會？」

人已經死了?!

揮掌如飛，一把扣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他的手，也久久沒有收回。

顯然，人眞已經死了。

明知道，但是劍東還是問了一聲：「鄧老……」

鄧飛龍緩緩鬆了手，面無表情：「已經沒有脈了，身子都涼了。」

劍南轉臉望劍飛：「劍飛你——」

劍飛驚詫欲絕：「我沒有，我閉的是她的『睡穴』，決不是『死穴』，我怎麼會那麼糊塗？咱們也懷疑她是『小媽媽』，我又怎麼會。」

不錯，劍飛不會下殺手，決不會，他不至於那麼糊塗，也不至於那麼冷酷絕情。

那麼，人怎麼會突然死了呢？

只聽金蘭道：「她穴道被制，人在昏睡中，也決不可能自絕。」

那是當然不可能，決不可能。

劍飛叫道：「是不是他們的人暗中出手滅了口？」

一語驚醒夢中人，靈芝、金蘭連忙動手，從頭到脚，仔細搜查，但是沒有一點傷痕，就是沒有，甚至連一點可疑的地方都沒有。

鄧飛龍道：「事實上，咱們這些人，沒有一個人發覺，除了她還有第二個人——」

青青叫道：「可是好端端的，她怎麼會死了呢？」

這不是青青一個人的疑問，是在場每一個人的疑問，只不過青青叫出了聲罷了。

鄧飛龍突又伸手把住了青衣婦人的腕脈，片刻，他鬆手出指，在青衣婦人身前身後幾處大穴輕點輕按，只見他神情連連震動，臉色連連變化，等他最後收回手，他臉色一轉凝重，道：「我猜着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也決不會相信，簡直駭人聽聞——」

劍東忙道：「鄧老，什麼？」

鄧飛龍道：「這個婦人身上的穴道，不但是都移了位，甚至已經都變換了位置。」

衆人一怔，齊聲叫道：「有這種事？」

鄧飛龍道：「所以，劍飛閉的是她的『睡穴』，但是實際上閉的却是她足以致命的重穴。」

劍南叫道：「鄧老，穴道移位我們聽說過，可是穴道互相變換位置……。」

鄧飛龍道：「這是有可能的，學無止境，武學一途淵博浩瀚，無邊無際，中原武林，加上外方異域，宗流門派之多，難以數計，有很多至今尚不為人所知，穴道既能移位，當然也就能互相變換位置。」

劍東道：「這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功夫？」

鄧飛龍搖頭道：「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靈芝突然道：「鄧老，把這些事事連起來，我大體上可以說出個所以然來了！」

衆人忙望靈芝。

鄧飛龍道：「弟妹說說看。」



青青伸手揭去白銀夫人面罩………

靈芝道：「這個婦人，不但習有一種詭異奇奧的武功，還可能服用一種藥物，那種詭異奇奧的武功，或者是藥物，可以使穴道變換位置，使青春永駐，容顏不老，但是一旦死亡，那種武功或藥物便失去了功效，因而使得身體容貌起了變化，恢復了本來面目，也恢復了實際的年齡……」

鄧飛龍點頭道：「我也這麼想，但是要使某個人像另一個人，就不是武功或者內服的藥物所能奏效的了。」

靈芝道：「對，還有，為什麼他們要使別人像李夫人，這又是兩個暫時解不開的謎團。」

鄧飛龍道：「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使某個人去像另一個人，必須借助神奇的外國靈藥，或者是神奇的醫術！」

青青突然道：「還有一點可以肯定，被摹仿的人必定在他們那邊，否則，決不可能塑造得那麼像，也就是說李夫人跟我娘，確實在他們那邊，至少曾住在他們那邊。」

靈芝一點頭道：「對，咱們上『劍聳谷』找李夫人跟鄧夫人，應該是不會錯的。」

青青道：「這個像極李夫人的人不是李夫人，那麼那個像我娘的人，也可能不是我娘，也就是說，李夫人跟我娘的化身，恐怕不在少數。」

金蘭道：「世間的人有多少，為什麼『劍聳谷』不使她們像別人，偏使她們像李夫人跟鄧夫人呢？」

靈芝道：「眞正的原因猶待求證，不過現在可以這麼說，因為李、鄧二位夫人在『劍聳谷』，或者曾在『劍聳谷』，也就是說『劍聳谷』跟李、鄧二位夫人的失踪、我們老主人的被害，有直接的關係。」

劍東道：「看來，不闖那神秘的『劍聳谷』，是解不開這個謎團的了。」

鄧飛龍道：「再碰上『劍聳谷』的人，動手搏殺之際要小心，因為他們的穴道位置都可能已經有了變換，且到了『劍聳谷』，見到了那個幕後主使者，更要小心，因為這些人的穴道位置都能變換，那主使人的一身武功可想而知——」

青青道：「這個主使人究竟是誰？他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能使得這些人寧願失去本來面貌變成別人——」

靈芝道：「那是因為他們的規法嚴峻，朱成他們的自絕就是最好的例證，還有就是——」

劍東忽然目閃寒光，沈喝道：「什麼人？」

衆人忙轉眼望去，只見廳門口站着一個身材美好的銀衣人。衆人一眼就認出她就是那位白銀夫人，也就是酷似鄧夫人，可能是青青之母的那位。

鄧飛龍臉色一變，就要閃身迎上。

忽聽白銀夫人一聲驚叫：「她怎麼——是你們殺了她？」

鄧飛龍脚下一頓，道：「可以這麼說，怪只怪她的穴道已經變換了位置。」

劍南叫道：「妳來得正好，我們正愁沒有活口——」

金蘭忙扯了劍南一把，劍南有所悟，連忙住口。

青青看見了，悽然一笑道：「不要緊，她未必就是我母親，擒下她，不必猶豫。」

鄧飛龍就要動。

忽見白銀夫人那襲銀衣起了一身輕顫，隨聽她嘆聲道：「她死了以後，怎麼會變得這麼難看，要是我——我受不了，還不如現在死了呢！」

話落揚手，回指疾點心窩，身軀一晃，猝然倒地不動。

她竟然眞的自斷心脈自絕了。

這變故過份出人意料之外。

鄧飛龍、青青、劍東、劍南、劍飛，還有靈芝、金蘭一起横了過去，鄧飛龍一把白銀夫人腕脈，輕嘆一聲道：「沒救了。」

青青伸手揭去了白銀夫人的面具，面具後姣好的面目，正是酷似鄧夫人，也就是青青生母的一張臉，縱然明知她未必就是眞正的鄧夫人，眞正的生身母，青青拿着銀色面具的手，仍不免為之一陣輕顫，就連一顆心，也起了不小的震動。

就在這時候，也就在衆目睽睽之下，白銀夫人的頭髮跟臉，已經開始起了輕微的變化，不過一刻工夫，變得跟先前那青衣婦人一樣，一樣的老醜，一樣白裡雜灰的枯乾頭髮，當然，她也就不再是酷似鄧夫人的白銀夫人了。

衆人自不免又是一陣震撼。

鄧飛龍暗吁了一口氣，青青也漸趨於平靜。

靈芝道：「青青姑娘，這就是我剛才要說沒說，她們寧願失去自己，變成別人的另一個原因。」

青青似乎還沒有完全定過神，抬眼道：「什麼？」

靈芝道：「女人看自己的青春及容貌，重逾性命，當她發現如果在變成別人的情形下，可以使自己青春永駐、容顏姣好的時候，她當然寧願失去自己！」

青青道：「當她發現眞實的自己仍是抵不過歲月的摧殘，仍不免衰老，而且是既老又醜時，却又有一種恐懼，這種恐懼竟使得她不惜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外表對一個女人，眞是那麼重要麼？」

靈芝道：「在妳這個時候，妳年輕，妳有美好的面貌，當然是無法體會，而我們幾個，已經漸漸的有這種感受了，不過這也因人而異、因生活而異，當一個女人，如果她能在別種幸福上獲得滿足時，她就會不計較，甚至於忘掉這些的。」

青青若有所悟，嬌靨上浮現起一種異樣神色。

劍東跟劍南，情不自禁地互望了一眼。

而鄧飛龍，老臉上却是閃過了陣陣的抽搐，似是靈芝所說的話，正擊中了他的心靈深處。

只聽劍飛道：「這個白銀夫人，或許是因為黃金夫人而來，而黃金夫人既不是李夫人，她又為什麼到這裡來？」

金蘭道：「當然不會是因為小主人的故世。」

劍飛道：「可是這兒任何一個人的生死，又怎麼會引得起他們的關心？」

金蘭道：「畢竟，或者在附近、或者在遙遠的『劍聳谷』有關心咱們這裡任何一個生死的人。」

劍飛雙眉一揚，大聲道：「那兩位既是還關心這兒的人，為什麼會有從當初到如今的變故，那兩位既是還關心這兒的人，為什麼她們自己不來？」

一陣靜默，沒一個人說話，因為，這問題誰都無法回答。

半响，鄧飛龍輕輕一嘆，打破沉寂：「不管她們是誰、不管她們的來意是什麼？人死入土為安，那位幫個忙，把她們埋了吧。」

鄧飛龍自己，還有劍東、劍南、劍飛都動了手，把兩具屍體抬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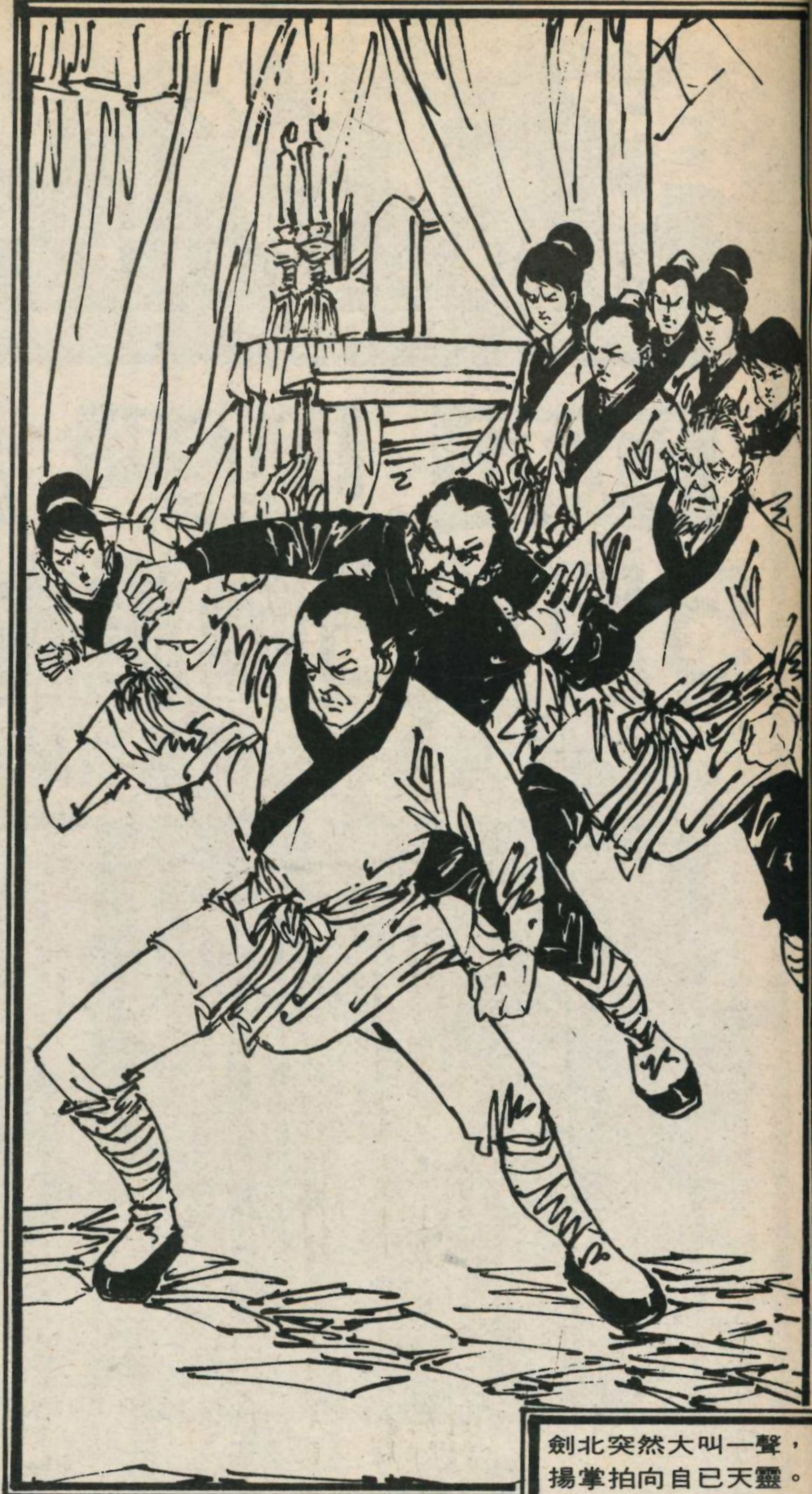
廳堂裡，只剩下三個女流，靈芝、金蘭，還有青青。

青青呆呆的站立着，似乎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

靈芝輕叫道：「青青姑娘——」

青青突然道：「靈芝嬸，剛才妳竟然沒有明說，但是妳的話我懂，婚姻的美滿與否，對一個女人眞那麼重要麼？」

靈芝道：「青青姑娘，這也是因人而異。不過，對大



劍北突然大叫一聲，揚掌拍向自已天靈。

部份女人來說，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婚姻就是她的全部，就是她的一輩子，如果跟丈夫感情不好，那種痛苦可想而知，她還有什麼指望？」

青青的目光從那些垂着的條條白幔上掠過，白幔後，停放着李秀的棺木，她緩緩道：「那麼，一個女人，在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就應該十分謹愼了。」

金蘭沒在意。

靈芝看在眼內，聽在耳中，却爲之心頭一震，她怕她的話影響了青青，正打算解釋幾句。

鄧飛龍、劍東、劍南、劍飛已隨後進來了，各人的臉色，顯示出各人心情的沉重。

謎團到現在仍是謎團，不但未能破解，反而又自增加，再加上李秀的突然故世，怎不令人心情沉重？

就在這時候，劍北跟白菱回來了，只他們兩個人，神情疲累，還加上臉色沉重。

劍東忙道：「劍北，『同天漁隱』公孫敬——」

劍北搖頭道：「沒找到。」

劍南道：「怎麼說，沒找到？」

金蘭道：「不是說他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

白菱道：「『同天漁隱』公孫敬，是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沒有錯，咱們清楚，鄧老跟青青姑娘也知道，我跟劍北也都在宜昌三里外江邊，找到了公孫敬隱居的茅廬，可就是人去屋空，沒找到他。」

靈芝道：「或許屋已空，但怎見得人已他去？」

白菱道：「我跟劍北來回五十里，遍訪沿江漁家，沒人見到公孫敬，甚至有人說，公孫敬那座茅屋，已經空了年餘。」

衆人爲之一征。

靈芝道：「那麼你們有——」

劍北道：「茅屋裡用器漁具仍在，甚至他那根舉世無二的百節紫竹釣竿都還在，只是到處塵埃厚積，的確像空有年餘。」

靈芝訝然道：「百節紫竹釣竿？他若是人已他去，別的東西可以一概不帶，但那根百節紫竹釣竿，却是他珍愛異常、從不離手的——」

鄧飛龍點頭道：「的確，老此閑雲野鶴，一生淡泊，什麼都不在眼內，唯有那根百節紫竹釣竿，他却是珍愛過於性命，從不離手，只因爲那根百節紫竹釣竿，舉世難覓其二，堅中帶靭，甚於百鍊精鋼，但却遠較鋼鐵爲輕，不但上百斤的大魚掙它不斷，還可以兼作兵刄用，是他幾年前在南海發現，整遍紫竹林中，唯一長結上百的一根。」

靈芝道：「那麼——」

鄧飛龍道：「只從這根百節紫竹釣竿，十九，此老已遭遇什麼不測了。」

劍飛失聲道：「那麼小主人——」

鄧飛龍嘆道：「我把過秀侄的脈，不管公孫敬是不是能來，秀侄是早已沒救了。」

金蘭叫道：「不，鄧老，公孫敬既稱『同天漁隱』，他當力可回天。」

鄧飛龍道：「就算他有回天之力，可却找不到他，又有什麼用？」

衆人齊爲之悲痛俯頭。

劍北突然大叫一聲，揚掌拍向自己天靈。

白菱失聲驚叫：「劍北——」

衆人猛抬頭，劍東眼明手快，伸臂撞在劍北手肘上，劍北的手掌立卽走偏，拍在了他自己左肩之上，拍得他身軀一晃。

劍東趁勢抓住了他的胳膊，喝道：「劍北，你這算什麼？」

劍北悲道：「公孫敬或有回天之力，可是我跟白菱無能——」

劍東道：「就算是，該死的不只是你們倆，大家都自絕了，『神劍山莊』老主人慘死、夫人失踪，還有小主人的靈柩，這些事怎麼辦，別人誰該擔當？」

劍北厲聲道：「我顧不了那麼多了，放開我。」

他沉腕猛掙，掙是掙脫了，但是劍東抖手一掌正打在他臉上，劍東悲喝道：「你再多想想，老主人、夫人、小主人，你對得起那一個。」

劍北的唇邊流下了一縷鮮血，他沒再揚掌，沒再吼叫，他顫抖着低下了頭。

只聽鄧飛龍啞聲道：「誰都不能怪，這也許是天意。」

劍南道：「天意何其殘酷，絕我『神劍山莊』？」

劍飛目眦欲裂，振臂大叫：「不，咱們都姓李，只要咱們幾個有一個人存三寸氣，『神劍山莊』就絕不了。」

劍北突然跪倒在劍東之前：「二哥，我錯了。」

鄧飛龍鬢眉皆動。

劍東、劍南、劍飛、靈芝、金蘭、白菱爲之熱淚奪眶，連青青都流了淚，恨不得想馬上明說，李秀只是詐死，但是她還是忍住了。

劍東伸手扶起了劍北，把自己的汗巾遞了過去，劍北接過去擦掉了嘴角的血跡。

劍東忽一揚眉，轉身道：「咱們馬上安葬小主人，趕到『劍聳谷』去。」

劍飛道：「對，咱們馬上闖『劍聳谷』，分個敵死我活。」

靈芝一驚，要說話。

青青已先開了口：「不，劍東叔，我不贊成這麼急。」

劍東道：「青青，每個人都等不及了。」

青青道：「再急也得從禮，秀哥不過剛入殮。」

劍東道：「眼下的情勢，只能從權，再說，我等也不必拘這個禮。」

靈芝道：「劍東，你這種說法，我不敢苟同。」

劍東道：「靈芝，非常之時，我得拿主張。」

靈芝道：「我知道，『神劍山莊』除了大哥就是你，大事是該由你拿主張，可是你這種主張不對。」

劍東道：「我這種主張不對，妳——」

目光一掠劍南等：「你們幾個怎麼說？」

他不問還好，這一問，劍南、劍北、劍飛，甚至金蘭、白菱，異口同聲，都主張馬上安葬李秀，然後趕往「劍聳谷」。

靈芝怔住了，她沒法再攔阻，更不能明說。

劍東道：「過來幫忙。」

帶着劍南等就要拿那條條垂著的白幔。

青青伸手一攔：「你們不能——」

劍東道：「青青——」

鄧飛龍伸手攔住了青青，道：「青青，這是『神劍山莊』的事。」

劍東道：「謝謝鄧老。」

帶着劍南等走了過去。

（未完待續）

擴大開幕 大酬賓！

親愛的朋友：

多麗髮廊感謝您多年來的愛護、使多麗不斷成長、擴大。茲爲慶祝擴大開幕，謹瞻於民國70年5月28日上午九時、舉行擴大營業"酬賓贈獎活動"及夏季髮型展示，多麗髮廊由留法名家廖老師親自主持，並聘請留美髮型設計師趙希靈小姐(Miss. CeciLia. Chao)及邵氏影城化粧名家趙玉珍小姐(Miss. Jenny.Chao)回國駐店服務。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導！



買7送10大贈獎！

DOLY 多麗髮廊爲慶祝擴大開幕特自70.5.28—70.6月底止一律7折大優待。

酬賓贈獎活動期間，來就送精美紀念品乙份。

每週再贈送10名幸運客戶免費燙髮。

81'新獻禮

多麗滿意喜單——

法國式的技術＋
歐美式的設備
＋特設男士髮型設計
＋健美三温暖
＋O'na全蛋白護髮

使您坐享
寧靜舒適的空間＋
美的百科大全



多麗髮型設計公司

地址：北市敦化南路390巷45號2樓

電話：772-4370 ． 721-6183





●到了竹籬外，劍東掉頭就問靈芝

神劍山莊

16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獨孤紅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青青突然大叫：「站住。」

劍東等一怔停住。

鄧飛龍叫道：「青青——」

青青道：「爹，這不只是神劍山莊的事。」

鄧飛龍道：「不只是神劍山莊的事，妳——」

青青道：「不錯，劍東叔有權處理他們小主人的善後，但是我這個做妻子的，更有權決定丈夫是不是該安葬。」

靈芝雙目異采一閃。

衆人都為之一怔，鄧飛龍驚訝道：「青青，妳這話——」

青青道：「我跟秀哥已經互許婚約，靈芝嬸知道！」

靈芝點頭道：「不錯，我知道。」

鄧飛龍道：「青青，我怎麼不知道？」

劍東也道：「靈芝，妳為什麼沒告訴我們？」

青青道：「爹，我還沒來得及稟告您，秀哥已經去了！」

靈芝也道：「對，劍東，我還沒來得及說。」

鄧飛龍道：「青青，我是說事前——」

「爹！」青青道：「難道我跟秀哥還要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處這麼久，您不是已經默許了麼，相處這麼久，我不嫁秀哥嫁誰？」

鄧飛龍臉上閃過抽搐，也閃過極度的震撼：「不行，你們的婚事，我不答應。」

靈芝、青青都一怔，青青旋即趨於平靜：「您可以不答應，我也可以聽您的，但是，婚約的解除，必須要等到我決定秀哥是否該安葬之後。」

鄧飛龍道：「青青，妳為什麼非——」

青青道：「至少我跟秀哥之間有過婚約，所以我這做妻子的身份，也至少該保持到秀哥入土安葬。」

鄧飛龍遲疑了一下，道：「好吧，這我可以答應，但是妳劍東叔他們——」

靈芝忙道：「至少青青現在的身份是神劍山莊的少夫人，我們當然該聽少夫人的。」

劍東看了看靈芝，沒說話，轉身行了出去。

劍東既是不再堅持，劍南等當然聽他的，也都跟劍東走了。

靈芝看了青青一眼，也跟了出去。

到了竹籬外，劍東掉頭就問靈芝：「妳為什麼也不贊成小主人早入土，難道妳不急上『劍尊谷』去？」

靈芝道：「我的急不下於你們任何一個，但是青青她有權決定。」

劍南道：「青青又為什麼不贊成——」

靈芝道：「你沒聽說，是從禮。」

劍南道：「青青不是為從禮，她要是這麼拘禮，也就不會跟小主人私訂終身了。」

靈芝道：「那麼她另外一定有理由。」

金蘭道：「靈芝姐，鄧老為什麼不答應這門親事？」

靈芝道：「我們都知道，鄧老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是我們不希望是這個理由。」

沒人再說話，每一個人的臉色都很沉重。

廳堂裡，鄧飛龍背負著手，呆呆地望着外頭，他皺着一雙灰眉，臉色也像暴雨前的那片陰霾。

青青輕輕的到了他身後：「爹，您為什麼反對這門親事？」

鄧飛龍沒回頭，臉色也沒有一點變化，道：「因為這個婚約、這門親事，根本就是無中生有，根本就是假的。」

青青頗感意外，道：「您怎麼知道？」

鄧飛龍道：「知女莫若父，妳外柔內剛，剛烈得不得

了，如果妳眞把終身許給了妳秀哥，妳決不會改變，也不是我這個做爹的能阻攔得了的。」

青青沒說話，她沒打算否認，也沒打算辯解，原先就沒打算。

鄧飛龍接着道：「讓我不懂的是，爲什麼靈芝也幫着妳騙人？」

青青道：「爹，告訴我，您爲什麼反對？」

鄧飛龍道：「我已經告訴妳了。」

青青道：「那不是您的理由，不是您眞正的理由，照理說，您不會反對，決不會，甚至，您當初就有這個打算。」

鄧飛龍道：「先告訴爹，妳是爲什麼、爲什麼無中生有？爲什麼編這個假？」

青青道：「我有我的理由。」

「我也有我的理由。」

青青道：「我的理由，現在不能說，可是再過幾個時辰之後，我就能告訴您，您呢？」

鄧飛龍沉默了一下，口齒啓動，要說話，可是忽然又沉默了。

青青道：「是不是因爲我跟秀哥是親兄妹，同父異母的親兄妹？」

她很平靜，平靜得出奇，就好像她在談論別人一樣。

鄧飛龍却像受了很大的震撼，一個大震撼之後，鬚髮皆動，衣衫也泛起了輕微的顫抖，但是他沒說話。

青青道：「爹，您放心，我能承受，我已經有所準備了，早在幾天之前，我心裡就已經有所準備了。」

鄧飛龍仍然沒說話，不過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已經恢復了平靜，靜得像一泓不揚微波的池水，整個人也像一尊石像，無論那一個部位、那一寸肌膚，都一動不動。

「爹——」

鄧飛龍突然說話了，甚至連話聲，也平靜得不帶一點感情：「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我知道，」青青道：「您是在安慰我，也安慰您自己，您是在瞞我，竭力在瞞我，但是您瞞不了您自己，這是瞞不了的，到最後您連任何人都瞞不了。」

「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青青道：「如果這是實情，神劍山莊跟咱們多年來所遭逢的變故，其原因，多少也可以知道一個眉目了，這是神劍山莊跟咱們，多年來所要知道的，也是劍東叔他們跟您我要闖『劍尊谷』的目的，我既然能承受，爲什麼您還忍心讓大家焦急，讓大家在雲霧中摸索？」

「不要瞎猜，不要胡說。」

鄧飛龍說的仍是這兩句，不知道是不是他只能說這兩句。

青青道：「爹，您們上一代所造成的，爲什麼要讓下一代默默的承受，連個提早明白眞相的權利也沒有，您們上一代忍心麼，這樣公平麼？或許這些人跟您的關係都不夠親密，但總有一個叫過您多少年爹的。」

鄧飛龍勃然變色，突然轉身，目中兩道厲芒，直逼青青。

青青很平靜，也沒有絲毫驚懼的直望着他。

忽然，鄧飛龍斂去威態，也就在這忽然之間，他似乎變得比片刻前還蒼老，顯得那麼憔悴、那麼衰弱，他轉身走了出去，步履之間，也顯得那麼滯緩、那麼吃力。

青青想叫，但張不開口，話聲沒出口，兩行熱淚却奪眶而出，刹時間，她眼前一片模糊——。

在農舍外，鄧飛龍碰見了劍東、劍南等招呼，劍東問：「鄧老上哪兒去？」

鄧飛龍道：「出去走走。」

他二話沒說就走了。

劍東等互望一眼，走回農舍，進入廳堂，只見青青坐在李秀的靈位前，臉上看不出什麼來。

劍東道：「鄧老出去了。」

青青道：「我知道！」

她也沒說二話，但是當劍東還想說什麼的時候，她又開了口：「大家都歇着吧，到了秀哥該安葬的時候，我會告訴幾位的，仍請幾位隨時提防『劍尊谷』的人的侵襲。」

劍東沒再說什麼，幾個人散去了。

× × ×

鄧飛龍一口氣走出了老遠，直到登上這座小山，讓夜風吹着，深深吸了幾口清涼的空氣，心跟人才舒服了些。

這座小山，坐落在劍東等臨時棲身的那座農舍的正西，遠近約莫半里。山不高，但是站在山頂，一眼可以將農舍周遭里許內盡收眼底。

夜空裡，羣星閃爍，那座農舍裡的幾點燈光，也像閃爍的星星一樣。

鄧飛龍站在山頂，面對正東，望着幾點燈光透出處的那座農舍，思潮洶湧，連綿不斷，但是究竟想些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夜風吹拂著他的鬚髮、吹拂着他的衣衫，他站在夜風中，一動不動。

不，他臉上的肌肉突然抽動了一下，而且開口說了話：「妳來了？」

他的身後，響起了另一個話聲，一個嬌美的話聲：「你聽出是我了？」

鄧飛龍道：「我來了，只要有人來，就應該是妳。」

「你準知道在這兒能見着我？」

「我料想得到『劍尊谷』的人，一定佈滿在這附近，既然有『劍尊谷』的人，其中一定有妳，因爲妳跟她要是不來，『劍尊谷』的行動就毫無意義，這附近也就不會有『劍尊谷』的人了。」

「那麼，怎見得來的是我，不是她？」

「因爲我來了，來的是我。」

「你好像很有把握？」

「難道不是?!」

從鄧飛龍身後不遠的一處暗影裡，緩緩走出一個人來，體態美好，蓮步輕盈，又一個白銀夫人。

鄧飛龍緩緩轉過了身。

白銀夫人在丈餘處停住，嬌聲道：「你最好弄清楚，來的不是誰，而是『劍尊谷』的一個銀衣人而已。」

鄧飛龍道：「『劍尊谷』有不少金衣人，也有不少銀衣人，但是有我站立的此時此地，來的就不會是別個。」

「有理由麼？」

「有，或許是情，或許是怨，這兩樣，都能使兩個人互相吸引，甚至心息相通。」

白銀夫人一笑，笑得不帶一點感情：「隨你怎麼想，隨你怎麼說，你們那兒，是誰死了？」

鄧飛龍道：「李秀，李慕雲的獨子。」

白銀夫人的身軀震動了一下：「會是他，怎麼死的？」

鄧飛龍道：「傷重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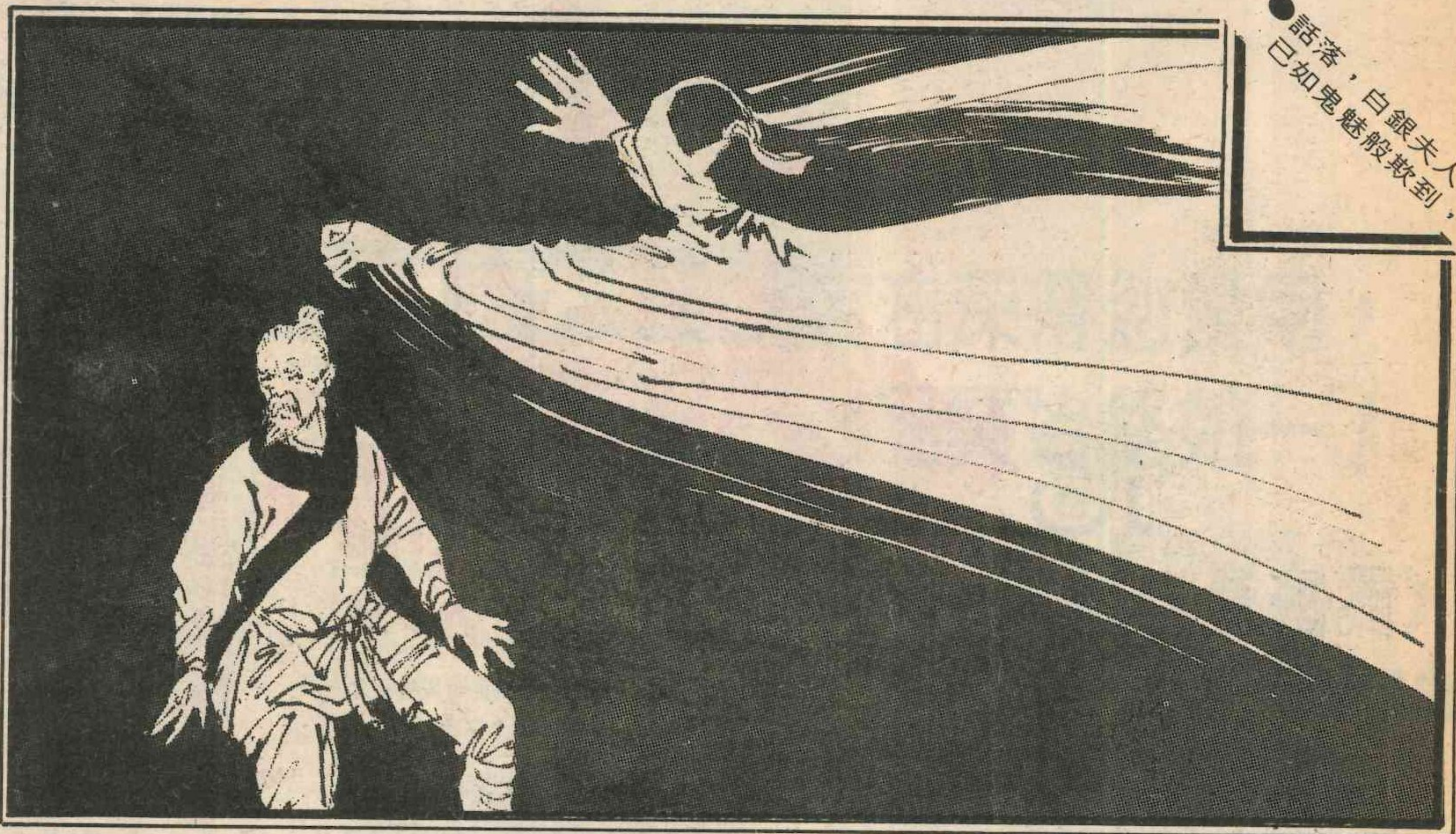
「可惜！」

「不，死了好，死了可以免見人世間的醜惡，也可以免去日後的悲痛。」

「這話你不應該對我說。」

「我想對她說，可是她沒有來，對妳說也是一樣。」

「她沒有來這兒，可是她去那兒了。」



●話落，白銀夫人已如鬼魅般欺到

「那就跟妳也去了一樣，去的並不是妳。」

「那是因爲到現在爲止，她還不知道死的是李秀，你們沒有讓去的人回來。」

「不必非知道是李秀，另外那些個，跟她的關係並不下於李秀。」

「她心裏若是還放着這些，也就不會有當年到今天的這些變故了。」

「但是李秀無辜，另外那些個更無辜，親子之情，誰能眞正斷絕。」

「可是她已經斷絕了，最近這些殺伐，她領導的這些殺伐，不就是最好的例證？」

「那麼她就不是人了。」

「她本來就已經不是人了，你以爲我是……你以爲『劍尊谷』的這些人是人？」

鄧飛龍呆了一呆，要說話。

白銀夫人一笑道：「別抱怨了，人世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該抱怨的事，也不只這一樁。」

鄧飛龍吸了一口氣：「妳來見我，是爲什麼？」

白銀夫人道：「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你到這兒來，不就是爲讓我來見你麼？」

鄧飛龍道：「我要見妳，是爲了要帶妳去見青青。」

白銀夫人詫聲道：「見青青？爲什麼？」

鄧飛龍道：「我要妳把她想知道的事，親口告訴她。」

白銀夫人吃吃一笑道：「呃，原來是爲這呀，你爲什麼不告訴她，你告訴她，不也一樣麼？」

鄧飛龍道：「我，我羞於啓齒。」

白銀夫人一笑道：「那只是小部份的原因，大部份的原因，應該是你不敢肯定，你怕將來害了青青，對不對？」

鄧飛龍唇邊閃過抽搐：「那麼，妳幫助我，讓我肯定，或者——」

白銀夫人搖頭道：「不，是與否，從我嘴裡決不會說一個字，你最好自己去求證，『劍尊谷』就是你求證的地方，不管將來你求證的結果是還是否，總要讓你够受一段苦難與折磨，不過，那還得你命大，能活得更長些。」

鄧飛龍道：「妳這話什麼意思？」

白銀夫人道：「你以爲我是來幹什麼的，爲什麼來見你？就因爲你想見我？由以往的經驗，你不該再問我是什麼意思了。」

鄧飛龍道：「妳是要殺我？」

白銀夫人道：「你不該再問了。」

話落，人已如鬼魅般欺到，袍袖一展，當胸便拂。

鄧飛龍身軀一旋，避了開去，道：「妳說得沒錯。」

白銀夫人道：「你指的是那一句？」

鄧飛龍道：「『劍尊谷』的人都不是人。」

白銀夫人嬌笑一聲，轉身撲到。

鄧飛龍凝功拍出一掌，只聽砰然一聲，鄧飛龍身子不過一提，白銀夫人已退了半步，只見她一雙目光倏轉淒厲。

鄧飛龍道：「既是來殺我的，妳就該跟她一起來，最少也帶個幫手。」

白銀夫人道：「你以爲我一個人就殺不了你？」

鄧飛龍道：「曾記得彼此交手過不少次，妳們兩個都是聯手對敵，而我，依然故我，也就是說，妳們兩個聯手，才能跟我勢均力敵，而如果妳落了單，妳想那會是什麼樣一個後果。」

白銀夫人一笑道：「先別那麼有把握，咱們試試看吧。」

她閃身欲動。

鄧飛龍喝道：「慢着，等我問妳一件事，告訴妳一件事！」

白銀夫人道：「你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又還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鄧飛龍道：「同天漁隱公孫敬，是不是已經落在了『劍尊谷』手裡？」

白銀夫人道：「公孫敬，你怎麼會想到他落在了『劍尊谷』手裡，是不是因爲我們沒有攔劍北跟白菱？」

鄧飛龍道：「不全是，主要還是因爲當世之中，除了公孫敬，沒有人能利用醫術刀圭去改變一個人。」

白銀夫人訝聲道：「利用醫術刀圭改變一個人？你在說什麼呀。」

鄧飛龍冷笑一聲道：「妳一定知道，在一個假冒她的女人去了農舍之後，還有一個假冒妳的女人，也去了農舍。」

白銀夫人道：「我知道，她們兩個都落在了你們手裡，可惜她們兩個不是眞正的我跟她，對你們並沒有什麼幫助！」

鄧飛龍道：「我現在告訴妳，假冒她的那一個，是落在了我們手裡，是被李劍飛拚着受傷，以劍柄刺了穴道，而假冒妳的那一個，却是誰也沒動她，她自斷心脈自絕了。」

白銀夫人道：「我不信，她沒有理由自絕，除非她已



●白銀夫人突然轉身，飛掠而去。

經落在了你們手裡。」

鄧飛龍道：「劍飛下手那個假冒她的女人，刺的原是她的背穴，沒想到那女人身上的穴道相互之間已作了變幻，因而劍飛刺她的背穴，却刺了她的死穴，她死了，身體上起了很大的變化。不但變成了另一個人，也變得既老又醜，而那假冒妳的女人，看見了那個女人，她受不了那種驚嚇，所以才自斷心脈自絕了。」

白銀夫人的一襲銀袍起了一陣輕微的抖動：「我不信，天下那有這種事？」

鄧飛龍冷笑道：「有沒有這種事，妳自已明白，我只是讓妳知道，長生之術不可靠，不老之法在心裡，沒有人能跟生命、跟星月抗拒，一個女人不要太注重容顏外表，內在的美才是眞實而永恆的，我也要讓妳知道，縱然公孫敬有同天之力，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是他却不能使活着的人不老不死，有一天妳也會在突然之間，變得跟那個女人一樣，落個到頭來一場空，到那時已經是什麼都不屬於妳，除了那一具衰敗的皮囊，妳後悔都來不及。」

白銀夫人一襲銀袍激抖暴顫，只聽她顫聲道：「你，你，你——」

突然轉身，飛掠而去。

鄧飛龍仰天長笑：「那裡走，妳還能走到那裡去，妳我是生死都分不開的。」

騰身而起，天馬行空般追了去，一前一後。轉眼間被濃濃的夜色所吞沒——。

農舍裡，這一夜過得相當平靜，沒受到任何騷擾與侵襲。

但是，衆人的心情却不輕鬆，仍然是那麼沉重，沉重得像塊鉛。

天亮了，大家都聚集在廳堂裡。

停靈的廳堂裡，一直沒斷過人，青青守著，寸步未離，劍東等分批警戒巡弋，也都會進廳堂來看看，但是天亮後的如今，算是聚齊了，每一個人都到了。不，只差一個人，鄧飛龍。

鄧飛龍沒回來，一夜沒回來。

劍東道：「青青，鄧老呢？」

青青道：「出去了，昨天傍晚就出去了。」

衆人神情震動，劍南道：「鄧老出去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他從那時候出去，到現在一直沒回來。」

「是的。」

青青很平靜，似乎一點也不着急。

劍飛道：「青青——」

青青道：「不來的不用着急，要來的着急也沒有用，如果我爹眞不回來了，相信自有他不回來的道理，也一定有他認爲該去的去處。」

劍南道：「不管怎麼說，總該找找鄧老。」

青青道：「可以找一找，不過不急在這一會兒，等我料理過秀哥的事之後再說。」

劍北忙道：「青青，妳是打算安葬小主人了？」

青青道：「不——」

衆人一怔。

青青接道：「秀哥根本就沒有死。」

衆人又一怔，劍東急道：「青青，妳怎麼說？」

青青遂把李秀詐死的原因及經過說了一遍。

她剛說完，劍東、劍南、劍北、金蘭、白菱五個人十隻手已緊緊抓住了她，個個驚喜激動，齊聲道：「眞的？」

青青道：「靈芝嬸知道，不信你們問她。」

五個人轉眼望靈芝，這才發現只有她站在一旁，神情泰然安詳，跟個沒事人兒似的。

靈芝道：「眞的，是這樣。」

五個人喜得流淚。

劍東帶淚道：「妳這個女人，這是什麼事，怎麼連我也瞞？」

靈芝道：「我這個女人怎麼了，我這個女人除了還沒有給你生一兒半女之外，別的那點不好？」

劍東笑了，劍南等也笑了，劍東是大笑，大笑一陣之後望青青：「青青，妳剛說十二個時辰。」

青青道：「是的，劍東叔叔。」

劍南忙道：「一個對時已經到了。」

青青道：「所以我現在才宣佈眞相。」

金蘭道：「小主人用心良苦，可惜引來的並不是眞正的李夫人跟鄧夫人。」

白菱道：「咱們雖然沒有發喪，但是設靈祭悼，他們不會不知道，事實上，他們有人來了，也是讓他們知道了，來的却不是眞正的李夫人、鄧夫人，她們兩位的心也眞够狠的了。」

金蘭道：「也許她們不知道，死的是小主人。」

白菱道：「不必是小主人，對她們兩位來說，這兒的每一個都跟她們關係非淺。」

只聽劍飛道：「不要再說了，快把小主人請出來要緊。」

劍東道：「青青，現在是不是可以請出小主人——」

青青點頭道：「當然可以，還要麻煩幾位叔嬸。」

劍東道：「說什麼麻煩，應該的，這種事那一個又會不願意，巴不得搶頭一個。」

衆人一陣風般擁到了李秀的棺木旁。

劍南搶着就要伸手。

劍東伸手攔住：「等一等。」

劍南叫道：「二哥，你還等什麼？」

劍東轉眼望青青：「青青，小主人眞是詐死？」

青青道：「當然是眞的，這種事我還能騙您幾位麼？」

劍東道：「妳說十二個時辰？」

青青道：「是啊，秀哥是這麼說的。」

劍東道：「那麼，棺木裡爲什麼一點聲息都沒有？」

衆人不由一震，馬上靜了下來。

眞的，棺木裡一點聲息都沒有。

衆人臉上變了色。

青青「呃—」地一聲道：「劍東叔原來是爲—怪我沒說清楚，秀哥說也許會久一點，會超過十二個時辰，不過不要緊，只要打開棺木叫叫他，他就會醒過來的。」

劍東霍地轉臉：「靈芝，是這樣？」

靈芝點頭道：「是這樣。」

衆人吁了一口氣，臉色恢復了，不約而同，一齊伸手，猛然掀起了棺材蓋。

棺材蓋掀起，棺材內自是一覽無餘。

但是，劍東等怔住了，就連青青跟靈芝也怔住了。

棺材裡，有件衣裳，那是李秀的衣裳。

可是，李秀已經不見了！

（下期待續）



榮獲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最高評價獅寶洗潔精品質最好

根據5月13日大華晚報第三版5月14日聯合報第三版民生報第一版及5月14日中央日報第六版消息：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委託聯合工業研究所黃良平博士針對市面上21種洗潔精所做的檢驗報告指出，獅寶洗潔精在使用的配方和其他產品相較，顯然有獨到之處，好冲好洗、安全可靠對皮膚溫和，獲得最高品質的評價。



好洗好冲
安全可靠
保護玉手

獅寶姊妹品：藍寶F洗衣粉含有神效藍珠，洗淨力強，歡迎使用。

獅寶 ライポンF
100%軟性洗潔精

獅子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ライオン株式会社 監製

神劍仙兵

17《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黃鷹

題字／胡金銓

揷圖／陳海虹



●白銀夫人被鄧漁追進竹林。

天越亮，竹林中的霧氣便似越迷離。

急風呼嘯，竹濤一陣，霧氣翻滾，白銀夫人一襲銀衣亦飛舞在急風中，人看似便要隨風飛去。

鄧飛龍一身衣衫在急風中一樣飛舞起來，那雙脚左弓右箭，只要白銀夫人一動，一個身子便會離弦箭頭般追射出去。

風吹過，白銀夫人仍立在原地，倏的笑起來：「你的輕功並沒有你的水性那麼好。」

「對付妳，這已經足够。」鄧飛龍稍理鬍子：「妳要擺脫我，除非是背插雙翅。」

白銀夫人伸手一攏披肩黑髮：「這句話你怎麼到現在才說？」

鄧飛龍不由一怔，接着一陣大笑：「難道妳竟然能够插翅高飛？」

笑語聲甫落，白銀夫人雙袖一展，身子便飛起來，鄧飛龍身形同時射出。

白銀夫人雙袖隨卽展開，左袖如刀，「刷」地將一株竹樹削斷，右袖接着一拂；那截斷竹便迎面向鄧飛龍插去。

鄧飛龍雙掌一錯，將斷竹震開，第二第三條斷竹已緊接射來，一條比一條急勁，顫動的枝葉擾亂了他的視線，白銀夫人刹那在他的眼中消失。

他心裏立時一急，身形疾往上拔起兩丈，手一探，抓住了旁邊一條竹幹，目光及處，又是三條斷竹飛來。

斷口銳利，勢子更加淩厲，鄧飛龍當機立斷，抓着竹幹的手一按，借力使力，身形再往上拔起。

斷竹緊追着他的身形飛來，他雙手並用，捷若猿猴，繼續往上攀升，眨眼間，已經上升了四丈。

斷竹竟追射上來，鄧飛龍大感詫異。

以白銀夫人的武功見識，應該知道這些斷竹絕對威脅不到對方的生命安全，可是她竟能不停將竹樹削斷擲去，的確是出人意外。

她連斷四十九株竹樹才停下來，銀衣飛舞，「金雞獨立」，站上了一株斷竹之上。

鄧飛龍差不多同時在她身前三丈落下。

「果然好身手。」白銀夫人斷竹上看似便要掉下來，却只是看似而已。

鄧飛龍冷笑道：「妳不是要藉那些斷竹擾亂我的聽覺視線，乘機逃去。」

「這個辦法雖然很不錯，可是我有更好的辦法。」白銀夫人笑問：「你眞的忍心殺我？」

鄧飛龍道：「沒有人要殺妳，我現在也只是要將妳拿下來。」一頓，接問：「妳不是要飛嗎，還等什麼？」

「等我的翅膀長出來。」

鄧飛龍不由一怔，但刹那間他突然發覺白銀夫人的一雙眼睛竟有如兩盞明燈一樣亮起來，在她的雙肩之後同時各多了一樣東西，霍地左右張開，赫然是一雙翅膀。

鄧飛龍原以爲那是一雙什麼兵器，聽白銀夫人那麼說，一怔之下，便待放聲大笑。

人怎會長出翅膀？還有什麼比這種話更可笑？

現在他當然笑不出來了，他吃驚的望着白銀夫人，一個念頭還未轉過，白銀夫人雙翼已然拍動，一個身子迅速凌空，冲天高飛。

鄧飛龍怔在那裏，瞪着眼，張着嘴，就像個傻瓜。

他完全沒有想到拔起身子，追上去，到底他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人，輕功再好也拔不到那麼高。

可是人又怎會長出翅膀來？

難道這個白銀夫人不是一個人？

「好一個妖女——」鄧飛龍不覺這樣嚅喃一聲。

他不是第一次以「妖女」這兩個字來罵女人，卻是到現在才知道怎樣的女人才是妖女，只有這一次罵的是由衷之言。

動念之間，白銀夫人已經在他眼中消失，卽時又一陣急風吹來，這一陣急風勁而寒，竟似要吹進他的骨髓，不由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不管怎樣，先離開這裏。

心念一轉，鄧飛龍一步跨出，這一步跨出，又嚇了他一跳，本來疏落有致的竹林在他跨出這一步之後，竟然變得一片濃密，不見天日。

他急忙轉身，後面的情形也是一樣，不過一步，竟然就跨進了另一個環境。

「不好——」他脫口一聲驚呼，總算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個白銀夫人並不是什麼妖女，也不懂得「縮地成寸」的法術，卻絕無疑問是奇門遁甲方面的高手，而且還兼練天竺催眠、密宗攝心之類的幻術。

方才鄧飛龍感覺她眼睛亮如明燈，心神其實已經不知不覺中為她的眼睛控制，因而生出那種亮如明燈的幻覺。

翅膀的出現，白銀夫人的振翼高飛，當然也只是幻覺。

環境的突然完全改變，竹林濃密至不見天日，鄧飛龍卻肯定決不是幻術，乃是錯覺，由於竹樹排列的怪異產生的錯覺。

白銀夫人方才將竹樹削斷擲出就是要將周圍的竹樹排列成這樣子，擲出的完全是多餘的竹樹。

懂得攝心術、催眠術的人並不多，懂得奇門遁甲的人更少。

以鄧飛龍的經驗武功，應該不會這麼容易為白銀夫人眩惑，只是他根本不知道白銀夫人是個中高手，根本就沒有防範。

這雖然大出他意料之外，想透了是什麼一回事，他反而不覺得怎樣奇怪，不過又多了三分感慨。

他若是清楚白銀夫人的一切，也根本不會落到這般田地。



●白銀夫人振翼高飛，鄧漁立於地上，仰頭觀看。

驚呼一聲，他隨卽伏倒地上，耳貼地面，凝神細聽。他聽到了幾下輕微的腳步聲從東面離開，可是到他要聽清楚的時候，腳步聲已消失。

他一彈而起，隨卽向東面進去，一步才跨出，一頭就撞在一株竹樹上，撞得很重。

在他的眼中，根本就沒有這株竹樹的存在。

白銀夫人若是在這個時候出手偸襲，他一定躲不開去，那些腳步聲是否白銀夫人離開所發出來？他也不敢肯定，一撞之下，雙掌立卽護在胸前，以防萬一。

並沒有襲擊。

鄧飛龍吁過一口氣，雙腳隨卽移動，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走的是九宮步法。

竹樹排的卻不是九宮陣，鄧飛龍倒踩九宮下來，眼前所見一些改變也沒有，他立卽改走八卦步法，再倒踩七星。

一趟七星步法倒踩下來，幻像驟然消失，他眼前一清，不由舒一口氣。

「原來是一個七星陣。」一口氣才舒過，鄧飛龍眼角已瞥見白銀夫人。

她就站在左側三丈不到的地方，鄧飛龍哈哈一笑，道：「奇門遁甲這方面我雖然懂得有限，已足夠應付有餘。」

白銀夫人毫無反應，鄧飛龍目光倏的暴縮，身形驟起，撲了過去。

白銀夫人仍無反應，鄧飛龍身形凌空未落，右手一探，裂帛一聲，便將她的外衣撕下來。

那也只是她的一襲外衣，掛在一株竹樹上，迎風飄舞，再加上一個白銀面具，驟看來就像是她本人站在那兒。

白銀面具與之同時飛起來，兩旁竟然伸出了一對翅膀，鄧飛龍看在眼內，面色一變，身形拔起，再一探右手，抓住了那個白銀面具。

那對翅膀仍然在拍動，鄧飛龍完全肯定這並非幻覺，不由得頭皮發炸，右手猛用力，面具「噗」的破碎、洒落。

一隻貓頭鷹同時「咕」的叫了一聲，雙翼展開，往上飛起。

鄧飛龍目送那隻貓頭鷹高飛遠去，又像一個傻瓜也似怔在那兒。

面具怎會戴在一隻貓頭鷹身上？那到底眞的是一隻貓頭鷹還是白銀夫人的化身？

鄧飛龍也不知自己怎會有這種念頭，懷疑到那是白銀夫人的化身。

此念一轉，鄧飛龍不由笑起來，苦笑——

× × ×

辰末巳初的時候，鄧飛龍才回到那座農舍，看見他平安回來，衆人才放下心頭大石。

知道李秀失踪，鄧飛龍並沒露出憂慮之色，反而道了一聲：「很好。」

劍北迫不及待追問：「什麼很好？」

「未到時候，他若非有所發現，怎會離開棺材？」鄧飛龍悠然坐下。

青青插口道：「我們可是一些發現也沒有。」

鄧飛龍笑道：「他武功在你們之上，靜臥在棺中，心如止水，雖然看不見外面的情形，聽到的一定比你們多很多。」

青青道：「爹以為他聽到了什麼？」

鄧飛龍又笑笑：「你們為什麼不到外面周圍看看，是不是什麼地方有什麼變化？」

衆人相顧一眼，靈芝笑問：「老前輩能否說清楚一些？」

鄧飛龍反問：「我們昨夜做過什麼比較特別的事情？」

靈芝恍然道：「那兩個女人……」

劍東隨卽道：「我們快去看看埋葬那兩個女人的地方。」轉身舉步。

劍南劍北跟了上去，青青目送三人消失，回問鄧飛龍：「爹不是從那個方向回來？」

鄧飛龍點頭，道：「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想下來，除了那兩具屍體之外，他們似乎沒有需要往這邊走一趟。」

靈芝奇怪道：「屍體可不是葬在附近。」

「也不遠。」鄧飛龍接道：「他們若是要盜屍，少不得要派個人到這兒來監視我們。」

靈芝頷首道：「這倒是。」

青青接問道：「那兩個女人的屍體對他們到底還有什麼用？」

鄧飛龍道：「爹也想知道，妳似乎要將爹當做活神仙了。」

青青「噗哧」的一笑，劍東也就在這時候掠進來，極其詫異的道：「泥土給掘開，那兩具屍體給偸去了。」

「偸得妙。」鄧飛龍目光一掃。「來監視你們的人武功身手必在你們之上，所以你們才沒有發覺，以這種武功身手，在劍尊谷的身份，也應該甚高，秀哥兒若是能夠成功追踪他，不為所覺，定必大有收穫。」

青青道：「他怎不給我們說一聲？也省得我們擔心。」

鄧飛龍道：「這一說不難為對方察覺，或者他是顧慮追踪不及。」

靈芝點頭道：「小主人當時的處境也的確尷尬得很，他還要顧慮對方發現他的裝死。」

鄧飛龍道：「你們大概都發覺，他是越來越成熟，也是說越來越厲害了。」

青青道：「爹是說他已懂得把握機會追踪敵人？」

靈芝插口道：「我看老前輩是指小主人留在棺中的外衣。」

青青恍然，劍北卻不懂，忍不住問：「那外衣怎樣了？」

靈芝道：「穿着它追踪敵人，很容易發出聲響，不似緊身的勁裝疾服來得方便。」

這說來其實簡單，劍北聽着呆了呆，笑了笑。

靈芝接道：「小主人心智比以前縝密靈活了很多，這是我們可以放心的。」一頓轉向鄧飛龍說：「有一點，晚輩可是要補充一下。」

鄧飛龍詫異道：「妳還發現了什麼？」

靈芝道：「小主人那麼謹慎，當然是因為發現來人武功高強。」

「應該就是了。」

「若是只為了發掘屍體，隨便派個人在附近把風便足夠，用不着出動高手。」靈芝又一頓，「晚輩以為這個高手到來，主要還是想證實小主人的生死。」

鄧飛龍嘉許的點頭，靈芝接道：「小主人聽覺儘管怎樣好，到底隔着棺木，來人若非很接近，相信小主人不易有所發現。而既然能夠那麼接近，要證實小主人的生死，來人大可以用內家掌力或者其他的辦法一試，可是來人並沒有這樣。」

鄧飛龍道：「妳意思是來人沒有惡意？」

靈芝頷首道：「所以那來的可能就是我們的主母，另一個黃金夫人。」

鄧飛龍手按眉心，輕揉了一下，道：「有可能。」

靈芝道：「可惜小主人並沒有留下任何的線索暗記，讓我們追去。」

劍東道：「那我們現在……」

「只有等。」靈芝推窗外望。「等小主人的好消息。」

窗外高樹遠山，白雲有如薄羅。

× × ×

陽光透過薄羅也似的白雲落下，輕柔得有如情人的手，李秀走在這麼輕柔的陽光下卻非獨一些舒適輕鬆的感覺也沒有，而且有些兒緊張。

黃金夫人就在他前面不足三十丈之處，他已經追踪她兩個多時辰，都沒有被黃金夫人發現，現在更非要小心不可。

他沒有欺騙青青，以他所知一閉氣，是必須十二個時辰才會自行醒轉，也所以才交代青青要是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情勢有變，就在他「玄機」或「命門」穴上拍一掌，但到了丑末寅初，連他也不清楚何故，封閉的眞氣突然自行流轉，暢通百穴，九轉之後，直上十二重樓。

他卻是有些懷疑，那是九轉神功又一次發揮威力。

眞氣運轉下來，他發覺內傷非獨已完全痊癒，而且內力較這以前更充沛，也就在那會子他發覺有人向棺木接近。

從腳步起落的輕重，他已經聽出來人武功高強，在青青劍東等之上，也所以他幾乎立卽肯定來的乃是敵人。

他沒有從棺中撲出，甚至閉上呼吸，眞氣卻已然凝聚起來，準備應付突來的襲擊。

來人在棺旁停下，一隻手隨卽按在棺蓋之上，那刹那，他的一顆心幾乎跳出來。

來人卻沒有進一步行動，待在棺旁一會，輕歎一聲，退開。

窗戶關閉的聲音入耳，李秀再也忍不住，推開棺蓋走出來，隨卽將外衣脫下，往棺裏一拋，接着將棺蓋放回

原位。

他沒有時間通知青青他們，也恐怕青青他們發現他的失踪，驚嚷找尋，驚動了來人。

他做妥一切，便推開窗戶，追了出去。

當他發現來人是黃金夫人的時候，他幾乎忍不住要追上去，將之截下，追問究竟，但他到底壓抑住這股衝動。

眼前的黃金夫人是否他的生母，畢竟他還未能肯定。一路追踪下來，他發覺那個黃金夫人顯然有些心神恍惚，幾次差一點就撞在路旁樹木之上，也顯然就因爲這個原因，她沒有發現李秀的追踪，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

——到底她在想着什麼？李秀很想知道，可是在對方是什麼人也還未清楚之前，他實在無計可施。

最令他奇怪的是，黃金夫人所走竟然是前往那座「神劍東莊」之路。

「神劍東莊」已然被燒去，難道劍尊谷在神劍東莊另外又設了秘密的暗樁？

× × ×

大火之後，「神劍東莊」變成一片焦土，頹垣斷壁到處，莊院中的樹木只剩下一條條焦炭，白天看來，亦令人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黃金夫人在一座假山之前停下，也這才回頭一看，當然看不見李秀。

她隨即一重二輕，雙掌三擊，假山上應聲出現了一道暗門，兩個青衣童子走了出來，恭恭敬敬的向着黃金夫人一揖。

「銀衣特使可是回來了？」黃金夫人接問。

「回來了，現在去了公孫尊者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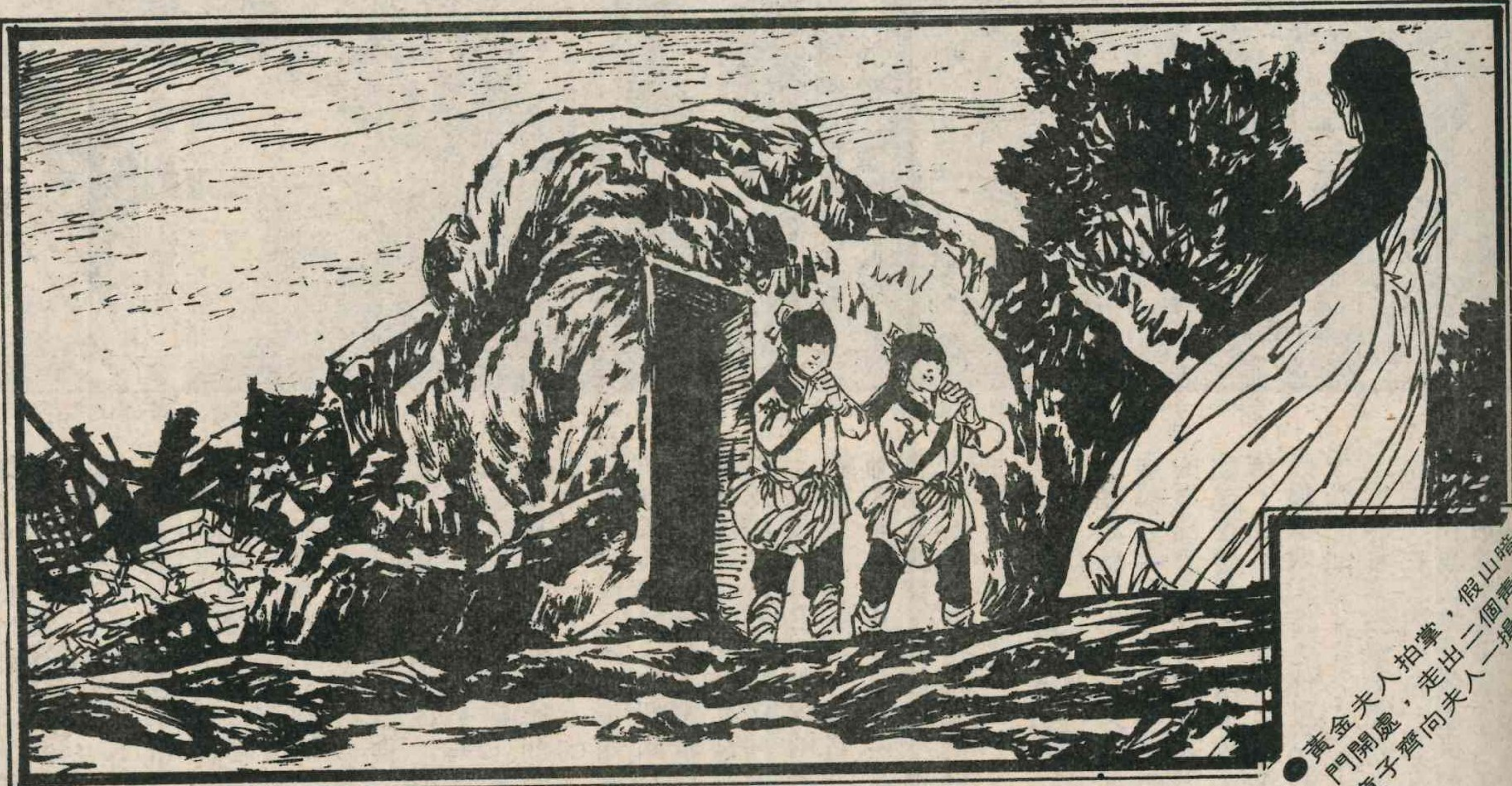
「公孫敬現在又是在什麼地方？」

那兩個青衣童子當然聽出黃金夫人語氣欠善，慌忙回答：「在銷魂潭。」

黃金夫人一聲冷笑，也不再說什麼，身形一動，往東掠去。

那兩個青衣童子看在眼內，相顧一眼，一縮脖子，退回假山裡，接著將暗門關上。

李秀藏身在十丈外的樹叢中，看得清楚，總算明白，神劍東莊是複式建築，地下還有一層，燒去上層，只是掩人耳目，若非他追踪這一趟，也根本不會再走來這地方。



●黃金夫人拍掌，假山暗門開處，走出二個青衣童子齊向夫人一揖。

他却是奇怪，這地方無險可守，也沒有什麼特別，劍尊谷何以如此重視。

他當然聽不到黃金夫人的說話，否則他一定會更吃驚。

那兩個青衣童子口中的公孫尊者也就是公孫敬。

叫做公孫敬的人也許很多，在江湖上有名的只得一個，那就是外號「回天漁隱」的那一個。

「回天漁隱」公孫敬與神劍山莊已故的莊主李慕雲乃是知交，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所以靈芝看見李秀傷成那樣子，立即便想起這個人，希望能將他請來，爲李秀煉藥開爐，施展回春手段。

劍北白菱找了去，却是蛛網塵封，人已不知何處去。

難道這個神醫竟然亦加入了劍尊谷？

× × ×

東去三里，密林之中，有一個寬闊的山谷，在山谷正中，是一個水潭，周圍怪石嶙峋，西南兩面，各有一座不太大的石屋子，兩座石屋子四周大大小小，也不知豎立着多少個石像。

那些石像都有一張很美麗的臉龐，栩栩如生，刻工之精細，實在罕見，絕無疑問是出自一流高手之手。

石像的表情並不一樣，有些驟看來雖似一樣，但細看之下，又顯然不同，眉目傳神，甚至連嘴唇鼻子都充滿了情感，或喜或憂，或羞或嗔，雖然是石像，予人的感覺竟是如此的眞實。

可惜的是所有的石像都只是刻到頸部，自頸部以下，還是粗糙的岩石。

一個是偶然，但所有石像都是如此，顯然就是有意了。

這惟一的解釋該就是，雕刻那些石像的人迷戀的、印象深刻的就只有那兩個女人的相貌。

那些石像刻的只是兩個女人，也就是黃金夫人與白銀夫人。

遠遠看去，那兩座小屋就好像被很多女人包圍起來，若非石像，全是活人，居住在屋中的人，眞可謂艷福無邊。

潭水碧綠，平靜如鏡，周圍的景物倒映在潭中，清楚之極。

在潭水當中，這時候浮着兩個女人，那兩個女人雞皮鶴髮，一頭灰白色的長髮漂散在水面上，更覺得詭異。

她們的眼都睜得很大，眼瞳凝結，一些生氣也沒有，一個死前顯然既驚且怒，另一個却是死在恐懼之下。

那兩個女人也就是死在農舍那兒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

在潭中一塊巨石之上，立着另一個白銀夫人，銀衣銀面具在陽光之下閃閃生光，衣髮在風中飛揚，充滿了生氣，眼瞳中却是殺氣畢露。

她在看着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鬚髮俱白，穿着一襲月白的袈裟坐在白銀夫人三丈外的另一塊巨石上，一手拿鑿子，一手拿鐵鎚，正在埋頭雕刻着一個石像。

一個白銀夫人的石像。

他好像並沒有怎樣用力，鎚子敲在鑿子上只發出細微的「叮叮」聲。

一片片石屑在鑿子下濺開，都是多餘的東西，那張臉在他的鑿子下已接近完整。

他完全沒有理會立在對面的白銀夫人，專心一意在造他的石像，偶然發出一下得意的笑聲。

這種笑聲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風吹過，幾片樹葉落在潭中，立即浮在潭面上，就像是一張其薄如蟬翼的紙。

潭水的浮力絕無疑問很強，也所以，那兩個女人的屍體才能夠那樣子浮在潭面上，沒有沉下去。

「啁啾」一聲，一隻飛鳥在潭水上空飛過，白銀夫人倏的伸手虛空一抓，那隻飛鳥的去勢立時一頓，投向白銀夫人的掌心。

白銀夫人的中指及時一彈，「嗤」的彈出了一縷指風，那隻飛鳥的頭立時猛地一震，雙翼一垂，停止了拍動，墜向潭水。

才沒入水裏，那隻飛鳥便又浮起來，已是隻死鳥。

老人終於停下手，歎了一口氣：「這隻鳥兒好像沒有什麼地方開罪妳。」

白銀夫人冷笑道：「你總不能否認牠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嗯——」老人又歎了一口氣。「妳好像忘記了憤怒也會令一個人衰老。」

「廢話——」

語聲甫落，一條金色的人影已然從林中掠出，向這邊掠來。

——黃金夫人！

（未完待續）

集5個空袋・請吃1包冬菜冬粉!!





益台冬粉二週年大請客，收集5個空袋，當場換1包冬菜冬粉。

好客的益台冬粉，又有新消息，二週年大請客，敬請大家踴躍參加！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您只要集滿5個益台冬粉空袋，就可向附近零售店換取1包冬菜冬粉，當場換，當場拿，實惠又方便。

宵夜、點心、煮火鍋，純綠豆精製，不油炸的益台冬粉，爽口不油膩，讓您吃得更開心。

綠豆精製・爽口開胃——

益台速食冬粉

益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新市鄉大社村408號 電話：(064)983181～4

神劍幽冥

18〈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黃鷹

題字／胡金銓

挿圖／陳海虹

《前情提要》李秀跟蹤銀衣夫人，來到「回天漁隱」公孫敬所住的「銷魂潭」，公孫敬在潭旁雕刻許多顯然是金、銀夫人的頭像，潭水之中浮着兩具鷄皮鶴髮的女屍，正當銀衣夫人與公孫敬相互譏諷之時，一條金色人影突然從林中掠出……

黃金夫人身形輕捷，飛鳥般落在白銀夫人旁邊的另一塊巨石上。

白銀夫人沒有探手抓去，也沒有屈指彈出，只是吁了一口氣，道：「我們在等妳。」

黃金夫人尚未回話，老人已抬起頭來，望着黃金夫人，道：「妳再不現身，我這條老命只怕保不住了。」

陽光下，他的一雙眼睛竟然是乳白色，就像是籠上了一層烟霧，迷離而妖異。

白銀夫人却問：「他的話妳會不會再相信？」

黃金夫人搖頭：「我只知道妳就是殺盡天下的人，也不會殺他。」

白銀夫人冷笑道：「今天他若是不給我們一個滿意解釋，我看非獨我要立即殺他，妳也會搶着動手。」

黃金夫人道：「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他是否眞的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起死回生。」

老人歎了一口氣：「兩位，難道妳們沒有聽過能醫不自醫？」

「不要話廢了。」白銀夫人冷冷地喝問：「公孫敬，你老實告訴我們，一旦藥力消失，我們是否也會變成這兩個那樣子？」

她手指着浮在水面上那兩個女人。

老人竟然就是昔日江湖上的名俠名醫「回天漁隱」公孫敬。

他歎着氣回答：「有一點不同，妳們比她們要年輕得多，怎也不會變得這樣難看。」

白銀夫人厲聲道：「也是說還是難看。」

公孫敬笑笑：「也是老話，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白銀夫人語聲更峻厲：「先前你怎樣說，你……」

公孫敬截道：「我答應設法替妳們將青春保持，長春不老，兩位的容貌不是到現在也仍然並無改變。」

白銀夫人一頓足：「可是我們仍然會變得像這兩個一樣。」

公孫敬道：「這兩位所以變成這樣，是因爲她們的機能已經完全斷絶，藥力當然也同時終止，自然便打回原形。」



●黃金夫人身形輕捷，飛鳥般落在白銀夫人旁邊的另一塊巨石上。

設計／沈臨彬

「那些藥……」

「有足够的存貨，兩位只要按時服食，容貌決不會出現這種變化的。」公孫敬又笑笑，那種笑容竟令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白銀夫人看在眼裡，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黃金夫人却發出一聲微喟：「我們還以爲那些藥物能够令我們的容貌永遠保存，至死不變。」

白銀夫人接道：「你不是也這樣說的。」

公孫敬搖頭：「我希望兩位不要忘記，我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

白銀夫人、黃金夫人相顧一眼，沒有作聲，公孫敬笑笑接道：「再說，一個人死了，容貌變成怎樣子又有什麼要緊。」

黃金夫人一聲歎息，仰首向天：「不錯，人都死了，還管得那許多。」

公孫敬接道：「這個潭的水天下無雙，珍貴無比，若是不能用，兩位需要的藥物便煉不成的了。」

話口未完，白銀夫人身形已掠出，一把將鳥屍從水裏抓起擲飛，接着一把將一具屍體從潭中抓起來，往潭邊掠去。

黃金夫人亦同時掠出，抓起了另一具屍體，掠上了潭邊。

公孫敬目光一轉，道：「兩位，不送——」隨卽又垂下頭，繼續雕鑿那石像。

黃金夫人、白銀夫人冒哼聲中，雙雙抓着屍體，往來路掠回，眨眼不知所踪。

公孫敬繼續工作，鎚鑿相擊，「叮叮」聲不絕。

好一會，他才停下手，忽然道：「小娃兒，你待在樹上幹什麼？」

語聲甫落，李秀便從潭邊的一株高樹上掠下，不偏不倚，落在方才黃金夫人立足的那塊巨石上。

公孫敬抬起頭來，眼神出奇的慈祥，看着李秀道：「這個潭有如明鏡，你應該知道，我看這個明潭與抬首上望並無分別。」

李秀道：「現在知道了。」語聲異常之鎭定，接問：「老前輩就是『回天漁隱』？」

公孫敬笑道：「魚竿我早就丟掉了，還做什麼漁隱，至於回天也是騙人的。」

李秀方要說什麼，公孫敬已問：「你是追踪她們到這兒來？」

「正是。」李秀沒有否認。

「神劍山莊的傳人果然膽識非常。」

李秀一驚，脫口道：「老前輩……」

「只看你凌空掠下的身法我便知道了。」公孫敬接問：「李慕雲是你的什麼人？」

「是先父。」

「你就是李秀？」公孫敬有些詫異。「這麼高大了？」語聲一頓，又歎道：「日子是怎樣過的？」他拿鑿子苦惱的往頭上搔了幾下。

白髮開處，赫然出現了九個佛印，李秀看在眼內，奇怪道：「老前輩什麼時候皈依佛門？」

公孫敬皺眉：「十三、十四，很多年前的事了。」隨卽歎道：「那又有什麼用？塵緣未斷，慾念未息，讀經念佛也是枉然。」

李秀奇怪的望着公孫敬，又歎了一口氣，公孫敬忽然問：「你知道什麼是佛？」

「不知道。」

「我最初也不知道。」公孫敬沉吟道：「後來問寺裏的大法師，你知道他怎樣答？」

李秀又是一聲「不知道」。

「枯木裏龍吟——」

李秀搖頭，公孫敬接道：「我說不懂，你知道大法師又怎樣說話？」

「晚輩洗耳恭聽。」

「髑髏裏眼睛。」

李秀苦笑，公孫敬又道：「我閉門靜思了三日三夜，才明白那是大死一番、大生一場的意思，可是我連死都捨不得，又怎能再生？」

李秀試探問道：「老前輩到底放不下什麼？」

「女人——」公孫敬的回答粗率得令李秀吃驚。「我喜歡了兩個女人，坐立的時候想着她們，睡覺的時候想着她們，就是念經的時候也想着她們，若是她們還沒有嫁人，說不定我會把她們搶回家，但她們非獨已經嫁人，還是我兩個好朋友的妻子。」

李秀怔怔的望着公孫敬，公孫敬又拿鑿子往頭上亂搔了幾下，才接下去：「朋友妻，不可戲，我也不是那種禽獸不如的畜牲。」他倏的問李秀：「只是想想她們美麗的容貌也不算得是怎樣的一種罪過，是不是？」

李秀道：「應該不是，正如某人寫了一首好詩，你歡喜到不得了，一天到晚總是掛在唇邊，不見得就是罪過。」

「我也是這樣想。」公孫敬放下手中鎚鑿，捧起那個石像：「我最多也是將她們美麗的容貌留下來。」

李秀目光一落：「白銀夫人？」

「還有黃金夫人。」公孫敬笑了：「來，我們到那邊看看。」一下子跳起身子，興奮的往那邊一步一跳地奔去。

李秀看着一陣惡寒，公孫敬的擧止與其說是像一個小孩子，毋寧說是像一個瘋子、白癡。

× × ×

陽光下，那些石像的輪廓份外鮮明，李秀多看那些黃金夫人的石像幾眼，心頭突然感到說不出的難受，黃金夫人的相貌與他的母親完全一樣。

公孫敬指指點點，道：「她們的一喜一怒、一嗔一笑，都是如此的迷人，我都將之一一用石頭彫刻下來，也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够將她們美麗的容貌保存至永遠。」

李秀道：「石塊也有破損崩缺的時候。」

「我是看不到那麼遠的了。」公孫敬一聳肩膀：「我最多只能够再活十年、二十年，這些石像應該能够保存到我死前的一刻，至於我死掉之後會變成怎樣，我一概不知，也不能在乎，你說是不是？」

李秀只是問：「那些活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也是老前輩造出來？」

「當然了，除了我老人家，誰還有這個本領？」

「是易容？」李秀忍不住追問。

公孫敬反問：「你也懂什麼叫做易容？」

「正要請教老前輩。」

「戴假髮、黏假鬚，換上不同的衣服，這是一般的所謂易容，那其實應該叫做變裝術，也是易容術中最低下的一種，利用藥物往臉上堆砌，比較高一點，可是在我的眼中看來，還是小孩子玩意，也假得要命。說到將人的面皮剝下來，非獨殘忍，而且變來變去，也是只得一個。」

「老前輩，怎能够將那麼多人變成一模一樣的一個人？」李秀追問下去。

公孫敬又反問：「你知道人何以相貌各異？」不等李秀回答，他已經接下去。「那其實是由於骨肉的不同，只要將一個人的骨肉依照模子削薄或加厚至完全一樣，便不難弄出相同的一個人來，當然，如果能找到骨肉結構本來就差不多的人便會簡單得多，否則既要剖肉，又



●語聲甫落，李秀便從潭邊的一株高樹上掠下。

要削骨，非獨麻煩，而且很容易出錯呢。」

「那當然很痛苦吧？」

公孫敬大搖其頭：「藥物中最少有二百一十種有麻醉作用，而其中十二種可以令一個人完全失去感覺，注入雙脚，便將他的雙脚斬下來，他也仍然能够行走而不感覺痛苦，可是這種藥物不能够用得太多，否則那個人就會變成白癡，你知道什麼是白癡？」

李秀點頭，打了一個寒噤，却仍問道：「那面貌總有不同之處？」

「眉毛可以拔去，任長任短，隨意改變形狀，眼皮的厚薄單雙、鼻樑的高矮，要改成一樣就更簡單了。」

李秀不能不同意，那比起削骨割肉，實在簡單得多，他苦笑着問道：「老前輩就是如此這般造出一個個一模一樣的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

公孫敬眉飛色舞道：「除了眼神，她們的確已差不多完全一樣了。」

「眼神？」李秀心頭一動。

公孫敬點頭。「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本領將她們的眼神改變成一樣，也不敢嘗試，我——恐怕一個弄得不好她們會變成瞎子。」

李秀道：「老前輩似乎就只是造出一個個相同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

「我只是對這兩個人有印象。」公孫敬接道：「他也只要我造這兩個人。」

「他是誰？」

公孫敬一怔：「看來你知道的並不多。」

李秀道：「晚輩正要弄清楚。」

公孫敬歎息道：「有些事還是不要清楚的好。」

李秀急道：「晚輩……」

公孫敬截道：「以你目前的身手，也仍然不足以應付這件事。」

李秀道：「晚輩盡了力，若是不能够……」

公孫敬又截問道：「神劍九大式你練得怎樣了？」

「已練成八式。」

「『雷動九天』你也練成了？」公孫敬有些意外：「以你這年紀竟然已經有這種成就，實在難得。」一頓再問：「九轉神功又如何？」

「也已練成了。」

「好——」公孫敬連連點頭：「好得很。」

李秀道：「還請老前輩指點一條明路。」

公孫敬仰天長歎：「我一生對不起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你爹爹李慕雲，你能够找來這裏，相信也就是天意，要我補償這罪孽。」霍地突然回過頭，手指一個黃金夫人的石像：「你應該知道，這個女人就是你的母親柳青青！」

李秀心頭怦然震動，也就在這刹那，公孫敬突然出手，連封了李秀胸前七處穴道，李秀冷不防，要閃避已經來不及，一個身子立時麻木。

公孫敬暗襲得手，搖搖頭道：「年輕人到底經驗不足，害人之心雖然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也不能無。」

李秀仍能够說話：「老前輩此擧目的何在？」

公孫敬探懷取出一個玉盒子打開，那裡面放的是一顆鴿蛋大小，其紅如火的藥丸，笑接道：「我不是說過，有十二種藥物服多了就會變成白癡？」

李秀心頭一驚，公孫敬接道：「這就是其中的一種！」左手突然一探，捏開李秀的嘴巴，將那顆藥丸硬塞了進去，接着用手一壓，李秀不由自主將那顆藥丸嚥了下去。

那一刹那他心中的悲痛實在難以言喻，父仇未報，而且還要變成一個白癡，有如行屍走肉，焉能不悲不痛？

公孫敬却笑了起來：「傻孩子，我若是要害你還要這麼麻煩？」

李秀聽說又呆住了，公孫敬接道：「這是我以一百另八種名貴藥物，取其精華，煉成的回天丸，一顆足抵你二十年功力，你還不運氣行功，助藥物發揮效用？」一揮手，解開了李秀被點的穴道。

李秀一驚而起，忙自運氣，眞氣果然運行，一股至陽至剛的力道同時隨眞氣運行，迅速匯合一起。

公孫敬同時取出另一個玉盒子，這個玉盒子裝的却是一百另八支金針，他手拈一支，一聲：「天突——」插進李秀天突穴。

李秀眞氣同時穿過天突穴。

「天宮、玉竅、華蓋、水溝、灌風、元關、璇璣、正堂、中庭、巨闕……」公孫敬呼喝不絕，剩下的一百另七支金針應聲插遍李秀身上其餘一百另七處穴道。

金針長三寸，入穴七分，陽光下，李秀渾身閃起了點點金芒，他體內在眞氣運行一遍之後，却有如置身洪爐之中，肌膚與之同時通紅，汗珠紛落。

公孫敬接着一聲長嘯，猛抓起李秀擲進潭裏。

「撲通」一聲，李秀直沉至潭底，隨卽冲天火炮也似地冒起來。

潭水奇寒澈骨，李秀的眞氣在刹那間猛可收縮成一股，直衝任督二脈，生死玄關。



●「嘩啦」一股水柱被李秀曳着直衝三丈。

「嘩啦」一股水柱被李秀曳着直衝三丈，轟地爆開，散落下來，周圍十丈就像是突然洒下了一場暴雨。

百另八支金針同時從李秀穴道脫出，向四面八方迸射，射在石上的，竟然沒入盈寸。

李秀人在半空，不由發出一聲長嘯，這一聲直冲雲霄，也震得周圍樹葉紛落。

他身形凌空盤膝落下，雙掌合處，迎着他雙掌的一株碗口粗的樹幹齊中裂開，如遭斧劈。

公孫敬大笑着從石像中滾出來，連聲大呼：「好極了，好極了——」

他一身衣衫汗水濕透，面色慘白如紙，掙扎着才爬起來又跌倒在地上，李秀一眼瞥見，忙上前扶住：「老前輩，你怎麼了？」

公孫敬喘息着道：「我不能太用氣力，否則就會百穴收縮，痛得要命。」

一面說他渾身的肌肉不住抽搐，面上同時露出了苦痛的表情來。

李秀驚訝道：「怎會這樣的？」

公孫敬勉強笑道：「你拉下我身披的袈裟不就清楚了？」

李秀不由將袈裟拉下，只見公孫敬身上的穴道都被一條條晶瑩光亮的絲線穿連着，那些絲線竟然全都穿進肌膚內。

公孫敬接道：「你看到了，我身上穴道都被冰蠶絲縫起來，用力一牽動，五臟肺腑，無處不痛，你說要命不要命？」

李秀當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忍不住追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公孫敬道：「這是天下第一酷刑，也是天下第一毒鎖，誰給這樣鎖縛起來，便只有乖乖的聽候差遣，唯命是從，希望將功贖罪，得以解脫。」

李秀道：「我替老前輩將之削斷。」說罷便要拔劍。

公孫敬慌忙道：「削不得，這些冰蠶絲一條緊扣一條，不得其法，强行將之削斷，其餘的必定會同時收縮，五臟盡碎，我便是眞的有回天本領，也難免當場命喪。」

李秀道：「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

「只有一個。」

「老前輩儘管吩咐，晚輩一定會盡力而爲。」

公孫敬笑着問：「心病你知道要用什麼藥才能够醫理？」

「心藥。」李秀脫口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到底是聰明的孩子。」公孫敬將袈裟拉上，躺下來，繼續喘氣。

李秀忙又問：「那個人……」

公孫敬截道：「你總會遇上他的，憑你現在的武功，已足以跟他一較高低。」

李秀再問：「他到底是……」

公孫敬笑道：「該知道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李秀還要問什麼，公孫敬話已接上，歎息道：「方才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晚輩洗耳恭聽。」

「就是你千萬不要大叫，因爲以你目前內力的充沛，一叫之下，聲傳十里，劍尊谷的人聽到，不趕來一看究竟才怪。」公孫敬搖頭：「不過讓他們來好了，正好借他們一試你神劍第九式，『不殺之殺』的威力。」

「這一式境界最高，威力最大，晚輩到現在還未練成……」

公孫敬大笑：「你現在生死玄關已通，眞氣內力循環不息，還有什麼招式用不來？」

李秀似信還疑，仍然道：「多謝老前輩成全。」

公孫敬彷佛看到他心裏，道：「一會你就會相信我說的都是事實。」

李秀臉一紅，方要道歉，公孫敬已道：「看，他們來了。」

李秀亦已發覺，目光及處，只見數十個青衣漢子從西面急急奔來。

公孫敬一骨碌坐起半身，道：「小娃子，有多少本領盡量施展出來，好讓我老人家開開眼界，吐吐鬱氣。」

李秀點點頭，轉身拔劍。

公孫敬目光落在李秀背上，突然一變，非獨看不到絲毫慈祥之色，而且變得狡黠而惡毒。

狐狸般的狡黠，豺狼般的惡毒，李秀若是看見這目光，一定會懷疑這個看來慈祥的老人不惜爲他打通生死玄關，其實是另有目的。

可惜他的後腦並沒有長着眼睛，看不見。

只是他也應該想得到，一個人暗戀朋友妻子，而且還是兩個朋友的妻子，到如此瘋狂的地步，怎會是俠義中人，怎會是正人君子？

一個如此狡猾惡毒的人竟然被人鎖制在這裏，鎖制他的那個人亦可見厲害。

到底是什麼人呢？

青鋒三尺在陽光下有如一泓秋水，李秀劍脊壓在眉心上，左手拇食中三指一捏劍訣，往護手一壓，已經是神劍九式第九式的起式。

沒有風，他的衣衫突然無風自動，「獵獵」地飛舞起來。

人未動，劍只是起式，人劍已呼之欲出。

二十來個青衣漢子已到了潭對面，看見李秀，齊喝一聲，揮動兵器，衝殺過來。

李秀人劍亦在喝聲中射出，長嘯一聲，人劍合一，化成一道耀目的光芒閃電般凌空飛越潭面，射向衝殺前來的青衣漢子。

這一劍之凌厲，根本就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形容，李秀那一聲長嘯，亦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

劍光過處，十八個青衣漢子凌空飛起來，眉心鮮血激濺，竟匯成一股，飛射出三丈之外。

其餘那些青衣漢子幾曾見過這般凌厲的劍法，齊皆怔住，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四散開去。

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亦怔住，她們也就立在三丈之外，鮮血從她們身旁不到一尺射過。

她們雖然都戴着面具，看不到面上的表情變化，眼睛顯然都暴縮，露出了驚懼之色。

李秀身形凌空落下，劍訣一領一壓一推，劍尖指向白銀夫人與黃金夫人。

白銀夫人立即揮手，「噗噗噗」三下異響，一蓬烟霧在身前冒起，湧向李秀。

李秀劍一振，一股劍氣湧出，烟霧被擊囘，剎那四散，黃金白銀二夫人却已經不知所踪。

要追，李秀一定追得到，可是他沒有追，那一剎那他的心情很複雜。

眼前的黃金夫人可能與他是母子至親，白銀夫人亦可能是青青的母親，這「不殺之殺」的必殺一劍，如何殺得下去？

還有那位公孫老人的安全他也得兼顧，他當然也想不到公孫敬這時候正在以一種更狡猾更惡毒的目光遙望向他這邊。

比狐狸更狡猾，比豺狼更惡毒。

天下最狡猾最惡毒的只有一種動物。

——人！

人爲萬物之靈，一個狡猾惡毒的人，又豈是無知的狐狸豺狼能够望其項背？

《下期待續》

男性的困擾（下）

唐鈺醫師著

當然過度的自洩行爲，對身體可造成損傷，據一九七四年美國THE MERCK MANUAL的記載報告，性能減退及早洩包括下列原因：①包皮，②細小陰莖。③尿道上下裂。④尿道炎。⑤前列腺炎。⑥睪丸炎⑦生殖線官能不足。⑧腦垂體官能不足。⑨甲狀腺官能不足。⑩糖尿病。⑪衰弱性。⑫脊髓根損傷或傳染。⑬過度疲勞。⑭慢性中毒。⑮神經緊張和恐懼，絕對沒有說是因手淫而引起的。由此證明，以往人們錯誤的想法，完全是庸人自擾，無醫學根據的！

夢洩，一般人稱遺精，在女性無此現象，成年男性在青春期絕大多數有夢洩，如果是正當的身體，這是自然現象，而不必害怕。人類在睡眠中，腦細胞並未完全休息，生殖器官受血液內分泌影響而使其勃起，陰莖及前列腺神經受到刺激反射到射精中樞，將該刺激傳送至尿道的射精點使其射精，不論精神或肉體受刺激，均可使其射精。夢遺現象。完全視自身體强壯而決定次數。當然每月不超過三次對健康無害。每次夢洩後，本身不感到疲乏方爲正常。相反地老年及衰弱的人不可能夢洩，如果有此現象，均應請專科醫師，所以說成年未婚男士用不着煩腦，相反地有夢洩情形，才表現你身體是最健康的！

包莖（PHIMOSIS包皮PREPCE）：如果說人體器官有百害而無一利，恐怕要說男性陰莖上的包皮，因爲它生在男性龜頭上面不痛不癢，很多人自己有包皮而不自知，可說是國人對性教育太不重視，據作者曾作十萬男性體檢據統計發現有包皮的人達半數以上，正常陰莖在未勃起前，從冠狀溝至尿道口肌肉應該露在外面，目前醫學家把包皮分爲二種，有一種陰莖在勃起狀態可以將龜頭露出，平時不能露出，謂之包皮過長。有一種留有小口僅能排尿，在勃起時也無法將龜頭露出謂之包莖，有包皮或包莖的人會妨礙生殖器正常發育，據臨床手術結果，被割除包皮後陰莖可以增大五分之一，有包皮的人可有惡臭，藏污納垢，易隱藏細菌、性交時易破裂，減少快感，造成陽萎早洩，易染性病，據學醫記載，陰莖癌患者半數件有包莖，而生下來即切除包皮的猶太男子幾乎沒有陰莖癌的病例，婦女們的子宮頸癌也因男性的包莖有關係，因爲猶太女子子宮頸癌發生率也很低，割除包皮雖然是一種很簡單的手術，但也要找精於此道的泌尿科專家來做比較安全可靠，不然可能造成手術後出血、血腫、包皮繫帶損傷、畸型等後遺症。本人目前採用美國無血包皮割除鋸（BLOODLESS CIRCUMCISION CLAMP）已達到無血無痛，不換藥不拆線一次三十分鐘完成最新手術，而且可以照常工作不必休息。一星期即可痊癒，有包皮患者用不着煩惱！

（本文作者唐鈺醫師，從事臨床工作凡三十年經驗，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本文摘自唐鈺醫師所著「不要諱疾忌醫」一書第十七章。該書出版再版，已搶購一空，現已再版，每本一百二十元，讀者如要購買請劃撥「郵政一〇八七四〇唐鈺帳號」即可寄書）

診療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內政部著作權執照號一〇七六〇號，出版登記證新聞局政臺字第〇六九三號

慶安診所
主治泌尿皮膚科
地址：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
即後火車站與太原路交叉口
（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

——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時間老人永遠踏着一樣步伐前進，亙古以來，億萬生靈都對之無可奈何。

十年時光，絕大部份的人總難免庸碌平凡虛度。

但一些不凡的人，却可以做出很多事，多得令人難以置信。

總之，不論十年廿年卅年都好，反正那些天才傑出之士，一定比普通人所做的事多得多。這一點大概就是天才與平凡的區別了！

上述那些慨歎眞正意思是說，有些人窮畢生之力，也培養不出幾個有用幹部。但有些人短短時間內，便足以人才薈萃，足以叱咤風雲，足以橫行天下。

像「西天劍眘」顯然就是後一類可敬而又可怕的人物。

他手下的金銀二女、柳東權以至囘天漁隱公孫敬，每一個俱足以震駭天下江湖不說，其實稍次一級的人物，例如左天冲天殘道人等，俱是當代著名凶星。要這些人像奴僕一樣降心以從，問題是多麼不簡單，也就可想而知。

這些人不但眞的都是「西天劍眘」手下，而且到了危急關頭，又都是一個個緊守秘密，毫不洩漏，寧可自戕身亡。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所以「西天劍眘」必是不平凡人物之中的極不平凡人物，這個結論絕無疑問。

當你遇到像「西天劍眘」這種神秘可怕的敵人，你應該如何應付？

× × ×

廿七枝火箭從三個不同方向飛來，目標俱集中在那間不算寬敞的農舍。

勁箭破空之聲，屋中人人聽見。屋內一共有九個人，但沒有一個撲出去抵禦火箭。因爲一來時間上慢了一點，二來這座農舍燒了並不足惜，何必輕舉妄動，爲這座農舍冒險？

屋內幾個人是鄧飛龍、青青、劍飛，以及劍東等三對夫婦。

他們冷靜對覷，沒有一人激動不安。

鄧飛龍最老最長，所以首先開口，道：「屋子是保不住的了。我躭心的是個個箭手外勁內力都很了得，如果另有領隊之人，武功可想而知！」

劍東等三個男人都不作聲，靈芝瞧瞧他們，知道開口任務落在自己身上，便道：「火箭既然分三面射來，我們只好也兵分三路。劍飛你跟隨鄧老，青青當然也是。我們這邊三男三女，分爲兩隊。」

劍東等三個男人雖然只點點頭，却都眉軒鬚張，威勢凜凜。

四壁已有不少處透入火舌，熱力迫人。

青青道：「我們若是倖而大獲全勝，仍然留在此地，等候秀哥回來。若是潰敗，那就不必說了！」

九個人一齊運功作勢，準備撲出。這時人人都聽見靈芝以喃喃自語的聲調說道：「爲甚麼我們躲在任何地方，都很快就被他們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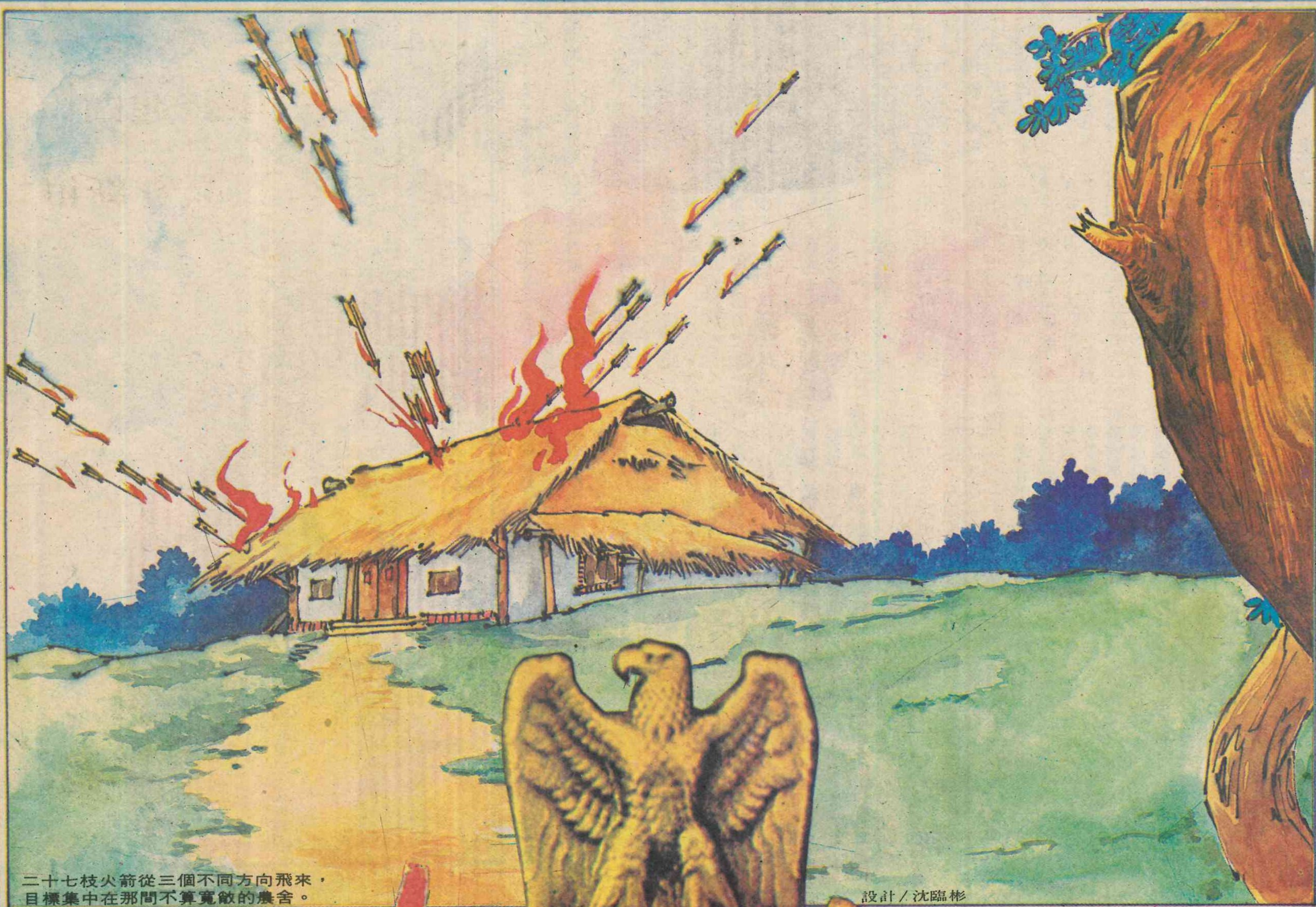
她沒有詢問任何人，所以也沒有人回答她。

農舍已經整幢被烈火吞噬，倏然像奇異燦爛的煙花般四下迸射，有些火團飛出十幾丈遠，一時滿空紛飛着大大小小火團，煞是奇觀。

農舍原來的地方，反而一點火星也沒有了。但人却有九個之多，分爲三組，各各向着一個方向。

每一個方向的五、六丈外果然都有一小簇人馬。而每簇人馬都是以三個黑色勁裝，挽弓佩劍的大漢，加上一個或兩個平常服飾之人組成。

鄧飛龍劍東等大起戒心，面色凝重。



二十七枝火箭從三個不同方向飛來，目標集中在那間不算寬敞的農舍。

設計／沈臨彬

（前情提要） 公孫敬給李秀服下「回天丸」，又用金針打通他全身穴道，功力突然大增，一聲長嘯引來黃、白二夫人及廿餘青衣劍士，被他一劍殺了十八人，其餘四散逃逸，黃、白二夫人在剎那間失去踪影。

神劍出[illegible]

19〈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翎

挿圖／陳海虹

題字／胡金銓

青青道：「我們不是出擊，就是枯守，沒有第三條路了。看來枯守比較不划算。」

這主意有劍北白菱金蘭等人附和。

靈芝道：「鄧老和二哥三哥還有劍飛都不表示同意，可見得出擊之策，在他們心中有着顧慮。現在那一位告訴我，出擊之策有何不妥？」

鄧飛龍道：「敵人分三面包圍咱們，這一點倒不要緊。但由於敵方每面都有三名黑衣箭手，這就使得咱們每一組出擊之時，都受到三面勁箭夾攻。」

青青恍然道：「原來如此，在我們來說，九個人分爲三組，力量是分散了。但他們的强弓勁箭却無此弊，可以輕易將我們逐個擊破。」

靈芝沉吟道：「形勢既是如此，我們若是沒有出奇制勝之計，也就只好暫時集中一起了。不過……」

她微微停頓一下，又道：「不過我們雖是被迫集中，却仍可以爭回一點主動之勢的。」

劍尊谷的三路人馬，似乎對這種形勢很滿意，個個很沉着很冷靜，沒有絲毫不耐煩之意。

他們既然是獵人，已包圍着獵物，他們當然沒有甚麼好急的。

忽見當中的獵物一齊移動。獵人們心中大喜，只要被獵者忍不住想衝殺突圍，那就一定有空隙破綻。「九九魔箭大陣」便可發揮驚世駭俗的威力了。

可是「獵物」移動的方式却使獵人們忽然感到很彆扭很不舒服。因爲他們九個人竟是保持着原來方向，一齊向正北衝去。

由於他們每個人面對的方向都不因移動而改變，因此他們的移動跟剛才站着便沒有分別了。換言之，如果剛才獵人的「九九魔箭大陣」不能發動攻擊，現在也一樣無隙可乘。

獵人們還必須趕快行動，以保持三面圍攻的形勢。正北一組往後退，西南東南兩角則趕快前進。

獵物們忽然橫移兩丈，倏又改變方向疾衝。獵人們可不能不跟着移動。

這一來獵人們由欣喜變成苦惱，由冷靜變爲煩躁了。因爲獵物們一看能夠把對方弄得跟着自己團團轉，又怎肯停下來呢？

於是獵人們只好更加苦惱以及煩躁。但獵物方面不但不同情他們，反而得寸進尺。

但見獵物們忽然向正北疾衝，這一次跟前幾次不同的只是速度。以前很多次移動的速度都很平均，所以獵人方面已經有點習慣了。

而這一次突然加快，獵人們就有點措手不及，雙方距離忽然只剩下三丈。

但這還不算得寸進尺，眞正情形是三道劍光倏然飛出，速度加快了一倍還不止。因此一下子就追上還在後退的正北那組獵人。

這三道出擊的劍光由靈芝金蘭白菱三女組成。她們顯然輕功較佳，所以負責這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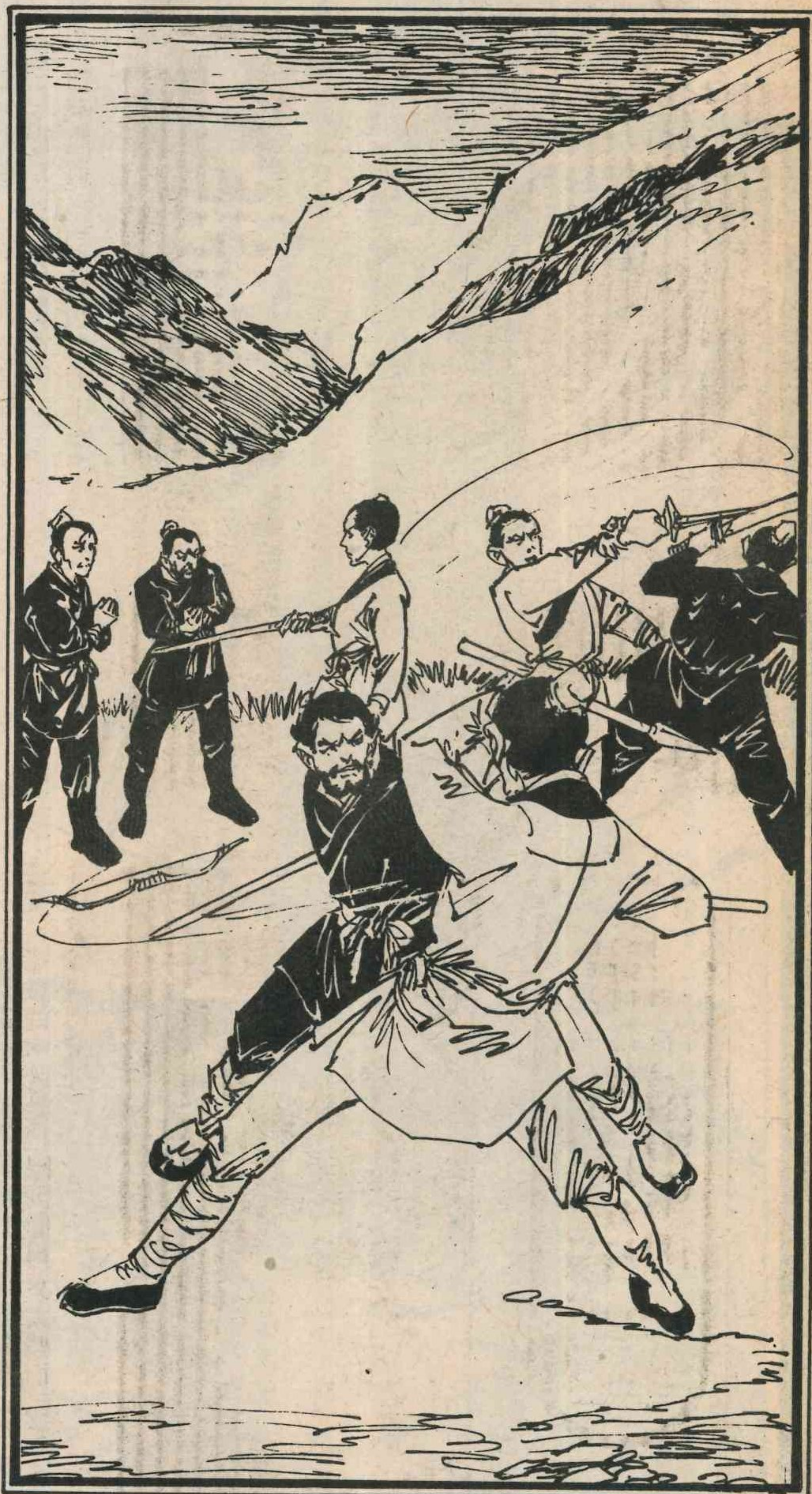
此時西南東南兩角的人馬已經馳援不及，因爲劍東劍南劍北三人一組，鄧飛龍青青劍飛三人一組，分頭迅急迎撲。

眨眼間雙方三組都碰上，於是獵人獵物的形勢消失。雙方各以實力決戰了。

劍東劍南劍北一字排開，三把長劍森森冷冷指着敵人。

這三劍佈出陣式威勢非同小可，隱隱有合璧縱橫，無堅不摧之威。

敵方除了三名黑衣箭手，就是一個灰鬢清癯的中年人，左手倒持一對兩尺半金筆。



●那一縷影子，若有若無，刺中兩名黑衣人手腕。

他左手向前一遮，右手接過金筆，倏然雙筆齊飛，舞出一大片金光。

此時三名黑衣箭手一齊暴退，動作既齊整而又迅快之極。

但劍東等三人也幾乎是同時動作，那中年人金筆甫動，劍東嘯聲便起，三劍齊齊飛去。

劍光筆光如精芒冷電相觸，「鏘鏘鏘」連鳴六響。此時另兩道劍光已從光幕一道裂縫電掣飛過。

劍勢直去，比倒縱躍退的三個黑衣大漢快了不少。

兩道劍光光華暴盛，劍光鳴顫，那是幻化奇招的先兆。

那三名黑衣大漢身邊各飛起一道劍光。他們拔劍手法奇快，顯然不僅是一流箭手，亦是一流劍士。

但他們似乎仍然慢了一線，以致失了機先。假如他們方才不是撤退，而是拔劍出擊，大概情形就沒有那麼糟了。

只見黑衣人三劍盡被對方一劍捲住，彈指間竟發出十七八下「錚錚」之聲。

李家這邊尚有一劍，突然光芒全斂，只剩下如絲如縷，射入重重劍影中。

那一縷痕影若有若無，却刺中兩隻手腕，兩名黑衣人跟蹌退開，各以右手捧腕，面色慘白如雪。

以他們如此凶悍角色，就算身上刺個大窟窿，亦不一定能使他們震駭沮喪至此。但如果你武功有相當成就，忽然眞氣被破，右手也廢了，一身武功盡失，這時活着就倒不如死掉算了。

劍北橫劍冷冷監視已負傷的兩人。對於劍東力戰中年人一雙金筆，以及劍南獨對僅餘的黑衣人，居然毫無出手接應助戰之意。

現下整個局勢只有鄧飛龍這一個尚未動手。那邊靈芝等三女將也已三劍聯手出擊，一時劍虹電繞精芒耀目，三丈之內都籠罩在她們劍勢之下。

她們的對手一共有五名，其中兩個勁裝疾服粗漢，面貌甚是相肖，使的都是一式一樣的鬼頭刀，刀身特別厚闊。餘下三個是黑衣箭手，俱已拔劍應戰。

神劍山莊的三名女將氣勢遠遠不及她們丈夫們激厲迅悍，但却另有一番氣象。只見她們三把劍織出一面綿綿密密大網，互相呼應配合得天衣無縫。

在她們劍網內每個敵人，無不感到她們三支長劍好像只專門對付自己一個，對別人却不怎麼理會！

那兩個粗悍大漢起初微微冷笑，但五招不到，都哇哇大叫怒叱如雷。第八招過後，兩人各中一劍，一個左肩上一個大腿上都見紅掛彩。

兩人齊聲大罵，甚麼粗言穢語都出籠了，但雙刀一合，招式陰冷狠毒之極，絲毫沒有火氣，與他們怒極狂呼大叫神態全不相襯。

靈芝等三女的劍陣，其實一直是金蘭、白菱兩劍雙翼齊飛，靈芝極少當眞出手攻擊。她們三人聯手，威力比單獨出手强大了十倍也不止。所以敵方雖有兩人負了輕傷，但靈芝心神湛湛明明，冷靜如恆，仍不肯大意認爲敵方實力不强，亦決不被對方粗言穢語激怒。

她是三劍之首，只要她把持得住，其餘兩劍便不會失態脫軌，因此她們那張劍網仍然綿綿密密張開纏捲着敵人們。

當此劍氣刀光叱咤奔逐，每一個人都在生死邊緣之時，其中大多數人仍然聽得見鄧飛龍蒼勁的話聲。

他說：「如果我沒有看錯，你一定是東海名宿靈岩散人。我却希望看錯了，因爲你這種對手，自是不碰上爲妙。」

率領着三名黑衣箭手的人長得高高瘦瘦，年約六旬，灰眉垂頰。一身勁裝外面有件皮背心，前面兩排一共十二把六寸短刀。左脅下則挾着一把兩尺半連鞘短刀。

他微微而笑，道：「我正是靈岩散人。」聲音清越有如鶴唳。

鄧飛龍道：「那眞是我的不幸了！不過看來你們三路人馬都不好惹。使金筆的想必就是插天筆何遠，另外那兩位使鬼頭刀的我見過，是雙胞胎郴州雷大忍雷二忍，這回我大概也沒有說錯吧？」

靈岩散人的微笑仍在臉上，頷首道：「你沒錯，五湖龍王眼力自應高人一等。」

鄧飛龍皺眉道：「但我聽說你靈岩散人縱橫湖海三十餘年，身經百戰，却從未脫過黃色長衫。爲何今日竟然勁裝疾服上場？」

靈岩散人道：「問得好，那是有人告訴過我們說，你們這九個人，由你鄧龍王算起直到最年輕的一個，都可以列入當代高手。而且直到現在爲止，我們這邊還無人能確實估計得出你們每個人的份量。」

鄧飛龍苦笑道：「你們太瞧得起我們了。」

靈岩散人搖搖頭，道：「我們沒有，但雖然已多加小心，却仍然不能順利得手，反而有兩人報了廢。我看我們實在還是太低估了你們的實力！」

鄧飛龍道：「假如我們實力眞的這麼強大，我們應該去找你們麻煩才對，但我們却東躲西藏，一直被你們追殺……」

靈岩散人道：「起先我也不明白這一點，後來才知道你們根本就是極力隱藏實力，用意大概想陸續引出我們的人加以誅殺。既然有人這樣告訴我，我可不敢不信，所以我平生第一次破例脫掉外衣，你不會怪我這樣做吧？」

鄧飛龍又泛起苦笑，道：「想不到你竟是這麼小心謹愼的人……」

現在劍東那邊以及靈芝這邊兩組人馬，總算明白鄧飛龍這一組爲何還不出擊之故了！從這些對答中，鄧飛龍已強烈暗示這靈岩散人當眞是一代高手，所以不敢貿然出手，極力找尋有利機會才出擊。

否則要是他這一組人馬落敗傷亡，勢必大大影響劍東靈芝他們，說不定今日便是慘敗覆亡的下場了！

劍飛挺挺胸道：「鄧老，我先拚他一場，你們對付其他的人！」

他說的聲音很低，顯然不想被對方聽見。

鄧飛龍苦笑未斂，目光如隼一瞬也不瞬盯住靈岩散人，也低聲道：「青兒妳怎麼說？」

青青道：「我看靈岩散人縱是武功極高，但他仍是高手，不是殺手。眞正殺手只怕仍在那三個黑衣人之中。」

她聲音比蚊子叫響亮不了多少，如果鄧李二人不是凝神攝聽，只怕也聽不見。

鄧飛龍心一跳，道：「妳的看法通知了劍東他們沒有？」

他已來不及等候青青回答，因爲靈岩散人等四人已緩步走來，生死之鬥一觸卽發，實是一絲一毫心神也不能分散的。

青青却可以分散心神，因爲她躲在兩個男人後面。她迅快低語道：「爹爹，你如果能接得住他三十招，我們父女合力就可以接住這路人馬四十招以上，這短短時間內，劍飛就是我們的殺手！」

鄧飛龍還未表示，已感到敵方殺氣宛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壓將過來。當卽收攝心神，右手分水刺稍稍向前遮出兩寸，左手也摸出一把尺半短劍爲輔。這一來總算抵住敵人凌厲強大的殺氣。

靈岩散人冷笑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鄧飛龍道：「我女兒問我，能不能接下你三十招！」

靈岩散人短刀刀柄在握，一時尚不拔出，問道：「你怎麼回答的？」

鄧飛龍聲音中充滿自信，道：「直到現在我才有了答案。」

靈岩散人垂頰灰眉無風自拂，道：「爲甚麼現在才有答案？」

鄧飛龍道：「如果你右手一直不沾刀把，三十招之數我全無把握。但現在莫說三十招，一百招我也敢打賭！」

× × ×

青青提及的「殺手」，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所接受的武功訓練，由頭到尾都以殺人爲目的。他一定是專學最有效的殺人方法，而不必注重甚麼內外兼修攻守兼善等原則。

因此這種人上不得大場面，換言之，他一定不能打擂台不能印證武功。但他却一定能够殺人。

× × ×

當鄧飛龍青青突然先發制人，聯手出擊之時，李劍飛像一隻餓瘋了的豹子，連一眼也不瞧瞧鄧家父女的情形，宛如閃電般貼地疾竄，身形像勁矢像流星一下子到了李劍南左方。

他必是已看準那黑衣人會跨到這個方向，而事實也正如此，所以他變成突然出現的伏兵，一劍刺入那黑衣人小腹。

他用空着的左手抓住劍北（此人一直閒立觀戰），猛然向靈芝她們的方向推去，聲如悶雷震人心絃，道：「去幫她們！」



●靈岩散人，手中短刀，一口氣接住鄧漁十五記殺手。順便右肘一頂，將鄧漁打出二丈，砰然落地。

跟着用右肩一頂劍南，接道：「幫忙二叔。我去了……」

聲音倏起，人也倏然撲返原先那邊。

這回他是稍稍兜點圈子，以弧形路線避過敵人耳目，猝然已迫近一名黑衣人身後。

只見他長劍斜豎一送，劍尖由於刺裂了骨頭而發出輕微聲響。兩支長劍已斜斜從那黑衣人的背脊骨向上剖裂許多骨節。

緊接着，他已橫向滾開，身形滾過的後面地上，連續出現了五把飛刀刀柄。

那正是靈岩散人威震武林的「奇幻飛刀」，據說從來無人看得清楚他是如何出手，而飛刀却已到了你鼻尖。當然這時候這個人就算看得出他怎麼出手，也絕無機會告訴別人了。

劍飛一劍疾出，人也跟着改變方向滾開。他的劍刺中另一個黑衣人脚踝。但另一方面他身形滾過之處，除了又有五口飛刀插在泥土裏之外，到他停止滾動時，還有一口插進他身體裏。

好個劍飛悍勇無比，當人家飛刀刺入他身體，剛剛刺破皮膚之時，他的劍也自脫手飛射，如電光一閃，從一名黑衣人背心刺入，前胸透出。

青青俏目餘光正好瞥見飛刀射中劍飛，玉面連顏色也來不及變，掌中長劍不知如何內力陡增數倍，削破敵人短刀刀氣形成的厚幕，嗯一聲幾乎削下靈岩散人鼻子。雖然這一劍沒有傷得了敵人，却恰巧斬落了他背心上僅餘的一口飛刀。

鄧飛龍暴聲大喝，揉身貼近肉搏，左劍七、右刺八，一共一十五下搏命殺着便出。

這時青青屈膝彎腰，反手連刺三劍，迅如電光石火，都刺向敵人足踝穴道。

靈岩散人無可選擇，氣沉下盤，手中短刀一口氣接住了鄧飛龍十五記殺手，順便左肘一頂，蓬的一聲將鄧飛龍打了兩個觔斗，飛出兩丈，砰然落地。

但靈岩散人雙足足踝也已連中三劍，只一呼吸間，眞氣散竄，雙臂已無力抬起，雙足更無法移動了。

青青疾然斜掠，落在父親身邊。鄧飛龍抬起頭，嘴角溢血，却仍然笑道：「我不要緊，去看看小飛。」

誰知人影一閃，劍飛已經躍到，穩穩站在青青身邊，道：「您眞的沒事？」

鄧飛龍道：「當然是眞的！」噗地跳起身，屹立如山。

劍飛登時齜牙咧嘴，道：「我却不很妙，屁股痛死了……」

原來他右邊臀部還插着一口飛刀，刀柄兀自在厚厚的肉上搖顫。

當他尚在拚命階段，這把小刀雖是深深沒入肉內，却一點不痛。現在心志一懈，自然痛不可當了。

青青回頭望去，先看看靈芝那邊情況。

只見劍北已趕了過去，站立靈芝等三女所佈劍網邊緣，虎視眈眈，却壓劍未發。

旁人看來，劍北暫時很難插手助戰。因爲靈芝三女的劍陣綿密合拍得如裁雲剪月，如天孫織錦，全無針縷痕跡。正因如此，她們才得以纏捲着五個凶悍敵人而好像不大費力。假如劍北硬是插手，會不會影響整個劍陣反而予敵人可乘之機呢？

這大概就是劍北沒有出劍的最大理由吧？青青是這樣想的。當下道：「爹，你看守靈岩散人，我去助靈芝她們一臂之力。至於劍飛只好暫時忍着疼，待會才治傷包紮。」

劍飛立刻道：「不要去！」

青青笑道：「我那一招『黑獄犂田』好像能幫得上忙。那靈岩散人就是被我這一招截穴斷脈，傷處雖僅在足踝，武功却失去大半。」

她剛才那一劍已顯示出專攻下盤的特色，的確可從三女劍網下面襲敵。

劍飛用力搖頭，目光轉投劍東劍南那一邊，忽然露出緊張神情。

原來此時插天筆何遠恰從兩道矯矢劍光夾攻中飛起七八尺。他下半身繼續上昇，登時變成頭下脚上。左手金筆一絞，圈住了敵方雙劍進攻殺着，右手的金筆閃電揮落之際，陡然幻化爲六團金光，劍南由手腕臂肘以至頭頸百會穴，都籠罩在金筆威力範圍內。

劍飛一瞧之下，便知劍南唯一拆法就是矮身斜竄。但這一竄一回，那插天筆何遠至少可以集中全力連攻劍東五招，他雖然不知道何遠有些甚麼驚世駭俗絕招，但既然何遠用意要拆開雙劍，不問可知必定大有古怪。

他一時緊張得連臀部的傷痛又給忘了，但測度距離，自己就算拚全力衝去，亦不見得比劍南回劍相助得快。現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眼睛睜得更大些而已。

劍南果然竄開六尺。

插天筆何遠冷叱聲中，身子無端端昇起一尺，看來似是藉雙脚翻上空中之餘勢而昇高的。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而是劍東長劍碰觸對方左筆時，劍上勁道忽然失去大半，宛如被敵筆吸走，何遠便是以這種怪異內功配以奇奧手法利用敵人勁道，使自己昇高些。

另一方面他右筆電掣戳到劍東面門，筆風動盪激射，封閉劍東五宮七竅。

這一招極盡險毒之能事，若論招式手法之精絕，以及逆運陰陽內功之怪異，當世武林實難得覩。

李劍東可也絲毫不慢，口中長嘯聲幾乎與對方叱聲同時並起，雙脚牢牢釘住地面，寸步不移。手中長劍「嗤」一聲刺向敵人脅下要穴，左手劍訣封住面門。

何遠右手金筆一縮，在長劍劍身碰一下，改用左手金筆疾戳，仍然是筆未到，銳風先已封閉敵人五官七竅。

如果李劍東仍然不退，又仍然以換命招式硬幹的話，何遠身子再借力移前半尺，便是倒懸在他頭頂正中位置。此時他筆風一射，必中敵人頭頂百會穴。

這一招正是他「插天」、「殺人」、「破地」三大殺着之中的「殺人」。根據少林寺「錐筆秘譜」記載，凡是內功能逆運陰陽，已達到第三層以上，使出這一招「殺人」，定必筆不過三。

也就是說最多施展到第三筆，敵人必定當場敗亡。少林寺的拳經或秘笈所記載的自是可以深信不疑。

但「錐筆秘譜」却沒有記載假如敵人已煉成「身外化身」之術時又如何？

劍南恰似劍東的身外化身，他們修習李家神劍多年，朝夕一齊參研磨礪，心意身手已融合無間。

他當時竄避的角度，以及劍東雙脚不移寸步，都是一招劍式的細微變化而已。

事實上劍南人才竄出，手中長劍便已脫手射出。劍光淡淡，風聲若無。但時間恰到好處，速度則快得連念頭亦不容轉。

劍尖輕輕易易無聲無息刺入空中那人的小腹，一下子已透穿過去。

何遠筆尖殺人勁氣剛剛射出，忽然臂腕一軟，眞力洩散了八成。

但餘下那兩成力道仍是非同小可，劍東盡力一側頭，總算避開百會穴要害，但左肩一陣劇痛，如中刀劍，登時連退三步，左手軟軟垂下，動彈不得。（下期待續）

CLAIROL® 可麗柔

綠野香波®

送可麗柔髮夾

十餘種美國最新流行款式任您選擇



一、時間：

即日起至民國七十年六月三十日止。

二、參加資格：

凡購買必治妥綠野香波，綠野利梳精、俏麗洗髮精任何一瓶，即可參加。

三、辦法：

①請向零售店索取參加明信片。

②撕下瓶上圓型"可麗柔金色貼紙"貼牢於明信片上。

③圈選您喜愛的式樣，一張貼紙可圈選一種，買得愈多、送得愈多。

④寄台北郵政22659信箱，綠野香波收。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電話：701-1102（20線）

版面設計／沈臨彬



●他低頭望望小腹上，那支劍已刺透他身軀，帶給他痛苦和絕望。

《前情提要》揮天筆何遠借劍東劍上之力，飛起倒懸在劍東頭上，只要筆風一射必中其百會穴，而劍南適時配合，便造成了劍東的身外化身，長劍脫手射出刺入何遠小腹，但何遠筆尖所餘勁氣、力道仍然非同小可，劍東雖然避開了百會穴…………

神劍山莊

《武俠接力擂台》

20

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翎
題字／胡金銓
揮圖／陳海虹

夕陽之下，地上那對金筆反映出燦爛光芒。雙筆的主人站在旁邊，却沒有撿拾起來的意思。

他低頭望望小腹上，那支劍已刺透他身軀，帶給他痛苦和絕望。但他也沒有拔出此劍的意思。

劍東雖也負傷，仍鬚眉俱張威勢凛凛。不過他眼中却有一種尊敬之意。

「你的確是當代第一流高手，」劍東聲如洪鐘，又道：「我們雖然能殺死你，却不能不認輸。」

在江湖上、在武林中，的確時時會發生武功稍差却殺死武功較高者的事。因爲生死相搏之際，除了武功之外，「合作」、「智慧」、「運氣」等因素也一樣重要。

何遠清癯的面上已變得雪白，但眉宇間掠過飛揚的豪情光采，屹立未倒。

三聲慘叫連續傳來，何遠目光閃掠遙望，搖頭道：「三名箭手都不行了！李劍北使的是什麼劍法？」

原來他剛才已見過劍北運劍化爲絲縷之痕，從劍南劍幕中透入，一出手就刺中兩名箭手的腕穴，劍氣攻經截脈，登時廢了那兩人一身武功。

李劍東道：「那是敝莊一種劍法，稱爲『陽焰絕脈』，是我們這些家將下人們才修習的。」

那李劍北的確是施展這門絕藝，連殲三敵。此時又一劍透入三女劍網，劍身光痕淡得幾乎瞧不見，但森寒劍氣却使雷大忍健腕發麻，猛然叫勁抬腕四寸。

那陽焰絕脈劍仍未落空，劍尖叮一聲刺中鬼頭刀把。這把鬼頭刀刀尖禁不住歪側了大半尺，噹的一聲大響，碰上另一把鬼頭刀。原來這一歪側，恰好封住了雷二忍刀勢去路。

就這麼一點空隙，身爲主帥的靈芝長劍嗡然一聲搶攻入來。

雷大忍暴喝一聲，揮拳硬劈。

靈芝噙着冷笑，劍身一震。雷大忍鐵拳擊在長劍，如山拳力却被劍身的急震消卸，幾乎有如一拳打在空氣中，全無着力之處。

他後腰一疼，心知已中了白菱或金蘭一劍，但眼見靈芝劍發如風，劍尖已刺到鼻尖，迫不得已大吼一聲斜斜拔起。

此時雷二忍已經一口氣連攻七刀，殺得金蘭連退五步還站不穩，但她劍光飛洒中，李劍北無形無聲一劍刺出，雷二忍腕穴一麻，全身脫力，不覺慘叫一聲，聲音中充滿了絕望悲憤。

雷大忍心酸而又膽裂，但眼見靈芝一劍又迎面刺到，當下運刀旋絞。誰知後腰那一劍雖然不能要他性命，却使他腰勁減弱一半。因此這一刀旋絞之勢，只能使用臂腕之力。也因而不夠迅快不夠嚴密。

靈芝嬌叱一聲「着」，雷大忍胸口中了一劍，落地時身形搖搖已站不穩。

他這時才有空放眼四顧，也才發覺自己這一方竟是全軍覆沒的命運。

既然連靈岩散人還有揮天筆何遠都落敗傷亡，那還有什麼話說呢？黃金夫人、白銀夫人的忠告果然是眞實不虛，但爲何大家都不肯也不願相信？甚至看來連「劍尊」主人也好像不相信呢……？

× × × ×

俗語說「好死不如歹活」。這話似乎放諸天下而皆準。

然而在靈岩散人何遠等這一些人身上，却似乎不怎麼適用了。

固然何遠雷大忍傷中要害，不久便仆倒氣絕。但這時還有靈岩散人、雷二忍以及兩名黑衣箭手，雖是負傷而又失去大部份功力。但他們好像對這世間，對自己生命，已沒有什麼興趣眷戀。靈芝雖然告訴他們，打算讓他們自行離去，也就是放他們生路之意。

他們不但全無欣喜樣子，那兩個黑衣箭手甚至立刻咬碎假牙所藏劇毒，登時毒發身亡。

靈芝舉起雙手，阻止己方任何人開口，然後道：「靈岩散人，還有雷二忍，你們兩位目前雖然功力散失大半，但假以時日，還是可以復原的，只不知你們信不信我的話？」

雷二忍沒理睬，蹲下身子，伸手替哥哥闔上眼皮。

靈岩散人泛起苦笑，道：「我信！」

靈芝道：「但你看來不像想活下去的樣子，難道你連失敗一次的勇氣都沒有？」

靈岩散人聳聳雙肩，道：「我連這次已經敗了三次。其中有一次是李慕雲，他的神劍名不虛傳。你們難道沒有聽他提過？」

靈芝頷首道：「有，這就是我們都認得出你的緣故。但你千萬不可誤會李莊主，他說出這件事，只不過叮囑我們遇上了你，務必小心合力應付，最好還是避開爲妙。」

她停一下，又道：「既然你是個連我們莊主也甚爲忌憚的大人物，又既然你敢於面對死亡，何以不敢面對失敗？」

靈岩散人仰天沉吟一下，道：「我忽然記起許多已經遺忘了的事，也想到許多從未想過的事……」

這話自然不能算是回答，但靈芝却一本正經再度舉手引起自己這邊衆人的注意，說道：「誰都不要開口，不要發問，好不好？」

人人都點頭答應她。

她好像很了解靈岩散人的意思，嫣然微笑道：「你功力蓋世，才會忽然記得，才會忽然想起。但你仍然不能面對挫敗後的現實，是麼？」

靈岩散人默然尋思，西邊夕陽燦爛，戰場遺屍靜寂。這種景況已出現過好幾次，只不過向來不大記得清楚，亦沒有細想爲何會在夕陽下殺人？

如今行將變爲戰場上屍體之一了，忽然靈光閃現，驀地裏記起想起了很多事……

——我本是東海的散人，在天海交接碧波綠嶼間，行吟遨遊……

——我敗於西天劍尊劍下，就算必須服輸，但爲何十年來變成了奴僕？

——回天漁隱公孫敬當年以靈藥治好我的內傷，同時那茅山逍遙仙子也用無上法術使我心靈劍傷平復。他們的恩德良深沒齒難忘。但爲何現在却陡然記得，他們的眼中都有狡黠以及惡毒神色？

——我還有許多朋友呢？他們都在何處？都無恙否？

他眼中忽又看見靈芝，看見她旁邊的許多人。又看見天邊夕陽，以及戰場上的遺屍。

當下深深歎口氣，很簡短地回答靈芝的問題：「是的，我不但不能面對現實，而且爲了大家好，這也是我唯一可行之路。」

他苦笑中垂拂雙頰的灰眉忽然豎起，忽然低垂。又道：「我只不明白公孫敬，還有逍遙仙子，難道他們竟然爲虎作倀？」

人人都警覺到他馬上會講出最有權威的眞相，千古之謎馬上就會揭開。因此頸子都不覺伸長幾寸。

誰知靈芝極之令人掃興，令人不滿。因爲她柔聲道：「別說了，也不要多想。你有你應走的路，我們也有我們的……」

却見靈岩散人目光漸漸呆滯，面上肌肉也有開始抽搐之象。

靈芝立刻回頭道：「老主罹難，少主失踪，唉，我心中好恨……」

她雙目瑩瑩，畢直深視劍東。

劍東肚腸忽然打個結，悲鬱之氣直湧心頭，登時拔劍仰天悲嘯。

其餘劍南、劍北、金蘭、白菱以及劍飛等，無不情緒洶湧，一齊長嘯。

衆人悲嘯之聲滙合，宛如黃河之水，又如峽猿朔鷹，轟轟洪洪，聲傳十里。

靈岩散人耳鼓一震，忽然清醒。心想：眞是奇哉怪也，剛才我爲何幾乎出手跟他們拚命？我爲了誰？

一把長劍倏地無聲飛到，深深揷入靈岩散人胸口要害。

他永遠也不必找尋答案了，因爲他雙膝一軟，已倒在塵埃中。

青青一轉身疾去刺死了雷二忍，一去一回，悄然無聲。

嘯聲歇後，劍東濃眉仍然緊皺，問道：「靈芝，你發現了甚麼？」

靈芝道：「我不敢忘記那湖南凶僧莫醒非的例子。這些人似乎一觸及問題核心，便會瘋狂。所以我不讓大家開口，而方才靈岩散人好像有瘋狂的跡象，所以我設法激起你們心中悲憤，用嘯聲震醒他。看來我大概沒有算錯。」

鄧飛龍嘆口氣，道：「方才靈岩散人的確呈現異狀，以他功力之高強深厚，一旦瘋狂出手，只怕誰都不好受。唉，以靈岩散人、挿天筆何遠等這般人物，怎麼變成奴僕一樣供人役使？」

青青道：「他提到過公孫敬的名字，還有逍遙仙子不知是誰？以我看法，似乎連公孫敬也有了問題！」

鄧飛龍哼一聲，却表現了五湖龍王的廣知博聞，道：「逍遙仙子是茅山女法師，在他們那個圈子裏，很有名氣。她不算是武林人物，靈岩散人爲何會提到她？」

這個問題正是人人都想知道的。既然是都想知道，也就證明都不知道答案。

靈芝和青青都陷入深思冥想中。

劍飛一手捂住傷股，一面抬頭望天，喃喃道：「不久就日落了，秀哥會不會回來呢？」

× × × ×

李秀向來極爲冷靜，而且從不在臉上流露出內心情緒。

但現在却顯得很不安，眉宇間大有憂色。

他們在十幾里外一個小市鎭的旅舍，簡陋的房間內，昏黃燈光下，低聲談論。包括李秀在內，鄧飛龍李劍東等一共有十人。

青青忍不住問道：「我們歷盡艱險，總算殲滅了靈岩散人那批敵人。而你也得公孫前輩之助，贈藥刺穴，打通了生死玄關，功力突飛猛晉。往後雖然還有難關險阻，但你不是怕事的人，何以大有煩憂之色？」

李秀倒是答的很快，道：「我担心的是你要變成我們的餌。你除了會誘來無數猛獸之外，遲早也會把那最凶惡最可怕的猛獸引來。你知不知道做餌是多麼危險的事？」

青青訝道：「你是甚麼意思？」

當然其他的人也莫不表示十分驚異和迷惑。

李秀道：「我還有些經歷，是我離開公孫敬之後才碰上的，你們聽了，大概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 × ×

本來遠在靈岩散人等出手襲擊之前，李秀已可以回到那座農舍。

但李秀在離開公孫敬，奔出里許之後，忽然停步尋思。腦海中靈光忽現忽隱。隱隱覺得有些關係重大的疑應該先要想通。

他苦思冥索了好一會，總算抓到一些線索，理出一些頭緒。他想道：

——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是公孫老人心裏的偶像，是他唯一勘不破的關。

——她們的青春美麗，完全靠公孫老人的靈藥，得以留駐，不被歲月侵蝕衰敗。

——公孫老人極度暗戀她們，但却用這駐顏妙藥，迫使她們聽另外一人——西天劍尊的話。

——他本身則受冰蠶絲鎖住全身大穴，顯然已受黃金夫人與白銀夫人她們的主人所控制。

——他有時露出近乎白癡或瘋狂的樣子，尤其是眼神深處，跟劍尊谷那些手下們有些相似。

——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也一樣有這種眼神。

——顯然劍尊谷的西天劍尊，有一套複雜的控制手下心靈之術。絕非單憑武功、單憑生命危險做成威脅。

——那麼公孫敬的藥物之學，會不會也屬於複雜控制系統中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不幸公孫敬正是如此，則他幫助我打通生死玄關有何動機？

——他是眞的希望我擊敗西天劍尊？抑是那回天丹另有妙用？

許許多多問題在心頭此起彼落。李秀當即知道唯一可行之路，就是回頭設法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銷魂潭澄明如鏡，明亮陽光照映下，浮動着寧謐而又有點寂寞味道。

公孫敬也像一具石像，在他對面却當眞有具石像，長髮披肩，風致嫣然。

他們呆呆相對，李秀却微感一陣噁心。因爲那具石雕美人像，正是他的母親，也就是黃金夫人。

於是他悄然走開，就像山顚林間一陣微風，無聲無息。

濃蔭內那座白石屋子，亦像四下樹木景物一般悄寂。

李秀身在五丈外，凝神一聽，便聽到屋內只有一個人的呼吸。

他倒沒有想及自己何以聽覺忽然變得如此敏銳？不但聽得見五丈外一個人的呼吸，還立刻知道此人年紀不大，武功有限。

石屋內有廳有房，另外還有廚房貯物間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正在包裹一些炮製好的藥物。

他一點也不知道背後忽然出現一陣淡淡烟霧，烟霧旋即消失，却變成一個丰神俊逸的青年。

他忽然覺得有點疲倦，閉上眼睛。

石屋內現在輪到李秀走來走去。

他以比常人銳利一百倍的眼力，再加上他的智慧，迅快觀察這個公孫敬的住處。

究竟想找尋甚麼？李秀自己也不知道。

由廳至房，甚至廚房都仔細看過，除了無數的藥瓶藥罐以及不少書籍，分佈四下櫥櫃中及几案上之外，沒有任何奇怪值得研究的物事。

他在廳中站了一下，又走入房間。

房角有一張高脚几，几上放着一尊石雕半身美女像。他站在石像前，皺起眉毛。

這是因爲這具美女石像又是黃金夫人，而且有假髮，以及面部上了顏色化妝過，看來簡直跟眞人跟活人一樣。

除此之外，她竟是裸着胸部，高聳的乳房上，還有猩紅兩點。

李秀厭惡中又隱隱感到憤怒，在臥房內放着這麼一具裸胸女像，淫褻之意不言可喩。

假如是別的美女，李秀決不介意。可是她却是黃金夫人，相貌酷肖他的母親，因此他可就大大介意了。

他伸手舒開五指，抓住石像肩頭，入手一片滑膩，宛如觸摸到冰肌雪膚。

這種感覺使他嚇一跳，同時也更感氣惱。因爲別的男人摸這裸像之時，會發生何種反應以及心中有何種想法，不問可知。

那座三、四百斤重的石像在他手中看來宛如紙糊的那麼輕，底下有個兩寸高的硬木墊座掉下來，在几面碰一下，翻個觔斗掉落地上。

李秀邁步欲行，但剛提起脚，忽然煞住不動。別人一定極難學他那樣子一隻脚跨出未曾着地，另一方面身子却已前傾，就這樣定住不動。

他不但能夠，還可以繼續用此一古怪姿勢想事情。

他想道：「我縱然拿走了這具石像，可是雕塑製造的人就在此處。他如果願意，大可以再雕製十個八個。我除非殺死他，才可以永絕後患。但我似乎不能因此事殺他，所以帶走此像，實屬多餘之舉……」

當然如果他不帶走石像，則最好能夠使公孫敬不知道他來過。



李秀進入石屋，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正在包裹一些炮製好的藥物。

因此他總算把那隻腳放到地上，同時彎腰拾取木座。

他手指快要碰到木座時，目光比手指快不知多少倍看見平滑木頭表面上，右邊一半刻滿了細如芝蔴的字。

假如有人利用這石像木座底部，以雕字方式記載一些事情，自然是由右邊開始。而假以時日，也許有一天整塊都會刻滿了字。

李秀心中也承認這是記載一些秘密事情的好方法。因爲誰也不會拿起石像，再翻轉木座查看。至於他能發現；純是巧合罷了。

那些字雖然小如芝蔴，却非常工整精美。不過既然公孫敬能夠把石頭雕琢得像活人一樣，則他在木頭上雕字想來更不成問題了。

普通人就算不是近視眼，閱讀這麼小的字一定也十分吃力。李秀却可以一目十行，每個字瞧得一清二楚。

他由頭到尾閱讀一遍，定定神，才記得應該拿起來看比較舒服些。他拾起之後仍然再看一遍，有些地方還特別小心些，以便記住。

聽中的少年忽然睜眼，他打個呵欠，繼續整理以及向起那些藥材。在他的感覺中，並沒有停頓過一段時間。



她匆匆走過幾道長廊，然後走入一個房間。

× × ×

李秀倒底知道了些什麼秘密？

他只說出四件。其餘還有多少，他沒有說別人也就不問。至少鄧飛龍絕對不敢，因爲李秀的第一件，已使他駭呆，而久久不能恢復。

——茅山女法師逍遙仙子，雖然長得不漂亮，但確實有些鬼門道。而她借助了公孫敬當世無雙的藥物之力，便能使任何貞正道學君子發生無可抑制的慾念，並且把她當作心目中最愛的女人。在兩情歡洽之時，便似那個眞正的女人忽然出現。可是事前事後，逍遙仙子都不是本來面目，所以那個男人永遠不會知道她是誰，而往後任何時間想起，逍遙仙子的面貌都可以變成他幻念中任何一個。

別人也許覺得這等以邪法及藥物結合的手段，沒有什麼意義。然而鄧飛龍却不，甚至打死他也不肯認爲沒有意義。

因爲他多年來一直尋思追想，懷中那個「女人」究竟是誰？有時好像是年輕時交往過的女人，而有時竟可能變成柳青青——好友李慕雲的妻子。

這眞是極其可怕的噩夢，不論躲到什麼地方，也逃避不了。

但他又非逃避不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極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妻子看見這一幕之後，便離開了。像河中之水，像天上浮雲，不知所終。顯然已沒有了她，還留在充滿傷感的舊居幹什麼呢？

他雖然在震驚中，却仍然聽得見李秀說的第二件秘密。

——公孫敬有一種奇異的植藥於人身之法。被植了藥之人，不論躲在山頂或海底，都有法子容容易易找到。

這一樁就與青青有關了。亦是李秀要青青作「餌」的原因。敢情公孫敬跟鄧飛龍交情不錯，以此緣由，就有機會在青青身上植了藥。

也因此只要有青青參與其中時，無論躲藏在什麼地方，劍尊谷的人馬很快就找得到。

第三件秘密接着說出來。

——劍尊谷的人，俱是在武功、藥物及邪法三種力量之下，心神受到控制。世上沒有人不怕死，更沒有人惡生而愛死的。可是當一個武林人受制於邪法藥物，而武功方面又一敗塗地，他意志上心靈上便絕無反抗之力！這時候只須一個暗示，對死亡也就視若無覩了。

這就是何以劍尊谷的手下，那怕是當代高手都會寧死而不洩漏任何秘密之故。甚至更進一步，如果觸及最敏感的問題，他們就會變成瘋狂而出手搏命，至死方休！

第四件秘密是關於「西天劍尊」本人的。

——西天劍尊姓夏侯名長空，是天竺恒河派東土支派第二十代掌門。

由於他的武功劍術傳自西方，又以劍爲主，歷來稱爲「西天劍尊」。

二十年前，夏侯長空和李慕雲在杭州六和塔上會晤，焚香論劍，三晝夜下來，這兩位絕代劍學宗師都筋疲力竭，言和分手。

以此因緣，後來神劍山莊的最出色家將，有東南北而獨獨缺西。這就是李慕雲對「西天劍尊」表示的敬意。

李秀所知的秘密透露至此爲止，至於那黃金夫人和白銀夫人究竟是不是李夫人和鄧夫人？

如果是的話，她們究竟對親生的兒子女兒還有沒有親情？她們究竟想怎麼樣？是打算殺死李鄧兩家所有的人？抑是要他們降服成爲劍尊谷的手下？

還有許多問題，例如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費了這許多心思氣力，倒底有何圖謀？

逍遙夫人是眞心幫他！抑或也是被迫？她的人現下在甚麼地方？

公孫敬又倒底在玩甚麼把戲？他是眞心幫助李秀？抑是已在回天丹中弄了手脚？

除此之外，其實還有很多令人想不通的事情。不過李秀一走，看來只好等他回來才有機會討論了。

× × ×

李秀答應衆人一定在天亮前趕回來。他估計一下，知道時間還多着，便更有耐心了。

他現在已潛入「神劍東莊」。當然不是地面上已被焚燬的那一層，而是地下的那一層。

不論他走動之時也好，藏匿不動之時也好，簡直有如幽靈。由於幽靈是人眼所看不見的，所以用來形容李秀，實是貼切不過。

在地底下的神劍東莊地方頗大，而在地底就算白天也必須有燈燭火炬才行，何況是晚上。再者縱然燈炬處處，却又仍然有無數陰暗地方。幽靈在此出沒，自是方便無比。

李秀當眞像幽靈似的，到處飄來晃去，不久就找到目標之一——白銀夫人。

她匆匆走過幾道長廊，然後走入一個房間。

李秀在一處暗影中縮起身子，那是一處絕對不可能匿伏一個人的地方，但李秀却能夠，而且全身溶入陰黑暗影中。

他看見白銀夫人打開一個大櫃，取出三個面具，以及金色衣服和兩件銀衣。那三個面具當中，有一個是金色的。

白銀夫人以任何人都來不及防備的速度，忽然已全身赤裸。

在巨大鏡子前，她可以看見自己的玉面朱唇，還有那豐滿白皙的裸體。她的面貌，正是李秀曾經削破銀面具的那個白銀夫人。可是如果她穿上金衣，又戴上金面具，那麼她變成誰呢？

幸而她很快就仍然變成白銀夫人，而她那一身曲線玲瓏白皙異常的身體也藏在銀衣之內，這時李秀禁不住鬆了一口大氣。

她帶領幽靈般的李秀，不久到了一個不怎麼大的廳堂。那兒已經有兩個人，一個是黃金夫人，另一個是個三十左右，相貌十分俊美的男人。

這個男人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白銀夫人進廳時他眼光也不抬一下，好像老僧入定。

白銀夫人先打招呼，叫那俊美男人做「楊三郎」。她吃吃笑道：「楊三郎，你直到現在，還不敢瞧看女人？是不是女人會把你吃了？」

楊三郎欠欠身子行禮，但眼睛仍然望地，道：「我甚麼女人都敢瞧，就是不敢瞧看兩位夫人。因爲我怕我師父會不高興！」

黃金夫人道：「這話我們聽過一千次了。好啦，我們講正經的。那公孫敬的死對頭小華陀梁叔子，是不是還躲在逍遙夫人的死對頭南宮派耆宿紫竹翁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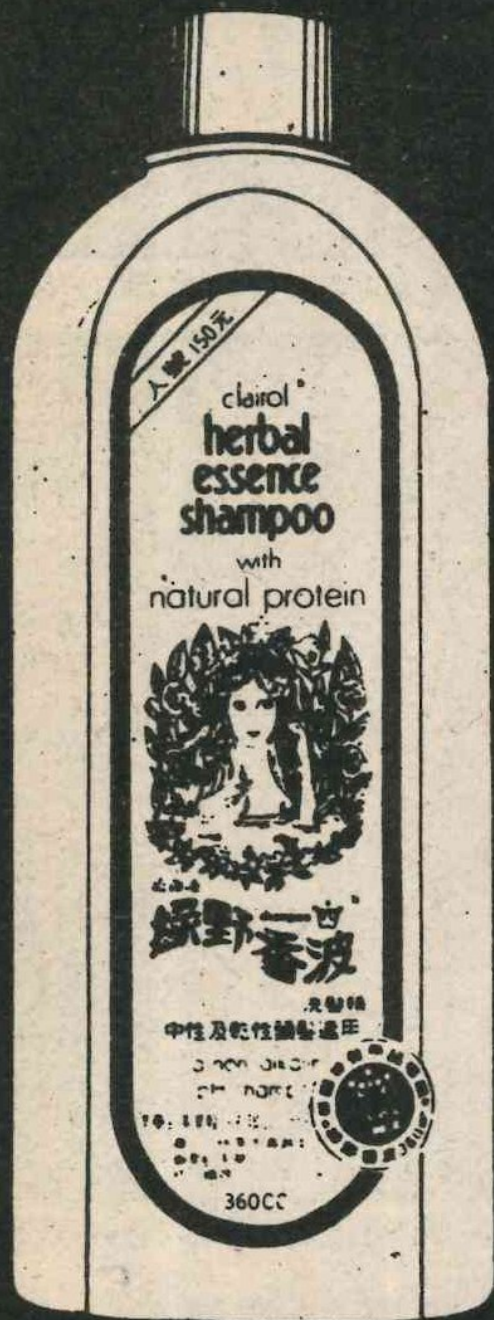
楊三郎道：「是的，他們天天飲酒吟詩，垂釣弈棋，我暗中監視他們，看得煩都煩死了。如果不是師父嚴諭，我老早就砍下他們兩個狗頭……」（下期待續）

CLAIROL® 可麗柔

綠野香波®

送可麗柔髮夾

十餘種美國
最新流行款
式任您選擇



買就送

一、時間：
即日起至民國七十年六月三十日止。
二、參加資格：
凡購買必治妥綠野香波，綠野利梳精、俏麗洗髮精任何一瓶，即可參加。
三、辦法：
①請向零售店索取參加明信片。
②撕下瓶上圓型"可麗柔金色貼紙"貼牢於明信片上。
③圈選您喜愛的式樣，一張貼紙可圈選一種，買得愈多、送得愈多。
④寄台北郵政22659信箱，綠野香波收。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電話：701-1102 (20線)

神劍山莊

〈武俠接力擂台〉

21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白銀夫人輕盈地慢步向前，伸手去摩挲楊三郎的臉，然後發出了一陣膩人的聲音：「我的小三郎，不要這麼兇巴巴的，動不動就要砍人的頭！」

楊三郎嚇得退後了兩步，惶急地道：「夫人，別這樣，師父就在附近，隨時都可能過來的！」

但是他的手腕却被白銀夫人捉住了，把他又拖近了一點，依然用甜得發膩的聲音笑着道：「小三郎，別理你師父，那個老鬼最不是玩意兒了，表面上裝成一片情深萬斛的樣子，其實心裡不曉得在搗什麼鬼呢！」

楊三郎連忙道：「師父對二位夫人確是仰慕萬分，敬若神明，他一有空，就是在爲二位夫人雕琢石像，說是要把二位夫人的美，永恆地保留下來。」

白銀夫人哼了一聲道：「誰信他的那套鬼話，這老鬼一肚子陰險，沒有一句眞話的！」

楊三郎搖搖頭道：「不！師父對二位夫人的仰慕之情確是禀於至誠，所以一斧一鑿，才能如此傳神！」

白銀夫人輕伸手指，點着他的額角笑道：「你這小鬼也跟老師父一樣，口不由心，只會揀些好聽的說，你說那些石像都是傳神之作？」

楊三郎忙道：「是的，師父所作二位夫人的石像，不僅酷肖神似，而且把二位的神采風韻都表達無遺，若非對二位夫人有着眞摯的思慕之情，是絕難刻劃得如此美的。」

白銀夫人哦了一聲道：「你認爲那些石像美嗎？」

「美，美極了，我每次面對那些石像，總是要凝望良久，內心裡難以控制仰慕之情！」

白銀夫人咭地一聲倩笑，又伸指點了一下他的額角道：「小鬼！你別說得好聽了，那老鬼所刻的石像都是不穿衣服的，你當眞帶着仰慕的心情去看那些石像嗎？」

楊三郎連忙像發誓般地擧起了手：「是眞的，夫人，那些石像都是師父在極其虔敬的心情下鐫刻的，是以充滿了聖潔之美，令人不敢起冒瀆之心。」

白銀夫人笑道：「小鬼，我就知道你不老實，你那老鬼師父對我們姊妹存的是什麼心，你打量我會不知道，他雕出來的石像，還會有聖潔之美？」

楊三郎急忙地辯道：「是眞的，夫人，弟子在見到那些石像時，恨不得跪下來膜拜一下才好……」

白銀夫人放開了他的手，佻達地笑道：「我倒不信你是這麼一個乖孩子，我要試試看你是否那樣老實。」

她的雙臂輕輕一抬，銀色的衣襟敞了開來，顯露出裡面不着寸縷潔白如玉的胴體。

李秀藏身的地方與楊三郎在同一個方向，因此也可以看到她裹在銀衣中的正面。

他無以否認這是一種動人的情態、動人的線條輪廓、動人的色澤、動人的畫面。

任何一個解事的男人，都無法不爲這副活色生香的畫面而感到血脈賁張，興起了難以壓抑的生理衝動。

但是李秀的感受却比楊三郎多了一點不同的地方。那是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

雖然，白銀夫人不是他的母親，但却與他的母親十分相似，地位相同、處境相同，再者，她是青青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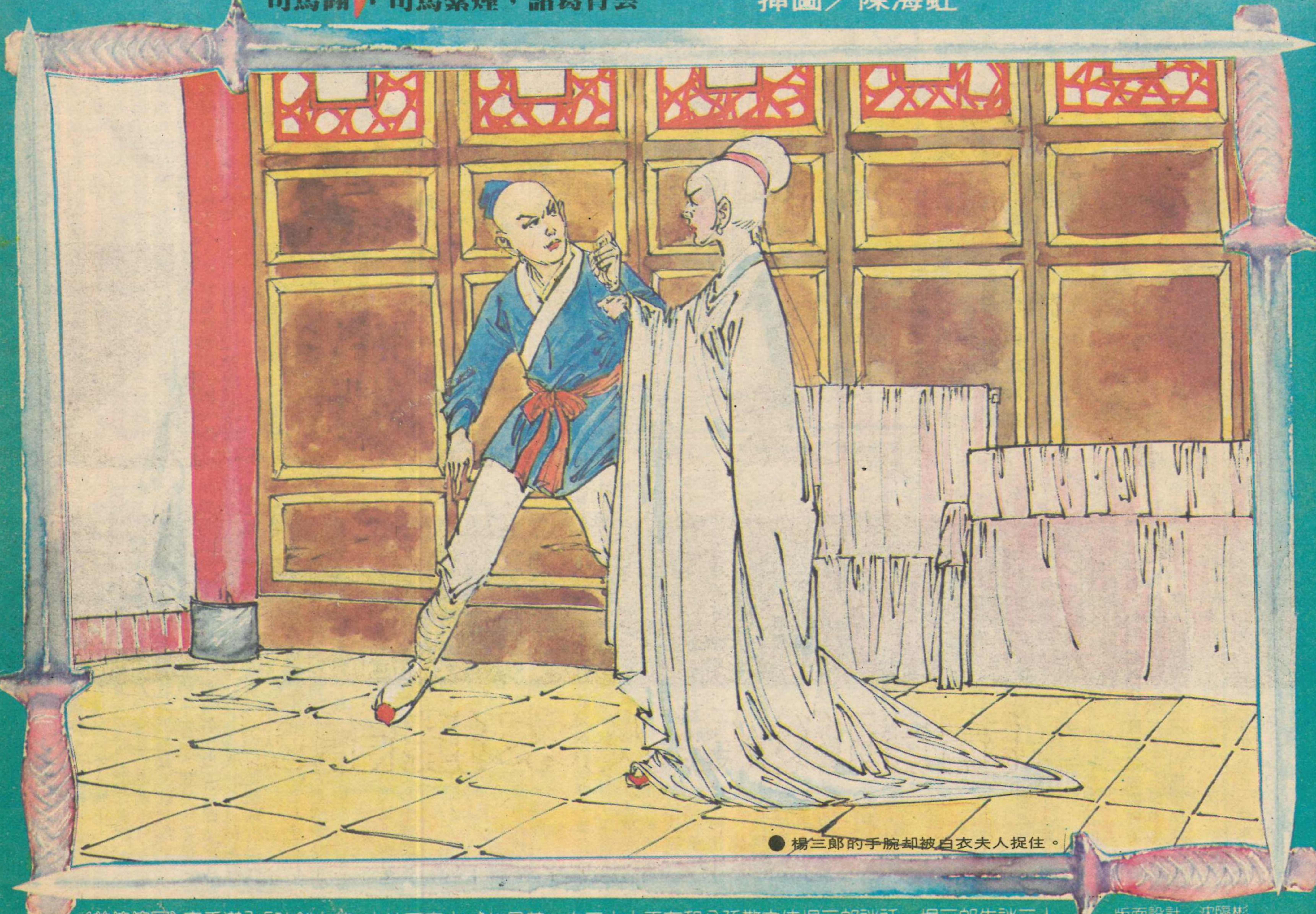
因此，李秀的感受只是一種厭惡。正因爲厭惡，他才能冷靜地隱身在一旁，靜觀事態的發展。

他對白銀夫人是絕無好感的，因爲她冷酷、兇殘、冷漠而沒有人性，但至少，她不淫蕩！

現在，她主動地以色身在引誘這小伙子，也絕對不會是看中了這個小伙子，她必然是另外有一個目的。

李秀就是想要探明這個目的。

白銀夫人却不知道有人在旁邊窺伺着，所以她在使盡手段，展示着她女性的魅力，在擧手投足間，她都隱隱



● 楊三郎的手腕却被白衣夫人捉住。

（前情摘要）李秀潛入「神劍山莊」之地下室中，瞧見黃、白二夫人正在和公孫敬之徒楊三郎談話，楊三郎告談二人，小華陀在紫竹翁處天天飮酒吟詩，若非師父嚴喩，他老早便殺了這二人……

版面設計／沈臨彬

約約地展露着那些令男人們瘋狂的情狀與姿態。

楊三郎先是閉上了眼不敢看，但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行為而已，沒有一個男人在此情此景下，還能真閉上眼的。

因此，他又偷偷地打開了一條縫，悄悄地瞧出去。然後，他忘了恐懼，忘了一切，貪婪地瞧着。

白銀夫人的聲音更甜更膩了：「小三郎，我相信你說的是真話，你在對着我們的石像時，是充滿了虔敬的，但是你要明白，那只是你師父心中的形象，卻不是真正的我，你師父已經是個老人了，他只能在心裡偷偷的愛，然後發洩在雕刻上，但我不是石像，是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女人，我要的不是男人的尊敬，而是男人的愛，你懂嗎？」

楊三郎的俊臉已漲得通紅，臉上的肌肉在作着野性的、饑渴的扭曲，喉間卻含混地答道：「我懂！我懂……」

白銀夫人嬌慵地坐了下來，她的衣襟仍是敞開着，但是那姿態卻更為撩人了。

她輕輕一嘆：「我看你還是不懂，如果你是真懂，你不會光呆站在那兒像段木頭了！」

這是毫不含蓄的暗示。就算楊三郎真是個木頭人，也會懂得她的意思了，於是他瘋狂似的衝過去，撲向白銀夫人，將她壓倒在地上。然後嘴就迫不及待地去吮吸她那鮮紅艷麗而堅挺的乳尖，但白銀夫人卻只讓他的嘴唇碰了一下，立刻巧妙地縮開了，而且用手推住了他的胸膛，半嗔半笑地道：「死鬼，慢一點，你以前沒見過女人嗎？那有急成這個樣子的，聽說別人都叫你玉面金剛，那有這副德性的，來！我先問你兩句話。」

楊三郎急得將頭朝她胸前亂湊，白銀夫人則格格嬌笑着，暗中的李秀暗罵了兩句無恥，正想轉身離開，忽聽得白銀夫人問道：「三郎！聽說那個小華陀梁叔子的醫道比你師父還要高明一點？」

楊三郎：「這個我可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你師父不是叫你暗中去監視他嗎？那又有什麼好監視的！」

楊三郎道：「那是因為梁叔子跟紫竹翁合作在採煉一種藥，師父要我監視他們的動靜，注意他們進展的情形。」

「哦！那是什麼樣的藥，居然能引起你師父的關心！」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根據我多日監視的結果，他們所採用的藥材，都是十分名貴的補元益氣、養顏、滋生的稀有藥材，我想大抵是什麼養生駐顏的藥丸之類吧。」

白銀夫人笑道：「在這方面，你師父應該是最權威的了，別人不能強過他去嗎？」

楊三郎道：「這我也不知道，不過師父對他們的進展十分注意，叫我隨時發現他們有新的動靜就向他報告。」

白銀夫人道：「你就是回來向他報告的？」

「是的，今天有兩名南宮門下弟子，拿了一個小竹簍給他們，那兩個人十分高興，立刻就進入丹房，好像是得到了一件珍貴的藥材似的。」

「簍子裡裝的是什麼呢？」

「這卻不知道了，不過必定是一頭活的東西，因為我還聽見其中發出了呱呱如小兒啼哭之聲！」

「喔！你還沒有告訴你師父吧？」

「沒有！我來到時，師父又進入到他的密室去雕石像了，那是不准人打擾的時刻，所以我只有在此等候。」

「有沒有別人看到你在這兒？」

「也沒有！這個地方也是禁區，不准人前來的。」

「笑話！我就不知道來了多少次了。」

「夫人，妳跟黃金夫人不同，禁區對妳們不設禁……」

李秀總算明白了白銀夫人不惜以色誘楊三郎的目的了，原來是要探悉楊三郎探查的消息。

李秀也不知道南宮派是什麼樣的一個宗派，更不知道紫竹翁是何許人也。但此人得為逍遙夫人視作死對頭，而且到現在還能活得好好的，就證明此人不簡單。

李秀見那兩個人已糾作一團，他實在不想再看下去和聽下去，他知道那聲音與情狀都是十分不堪的。

因此，他偏過頭。悄悄地退後，正待離去時，忽然又聽見一聲輕哼，只見楊三郎的身子飛了起來，啪的一聲又摔在地上，卻已一動都不動了。

然後又見白銀夫人，站起了身子，扣好了衣襟，走到了楊三郎的身邊，抬起腳又狠狠地朝他頭上踏了下去。

忽然斜裡掠出一道人影，托住了她的身子。低笑道：「好了！妳已經要了他的性命，何必還要毀他的屍呢。」

那竟然是黃金夫人，倒是將暗中的李秀嚇了一大跳，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黃金夫人竟然也來到了此問，那麼他在此處的行動，雖然瞞過了白銀夫人，卻絕對瞞不過黃金夫人的，想到這兒。李秀難禁一陣羞愧。因為他這種偷窺人隱私的舉動，實在是很見不得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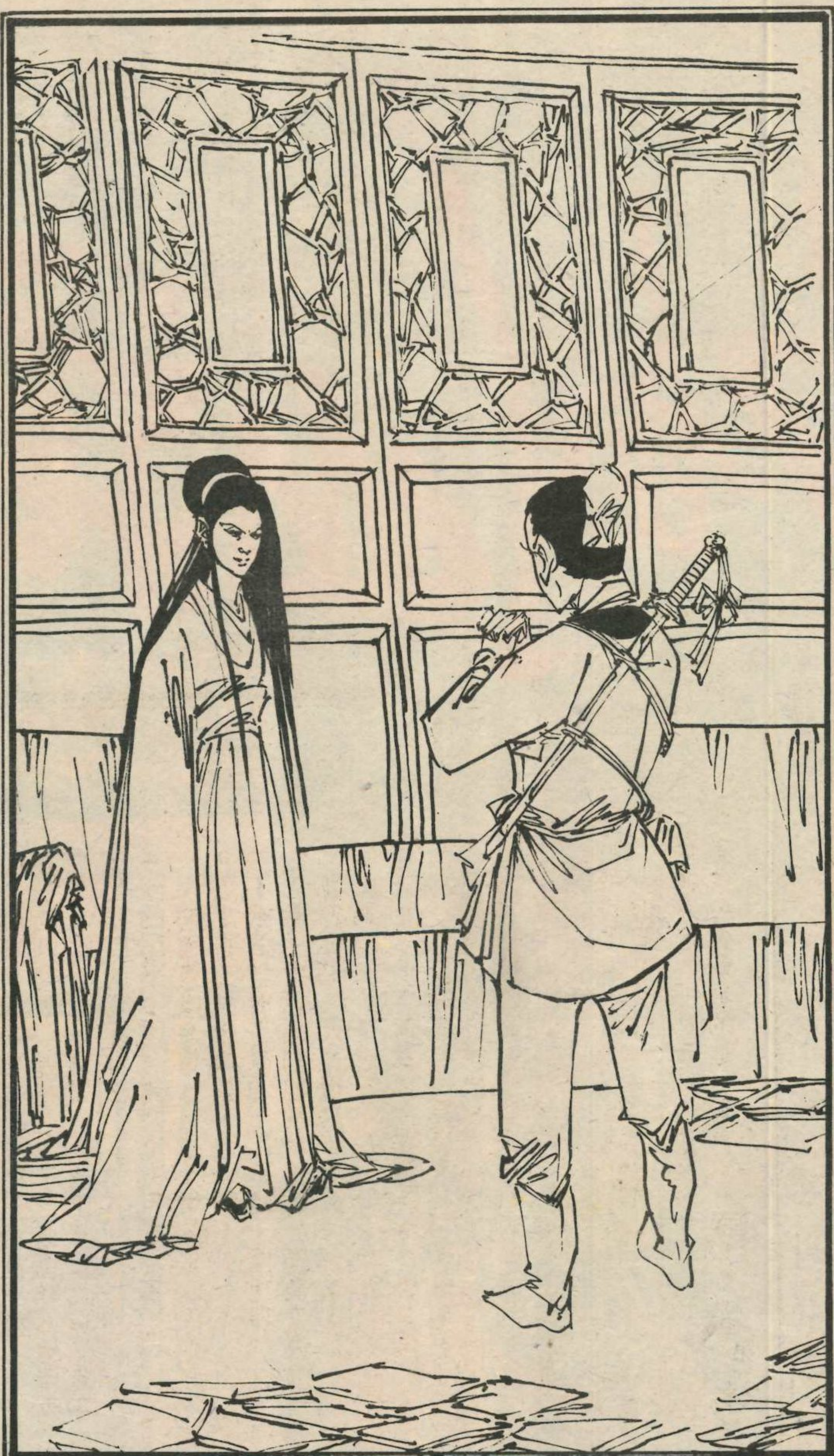
但白銀夫人卻對黃金夫人的出現毫不覺意外，只是冷哼一聲道：「妳又來做好人。每次都是由我來擔任那些喪盡廉恥的勾當，妳卻坐享其成……」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道：「妹子，別這麼說，妳我此刻的處境還爭這些幹嘛？」

白銀夫人冷笑道：「不爭這些！妳為什麼不來擔任我的這份工作。妳不知道被那小淫賊膩在身上有多噁心！」

黃金夫人居然輕笑了一聲：「妹子，我知道妳心裡噁心，可是妳還能在表面上偽裝，把那小鬼哄得死心塌地，什麼話都說出來了，我卻不行，我沒有這份天才。」

白銀夫人忽然激怒了起來道：「當然了，妳是聖女，我是淫婦，在男人們眼中，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我卻是個人盡可夫的蕩女，所以，一切不要臉的事，都是我做出來的，妳是永遠受尊敬的。」



李秀無奈地硬着頭皮，走了出來，朝黃金夫人拱了拱手在廳裡

黃金夫人輕嘆道：「妹子，現在說這些不是太沒有意思了，一個背棄了丈夫的女人，還會被尊為聖女嗎？」

白銀夫人也低下了頭不作聲了，黃金夫人又道：「妹子，我也不是心慈，不讓妳毀屍洩恨，事實上是我們好不容易才挖出了那點秘密，添了一分希望，妳一腳踏下去，弄得滿地血肉模糊，就瞞不過公孫敬那老鬼了，若給他知道楊三郎死在我們手上，那點希望就又完了！」

這番話總算打動了白銀夫人，悻悻然地收回了腳，然後道：「聽這小淫賊的口氣，似乎梁叔子已經捉到了成形何首烏，他那長春再造丹即將完功了？」

黃金夫人輕嘆道：「希望是如此，但長春再造丹是否能對我們有用，尚在未定之天。」

白銀夫人道：「一定會有用的，梁叔子是唯一能在醫術上與公孫老鬼抗衡的人，而紫竹叟的無心神功也是逍遙那女妖怪的唯一剋星，他們兩個人聯手，是擺脫夏候長空這種邪惡束縛的唯一力量，因此，他們合煉的這種藥物，也一定能解脫我們所中的邪毒！」

黃金夫人苦笑了一聲道：「這祇是一個希望而已。」

白銀夫人道：「我不認為如此，假如他們制不了夏候長空，劍尊谷還會容他們如此逍遙自在嗎？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夏候長空更不是個能容人的人，因此，我想這副丹藥一定對我們所中的禁制有解脫之效，否則公孫敬也不會如此注意了！」

「就算是吧！但是能否取到丹藥呢？」

白銀夫人頓了一頓才道：「不管強求也好，軟索也好，我們都一定要弄到手！」

黃金夫人點點頭道：「好吧，妳先去試試看。」

「怎麼又是我去試試看，妳難道不想要？」

黃金夫人苦笑道：「妹子，妳怎麼又多心了，我自然是要的，只不過此去紫竹林，迢迢百餘里，快馬來回，也是兩天，我們兩個人都突然離開了，不會引人起疑嗎？妳去，我留下也可以為妳掩飾一下。」

白銀夫人想想道：「妳不會出賣我吧？」

黃金夫人傷感地道：「妹子，妳這樣說，就是對我太不了解了，妳一直以為我在恨妳，在報復妳奪去慕雲、殺死慕雲的仇恨！」

白銀夫人尖刻地道：「難道妳不是這樣嗎？」

黃金夫人的聲音充滿了柔情：「不！妹子，我從沒有恨過妳。我知道一切都是有人在暗中擺佈着妳、我、慕雲、鄧飛龍，還有很多的人，都是受害者！」

「可是妳卻經常在打擊我、阻撓我、破壞我。」

黃金夫人一嘆道：「是的！妹子，我是經常在那樣做，因為我見妳入魔漸深，似乎真正地想為劍尊谷賣命了，所以我才要打擊妳一下，使妳多幾次失敗的記錄，也使夏候長空不認為妳已是他的心腹，更使妳少造一點孽。」

白銀夫人不耐煩地搖手阻止道：「好了！好了！妳是聖人，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對的，只有我是個闖禍胚，永遠都要妳來照顧，告訴妳，我一點都不感激，而且很討厭妳！」

說完她的身影一掠，如同一道銀色的閃電，瞬息就失去了蹤影。她的口中雖是說得硬，但是心中卻已經承認接受黃金夫人所施予的一切了！

黃金夫人望着她去的背影，搖了一下頭，然後才回過頭來，望向李秀的藏身處：「孩子！你可以出來了！」

李秀原知道自己早已被黃金夫人發現了，但被她這麼一叫，到底有點不好意思，無可奈何地硬着頭皮走了出來，朝着黃金夫人拱了拱手，遲疑片刻才叫道：「夫人！」

他感到十分為難叫出母親或是娘的稱呼，黃金夫人頓了一頓，似乎頗為惆悵，但她很快就恢復了正常，應和地道：「孩子，剛才那個人就是鄧夫人，也就是青青的母親，她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你千萬別誤解所看到的一切，那是沒法子，楊三郎不僅是公孫敬的入室弟子，也受過夏候長空的親傳，武功劍技之高，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也不是敵手，你姨姨不用這個法子，就沒法子除去他！」

她很技巧地說明了白銀夫人的真實身份，最後則告訴李秀是他的姨姨，實際上卻是要李秀知道，她就是李秀的母親。但李秀卻反應很冷淡，祇點了點頭道：「我知道，夫人，我不會對她有什麼不好的看法，也不會把她的情形告訴給別人知道的！」

黃金夫人又是一窒，這次李秀仍然稱她為夫人，是不願意承認她的表示，這對她的打擊似乎很大，以至於她那金色的外衣都發出了瑟瑟的顫抖聲。

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平靜了下來，輕聲問道：「你已經知道西天劍尊是什麼人了？」

「是的，在公孫敬那兒，看到了一份秘密的記錄，說明了很多的武林隱秘。」

黃金夫人一怔道：「公孫敬還作了一份秘錄？」

「是的！在他的臥室，在妳石像的底座下，刻了很多小字，記載了這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切！」

黃金夫人愠然地道：「這老畜生，居然把我的石像携進臥室裡去，他是什麼意思？」

李秀默然不答，他想起那座石像的姿態與神情，心中忍不住湧起一陣憤怒和厭惡，而黃金夫人似乎也由他的表情上猜到了一些，因此忙又問道：「他在秘錄上說些什麼？」

李秀正在躊躇難以回答，黃金夫人忙道：「孩子，你別誤會我是在探聽什麼，但是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老兒居心險惡，同樣不是玩意兒，他一輩子都沒做過一件好事，他受夏候長空的折磨是活該！」

李秀忍不住道：「可是他卻對我……」

黃金夫人忽然急急地道：「不管他對你做了些什麼好

事，都不是爲了你好，因此，他讓你看到的那些秘錄，也可能不完全是眞實的，總之，此人不可信。」

她的語調更轉急促：「有人來了，我得趕緊把屍體移開，不讓人看到楊三郎回來和被殺，讓你姨姨有個行動的機會。還有，孩子，如果可能，你到紫竹林去幫助你姨姨一下，那對她實在很重要。」

說到這兒，她彎腰揹起楊三郎的屍體一閃而逝，而另一邊也就響起了急驟的脚步聲，李秀不禁深爲慚愧，他自以爲耳目聰敏，行動輕靈都已臻於上乘了，但顯然比黃金夫人還差了一籌。

來人似乎功力也很高，步伐雖然急促，但發出的聲息却很小，李秀也急着離開，乃也由相反的方向離去，還沒走出幾步，來人已經追到了，李秀驟感一陣勁風由背上襲到，情知是那人已展開了攻擊，連忙屈身縮頸，將身子縮成一團，向着旁邊滾開。

突突的兩聲輕響，兩道寒光由耳旁擦掠而過，竟是一對匕首，射入了前面的土中。

李秀一怔，心中暗怒，覺得背後這人太狠毒了，居然不聲不響，甚至於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竟然就下此毒手。

勁風又至，這次憑感覺似乎是整個人撲了上來，李秀不再避讓，輕叱一聲，回身一劍撩出。

嗆的一聲輕響，劍刃剛好擋住了劈下的劍鋒，而來人竟像一片輕飄飄的樹葉，被風吹上了半空，又徐徐的落了下來，赫然竟是同天漁隱公孫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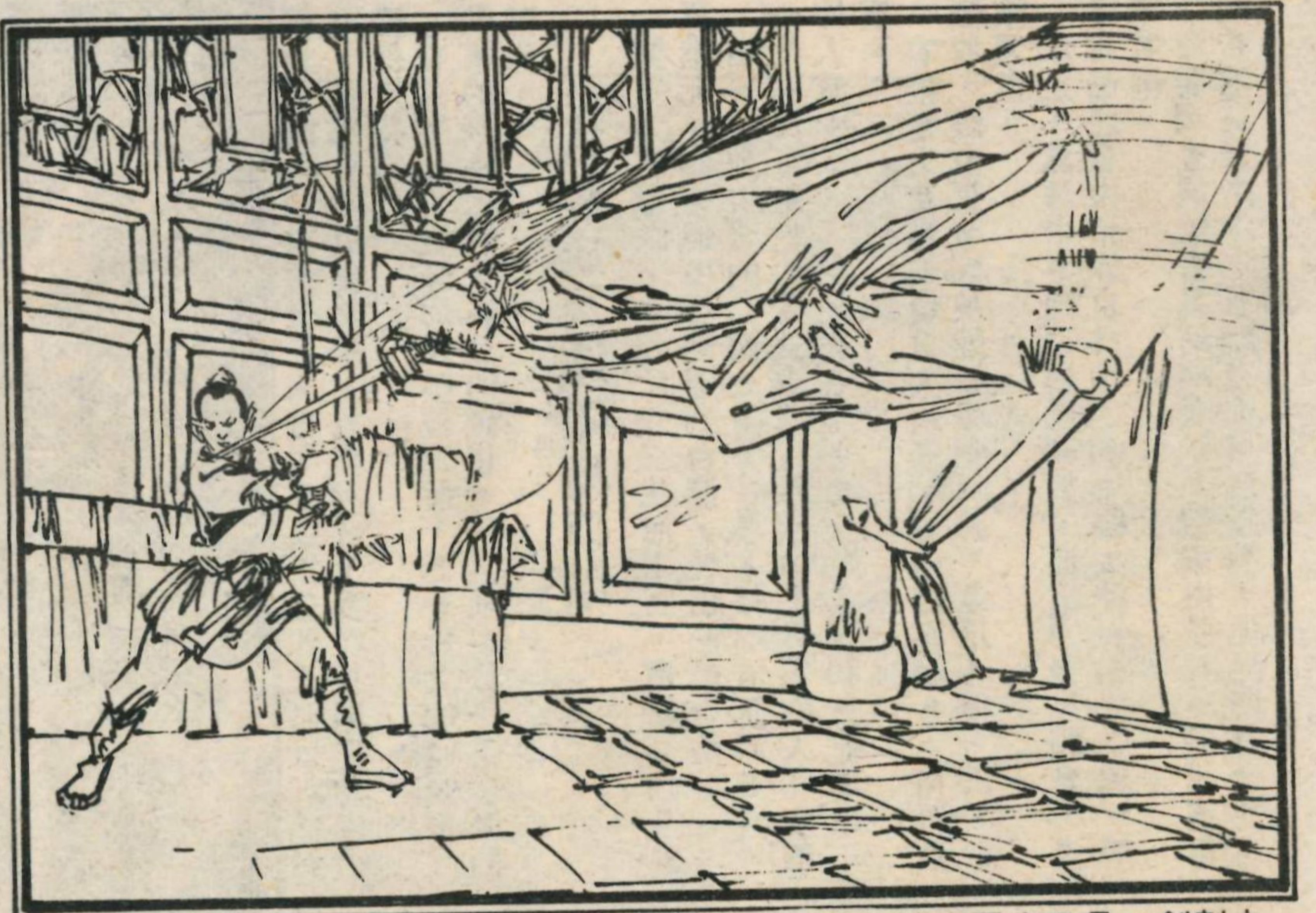
李秀原來知道他的醫術高明，却沒想到他的輕功、劍術內力也都如此高明。見他身形落地後，又待躍起攻擊，連忙招呼道：「老前輩，是再晚李秀！」

公孫敬不答話，縱身平空，又是一劍逕刺，勢勁力猛，李秀不敢閃躲，因爲公孫敬的劍勢變化十分靈活，無論閃向那一方，都會被對方追擊的，只有咬緊牙關，看準了來勢，一劍砍了出來。

他的目的並不想傷害公孫敬，只是把劍勢撞偏而已，可是兩劍交觸時，他發現對方的劍上居然虛軟無力，被他的劍一蕩就開了，情知要糟，因爲對方把勢力凌厲無匹的一招攻勢改成虛招，則必然跟着有厲害的殺手。

因此他立刻把注意力放在公孫敬的另一隻手上，果然那隻手握着一柄匕首，正向着他的左側刺到。

在一般人是極難避過這一刺的，因爲磕架前面一劍必須竭盡全力，身形未穩，用式已老，也無法作任何姿勢的改變，只有乖乖地等着挨刀了！


公孫敬不答話，縱身平空又是一劍刺去。

但是李秀却是自幼打下極佳的基礎，再加以後天的連番奇遇，使他的體能超越了常人很多，也超越了常態。

只是他身子一個急旋，不但把衝向一邊的身子扭了轉來，而且長劍也跟着兜轉回來，砸開了那一劍。

公孫敬冷笑道：「好小子，你還眞有兩下子，但是你要想逃過老夫的手，却不容易。」

李秀突見他的右邊有白影一縮，似乎是一隻手的模樣，跟着腰側一陣涼意，低頭一看，却是另一柄匕首，齊柄插入腰間，倒是怔了一怔，因爲公孫敬一手執劍，一手執着匕首，又那來的第三隻手暗施偷襲呢？

但刺中腰間的那一柄匕首却絕非暗器，在近身搏鬥中施放暗器，既不易施力，也沒有速度，更難取準，因爲暗器出手時速度最慢，方向也最容易爲對方測知，沒人會做這種傻事的，何況李秀還看見有隻手縮回他的衣襟中。

公孫敬冷笑道：「小子！老夫這一招如何？」

李秀忍住了疼痛道：「前輩，您對再晚何以要如此？」

公孫敬冷笑道：「你是劍神之後，老夫却是劍尊谷所屬，我們本就是敵對立場……」

李秀道：「既是如此，前輩日前爲什麼又要對再晚多般成全呢，何不在那時殺了再晚呢？」

「那時，你對老夫還有用處，老夫成全了你，是想利用你去殺死西天劍尊夏候長空的。可是你這小子太壞，又到處亂跑，居然衝進了老夫的密室，看到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這下子老夫可就饒不得你了！」

臉上充滿了凌厲之色，使得李秀爲之大感惑然，他再也想不到一個相貌慈和的人，會變得如此兇殘。

自己在他的臥室中，雖是看到了一篇秘錄，也看到了一尊黃金夫人的雕像，但那也不是什麼天大的秘密呀，不至於使他要因此殺死自己呀！

莫非在他的臥室中還有什麼更大的秘密嗎？

黃金夫人的警告沒有錯，這老兒果然是個內心奸險邪惡之徒，看來自己以後眞該小心一點！

李秀並不是個城府很深的，但是他天性沈靜少言，遇事肯靜心思考，所以此刻他閉口不言，倒像是眞的窺知了絕大的秘密似的，乃使得公孫敬殺機更盛。

公孫敬又逼前一步，看看李秀，似乎想要上前補上一劍。但李秀的從容，却又使他踟躕不決，乃又試探地問道：「小子，腰中的那一刀滋味如何，照深處看，已經深穿腎盂，你是絕對活不成了！」

李秀仍是漠然地站着，像是絲毫沒有受傷的樣子。公孫敬頓了一頓問道：「小子，剛才你是從那個屋裡出來？你在那兒碰到什麼人了？」

李秀頓了一頓後才道：「要我回答這個問題，你能否回答我一個問題？」

公孫敬想想看：「你想知道什麼？」

李秀道：「你刺我的這一匕首，好像用的是第三隻手，我想知道你這第三隻手是從何而來的！」

公孫敬大笑道：「這個問題是老夫的一個大秘密，不過因爲你是個將死的人，老夫也不在乎洩漏這個秘密了，老夫的第三隻手，就是由此而來的。」

他從衣襟下又伸出了一隻手，這隻手握住了執劍的手輕輕地一拔，居然將執劍的手齊腕部拔了下來丟在地下，那隻手縮了回去，又從衣袖中伸了出來，由地下拾起斷手，取下了長劍，然後把斷手收入懷中笑道：「你明白了嗎？」

李秀恍然道：「原來這是一隻假的手！」

公孫敬大笑道：「不錯！這是一隻假的手，但是經老夫精心製作，它不僅酷似眞的手，而且還能作一些簡單的動作。剛才老夫刺你的第二劍，就是由它來動作的，所以你磕架時毫無勁力，因爲老夫並不指着它來殺人。只要它引開對手的注意力，要施發老夫以後的殺手，小子，現在你死得甘心了吧，該你回答老夫的問題了。」

李秀深吁了一口氣，但也不能不佩服這老兒心機之深，可是他不能將適才聽中所見的一切說出來。

但是他也不能騙人說什麼人都沒見到，心念一動，乃變了一下事實道：「我到那兒的時候，倒是有個老頭兒在，他說他叫紫竹翁……」

「什麼？紫竹翁那老殺不敢到這兒來，你騙人……」

「我根本就不認識誰叫紫竹翁，騙你幹嘛？」

「好！他說了些什麼？」

「他以爲我是你的弟子，對我說——告訴你那老鬼師父，他那個徒弟楊三郎已被老頭子宰了，叫他以後有種就自己過來，不要偷偷摸摸地讓人來送死。」

公孫敬啊了一聲問道：「那老鬼人呢？」

李秀道：「說完了話他就走了，而且還說他要去探訪一下他的老朋友逍遙仙子！哦！對了，他還說梁叔子要他向你問候。」

公孫敬轉身急急地走。那是因爲李秀的謊話說得太好，他說得活靈活現，而梁叔子、紫竹翁都是些很冷僻的名字，除了神劍東莊中幾個極爲重要的人物外，別人更難知道彼此間關係的。

李秀只聽了楊三郎的幾句話，加以組織了一下，果然把公孫敬哄得急急地離去，丟下李秀沒再搭理，而且他以爲李秀是絕對再難活下去了。

但李秀自己却不這樣想，他有把握自己不會死。

（下期待續）


CLAIROL®
可麗柔

爲了答謝您，
特別延長至七月底

綠野香波®

送可麗柔髮夾

十餘種美國
最新流行款
式任您選擇



買就送

一、時間：
即日起至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參加資格：
凡購買必治妥綠野香波，綠野利梳精、俏麗洗髮精任何一瓶，即可參加。
三、辦法：
①請向零售店索取參加明信片。
②撕下瓶上"金色貼紙"貼牢於明信片上
③圈選您喜愛的式樣，一張貼紙可圈選一種，買得愈多、送得愈多。
④寄台北郵政22659信箱，綠野香波收。

台灣必治妥股份有限公司
北市安和路158號中榮大樓4樓電話：701-1102(20線)



劍飛迅速過來看見李秀盤坐在兩口大缸之間，上面還用蓋子蓋住，

（前情摘要）回天漁隱告訴李秀他第三隻手的秘密之後，李秀却不能將聽中所見說出，後來只好將楊三郎的話組織一下，果然把公孫敬哄得丟下李秀，急急地離去，因爲他以爲李秀絕對再難活下去了。

神劍仙蹤

〈武俠接力擂台〉

22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李秀實際上挨的這一刀並不淺，但是李秀知道可以不死，則是因爲沒有傷中要害。落刀的部位，照刀刄進行的方向，應該會穿進腎盂的，而腎臟若被刺穿，立有性命之虞，神仙也救不活了。

李秀之所以有把握保住性命，則是出於劍神李慕雲的一片苦心，他留下來的功笈中，有一項很難練的保命心功，這是一種絕對消極的自救功夫，就是控制自己內部的肌肉，在各要害受到傷害時，能因收縮而使刺入的兵刄方位偏移，不傷及內臟重要器官。

這純粹是一種保命的功夫，却也是十分有效的功夫，所以神劍門下，經常都能受重傷而不死，就是靠着這一手神奇的救命功夫。

李秀雖然避過了要命的部位，但是這一刺却也造成他相當的傷害，幸好他前一天得到公孫敬的一顆靈藥，打通了奇經八脈，生死玄關，內勁運用又上了層樓，所以還能逼住傷口處的氣血不外洩，撑住一陣子。

假如公孫敬在他中刄後，不斷再加以攻擊擾亂，李秀縱然不死，氣血外洩，也會大受影響。

正因爲李秀急需要一段靜療的時刻，所以才撒了個瞞天大謊，把公孫敬給騙走了。

公孫敬前脚離開，李秀也跟着動了，他却是轉回到剛出來的密室，因爲那兒也是公孫敬的丹房，陳列着他煉就的各種毒藥、解藥，以及治傷藥。

先小心翼翼的拔出了匕首，對着亮處一看，匕首上劃了三條隱隱的紅線。這是他的第三號毒匕，於是在解藥堆中，也找到了第三號解藥。一顆口服，一顆捻碎了，投進傷口中，再敷上了治療外創的藥散，包紮妥當後，立刻就地覓取一個隱僻的所在藏好身子，坐地自療。

他知道這不是一個好地方，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因爲他必須立卽治療。否則傷處迸裂流血，麻煩就大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有一條人影摸了進來，輕聲道：「秀哥兒，你在這兒嗎？若是在的話，快回答我！」

那赫然是劍飛的聲音，李秀也看清那人確是劍飛，忙出聲道：「劍飛哥，小弟在這裡！」

劍飛迅速過來。看見李秀盤坐在兩口大缸之間，上面還用個蓋子蓋住，驚喜萬分地道：「可把你給找到了，少主，我們快走吧，你的傷勢嚴重嗎？」

「不嚴重，再有半個時辰自療就好了，現在可不能動，若是一動，就前功盡棄了！」

劍飛點點頭：「那也好！我就在這兒爲少主護法，少主安心養傷好了！聽說少主是腰上挨了一刀？」

「是的，叫公孫敬那老鬼抽冷子刺了一刀，而且還是有毒的，幸虧他的丹房就在此地，我很快就找到了解藥，否則縱然不被他刺死，也會毒發身死了！」

劍飛憤然道：「那個老殺才，我們一直還把他當作好人呢，誰知他如此混帳，下次見到他，我要他好看！」

李秀却微笑搖頭道：「劍飛哥，你若是見到他，千萬別去惹他，而且還躲着他點！」

劍飛詫然道：「少主！爲什麼？」

李秀輕嘆一聲道：「因爲你不是他的對手，這老鬼慣爲藏拙，看上去好似不太會武功，其實却高明得很。而且有一肚子陰謀鬼計，說來你也許難以相信，我在腰上挨了他一匕首，是在交手中被他刺中的！」

劍飛啊了一聲，他知道李秀此刻所能。在交手之際，能傷得了李秀，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劍飛却又笑了笑道：「少主！他遇見了我就玩不出花樣了，少主要講究氣度，跟他一招一式地對拆，才能被他找到機會暗算，而我却不給他這種機會！」

「你我都是練的神劍之學，有什麼兩樣的？」

「不！少主！一樣的劍法、相同的招式，在不同的人

手中，就有不同的表現，就以我們神劍之學來說，少主施來恢宏博大，一派宗師的氣派，而劍東劍南劍北三位兄長使來，勇猛渾厚，有氣壯山河之勢！」

李秀一笑道：「劍飛哥，想不到你對李家的神劍之學研究得比我還透澈！」

「這可不是我研究出來的，是夫人告訴我的！」

「哦！她還告訴你什麼？」

「夫人才是對李氏神劍眞正有研究的人，她分析了我們各人的劍術造詣與路子，說靈芝二嫂她們在剛健中帶着柔巧，是適合於女子的劍路！」

「你還沒有說到自己所走的路子！」

劍飛笑道：「我的劍路是趨向於邪的路子，一上手就死殺狠攻，一招也不肯放鬆。李氏神劍着重在克敵，我却是着重在效果，所以我的劍法不可能有大成，但是却能對付最頑強的對手——」

李秀笑了起來道：「這倒是不錯，幾次看你與人爭鬥，對手在你劍下非死卽傷，卽使是許多成了名的劍手，一樣也被你殺得丢兵曳甲，狼狽不堪！」

劍飛笑道：「這是老主人看了各人的體質禀賦後，所指定的路子，我們雖是學同一的招式，但是進度及重點不一樣，各人都有特定的重點招式，就是這緣故！」

李秀點了點頭，輕輕一嘆道：「劍飛哥！這麼說來，你就受委屈了，因爲你的劍路最易招致危險！」

劍飛道：「看來是如此，其實却不然，因爲戰法不宜用於比劍，比我高的劍手，輪不到我來對付，低於我的人却又經不起我一陣猛打狠攻，說來我還是最安全的，老主人要我在這方面發展，就是爲了要匡扶少主，以彌不足！」

「這又是怎麼說呢？」

「老主人發現少主禀賦超人，必然可以將本門劍術發揚光大，使之在武林大放異采，只是生性過於仁慈，容易受小人之欺，老主人自己就是吃了這方面的虧，所以才針對所缺，造就了我，以後凡是那些牛鬼蛇神之流，少主就交給我來對付好了！」

李秀輕輕一嘆，劍飛的話給了他很深的感觸，像他這次受傷，放在劍飛身上就不太會受愚了。

公孫敬若是用那隻假手來對付劍飛，就會反受其害了，因爲劍飛對付的方法不是架開而是凌厲的反擊，看準來勢，覷隙進擊，公孫敬如果用的實招，必然會換個兩敗俱傷，而且劍飛是在久經訓練之下而作的選擇反應，他會使自己所受的傷害減到最輕的程度而予敵以重劍。

公孫敬這一手是虛招，那就更慘了，很可能就會被劍飛一劍斷送了老命，以後的殺手都使不出來了。

李秀忽然想通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劍術造詣的深淺，並不就是決定勝負的絕對因素。

劍飛的劍藝若是在同門中切磋，他連誰都不如，但是眞要遇上了強敵，他跟任何人都有得一拚！

這種戰技並不足？，但有時却很有用，尤其是在生死相搏的時候！

沉思片刻，他又問道：「劍飛哥哥你怎麼知道我受了傷，是誰告訴你到此地來找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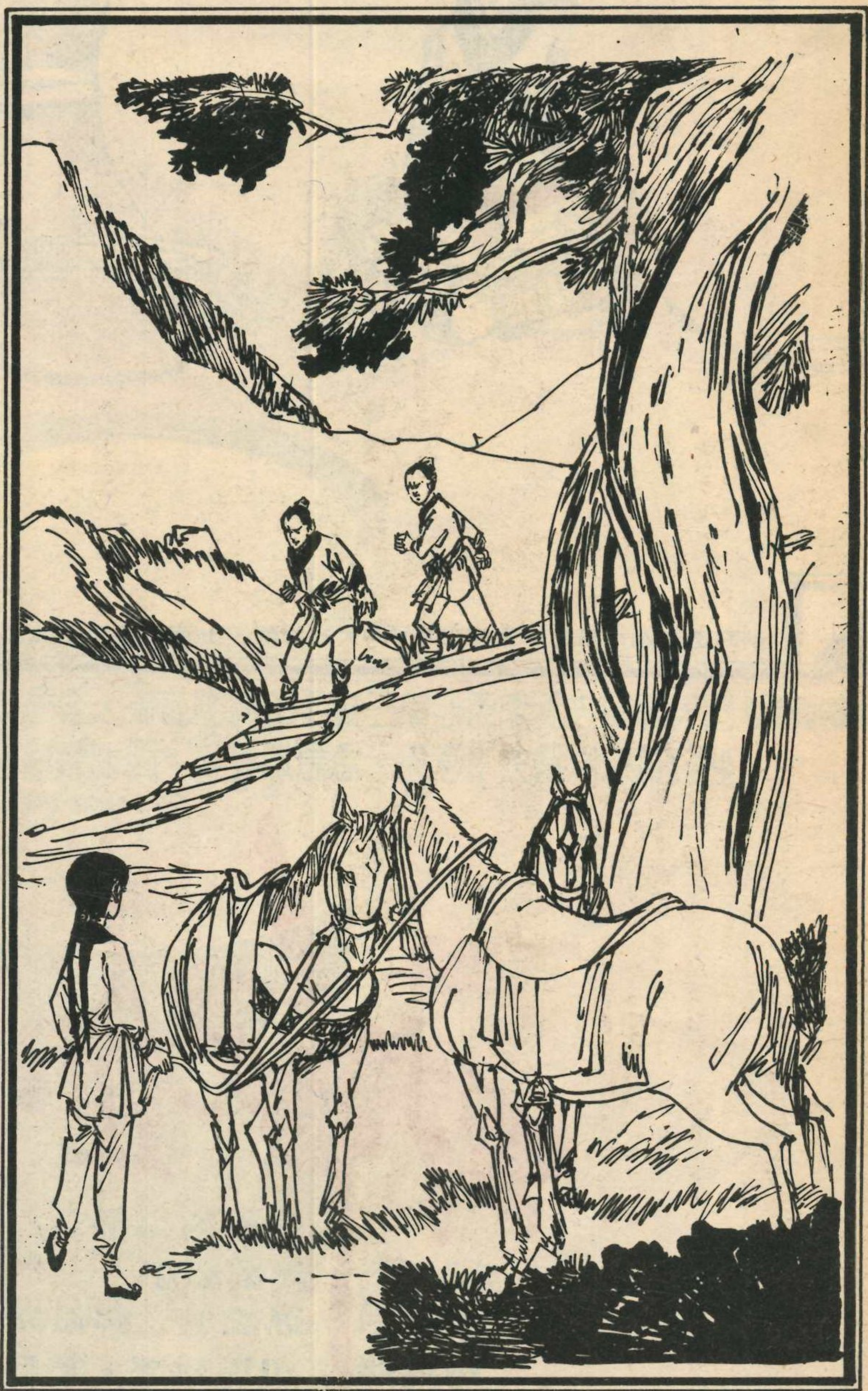
劍飛道：「是夫人！」

他見李秀的臉色不太舒平，忙又改口道：「是黃金夫人，她先到我們的住處去說，白銀夫人到一個叫紫竹林的地方去了，那兒有南宮門下的一干好手在，她是一個人去的，於是鄧大叔就跟兄長們趕去了！」

「幾位兄長們也去了？」

「是的，六位兄嫂都去了，他們是聽說你也隨後綴去了，很不放心，跟着去照應的！」

「那你怎麼又來到此地呢？」



來到指定地點，青青不但在等他，還牽了三匹鞍轡齊備的駿馬，

「黃金夫人隨後又悄悄地告訴了我和青青姑娘，說你被公孫敬老鬼殺傷了，可能躲在此間療傷，叫我們來找找看，找到了就趕緊帶你離開。」

「她自己爲什麼不來找呢？」

「由於公孫敬與逍遙仙子領了一批好手，也趕到紫竹林去了，事情恐怕會鬧得很大，很可能會驚動劍尊谷主出頭，所以她必須留在莊中等候！」

李秀精神一振道：「西天劍尊夏候長空要出面了？」

「夫人說可能會出來，若是被那老魔頭找到少主在此，事情就不太妙了，所以她才要我們來找少主。」

「好，紫竹林在什麼地方？」

「距此兩百多里，有一座山，滿山都是紫竹，是南宮門下的產業，由南宮宿耆紫竹翁主持管理着。」

「南宮門又是怎樣的一個門派？」

「那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除了家傳絕學外，還網羅了武林中各種奇技異能之士，精研武技，聲勢已不下於任何一家武林宗派，尤其是南宮世家，近十幾年來，更是人才輩出，凌駕於西南慕容、關外皇甫兩家之上。」

「這三大世家的行事又如何呢？」

「這倒是很難說，不過南宮世家跟咱們神劍山莊却是有點過節，據說是二十年前，南宮世家跟慕容世家起了衝突，南宮世家密遣高手，夜襲慕容世家，而慕容世家猝不及防，被他們殺得很慘，差一點滅了門，恰好老主人作客慕容家中，出頭護住了慕容家的幾個主要人物，才沒被他們殺光，南宮世家的主人南宮芙蓉對老主人架樑之舉，十分不滿，揚言要踏平我神劍山莊！」

「以後有沒有來找麻煩呢？」

「沒有，他們那一戰雖是佔了上風，到底也是元氣大傷，要防着慕容世家的報復，自顧尚且不暇，那有餘力來找我們的麻煩呢？以後緊接着就是主母失踪、老主人隱居，他們想找也找不到了！不過聽說南宮世家這些年來，聲勢越來越大，實力相當驚人了！」

李秀道：「難怪他們敢跟劍尊谷作對，也難怪西天劍尊要把他們視作鯁刺，要去之而後快了！」

劍飛道：「夫人說白銀夫人到紫竹林去是求取一樣東西，得手的機會不多，很可能會起衝突，如若她失陷在那兒，劍尊谷可能不會因爲她而跟南宮世家起衝突！」

「爲什麼？他們不是互不相容嗎？」

「是的，兩方面都有雄霸天下的野心，但却是在暗中籌劃着，還沒有到公開的時候，犯不着先鬥起來！」

李秀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可是我們夾進去就沒道理了，何以我們此去等於是幫劍尊谷對付南宮世家？」

劍飛苦笑道：「少主！夫人前往紫竹林，劍尊谷並不知道，公孫敬之所以往紫竹林去，完全是爲了少主的那番話，少主扯的那個謊，若說要引起他們兩家一場拚鬥，倒是很管用，但少主的身份却不同，你是神劍山莊的傳人，在武林中的地位何等崇高……」

李秀神色一震，這是一個他從沒想過的問題，也沒考慮到它的嚴重性。

現在經劍飛一提，他才感到不對勁了，他是神劍山莊下一代的主人，是李慕雲的兒子。

以武林身份而言，或許比什麼西天劍尊以及什麼南宮世家還要崇高一點，但他却在公孫敬面前扯了個謊。

這個謊使得公孫敬登門問罪，扯出他李秀來，就不是兒戲了，本來他心中還在責怪黃金夫人，卽使要幫助白銀夫人，也不該把自己的六位師兄嫂全部弄到紫竹山去。現在才知道竟是爲了自己的緣故。

想到這兒，他再也坐不住了，一跳而起道：「劍飛哥，我們要快點去了，我說的話、我引起的爭端，該由我來解決，那怕因此與他們兩家都成了仇敵，也不能退避。」

劍飛也十分安慰地道：「好！秀哥兒，應該是如此的，夫人說你這個謊扯得很不高明，也許你祇是無意間隨口的一句話，並沒有考慮到後果，夫人要我轉告你，切記自己的身份以及神劍山莊在武林中的地位，以後說話務必要十分謹慎，才不至於會辱沒先人！」

李秀慚愧地低下頭道：「是，劍飛哥，多謝你的教訓，小弟省得，以後一定十分注意。」

他把黃金夫人的話，變成是劍飛的教訓，可見心中還有着一個結沒有打開，不肯承認這個母親。

但劍飛並不去勉強他，只是問他道：「秀哥兒，你的傷勢若是可以走動了，我們就走開，此地不可久留！」

李秀運了一下氣道：「可以了，公孫敬的療傷藥，以及前天給我服下的靈丹，對我的體能促進大有效用，我想是不妨事了，我們快走吧，對了，青青呢？」

「我們約好在外面的棗林中會合的，在那兒去等她好了，或許她已在那兒等我們了！」

兩個人出了屋子，劍飛走在後面，見李秀提踪跳躍都沒有沉滯的現象，才放心地道：「秀哥兒，你的體質眞好，雖說有靈藥爲助，但你看起來，却不像受過傷的樣子。」

李秀輕嘆了一聲道：「這最該感謝的，還是已逝世的父親遺給我的功笈上，所打的基礎好，使我們在受傷時，不會傷害太重，所以才能如此。」

劍飛眼眶有點紅道：「是的，所以劍北大哥他們，連經幾番狠鬥，都是很快就復原了，也使我神劍山莊，以有限的人數，在武林中創下赫赫的盛名，這都不是偶然的。」

李秀頓了一頓才道：「這就是我無法理解的，我們的武學既是如此深奧玄秘，可以避開要害，何以在那天晚上遭受突襲時，父親會遭人刺中要害而死的？」

劍飛一震道：「這個我不曉得！」

李秀道：「劍飛哥，父親被刺的時候你在場，你應該清楚的，他是不是甘心就死呢？否則以我這次的經驗，我知道要想殺死他是不可能的。」

劍飛遲疑地道：「我實在不清楚，那時我的年紀還小些，而且已經被人擊昏了過去，只在矇矓中彷彿知道了一些，却又說不出個頭緒來。」

李秀深吸了一口氣道：「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知道的，我也一定要找出那個兇手來，使眞相大白。」

劍飛囁囁地道：「少主，追究往事沒有多少意思，要緊的是把握目前，何況，根據種種跡象，已經可以知道，老主人之死，與劍尊谷脫不了關係。」

「這個我知道，但下手的不是西天劍尊，而且，我現在敢說一句狂話，除非是我們自己想死，否則很少有人能殺死我神劍門下弟子，我對於父親之死，一定要追究，我並不是堅持要報仇，但是要找出個是非曲直來，我們李家的人不會欠人，但也不容人欠我們。」

他的神情堅毅，彷彿一下子長大了許多，對他這種改變，劍飛也感到很突然。但他却是欣喜半夾着憂慮的。欣喜的是少主終於成長了，長成了一個眞正的男子漢，但憂慮的却是李秀要追究李慕雲身死的原因。

劍飛雖是不知道詳情，但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以及靈芝她們細心的猜測下，多少有了個概念。

他在擔心着這些底細的挖掘，是否會損害到老主人的盛名，李慕雲在這些門人的心目中，不僅是一個父親、一個長兄，也是最受尊敬的神明、一個美好的偶像，不容有一絲冒瀆或譭謗的。

來到指定會合的地點，青青不但在等着他們，而且還牽着三匹鞍轡齊備的駿馬，像已準備遠行了。

不用說，這一定是黃金夫人爲他們準備的。

李秀沒有問這些馬匹的來源，只問說：「誰知道路往那個方向走！」

青青道：「我們都沒去過紫竹山，但是我聽人說一直向西去就行了，這三匹馬都是千中選一的良駒，可以不用休息，一口氣跑了去，說不定在路上還可以追上我爹

他們。」

李秀接過一匹馬，逕直走向西方，等上了大路後，他更是放開馬力，急急地趕路。

好在這條路上沒什麼行人，而且馬行甚急，老遠就可以聽見那急驟的蹄聲，使路中的行人來得及閃開，三匹馬就像飛一般的向前行去。



三匹馬就像飛一般的向前行去。

鄧青青幾次想要追個並排，問問李秀受傷的情形以及到紫竹山去的目的詳情，但是李秀沒有敢慢下來說話的意思。呼呼的疾風使她難以開口，如雷的馬蹄聲也掩住了她的招呼聲。再者，她看出李秀似乎在有意冷淡她、躲開她，以她的脾氣，眞想回頭不跟着去了。

但是轉眼一想，大家雖是受黃金夫人之託，上紫竹山去幫助白銀夫人的，而白銀夫人是自己的母親。同時白銀夫人對李秀却極不友善，再者，從神劍山莊諸人隱約而曖昧的態度中，似乎李慕雲之死，也與自己的母親有關。

這次李秀受傷，大概也與自己的母親有關，難怪李秀要滿懷不高興了，想到這些，她就忍不住心如刀割，忍不住在心中低呼：「李秀，我也很恨我自己有這樣一個母親，但她畢竟是我的母親呀，不管我娘對你如何，但是我對你的一片心意，你總該說明白的呀，李秀……秀哥兒……」

李秀也知道自己對青青的態度太冷漠，但是他實在沒辦法原諒白銀夫人的一切行爲，尤其是那種對楊三郎的醜態，即使那是事出無奈，但也不値得原諒。

但最重要的，則是白銀夫人對黃金夫人的態度，仇視、冷漠、不信任、不知感激，黃金夫人那樣地照應她，她却完全不放在心上。

雖然李秀並沒有承認這個母親，但李秀知道，這個黃金夫人的確是自己的母親。雖然，她似乎也屈身從賊，做出了許多不可恕的行爲，但她最近的種種表現，仍然是可敬的，即使在劍尊谷中，她也維持着適度的尊嚴。

比起那個白銀夫人，她不知好了多少倍。而這該死的白銀夫人，竟敢如此對待我的母親。

「我可以不認這個母親，却不能容忍別人對她欺凌！」

這就是李秀的心情，由於對白銀夫人的厭惡，他連帶地也討厭起青青來了，祇是那個女郎却不知道他心中的變幻，仍在爲他的冷漠而生氣，而默默垂淚。

劍飛祇是默默地趕着路，他的年紀比這兩個人大，但是却不了解這種兒女情懷，他的生命中沒有綺情的激盪，只有劍、只有廝殺、只有流血，以及勝利的光榮。

此去紫竹林，想得到的必然有一場大廝殺。只要想到這些，他的胸中就禁不住熱血沸騰，目中泛起了光輝。

經過了將近兩個時辰的急馳，他們終於望見了一座不算小的山崗丘陵，以及上面遍布的紫竹林了。

竹子的葉子還是綠的，只有竹桿上是黃色加上了斑駁的紫痕，有人說它是古孝子孟宗撫竹哭泣，孝感動天，從地下冒出了一簇鮮筍，給他拿去侍奉病母，所以稱之爲孟宗竹，那上面斑駁的紫痕，就是孟宗血淚的遺痕。

更遠的傳說則是上古舜帝的妃子女英娥皇，爲思夫而啼血竹上，因此成痕，故又稱之爲湘妃竹。

總之，這美麗的竹子是有著極爲美麗動人的傳說，而滿山的紫竹在風中搖曳，更是別具詩情畫意。可是李秀却無心欣賞，他來到山下，看到有一條山路，恰可容一騎通過，毫不考慮，策馬就上去了。沒有注意路旁的一塊木牌上的警告字樣——私人園林，未經通告而逕入者，定予嚴懲不貸，主人南宮不二啓。

南宮不二是紫竹叟的本名，紫竹叟是南宮不二隱居到紫竹山上所用的名號，所以沒什麼人知道，但在江湖上提起南宮不二這個名字，却是頗令人震懾的。

他現在是南宮門中的元老，當年却是南宮世家中的四大俊秀之一，仗劍遍遊三江五湖，劍下不知有多少高手斷首，他從沒擊敗過誰，因爲跟他比劍的人，都是一劍斷首。他也沒被人擊敗過。

現在南宮四秀只剩下兩個了，一個是他，另一個就是南宮世家現任府宗南宮不樂。

南宮不樂的名字起得不好，所以他的臉上終生不見笑容，從沒快樂的時候，但是跟他作對的人却更不快樂，因爲他會死纏狠拚，一直把對方殺死爲止。

多少年來，南宮世家只在李慕雲手下碰過一次釘子，但是那一次南宮兄弟都沒參加，是由他們的堂妹南宮芙蓉帶了隊去的，大家一直還在猜測南宮兄弟會不會去找李慕雲一決，他們碰了頭之後，勝負又屬誰？

這三個年輕人若有一個稍具江湖經驗的，就會對牌上那南宮不二的名字留點心而不致魯莽從事了。

只可惜他們三個人都是未履江湖的，而且一路上也沒追到鄧飛龍他們，甚至於連公孫敬等人也沒有碰上，一腳逕自來到半山腰。李秀才看見兩個人影，即已聽見一聲斷喝：「大膽狂徒，竟然敢擅闖紫竹林山莊……下來！」

隨着一聲斷喝，路面上突然橫起一條粗繩，高度恰好攔住馬頭，疾行中的奔馬，一定會被絆倒的。

李秀雖是粗心沒看見路口木牌，但是上山後，却一直在注意人踪，對方在斷喝之際，他已全神注意，及至攔繩突起。距離馬頭只有三、四尺，勒馬已是不及，何況後面的鄧青青與劍飛緊接着來到，也不容他駐馬。

但見他伏身向前，探臂出劍，刷的一響，恰好把那根兒臂粗細的麻繩砍斷，使馬匹得以通過。

而後面的鄧青青與劍飛也提高了警覺，兩人一聲輕喝，縱身跳了起來，一左一右，撲入了兩邊的竹林中，劍光過處，兩聲慘呼傳出。

李秀砍斷了攔繩，心中頗爲惱恨對方太不講理，一聲招呼不打，就使出這種坑人的玩意，勒住了馬，正想找人理論，那知青青與劍飛早已出手。

他見兩個人由竹林中飛回路上，忙道：「傷人了？」

青青受了一路的冷淡，這時正好發作了出來：「不是傷人，是殺了人，一個傢伙一劍劈成了兩截！」

李秀啊了一聲：「怎麼可以隨便殺人呢？」

青青更是火了，道：「人是我殺的，一切後果我自己負責，而且這是我母親的事，不必煩勞你李公子操心！」

說完拍馬又向前衝上去。李秀倒是怔住了，不知道她何以會發這麼大的脾氣。劍飛上前道：「秀哥兒，這可怪不得青青姑娘手辣，這些人太狠毒了，林中有兩個人，各人持了一具蜂尾針筒對着你正要發射，我們一急之下，才搶先出手的，若是等他們的蜂尾針出手，你就慘了！」

他的手中還持着一具黃銅的圓筒，拿着對準旁邊的竹林一按筒後的機鈕，只聽得一陣咻咻之聲，差不多有上百支飛針，形成一片針幕射出。

李秀咋舌道：「這是要對付我的？」

劍飛道：「這叫黃蜂尾針筒，一筒百支，針淬劇毒，用機簧控制。在眨眼間發出，廣可被十丈方圓，遠可達三十丈，中人無救，是江湖上有名的三大兇器之一！」

李秀一怔道：「乍一見面，他們怎麼會用這個對付我呢？」

劍飛道：「這可不知道，反正他們是要你的命，青青姑娘爲了救你才情急出手，你不該再怪她！」

李秀嘆了口氣，沒有多作解釋，只是道：「快走吧，別叫她一個人落了單，吃了人家的虧！」

兩人急急地策馬前行，却始終沒追到青青，只是在沿途每隔二、三十丈，都可以看見一兩個被殺的人。都是一劍斷喉，十分乾淨利落，一望而知是青青劍下傑作。

看樣子這位姑奶奶的脾氣大著呢！拿殺人來出氣，但那些被殺的人，則又都持黃蜂尾針筒，有的已經發射了，似又有取死之道。

(下期待續)





半個月亮爬上來

電影「中國女兵」主題曲．我願是個女兵

半個月亮爬上來，
照見江玲倚窗台，
且與月兒訴心懷，
却聽江玲輕歌淺唱，
入耳聲聲，道是：
「情到濃時反爲薄」。

※聽了，就喜歡！
歌林小百合—江玲由日載譽歸國第一張新唱片，全世界同時發行，你一定會喜歡。
※歡迎江玲之友
買江玲原版新唱片，你就可以參加「江玲之友」行列，還可以收到紀念品哦！

KOLIN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音響出版部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64號地下一樓 電話：76093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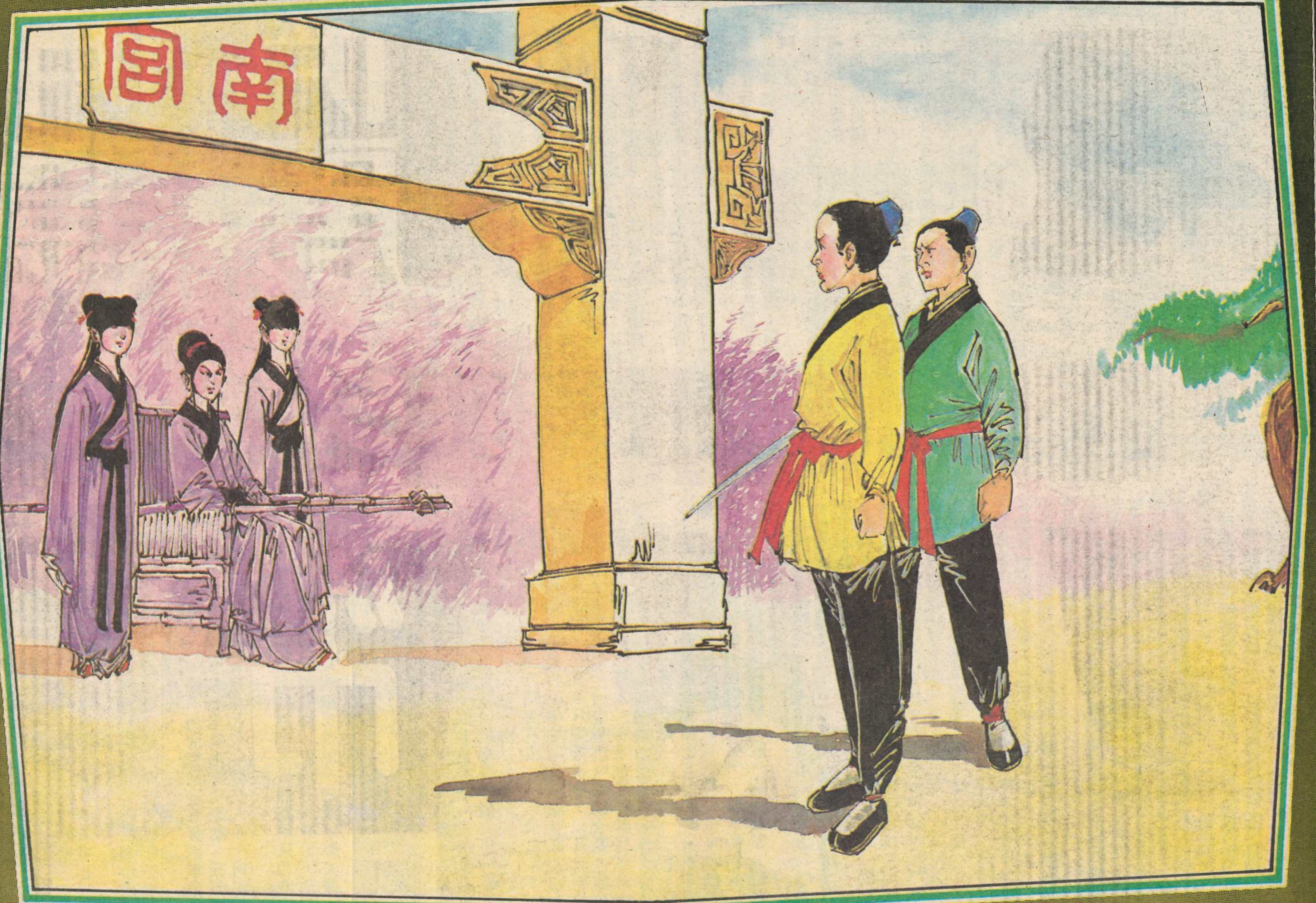
神劍山莊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23《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卧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前情提要）李秀一行三人在前往南宮不二隱居的紫竹山莊附近，險些中了絆馬繩，李秀却爲青青撲殺林中伏兵不悅，以致惹火了青青，負氣獨自一人拍馬向紫竹林中衝去…

兩名婢女放下小轎，侍立左右，紫衣婦人仍大邁邁地坐在轎中。



馳約百丈，死者已有十餘人，李秀心中頗感沉重，不知青青是否因與自己嘔氣，以致突然變性，下手過嫌狠毒?!

劍飛則視若泰然，他認爲這沒有甚麼過份，「蜂尾針筒」既是有名「三大凶器」之一，我不殺人，人便殺我，在江湖鋒鏑之間，「生」與「死」，往往只隔一線，强勝弱敗，先存後亡，屬於自然法則！

但馳上百丈之遙，形勢有變，道旁的冪天紫竹，突然散開，在這山嶺半腰，形成了一片相當空曠的平地。平地正中央的靠山背處，建有一座十分高大的形勢古雅牌坊，坊上橫書「南宮」兩個巨大篆字。

牌坊之後，是整治得極爲平坦，修剪得極爲整齊的一條斜斜向上的紫竹甬道，甬道兩側，則房舍簷牙，隱約可見，彷彿還不在少處。

李秀、劍飛雙雙勒馬，知道已到達「紫竹山」中樞的「南宮世家」門前，但奇怪的是一路上來，青青暴怒如狂，殺人不少，「南宮世家」中，決不會尚未得訊，主人應該早就在此相待，大興問罪之師，爲何竟這等平靜，空蕩蕩地，一人未見？

即令「南宮世家」的掌門門主，大度雍容，不願追究，但青青呢？鄧飛龍呢？劍東、劍南、劍北等三對夫婦呢？從另一方面趕來的「囘天漁隱」公孫敬，和「逍遙夫人」所率的一批武林高手呢？甚至於還有最先趕來，企圖從「小華陀」梁叔子手中，取得他新近因有了「成形何首烏」而練成的「長春再造丹」的白銀夫人呢？……

……這麼多人，那一個也是絕頂高手，難道竟會被這「紫竹山」上的漫山紫竹，一齊吞噬，泯泯然地，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秀想不通了，也在馬上坐不住了，他飄身下馬，與劍飛一同拴好坐騎，慢慢走到那座鐫有「南宮」兩個斗大篆字、巍峨古雅的牌坊之前……

驀然，他心頭微動，劍眉雙挑，口中朗聲吟道：「昔年啓釁兮，在遼東，今日問罪兮，劏南宮……」

吟聲落處，向劍飛喝道：「劍飛，不論這牌坊上的『南宮』二字，是不是代表當代武林三大世家之一的『南宮世家』，你都替我一劍橫飛，把它劏掉！」

劍飛是鬼靈精，一聽李秀如此吩咐，遂會意點頭，長劍「嗆啷」出鞘。

就在劍飛剛剛伸手拔劍之際，一聲極爲蒼涼高亢的「且慢」，宛如鶴唳九霄，從巍峨古雅牌坊之後的紫竹林中響起。

李秀以目示意，劍飛按劍不動，兩人均凝神注視那片有人發話的紫竹林中。

密葉浮天的竹林，一陣晃動，從竹林中抬出一乘小轎。那是一乘用紫竹所製的無頂小轎，由兩名垂髫紫衣小婢，以肩舁出，轎上坐的則是個約莫五十左右一目已眇的紫衣婦人。

這紫衣婦人年齡已不算小，但貌相輪廓，却仍相當冷艷，她手中持着一根紫巍巍跡近黑色的四尺左右竹杖，直等兩名婢女，把小轎抬到牌坊之前，方把手中竹杖，輕輕一頓！

兩名婢女放下小轎，侍立左右，紫衣婦人仍大邁邁地坐在轎中，眇目內電閃神光，向李秀、劍飛略一打量，冷然發話問道：

「你們這兩個吃了熊心豹膽的年輕娃娃，是從那裏來的？擅闖『南宮禁地』，已屬罪不容誅，還敢企圖劏損我世家牌坊，簡直便有九條命，也不够一次死的！既在江湖帶劍，有沒有聽說過『關外皇甫，西南慕容，三家百派，獨尊南宮』……」

話方至此，不等李秀作甚表示，劍飛已報之以一陣頗含輕視，並流露揶揄意味的「哼哼」冷笑。

紫衣婦人見了劍飛的高傲神情，突有所悟地，高聲叫道：「我明白了，你們定是來自『神劍西莊』，莫非那目高於頂的夏侯長空老匹夫，有甚信函，或是口訊……」

劍飛直到此時，方開口冷然接道：「你猜錯了一個字兒，我們不是來自『神劍西莊』，而是來自『神劍山莊』！」

「神劍山莊」四字，使那眇目紫衣婦人聽得爲之一怔，似乎有點出神地，喃喃說道：「不……不可能啊？李慕雲早化異物，『神劍山莊』也早告瓦解冰消……」

劍飛指着李秀，恭身正色說道：「在下李劍飛，乃『神劍山莊』末傳弟子，這位是我家少主！」

紫衣婦人把眇目中的如電目光，盯在李秀臉上，輕「咦」一聲說道：「李慕雲的兒子，居然也成人出道？他……他年歲太輕，火候定嫩，大概及不上他父親的三成功力?!」



這一拔委實世所罕見，拔起六丈五六高下。

劍飛笑道：「自古佳兒能跨灶，冰寒於水藍遜青！妳怎不問問大敗夏侯長空手下，火焚『神劍東莊』，是甚麼人的傑作？……」

語音略略一頓，目注紫衣婦人，沉聲又道：「李劍飛借問一事，二十年前，老主人作客遼東，義助皇甫世家，以『無形劍炁』，曾傷率衆暗襲，妄造殺孽的南宮芙蓉一隻左眼，老婆婆……」

「老婆婆」三字才出，那紫衣婦人便牙關一挫，冷笑接道：「不錯，我就是當代門主南宮不樂的堂妹南宮芙蓉，但李慕雲在我身上，却絕沒有佔到便宜！他不過倚仗『無形劍炁』，使我眇了一目，我却以絕妙心機，不僅使他家敗人亡，並名譽掃地，至死都在心靈上蒙受一種莫大慚愧，換句話說，就是身入九泉，亦難瞑目！」

李秀聽得失聲道：「這樣說來，妳就是殺死我父之人？……」

南宮芙蓉陰笑一聲，搖手答道：「不是，遼東眇目一役以後，我以極度處心殺力，苦練三招『殺人杖式』，摒絕前緣，根本不曾見過李慕雲，我可以告訴你，你爹是死在你姨母鄧飛龍夫人，也就是如今夏侯長空老匹夫倚爲左右臂的白銀夫人之手！」

李秀劍眉深蹙，覺得這南宮芙蓉的言語之中，先後顯有矛盾？……

他的疑念方動，南宮芙蓉竟似已知究竟地，獰笑一聲，得意說道：「李慕雲雖是死在他姨妹之手，却也等於死在我的絕妙策略之中，其間並無矛盾。不過他雖含恨黃泉，我也含恨人世，因爲我的『奪魂三杖』練成後，再想親手報復遼東眇目的一劍之仇，却已苦無機會……」

李秀靜聽至此，接口道：「妳有機會……」

南宮芙蓉向他深深看了一眼，問道：「你準備代父還願？……你够資格麼？……」

李秀道：「你不必考慮我够不够資格？我還想在這一戰上，與妳賭點東道？」

南宮芙蓉道：「怎樣賭法？」

李秀向她手中那根紫黑色的竹杖，略一注視，揚眉說道：「妳苦練杖法，既爲尋先父報仇，則這『奪魂三杖』，定必威力無比，有泣鬼驚神之妙，我若能接妳一杖，便打算向妳提出一項問題，妳要據實答覆！」

南宮芙蓉一陣懾人心魂的陰笑起處，慢吞吞地說道：「你也不必考慮我會不說實話，我只怕你有心無力，根本逃不出我『奪魂三杖』中任何一杖，豈不是空有雄心……」

李秀不等對方再說下去，便自輕輕掣出長劍……

劍飛雙眉一蹙，低聲道：「秀哥兒，我記得昔日有四句歌諺，叫『東海一草，西疆一瓜，北嶽一果，南宮一花』，全是江湖中最爲陰損狠毒之物！這南宮芙蓉，卽所謂『南宮一花』，功力極高，手下極黑，這……這種人物，似……似乎是我的對手？」

李秀想起他途中所告黃金夫人對本門各人的造詣分析、專長探討之語，點頭笑道：「劍飛哥，你說得對，假如如今是與對方生死相拚，由你出手，或許會比我快捷了當！但我志在一來代父了結遼東舊怨，二來追究先父之死的幕後陰私，則冤有頭，債有主，這副擔子，不能讓別人來挑——」

話雖輕鬆，理却重大，劍飛竟爲李秀所屈，不由得地聳肩攤手，退後一步。

李秀懷中抱劍，岸立在那巍峩古雅的「南宮世家」牌坊之下，滿面神光，向南宮芙蓉朗聲說道：「南宮老婆婆，先父已歸道山，但他的獨子李秀，業已成長，並正站在妳的面前，昔日遼東舊債，由我代償，武林中只有技藝高下之分，沒有年齡長幼之別，老婆婆請以全力施爲，讓李氏後人，見識『奪魂三杖』，不必有輩份懸殊的半絲顧慮！」

英姿、豪氣、分寸、神情，李秀表現得無不醉人的恰到好處！

南宮芙蓉仍然坐在她那紫竹小轎之上，「咦」了一聲，訝然說道：「李慕雲生爲『神劍』，死有佳兒，你……你這娃娃，又倔強，又大方，倒眞……」

李秀正色接口說道：「南宮婆婆，妳千萬不可對晚輩動了絲毫憐愛之意，否則，必會減弱妳『奪魂三杖』的殺人威力！」

南宮芙蓉冷笑道：「你不要妄想，我生平只要出手，必以全力施爲，手下決不留人，如今只不過忽動憐才之念，想送給你一點便宜而已。」

李秀搖頭道：「不必，既成賭約，必須公平，李氏後人，不會接受任何有弱家風的無謂便宜！」

南宮芙蓉失笑道：「與你的家風無關，我只怕你連我『奪魂第一杖』，都接不住，太以含恨九幽！反正杖分三招，有關你父之死的機密問題，我也打算分作三個層次答覆，只要你眞有本領，接我三杖，獲得三次答覆，包你眞相大白！如今想先奉送一個，你在我出手之前，先問一次話吧！」

李秀仍在搖頭，劍飛却一旁笑道：「江湖敍禮，年長爲尊！南宮老婆婆既有此美意，則長者賜，不可辭，秀哥兒也不必太執拗了！」

李秀向劍飛看了一眼，對面對南宮芙蓉抱拳道：「有關賭約，不能食言，多謝老婆婆雲情厚意，我便提個題外之問，我們先前，還有人來，那些人如今何在？怎的一個不見？」

劍飛聽得好生佩服，暗讚李秀果然在災難和磨練下，逐漸成熟，這問題提得多好，既未有失身份，佔人賭約上的便宜，而又可以明瞭鄧飛龍、劍東兄弟夫婦，以及青青等人，爲何都不見踪跡之故？

李秀話才出口，南宮芙蓉便大吃一驚，目注李秀，失聲問道：「小娃娃，你們竟與『回天漁隱』公孫敬，以及『逍遙夫人』那妖婦等，是一路麼？……」

李秀立卽搖手截斷了南宮芙蓉的話說道：「我不是問的那羣妖孽，我是問我一位父執長輩『五湖龍王』鄧飛龍，一位紅妝知己鄧青青，以及『神劍山莊』屬下的六位兄嫂。」

南宮芙蓉聞言，面色略霽答道：「鄧飛龍等下落，我並不十分清楚，但紫竹山中的『落魂澗』底，如今正有番石破天驚惡鬥，公孫敬、逍遙女魔，以及我兩位堂兄南宮不樂、南宮不二、『小華陀』梁叔子等，均在該處，你們『神劍山莊』來人，多半也是去參加那場熱鬧的了！」

李秀與劍飛聞言之下，暗把「落魂澗」三字，記在心中，劍飛因知李秀矜持「神劍後人」身份，不肯輕易多問，遂隨口笑道：「這就怪了，當代武林的出奇高手，既在『落魂澗』中，正作龍爭虎鬥，老婆婆怎獨自清閑，不去參與，令那公孫怪醫，暨逍遙女魔等，嚐嚐妳的『奪魂三杖呢』？」

南宮芙蓉把嘴角一披，冷笑答道：「公孫敬那老怪物，能有多高修爲？他配嘗試我的『奪魂杖』麼？我老婆子是在此另等別人——」

劍飛不肯放鬆地，順口問道：「這更怪了，老婆婆能招會算？怎知『神劍山莊』的傳人會到？」

南宮芙蓉搖頭道：「我等的不是『神劍山莊』傳人，而是『神劍西莊』主人……」

劍飛駭然道：「夏侯長空？」

南宮芙蓉點頭道：「對，就是夏侯長空，我兩位堂兄，認爲夏侯長空極可能也會前來『紫竹山』趁火打刼，故意特地留我等他……」

這句話兒，答得不甚經意，但却把李秀、劍飛，全都聽得心中一緊！

因爲「神劍西莊」莊主夏侯長空，名頭太大，他也就是「劍尊谷」的主宰「西天劍尊」，「南宮世家」的門主南宮不樂，和南宮不二，均不親自迎敵，却留下南宮芙蓉來對付夏侯長空，可見南宮芙蓉從昔日遼東一敗之後，忍辱負氣的用功之勤，以及那「奪魂三杖」的成就之高，威力之厲！

李秀目前立卽要應付的，竟是這等武林絕藝？他那得不戰戰兢兢，摒息萬念，只是神似孤松，抱劍卓立！

南宮芙蓉閃動眇目，看他一眼，點頭笑道：「李秀，你留神了，但你便死了，也不冤枉，因爲李慕雲既逝，我以爲只有夏侯長空才配接受我這三招苦心孤詣的精研杖法，想不到居然是你?!……」

「你」字才出，一條夭矯紫色身影，突然從所坐紫竹小轎之上，凌空拔起！

這一拔，委實世所罕見的，拔起了六丈五六高下！

李秀足下不丁不八，右手持劍，斜擧胸前，左手微捏劍訣，目注空中，一動不動！

他以爲如此，一旁觀戰的劍飛，也以爲如此，他們均以爲南宮芙蓉拔到最高點後，定必掉頭一撲，人影如龍，杖影如虹，幻化出不辨虛實來路的萬道精芒，把李秀身形，以及所立處的數丈周圍，一齊密密罩住！

誰知他們都錯了，南宮芙蓉是怎麼拔身，怎麼落下，甚至於雙腿盤屈，仍是趺坐轎中姿態！

只在落到李秀頭頂上空時，手中紫黑色的竹杖微揚，向李秀輕輕一指。

李秀右手挺處，長劍飛點而出。

南宮芙蓉的竹杖來勢，既無半點變化，也無半絲糾纏，只與李秀劍尖，互作輕輕一觸！

李秀全身一震，南宮芙蓉借這杖尖劍尖的一觸之力，凌空翻回，原式未變地，坐在紫竹小轎上，目注李秀，點頭說道：「我『無相奪魂』的第一擊，居然未能殺你，委實足見後生可畏，你把握機會，快問第一問吧！」

李秀未曾立卽發問，先行微闔雙目，似乎凝了凝神，方對南宮芙蓉，緩緩問道：「請教老婆婆，先父之死的關鍵何在？」

問得好，問得聰明，因他業已知曉手刃李慕雲的，是白銀夫人，則只要再知關鍵所在，豈不等於是全盤了解？

但南宮芙蓉何等老練，既稱分三段作答，怎會容他在第一問上，便輕易瞭解全情，遂應聲答道：「關鍵在於那茅山妖女『逍遙夫人』！」

這是意想不到的答覆，李秀與劍飛均以爲李慕雲之死，雖含神秘，最多與黃金夫人或白銀夫人的情感糾紛上有關，怎會想到又牽扯了個茅山妖女「逍遙夫人」在內，並還屬於最重要的關鍵?!

故而，李秀身軀又是一震，好似連站立都有點站立不穩的，要想以劍拄地！

剛才劍杖相交，一觸卽開，毫未看出甚麼緊張氣氛，直到如今，才使劍飛心房狂烈收縮的，感覺大事不妙！

因爲，這一拄，李秀的那柄好劍，居然寸寸碎折，斷了一地，根本無法支持他身體重量。

劍飛大急，脫手擲劍，口中叫道：「秀哥兒，用我的劍！」

李秀一伸手，接住了劍飛的飛擲長劍，右手橫劍當胸，左手在胸前一立，沉聲道：「李劍飛！」

乖乖，不叫「劍飛」，或更親切一點的「劍飛哥」，竟連名帶姓的叫出了「李劍飛」三字，這顯然是擺出了「神劍山莊少主人」的身份！

何況，他那橫劍當胸姿態，更活脫脫像煞了當年威震八荒四海的老主人「神劍」李慕雲，劍飛那敢絲毫怠慢，趕緊搶前幾步，抱拳躬身：

「少主人有何吩咐，李劍飛恭遵所命！」

李秀臉色平和，話兒也說得極爲緩慢地道：「這裏用你不着，快去『落魂澗』，把昔年之事，關鍵在『逍遙夫人』之語，報給鄧老爺子父女，暨劍東等夫婦六人知曉！」

劍飛面對李秀，四目互投，不單聽得了他的語聲，並領會了他的心聲：

李秀的心聲是：「我有自知之明，無法接得下南宮芙蓉其餘的『奪魂兩杖』，你不許拚命此處，同爲玉碎，要

趕緊走，才可把這極關重要的『逍遙夫人』之訊，傳知其餘『神劍山莊』人士！」

這只是「心聲」，不是「蟻語傳聲」，因李秀在勉强接下南宮芙蓉「無相奪魂」的第一擊後，業已眞氣將散，如今正拚命利用時間，以家傳心法，同氣歸元，方可試圖繼續拚命，那裡還能耗費內力，對劍飛作甚傳音密語?!

人的能力，就是那麼神秘，李秀雖沒有說，但僅憑四目一注，他這「心聲」，便已使劍飛完全領會！

劍飛想哭，不敢落淚……

劍飛想留，但對於李秀以「神劍山莊少主人」身份，神威凜凜的所下命令，也不敢違拗！

他甚至想佯作躬身領命，却冷不防地，盡自己所能，對南宮芙蓉發出一記凌厲暗襲！

但這念頭，只敢想，却不敢付諸實現！

原因不在於劍飛看出南宮芙蓉的修爲太高，自己所研練的殺人手段，殺不了這等人物，不願空自行險而徒勞無功！

原因在於劍飛明白即令自己一擊奏效，殺了南宮芙蓉，李秀也決不會原諒自己，甚至可能會立即橫劍自刎，不肯忍受自己的不够光明動作，壞了他李家「神劍」威譽！

於是，他堅强起來了，讓自己的傷心痛淚，留在眶內，讓對於李秀關切祝福，留在心頭，半語不發地，躬身領命，向李秀一拜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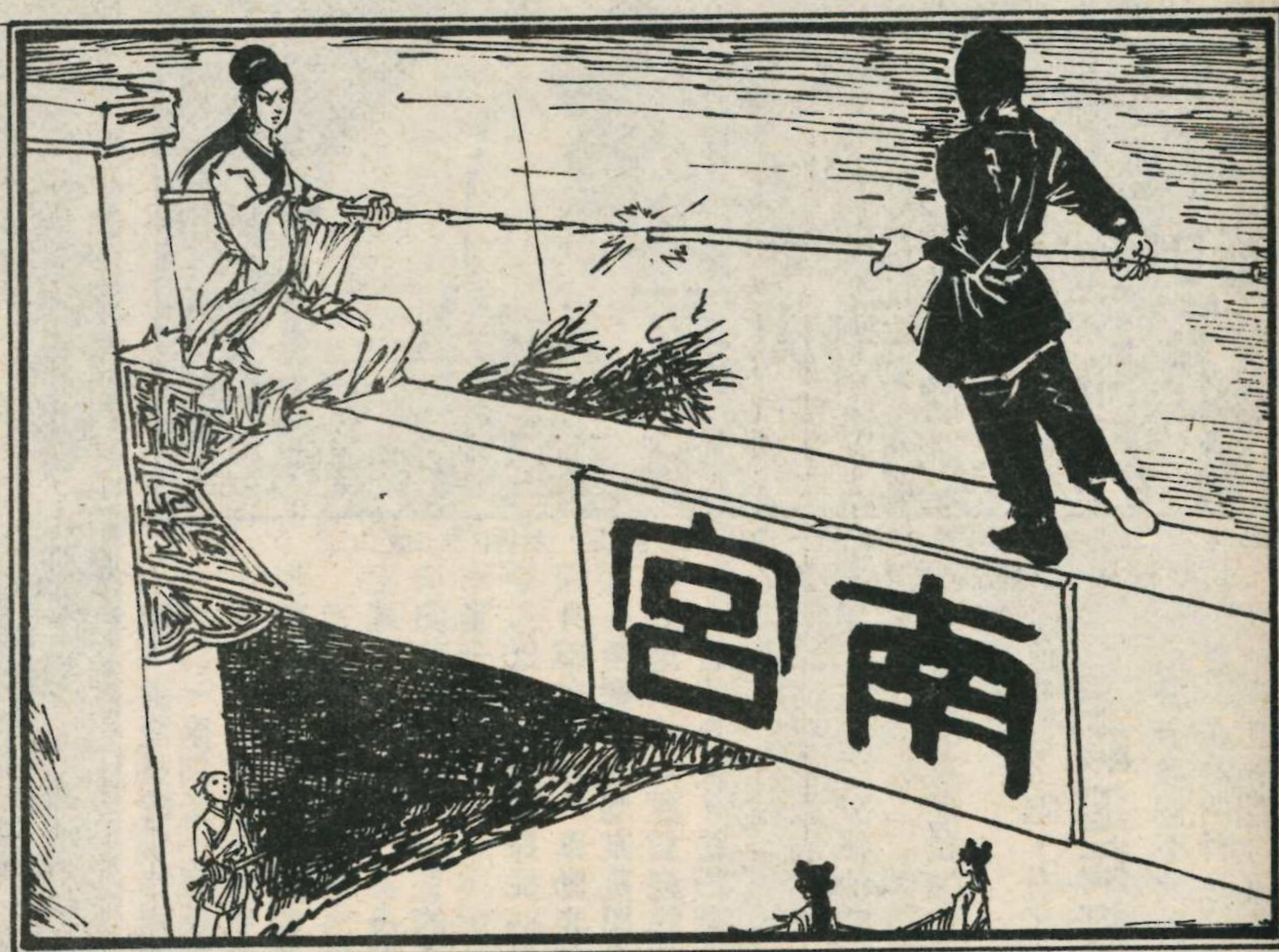
他知道，他的少主人是雋智的，也是神聖的，既已下了決斷，便不容絲毫違背！

劍飛一走，李秀不禁面帶微笑……

這是眞誠而安慰的笑，他安慰的是劍東夫婦等，經過血淚洗練，當然已可自立，劍飛也懂事也長大了，「神劍」門下，只要有他們之中的一人存在，李氏光輝，在江湖中便永遠不會磨滅！

經過這一陣的以本門特殊心法，暗暗調氣歸元，李秀覺得勉强還可再接第二擊，但修爲火候，過份懸殊，接完「奪魂第二杖」後，也就是自己的「奪魂之期」，絕對沒有可能再接第三擊的僥倖！

失敗既已確定，則對於「死」之一字，倒沒有甚麼恐怖可言，李秀如今心中所打算的，只是若能接下第二擊，自己應該提個甚麼問題？以及在喪命之後，怎樣將這更進一步的機密答案，傳告給其餘有關人士……



黑衣人的木棍和南宮芙蓉的紫竹杖尖端互抵成了膠著之勢！

在他尋思之間，南宮芙蓉業已發話叫道：「李秀——」

李秀趕緊凝神抱劍，躬身道：「老婆婆不必招呼，隨時請發『奪魂第二杖』吧！」

南宮芙蓉笑道：「剛才一擊，是我近二十年來的全力施爲，你固難當，我也勞累，這不是尋常江湖高手，這是當代武林中最高技藝的高下觀摩，勝負生死，反是小事，我們似乎應該全力把每一個動作，都作得盡其完美！」

這是讜論，也是武道精華，李秀聽得居然對南宮芙蓉有點內心恭敬起來，連連躬身稱是。

南宮芙蓉道：「落魂倜羣雄會戰，決非短時內可作結束，故而我們有的是時間，你再休息上一盞熱茶時分，接我第二杖吧！」

李秀絲毫不敢高傲地，方一點頭，南宮芙蓉又復喟然嘆道：「剛才李劍飛之言，勾起我多少感慨？『東海一草，西疆一瓜，北嶽一果，南宮一花』，被稱爲世間四大毒物，我南宮芙蓉的心胸手段，眞有那麼毒嗎？」

語音才落，紫影忽騰，這次不往高拔，是往前撲，但比剛才最少要快捷兩三倍地，向李秀電掣撲去！

李秀萬想不到，以南宮芙蓉那等身份的人物，竟對自己用了詐語？

分明她叫自己再休息上一盞熱茶時分，怎會出爾反爾，立即飛身撲襲。

尚幸，大敵當前，李秀又斂盡驕矜之氣，毫無躁妄之心，雖有點變生突然，還不致手足無措！

他拚了命，也聚了全力，以李家「中平神劍」，長劍平伸，緩緩點出！

第一次，他點了個準，這第二次，却點了個空！

不是李秀功力未復，第二次運劍之妙，大不如前，而是南宮芙蓉的來勢有了變化……

兩人間的距離，本有一丈四五，南宮芙蓉的來勢雖疾，但撲約八尺，便斜往上升……

這一升，竟升上了「南宮世家」的牌坊頂上。

原來，那相當巍峨古雅的牌坊頂上，竟藏了一個黑衣人，南宮芙蓉並未對後輩戲言，這次飛撲目標，便是這黑衣人，根本不是李秀！

黑衣人本來以爲自己藏身隱秘，神鬼不知，經南宮芙蓉這一撲一升，才知行踪敗露！

此時想退，已無可能，黑衣人被逼無奈，從異常寬大，連頭面都一齊蓋住的黑衣之中，伸出了一根黑色木棍！

他的黑色木棍與南宮芙蓉的紫色竹杖，居然又像先前李秀那樣，互相點個正着！

接觸以前的情況，與上次雖差不多，接觸以後却完全異趣！

上次，李秀的一柄劍，和南宮芙蓉的紫黑竹杖，是一觸即開。

這次，黑衣人的黑色木棍，和南宮芙蓉的紫色竹杖，却尖端互抵，成了膠着之勢！

既然膠着，定是互耗內力，凶險程度，固然極大，却不會有甚麼看頭？

不對，看頭大了！

所謂的看頭，是發抖，是彼此的所着衣裳，從一接觸後，便均自簌簌發抖！

南宮芙蓉仍是原式未變，她盤膝坐在「南宮世家」的牌坊頂上，手持紫色竹杖與黑衣人的黑色木棍互抵，身上所着長衣，抖起了一陣陣的彩色波濤！

黑衣人則岸然卓立，一棍斜往下指，身上的黑衣，也抖起陣陣彩浪！

是寫錯了吧？黑衣怎會抖起彩浪？應該是烏浪才對！沒有錯，那黑衣人的寬大黑衣之內，不知穿了甚麼奇異衣服，隱隱有金銀異采，透衣而出，與黑衣抖在一起，遂成了極炫目的彩浪！

第一種抖顫，仍在繼續，第二種抖顫和第三種抖顫，又復開始！

第二種抖顫是黑衣人手中那根黑色木棍的棍身，有點發抖！

第三種抖顫是整座「南宮世家」牌坊，都在劇烈抖顫，似要倒塌！

李秀旁觀者清，他也看得懂——至少，他已看懂了三件事兒。

第一件是南宮芙蓉似乎雙腿已癱，才始終大邁邁坐在紫色竹轎之上，不曾走動，便連兩度騰身發招，也決無絲毫改變，保持了她的原來姿態！

這與南宮芙蓉如今顯然已高出門主南宮不樂，暨「紫竹翁」南宮不二的一身絕世功力有關，因半身風癱，何異廿年面壁，在她這等人物，心無旁騖的一意苦參之下，那「奪魂三杖」，及內力精妙瀰沛程度，自可想見！

第二件是李秀看出黑衣人手中那根黑色木棍發抖之故，是南宮芙蓉的功力表現所致，她似乎不斷把眞氣內力，貫注紫色竹杖杖端，想把對方的兵刄震碎！

第三件則是「南宮世家」的牌坊發抖，則是黑衣人的功力表現，他似乎想把這座代表「南宮」家族威望、宗派的巍峨建築，硬給震倒！

李秀駭然了，他捫心自問，答案是「慚愧」二字，他比不上南宮芙蓉，更比不上似乎比南宮芙蓉聲勢更强一點的黑衣人，他剛才僅接一杖，便幾告力竭，那裏能繼續有這等高明表現？

第四種抖顫發生，這是李秀見識高明，自慚不及的心靈上的抖顫！

《下期待續》

培養企業家夫人高尚的氣質

創造甜美溫馨的家庭生活

企業家夫人講座

- 應用幾何學的化粧術 郭來富女士
- 命運知多少 辛 廬先生
- 得體的穿著與配件運用 王榕生女士
- 牙齒的美化與衛生 李英祥先生
- 繪畫在不同的人生裏所扮演的角色 席慕容女士
- 平衡飲食的秘訣 章樂綺女士
- 美滿的婚姻生活 楊國樞先生
- 眞僞珠寶的鑑定法 鍾紹雄先生
- 生兒育女的妙方 陳庵君先生
- 家庭法律與智慧生活 柯智炫先生
- 復健知識與家庭護理 徐道昌先生

留歐審美學家

精心策劃



中國青年創業協會主辦

時間：8月11日起每週二晚上7:30

地點：館前路40號6樓・電話3717232

新聲 欣欣

正在上映中

1979年暑假 “天涯赤子心”

1980年暑假 “克拉馬對克拉馬”

1981年暑假請看

吾父吾愛吾子

吾父 吾愛 吾子

患難見眞情・天倫心聲淚

《前情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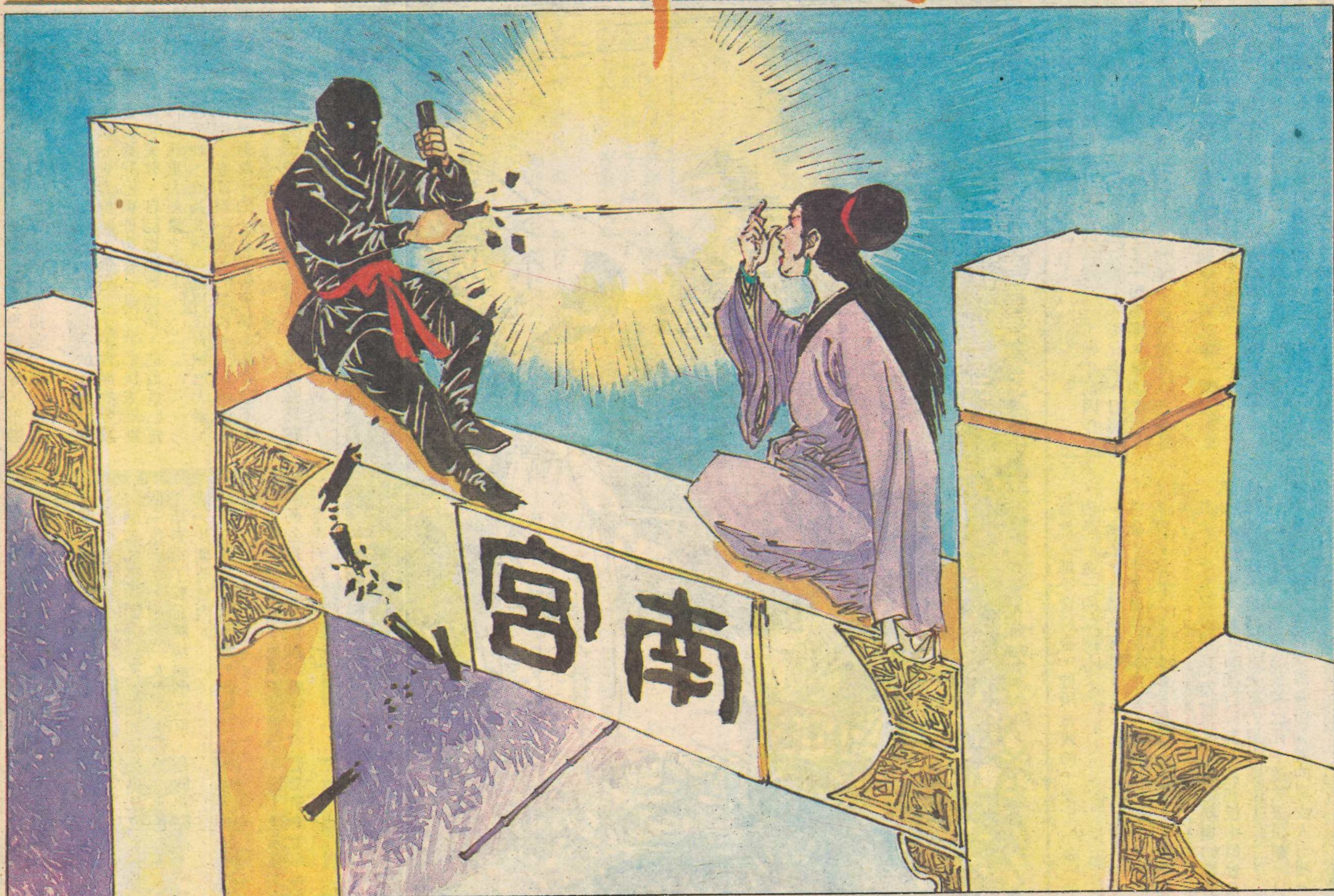
李秀僅僅接了南宮芙蓉一招便已不勝勞累，
南宮口說要他先行休息，
不料話一完就對李秀方向撲來。
但却半途上升，升至「南宮世家」的牌坊頂上，
和一個早藏是處的黑衣人鬥起來，
一支紫竹和一根黑木棍膠在一起，不住顫抖……。

神劍山莊 24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
●題字／胡金銓●插圖／陳海虹



●這條金蛇是不是射向南宮芙蓉的眉心？

抖顫……抖顫……一再抖顫的結果，是崩潰！

不是李秀的心神崩潰，是另外兩件原本就在抖顫的東西，同時崩潰！

一件是黑衣人手中的黑色木棍，一件是代表「南宮家族」門面、榮譽的巍峨牌坊。

完全是同時麼？李秀拿不太準，彷彿，那根黑色木棍，早崩潰了一刹那間！

黑色木棍一潰，似乎從木棍中又閃射出一條金色怪蛇……？

這條金蛇，是不是射向南宮芙蓉的眉心部位？有沒有嚙中目標？李秀均未能看得清楚，因爲與金蛇電閃同時發作的，便是那座巍峨牌坊，「轟隆」一聲，崩潰傾倒！

此牌坊相當巍峨高大，這一傾倒，威勢可知，李秀人在牌坊之下，怎能不趕緊趨避，他只得把握時機，人往北閃。

就在李秀人往北閃之際，牌坊南面的紫竹林中，却出現了不少人影，電掣北撲而來。

第一條身材婀娜，不顧高大牌坊正在崩倒之威，捨死忘生，向前飛撲的人影，便是鄧青青。

與鄧青青幾乎並肩而至的，是一位身着紫色長袍，白髮白鬚，手執紫竹長杖的神態威猛老人。

在這兩人之後，還有七條人影，是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等三對夫婦，和剛被李秀硬用「神劍山莊少主人」身份，强遣往「落魂澗」中報訊的李劍飛。

好，「神劍山莊」方面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缺少一位「五湖龍王」鄧飛龍。

可以想見的情況是，劍飛一到「落魂澗」中，報告李秀即將死於南宮芙蓉手中凶訊，劍東等人便放下一切，電疾趕來！

由於他們個個安然無傷，可見「落魂澗」中惡鬥，尚未開始，至少也是尚未輪到「神劍山莊」的人物上陣。

至於獨缺鄧飛龍的原因，則不明白，可能性也太多，譬如說：他根本沒來紫竹山、因事尚留羈「落魂澗」中，或是……

另一個紫袍白髮老人，從外形上已可看出定是被江湖人物稱爲「紫竹翁」的南宮不二。

李秀是自知必死，才逼着劍飛去報告秘訊噩耗，南宮不二却不知南宮芙蓉所遇是何對手，自然也暫由南宮不樂和「小華陀」梁叔子對付「回天漁隱」公孫敬等，而先行趕來替南宮芙蓉掠陣。

這原因在於南宮不樂與南宮不二的希望，全寄託在悉心苦煉、面壁廿年、修爲比他弟兄高出不少的堂妹南宮芙蓉身上，他們認爲只要等不太爲人注意的南宮芙蓉，奇兵突出，戰敗「西天劍尊」夏侯長空之後，「南宮世家」便告重振聲威，淩越武林百派！

他們一從紫竹林中出現，便爲巍峨牌坊正在傾崩的情勢所驚，誰也沒有注意人在牌坊頂上決鬥，以及決鬥雙方的勝負情況，更沒有注意到李秀已在牌坊傾倒的一刹那前，向北閃開。

青青來時雖與李秀負氣，以致獨自先行，但深情劍侶，豈是泛泛，她一聞李秀已命劍飛往「落魂澗」中，傳達遺言，不禁芳心盡碎，把一切爭執負氣，都完全忘掉，咬牙噙淚，盡命飛馳，想趕來與李秀共死，或見他最後一面。

故而她修爲未必有南宮不二高，路徑更沒有「紫竹翁」熟，到得却比對方還要快上半步。

人到當場，七寶巍峨的「南宮世家」牌坊，已化作一地亂木碎石！

！

青青對「牌坊」沒有感情、沒有關切，她只急於找人，有了，在散碎牌坊中一段比較完整的橫樑之上，還坐着半個紫衣人。

既着紫衣，定是南宮芙蓉，她下半身還相當端正地，保持原來姿態。盤膝而坐，但上半身却少了一樣東西，少的是活人必備之物——她那一目已眇的冷艷人頭！

青青忍不住了，她那蘊藏在眼眶中的傷心痛淚，頓時泉流而出。

她哭的不是南宮芙蓉，哭的是李秀，因爲在這種情況下，李秀決無戲言，功力遠勝於他、必能殺他的南宮芙蓉，都已這樣慘死，李秀那裏還會有半絲僥倖？

鄧青青哭了，南宮不二也哭了……

他的淚兒雖沒有青青流得那麼多，但傷心程度，却決不下之，這位「紫竹翁」是一面把手中那根仗以成名的「紫竹長杖」，一寸一寸折斷，一面目中流淚，口中喃喃說道：「好……好……好……『南宮世家』的牌坊倒了……『南宮家族』的希望滅了……」

假如悲傷與是否孤獨，關係甚爲密切的話，「紫竹翁」南宮不二的悲傷程度，更比鄧青青來得深了，因爲他是獨自流淚，鄧青青却立刻有人對她執手加以安慰。

但青青的椎心急痛，又豈是尋常安慰所能減低，她先是茫茫然的，向滿地散碎牌坊木石中，找尋李秀遺屍，旋即完全失望地，略一發呆，一聲巫峽猿啼似的悲號起處，回手駢指便往自己的心窩點去！

搶到她身邊，欲加安慰之人，是靈芝，靈芝在「神劍」羣俠中，最爲穩健聰明，她預料到青青在大變之餘，極可能會有這麼一着。

故而青青的疾駢二指，不是點中她自己心窩，而是被靈芝握在手中，並以極溫和的語音，向她低聲說道：「青青，妳不要發癡，人傷有血，人死有屍，南宮芙蓉的無頭屍體，現在當場，秀哥兒却踪跡不見，究竟誰勝誰敗，尚未可知，妳却來上這麼一手則甚？」

話完，突然提高嗓音，向「紫竹翁」南宮不二喝道：「南宮不二，我們是重回『落魂澗』中？還是就在此處分個高下？」

南宮不二對靈芝之言，未加理會，手中紫竹長杖，已被他折得只剩數寸的，仍自呆然失神，喃喃說道：「南宮家的牌坊倒了……南宮家的希望滅了……」

「轟……」

「噓……」

「轟」是火發之聲，一大蓬火光，突然從紫竹甬道掩映中的房舍之間騰起！

「噓」是竹哨，遠遠從「落魂澗」方向傳來。

跟着又是清亮無比的龍吟長嘯，接連嘯了三次。

三種突發聲音中，一種與靈芝等「神劍」羣俠有關，兩種與「紫竹翁」南宮不二有關。

「轟」然火發之處，燒的是這紫竹山中最重要的所在，「小華陀」梁叔子煉藥的「百草山房」。

「噓」然竹哨，是南宮世家現任門主南宮不樂所發，表示「落魂澗」中有了急事，要南宮不二和南宮芙蓉，擺脫此間糾纏，立即趕去。

故而，南宮不二雖因目睹南宮芙蓉之死，刺激過甚，精神已不太正常，但聞聲之下，也立即清醒，不理靈芝的向他叫陣之言，率領先前替南宮芙蓉抬轎的兩名紫衣垂髫侍婢，先行向業已起火的「百草山房」馳去。

與靈芝等「神劍」羣俠有關的龍吟長嘯，是誰所發呢？意義又代表甚麼？

那是鄧飛龍的嘯聲，鄧飛龍於來此時，路有奇遇，關係重大，不得不小作勾留，由劍東靈芝夫婦率衆，先入「紫竹山莊」，並規定了聯絡訊號。

這聲長嘯，便表示有重大事變，令劍東靈芝等，不必再在「紫竹山莊」逗留，趕緊退到預先指定地點，與鄧飛龍互相會合。

靈芝一聞嘯聲，臉上微露喜色，握着青青的柔黃素手，向她含笑說道：「青青妳聽，鄧老爺子不會無故要我們撤退，多半是秀哥兒已與他會合一處，我們快去瞧瞧，秀哥兒獨誅南宮芙蓉，自己也決難輕鬆，他最近已連受內傷，不要再出甚重大差錯才好！」

這是靈芝心思巧妙，故甚其詞，聽得青青臉色大變，那裏還敢絲毫倔强，立即與「神劍」羣俠，一同馳去！

剛才寬寬敞敞氣象萬千的一片紫竹廣場，如今已不堪寓目！

四外的紫竹，有的被砍削，有的被踐踏，有的被焚燒，弄得凌亂不堪，最漂亮最巍峨的「南宮世家」牌坊，已頹崩爲狠藉當場的無數散木碎石！



●但在紫竹林中席地而座，却是大出李秀意料之外的黃金夫人。

最悽慘的，當然是南宮芙蓉的無頭屍身，她生前因廿年面壁，痛下苦功，曾被南宮不二、南宮不樂兄弟，目爲南宮家族的希望所寄，如今缺少了一顆頭顱，雄圖成空，芳魂已渺，尤其是死得蹊蹺，可能在九泉之下，仍難瞑目！

這一切，都是爲了李秀而起，劍東、靈芝等一羣人，也正無不關懷李秀，但，李秀這個人呢？

他在牌坊之下，往北一縱，便失踪跡，他爲甚麼要躲避，爲甚麼眼見青青幾乎爲自己自戕殉情，也不肯出來給青青一點安慰，和大夥打個照面？

李秀會麼？李秀不會，李秀不是躲避怕事、無情無義的人！

他除了因黃金夫人白銀夫人與他父親李慕雲的關係複雜，生恐青青萬一竟是自己同父異母妹，在關係未確定前，不得不對青青的似水柔情，略有逃避，不敢過份親暱，以免鑄成大錯，無法收拾外，可說是肝腸似鐵，俠膽如天，對多强對手、多險難關，也敢拚上一拚，闖上一闖！

他不是逃避，他是有所追求！

倘若和李秀開個玩笑，他如今是「見色忘義」，但這個「色」字，不是「女色」，而是「金色」。

李秀爲了躲避牌坊崩倒之厄，是向北縱身，一縱便縱入一片紫竹林內。

但他身形才一落地，便瞥見竹林深處，金光微掣，人影一閃。

李秀一聲不響，施展上乘輕功身法，掩向金光閃處。

黃金若糞土，肝膽硬如鐵，這是江湖俠士的共有風範，李秀何獨「拜金」?!

當然，他不會拜金，他所重視的，不是「金」的價值，而是「金」的蹊蹺！

「金色」，確有蹊蹺……

首先，李秀曾發現與南宮芙蓉在牌坊頂上惡鬥的黑衣人的黑衣之內，曾有金銀交織的彩色寶光，隱隱透衣而去。

其次，李秀又發現在「南宮世家」牌坊崩塌的刹那間，黑衣人的黑色木棍，曾先行碎裂，並在棍中似曾飛出一條極細金蛇，射向南宮芙蓉的眉心部位！

他如今還不知道南宮芙蓉已死，並失去頭顱，只覺得林中金色人影，或許與那身份如謎的黑衣人有關，想悄悄掩去，看個究竟？

李秀悄悄前掩，那點閃動金色，也在緩緩後移。

雖然，李秀不是外行，覺得這片紫竹林中，進退轉折，似含陣法門戶，但也未怎放在心上，仍一步不肯放鬆地，尾隨着那點「金色」，循迴移轉。

默計約莫到了西北「生門」，那金色人影，突告靜止，似是席地坐下。

李秀暗忖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自己既然追踪至此，總得見見對方到底是何人物？

於是，他不再躡足潛踪，改爲大踏步地，向那金色人影接近。

雙方對面，李秀一怔！

人影、金色，都沒有錯，但在紫竹林中，席地而坐的，却是迴出李秀意料之外的黃金夫人。

雖然，她如今戴有黃金面具，可能是任何人僞裝黃金夫人的第幾身外化身，但李秀却有那份天性感應，一看就知道這是眞正的黃金夫人——李夫人，因爲他和她血胤密切，她是他的生身之母！

黃金夫人的人，已使李秀發怔，她的話兒更使李秀發怔！

她見了李秀的第一句話，便是先微嘆一聲，然後便流露出異常關切憐惜情意，低低說道：「秀……秀哥兒，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已死過兩次？」

「剛才已死過」的語氣，已使李秀吃驚，而「死過兩次」，自然更使他驚上加驚！

黃金夫人低嘆一聲道：「武林中爲何一向不敢輕視身有殘疾之人？便因這等人物，心專、練勤，以功夫補缺陷，往往身負極森厲的殺手，和極高明的絕學！南宮芙蓉目眇足癱，盡屏百欲，以廿年面壁苦功，練成『奪魂三杖』，若想殺你，第一杖便游刃有餘，你可知道她爲何對你寬容，在第一杖上，只用了九成勁麼？」

李秀不是胡塗人，當時雖沒有這種感覺，如今被黃金夫人一加提醒，略爲思忖，便恍然有悟答道：「她是故意拿我當作幌子，掩藏實力，眞正的目標，却是藏在牌坊頂上的黑衣人。……」

黃金夫人方一點頭，李秀又復問道：「您所說我『死過兩次』之意，是不是指那黑衣人也能殺我，只不過爲了隱匿行跡，並保留實力，鬥那南宮芙蓉，才未下殺手，令我有所僥倖？」

黃金夫人感慨頗深地，嘆息一聲道：「武功一道，雖然漫無止境，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英雄數十年，但目前的武林中，能殺你而想殺你的，大概也只有這兩個人了！狂遇其一，你都必死無疑，偏偏你却同時遇上兩個，在他們互相猜忌爭鬥的夾縫之中，撿了這條小命，莫非蒼天有眼，李氏當興，『神劍山莊』的光輝，還能由李慕雲的兒子，繼續發揚光大?!……」

雖然臉上帶着黃金面具，也可看得出黃金夫人說話時的感慨情懷，以及爲李秀的祈禱祝福之意，更復大於感慨！

李秀緩緩說道：「這事有點奇怪，像南宮芙蓉那等人物，功力雖極高明，氣度却極狹隘，我父親對她有遼東眇目之仇，她……她不應該在杖下留情，放過我去。」

黃金夫人道：「復仇是往日之恨，爭名是今日之情，兩者權衡之下，南宮芙蓉只得取其重而捨其輕，急其急而緩其緩，所以我才說你……你……你這孩子，今天太幸運了，大……大難不死，或許會後福無窮……」

黃金夫人說話時，那份極慈祥，極眞摯的母性之愛，穿透了黃金面具，籠罩了李秀全身，可以猜得出她說到後來，語音微顫之故，定是滿頰上都已佈滿了縱橫淚漬！

李秀何嘗不也有樸入對方懷中，好好親熱親熱的痛哭一場衝動，但他由於奇外生奇，肩任太重，變中興變，前途日艱，不得不强咬牙關，克制住個人私欲，向黃金夫人低聲問道：「南宮芙蓉只要一勝那黑衣人，便可震

懾百派麼？那黑衣人到底是誰？」

黃金夫人看他一眼道：「你是當事之人，不會沒有體會到雙方全力拚鬥時的強烈威勢，且先說說你心中猜想，看是對也不對？」

李秀早就有所猜測，聞言應聲問道：「是不是『神劍西莊』莊主，被稱爲『西天劍尊』的夏侯長空？」

黃金夫人點頭道：「不錯，一個是『南宮家族』的希望所寄，一個是八荒四海的衆望所尊，當世武林中，沒有比他們再高明的人了，以你當時人在現場，悉心觀察結果，夏侯南宮，孰優孰劣？」

李秀毫不考慮地，接口說道：「武功到了他們那種程度，優劣分寸，也只在一線之間，以我的直接感覺而論，南宮芙蓉的廿年面壁，成就驚人，她恐怕比八荒共推的『西天劍尊』夏侯長空，還要强上一些?!」

黃金夫人道：「你是依何立論？」

李秀遂把當時自己所見，詳加敍述，認爲南宮芙蓉對他先攻一杖，雖然歛勁藏鋒，也耗相當功力，夏侯長空却是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何況，在「南宮世家」的牌坊倒塌的剎那之前，夏侯長空手中的黑色木棍，又先被南宮芙蓉震裂！

黃金夫人細細聽完，點頭說道：「你的判斷，相當正確，但你却未知曉，就在牌坊倒塌你向北縱避的一瞬之間，雙方勝負已分，我從林中遙見，南宮芙蓉的頂上人頭，竟被夏侯長空帶走。」

李秀駭然道：「有這等事？夏侯長空能勝便可，何必殺人？更何必把南宮芙蓉的人頭帶走？」

黃金夫人嘆道：「英雄與梟雄之分在此，你和你父親，都是英雄肝膽，夏侯長空則是梟雄性格，這兩者若相鬥爭，梟雄往往得得意於當時，英雄則較吃虧，勝利來得晚，遭遇來得淒涼，故而，史册上往往會有『英雄寂寞』之語！」

李秀聽得懂她的感慨，聽不懂她的弦外之音，目注黃金夫人，皺眉說道：「夫人似有言外之意，能不能請闡釋得明白一些？」

黃金夫人道：「夏侯長空不能不如此作，因爲這場比鬥，不太光明，他留了後步，用了梟雄心機，結果果然敗的雖是夏侯長空，死的却是南宮芙蓉！夏侯長空要保全他『西天劍尊』盛名，必須殺死南宮芙蓉，更必須昌言此戰，勝得乾乾淨淨，抹去虧心汚漬，他怎能任憑可以作爲贓證的南宮芙蓉人頭留在此地？」

李秀回憶所見，恍然叫道：「會不會是南宮芙蓉的眉心部位，鑽入了一條極細金蛇？」

黃金夫人點頭道：「南宮芙蓉的『陰沉紫竹杖』，和夏侯長空的『天山鐵木棒』，全是罕世寶物，但南宮芙蓉確實功力驚人，『天山鐵木棒』居然被她的神力震酥，但就在此時，夏侯長空的梟雄狡計得逞，他預藏棒內的一條『金線殺人絲』，便猝不及防地，進入南宮芙蓉腦內！」

李秀先是神情一震，旋又把嘴角一披不屑說道：「難怪夏侯長空會有這種手段，他利用『囘天漁隱』公孫敬，以及一些下流迷神藥物，控制所屬，爭奪名利，根本就是個梟雄，算不上英雄人物！」


●李秀翻身上馬，駿馬長嘶，四蹄騰飛，超絕若電。

黃金夫人目注李秀道：「秀……秀哥兒，你的機會來了！」

李秀一愣，瞠目問道：「機會？甚麼機會？」

黃金夫人道：「剛才，我曾說當世武林中，想殺你而能殺你的，只有夏侯長空與南宮芙蓉二人，如今，南宮芙蓉已死，把話掉過來說，想殺夏侯長空，而能殺夏侯長空的，只有你一個人了！」

李秀駭然道：「我？我能殺得了『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黃金夫人表示得相當肯定道：「能！只要你想殺他，就能殺他……」

李秀雙眉一剔，憤然接口道：「想，我當然想，爲武林正義而言，他是百派公敵，爲私人恩怨而言，他與我有間接殺父之恨，直接奪——」

承接上句「間接殺父之恨」，則這句話兒，自然是「直接奪母之仇」，但李秀却及時截斷話頭，不說出來！

他既不敢說，又不願說，也不能說……「不敢說」是由於黃金夫人的特殊身份，「不願說」是怕傷慈母之心，「不能說」則是水尚未乾，石尚未出，在全局尚未定論、眞相尚未大白之前，不能有辱黃金夫人名節！

黃金夫人不計較這些了，尤其是對李秀，她更不會計較，只是笑了一聲道：「既想殺他，就趕快緊追夏侯長空，但要記住，你的機會，只在三天之內，過了三天，最好離他遠點！」

李秀向黃金夫人遞過惑然一瞥，黃金夫人又加解釋道：「夏侯長空在劣勢局面下，殺了功力比他更强的南宮芙蓉，心願雖諧，精神大耗，在三天之內，他最多只有尋常的六成功力能够展露，豈不是你追踪殺他的絕好機會……」

語音微頓，目光凝注李秀，沉聲正色說道：「記住，夏侯長空帶着南宮芙蓉的人頭，離此以後，必奔西南百里的『逍遙別舘』，向逍遙夫人得意示威，互相鬼混，並調攝所耗功力！你離我往西，走出竹林，有匹白馬，是『逍遙別舘』所豢，馬能認路，縱轡歸槽，不會走向岔處，你務須全速奔馳，對夏侯長空，下手越早越好，時機稍縱卽逝……」

李秀聽得「逍遙別舘」，和「逍遙夫人」，想起南宮芙蓉曾告之語，不禁心中一動！

黃金夫人繼續說道：「追上夏侯長空後，立卽施展李家神劍，我知道你是你爹爹的跨灶佳兒，不單把神劍九大式，已練得精熟，連看家撒手的『李門神劍』絕藝『不殺之殺』，也有了七八成的火候……」

李秀心中好生感動，他想不到黃金夫人對自己這樣關切，摸得這樣淸楚，好像是步步都不離自己左右！

黃金夫人道：「你是精兵，他是疲兵，『李家神劍』，又極耐戰，我認爲把『九大式』反覆施爲三遍，定可斬却夏侯長空，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用『不殺之殺』，因爲這一招耗勁太過，威勢太厲，雖能殺人，自己也必有相當傷損！夏侯長空不過是江湖草寇，你則是堂堂正正的『神劍』傳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一事難兩全，我寧可要你讓夏侯長空逃跑，也不許你和他拚命，千頃地，一根苗，劍東兄弟等，忠義有餘，終是異脈，李氏門中，只有你！你一個人了！」

李秀再怎剛强，也聞語傷心，在兩隻黑白分明的俊眼之中，充滿了滾動淚水！

黃金夫人站起身來，走前一步，伸手輕拍李秀肩頭，柔聲說道：「好孩子，不要哭，要哭等斬却夏侯長空再哭，萬斛辛酸，只可以化作英雄氣，不要化作英雄淚，夏侯長空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你神采奪人的李家英氣！」

李秀的英雄氣，果然被黃金夫人鼓勵得高騰起來，雙眉軒處，立卽轉身西行。

黃金夫人叫道：「還有一件事兒，必須記住，夏侯長空可斬，逍遙夫人却決不能殺，若不留這妖婦，作爲活證，我和你鄧家姨娘，縱死九泉，也難洗刷淸白！」

這幾句話兒，使李秀聽得心驚，知道「逍遙別舘」之行的任務太重大了！

林內的奇門陣法，難不住他，出得林西，果然見有一匹極矯健的白馬，拴在幾株紫竹之上。

就在李秀解繮之際，他聽得了劍東、靈芝等人的步履之聲，也聽得了青青芳心似碎的低低啜泣！

他略一遲疑，想出林打個招呼……

但忽然想起黃金夫人「急其急而緩其緩」之語，不禁咬牙一嘆，決定暫時不見青青等人，翻身上了馬背。

絲繮抖處，駿馬長嘶，四蹄騰風，超距若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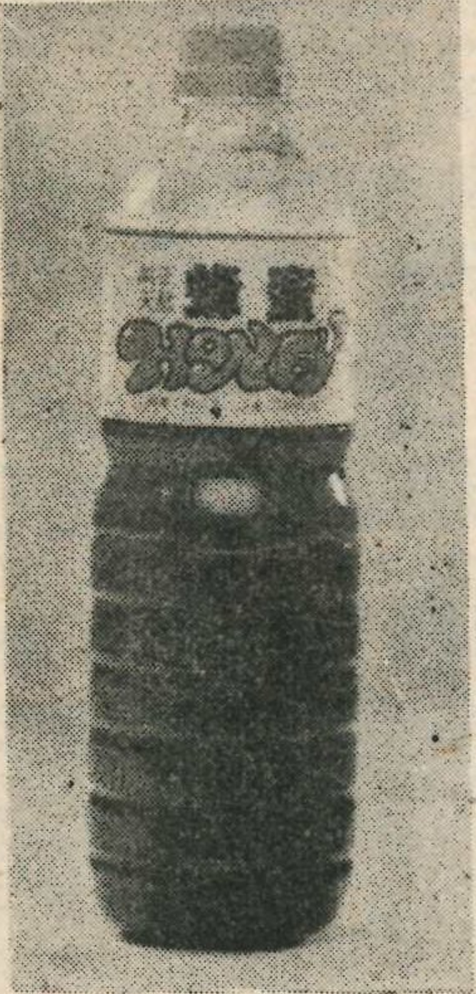
劍東、靈芝夫婦等，以及鄧青青，也都聽得右側方一片紫竹林內，起了馬嘶馬蹄之聲，他們只以爲是「南宮世家」弟子，均未想到馬上人竟是李秀？

唯一遙遙注視，目送李秀馳去的，是黃金夫人，她如今已取下黃金面具，天人般的秀靨之上，果然淚漬模糊，口中並喃喃說道：「秀兒，『逍遙別舘』之行，必有無窮凶險，但望你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我本當陪你去的，但在未曾把梁叔子的『長春再造丹』弄到手前，又不能公開背叛夏侯長空，否則，你若看到你娘在轉瞬之間，會變成腰駝背屈，鶴髮雞皮，定必傷心欲絕！破壞了美好形象無妨，但變化太大，打擊倏來，會傷損你的英雄氣的……」

（下期待續）

家庭副業 蜂蜜 純正天然

本園獨家採用最新食品包裝容器，寶特瓶（PET BOTTLE）。唯一獲得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日本厚生省、德國BGI（西德聯邦食品衛生法規）等國食品衛生當局批准許可之食品容器。無毒、強度高、不破裂又安全。



眞正的蜂蜜不變質，不滲水可久存
冰涼的蜜茶最經濟，能解渴又甘甜

讓蜂兒趁著百花盛開時，穿梭在花叢裡，採取花蜜，這是農家養蜂產蜜最省本錢的方法，所收成的蜂蜜也是天然又純正的。農家養蜂產蜜，本爲自己飲用，炎熱的夏天，在田間汗流夾背的耕作，也唯有喝純正天然的蜂蜜，才能解渴，消暑、降火氣。

今夏，請您也與我們一齊來享受天然蜂蜜的甘甜吧

本園自產，絕對純正，不純可退錢，貴了也可退貨還錢。直接向本園洽購，沒有中間商的剝削，才能以最便宜的價格，買到純正的天然蜂蜜。

每瓶實重二台斤（一一〇〇公克）
特價：新台幣貳佰捌拾元正（恕不打折）
台北市：歡迎電話訂購、專人送達（限最少二瓶）
其他地區：請利用郵政劃撥一六四〇五九號 蔡寬義收（每瓶另加十元郵資）

牡丹養蜂園
電話：（〇二）五九四七一八四
總代理：靜光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迪化街二段364巷27號3樓

郵票贈送

◎慶祝建國七十年特別贈送
本社珍藏數十年之中華民國郵票◎
■請索取，也許將來會價值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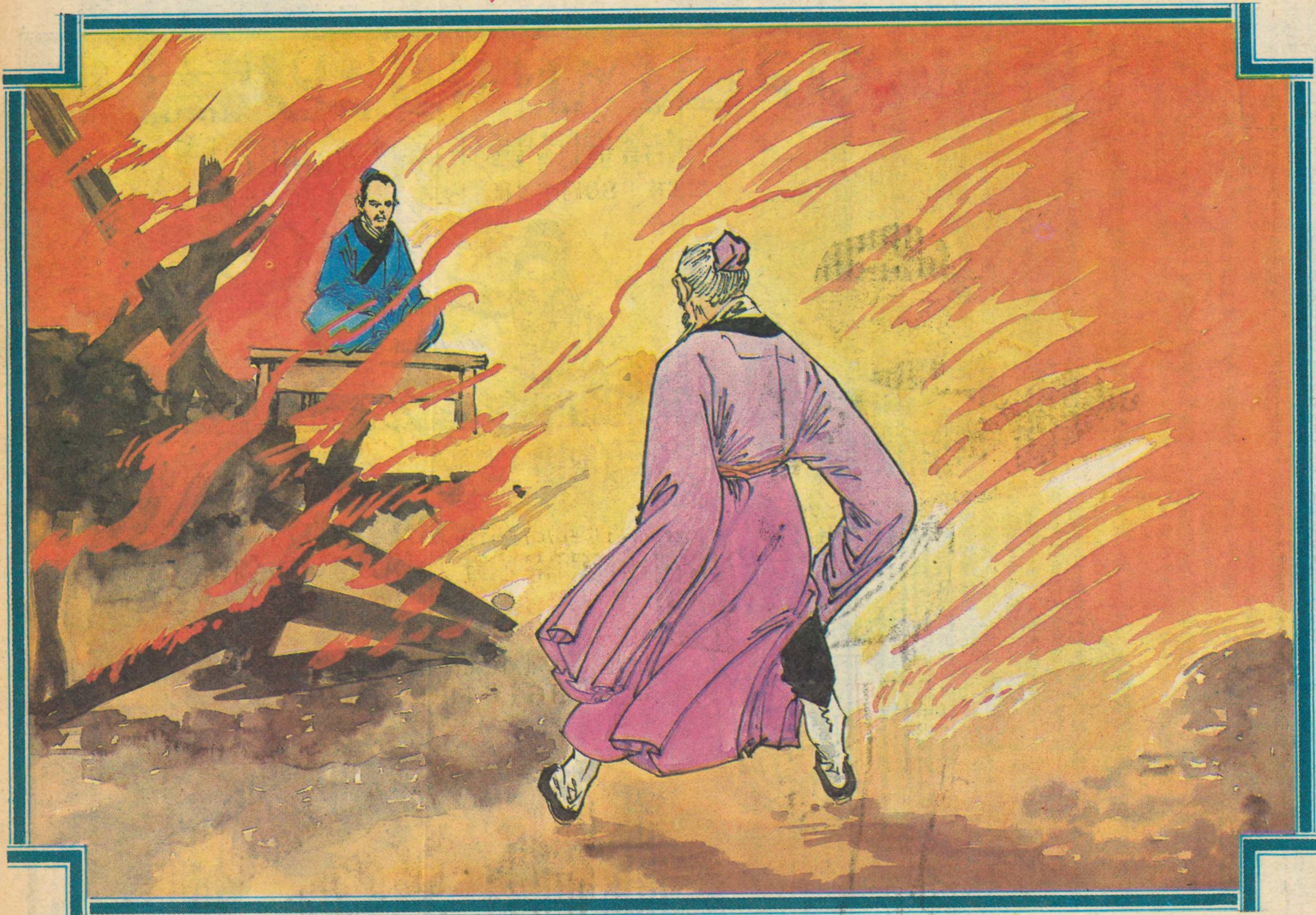
◎附郵十元送：
中華民國40年前 珍貴郵票十張●
並送精美書卡及
世界50餘國郵票目錄●
寄台北市士林區芝玉路二段15巷4弄2號4樓●
台北集郵之友社贈品部收
（有效期間至十二月底）

神劍山莊

25

《武俠接力擂台》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黃鷹、
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臥龍生
●題字／胡金銓●挿圖／陳海虹



●南宮不二趕到時，火勢已把「百草山房」燒去十之八九。

●《前情提要》●●●●●●●●●●●●

南宮芙蓉被夏侯長空暗藏於天山鐵木棒內金蛇所殺，並將其頭割走，一直躲在附近的黃金夫人現身，告訴李秀，最好於此時跟踪夏侯將之除去，因其功力大損，李秀遂不顧與青青等人見面，翻身躍馬而去。

劍東、靈芝、青青等趕入紫竹林中，李秀已縱轡西去。

他們也沒有見到黃金夫人，黃金夫人已悄然趕往「百草山房」。

梁叔子的年紀不大，至少看上去不大，一襲青色長衫，猿背蜂腰，兩條斜飛入鬢的長眉，臉色艷紅，有如少女，唯一搭配不太合適的，是那個大腦袋。

他能和一代醫學怪傑公孫敬在醫道上爭一日之長短，也許和他這顆大腦袋有點關係。

據說，腦袋大的人，特別聰明。

「百草山房」火勢正盛，但梁叔子的神態却很悠閒，坐在一張椅子上，看着熊熊的火勢微笑。

南宮不二趕到時，火勢已把「百草山房」燒去了十之八九。

這是南宮世家仗以對抗西天劍尊的成就，也是梁叔子的心血結晶。

但眼看着這些成就被一把大火燒去，梁叔子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南宮不二心中也冒起一股熊熊烈火，冷冷的看着梁叔子，道：「你好像很高興。」

梁叔子笑得更快樂：道：「有回顧了南宮不二一眼，梁叔子笑得更快樂：道：「有這麼值得人高興的事情，我爲什麼不高興。」

南宮不二道：「芙蓉死了……。」

梁叔子呆了一呆，道：「怎麼死的？」

南宮不二道：「別人殺了她，而且，還帶走了她的腦袋……」

梁叔子道：「誰能殺了她……」

「當今之世中，能殺她的人，實在不多……」

梁叔子冷冷接道：「不是不多，而且根本沒有人能夠殺她，夏侯長空不能，李慕雲復生還魂也不能。」

南宮不二道：「但她確實已經死了！」

梁叔子道：「也失去了腦袋？」

「對！她死得很悲慘，也帶走了我們一半的希望——」

梁叔子道：「幸好！我及時放把火，燒了這『百草山房』。」

南宮不二的眼睛，急怒得幾乎要突了出來，道：「你燒去了我們餘有的一點希望，你畢生的心血結晶。」

梁叔子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緩緩站了起來，道：「人生竟會有這麼多的意外！……」

南宮不二道：「最大的意外是，你竟然會放了一把火燒去你自己的成就，和南宮世家僅有的希望……」

梁叔子道：「不！南宮芙蓉之死，是意外，因爲，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應該沒有比她武功更好更高的人，但她竟然死了，可惜，她失去了腦袋……。」

南宮不二接道：「如果她眞的死了，就算腦袋還留在身上，難道，你能夠使她復生？」

梁叔子道：「不能，我的醫術雖然很高明，但也不能使一個眞正死去的人，復活回來，不過，至少，我可以看出她怎麼死的。」

南宮不二呆了一呆，道：「暗算……？」

「一種絕對致命的暗算，因爲，沒有人能以武功，殺死芙蓉。」

南宮不二道：「芙蓉受到暗算的證據，就留在腦袋上？」

「所以，殺她的人，也必須帶走她的腦袋。」

南宮不二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晚到了一步，看不到芙蓉的死亡原因，不過，我趕到這裏的時間，總算還不太晚。」

梁叔子笑一笑道：「你好像對我有些誤會？」

南宮不二道：「很深的誤會，所以，我必須要殺死你。」

梁叔子道：「你似乎忘記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南宮不二道：「你如果眞的還想到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就不會燒去我們還餘下『百草山房』的一點希望。」

梁叔子歎息一聲，道：「看來，交一個眞正眞正的朋友，十分困難，瞭解一個朋友更難。」

南宮不二緩步向梁叔子逼了過去，雙目中殺機畢露，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你的武功不太好，勝之不武，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一個不殺你的理由出來。」

梁叔子道：「這十幾年來，我一直都在研究藥物，沒有把時間用在練武上……。」

南宮不二揚起右手，緩緩接道：「試試看，接下我這一掌，如若你的運氣好，……。」

一個冷冷的女子聲音，忽然響起，道：「不能殺他。」

隨着語聲，一道金芒，疾射而至，落在了梁叔子的身側。

「黃金夫人，」南宮不二的神情，變得更爲冷漠，接道：「梁叔子，你果然和夏侯長空早有來往了。」

梁叔子苦笑一下道：「好像，我很難解釋清楚了。」

南宮不二搖搖頭，道：「我實在想不明白，我那裏對你不好？」

梁叔子歎口氣，道：「到現在爲止，我還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如果能多用些腦筋，我們還有替芙蓉報仇的機會。」

南宮不二呆了一呆，道：「你太聰明了，我實在想不明白你的意思。」

黃金夫人冷冷說道：「他的意思很明顯，想不到像你紫竹翁這樣的人，竟然會想不明白。」

南宮不二冷冷說道：「難道妳明白？」

黃金夫人冷笑一聲，道：「我不願和太笨的人多費口舌，梁叔子，你說吧！我們用什麼才能交換到『長春再造丹』？」

南宮不二閱歷豐富，也是人中之精，只是他被接連而來的變化，震撼得思維不靈，一時間，竟然無法想通梁叔子的用心。

梁叔子笑一笑，道：「我知道，我的武功，實在不足以自保，這些年來，我能夠活下去，全靠南宮世家的保護……。」

黃金夫人接道：「可惜，現在，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再保護你了。」

梁叔子道：「局勢變化得太快了，也變化得出人意料之外，當今之世，武功最強的南宮芙蓉，竟然被人殺了。」

黃金夫人道：「殺人的方法很多，武功，只不過其中之一。」



●隨著語聲，一道金芒，疾射而至，落在梁叔子的身側。

梁叔子笑一笑，道：「我如果能把研究藥物的精神和時間，分一點投注在南宮芙蓉的身上，也許，她就不會遭人暗算了。」

南宮不二終於想明白了，輕輕吁一口氣，道：「梁叔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南宮世家的好朋友，芙蓉雖然死了，但我還沒有死，我會用我所有的力量保護你的。」

梁叔子苦笑一下，道：「可惜，我們還是晚了一步，如果芙蓉沒有死……。」

南宮不二道：「你已經盡了心力，錯的是我和南宮不樂。」

梁叔子道：「希望我們能掌握着僅餘的一點成功機會……。」

抬頭看看黃金夫人，接道：「百草山房一把火，燒去了煉製『長春再造丹』的秘方，和所有的藥物，但能製造『長春再造丹』的人，還沒有死。」

黃金夫人冷冷說道：「可惜，我們等不及你再去採集那些製造長春丹的藥物了。」

梁叔子笑一笑，道：「用不着再製造，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數量……。」

黃金夫人道：「哦！你有多少顆？」

梁叔子道：「我煉製了兩爐，每爐只有十八顆。」

黃金夫人道：「那是說，你一共有三十六顆？」

梁叔子道：「對！能使三十六個人，解除她身中的毒物，保住她原有的美麗。可是，目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它藏在什麼地方？」

黃金夫人道：「你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好好的保護你，使你不受傷害？」

梁叔子道：「如果我不幸死了，三十六粒長春丹，會跟着我的死亡，在世界上一起消失。」

黃金夫人道：「那是說，你藏的地方很秘密，沒有人能找得到？」

梁叔子道：「事實上，對藏匿的地點，我充滿着信心。」

黃金夫人苦笑一下，道：「我如何能相信你的話？」

梁叔子道：「你非相信不可，因爲，我立刻可以給你一個證明？」

黃金夫人道：「證明什麼？」

梁叔子道：「證明長春丹的效用，也證明我確實已把長春丹藏了起來。」

黃金夫人沉吟了一陣，道：「你給我一顆長春丹？」

梁叔子道：「不是一顆，是半顆。」

黃金夫人道：「哦！」

梁叔子道：「半顆的藥量，只能維持十天的效用，妳在十天之內，不用再服下公孫敬配製的毒性藥物，仍然保持著妳的美麗不變。」

黃金夫人道：「十天之後呢？」

梁叔子道：「半顆長春丹，不是一半效果，它能使公孫敬配製的藥物毒性消失，但却無法使服藥人保有原來的形貌，十天後，會使妳們改變，……。」

黃金夫人接道：「變得衰老？」

梁叔子道：「就像妳們死亡之後，藥力失去了控制的作用一樣。」

黃金夫人道：「很可怕的結果。」

梁叔子道：「所以，妳們必須有所抉擇。」

黃金夫人道：「梁叔子，我們已經過了很多年，如若我們不改變現狀，我想，我們還是和現在一樣。」

梁叔子冷冷說道：「如若一個人，喜歡永遠生活在恐懼和悲哀之中，咱們似乎也說不下去了。」

但見人影一閃，一條白影，出現在黃金夫人身側。是白銀夫人，白衣飄風，白色的面具發光。

她雖然站得很穩，外形上瞧不出什麼異樣。但黃金夫人聽得到，她正在不停的喘息。似乎她經過一場激烈的搏殺。

黃金夫人道：「梁叔子，我們現在有兩個人了。」

梁叔子忽然由衣袋中取出兩瓣長春丹，一半交到南宮不二的手中，道：「快！退後一丈，如果她們對我出手，你立刻捏碎一半長春丹，洒在地上。」

南宮不二很想保護梁叔子，但他知道，那可能會破壞了梁叔子的計劃。

最好的抉擇，就是聽命行事。

梁叔子笑一笑，道：「兩位夫人，南宮不樂也許不是公孫敬的對手，但他足可自保，也許妳們的時間不會太多了？」

黃金夫人道：「你身上，究竟有幾粒長春丹？」

白銀夫人道：「我們搶？」

梁叔子道：「兩個半粒……。」

黃金夫人道：「十天時間，可以辦很多事，我們也可以證明一下長春丹的效果。」

緩步行近梁叔子，接過半顆長春丹吞了下去，突然出手一指，點了梁叔子的穴道。

南宮不二想撲上去，却聽梁叔子大聲說道：「不要動，她不會傷害我。」

黃金夫人迅快搜過了梁叔子，果然，找不出另一顆長春丹。歎息一聲，道：「你很膽大，也很狡猾。」

梁叔子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別人的敵手時，只有用點智慧了。」

白銀夫人道：「我也試試，要死，咱們也死在一起。」

南宮不二把半顆長春丹高舉手中，冷冷說道：「夫人張開嘴，我把丹藥送入妳的口中。」

白銀夫人道：「你……，」

南宮不二接道：「我聽也聽會了，夫人如果不願食用，老夫只好把它捏碎洒在地上了。」

白銀夫人緩緩把面具向上推開一半，微啓櫻唇。

南宮不二一彈指，半粒丹丸，飛入了白銀夫人的口中。

丹丸入口化作玉液流入咽喉，一股強烈的草藥香味，散滿胸腑。

梁叔子道：「兩位可以走了。……」

黃金夫人接道：「我們如何再見面？」



●南宮不二輕嘆一聲，回顧隨來兩個女婢一眼說：「由此刻起，妳們跟著梁先生。」

梁叔子道：「西行十餘里，有一座久失煙火的純陽道觀，三日後，我在挪裏等候，十日期滿，如是不見兩位夫人，在下就退出江湖，息隱於大山深澤之中，茫茫天地，再見無期了。」

黃金夫人未再多言，低聲喝道：「咱們走。」

衣衫飄飛，兩人聯袂而去。

南宮不二苦笑一下，道：「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我們南宮世家二十年的準備，却毀於這一旦之間。」

梁叔子道：「短兵相接，鬥智搏命的惡戰，只不過剛剛開始……。」

南宮不二道：「芙蓉死了，天下還有誰能勝過夏侯長空。」

梁叔子道：「以芙蓉挪樣絕世武功，仍然會死於人暗算之手，這不但使我們實力受到極大的傷害，而且，完全消失了我們正面抗拒的力量，唯一的辦法，只有由明入暗，一面保存實力，一面吸收夏侯長空的人手……。」

南宮不二點點頭，接道：「天下精英，盡被夏侯長空收爲己用，除了由他手下拉人過來之外，還眞是別無可用之人了。」

梁叔子道：「去找南宮不樂，不論情勢優劣，都不可戀戰，至於南宮門下的武士，留下三五個身手最高的做爲助手，餘者全數遣散。」

南宮不二苦笑一下，道：「想不到，防守嚴密的紫竹林，竟然會這麼快的一下子垮了下來。」

梁叔子神情忽然間冷肅下來，道：「這不是悲傷的時刻，也不是緬懷過去光榮的時間。」

南宮不二輕輕歎息一聲，回顧了兩個隨來的女婢一眼，道：「由此刻起，妳們跟着梁先生吧！」

梁叔子看了兩個女婢一眼，道：「她們……。」

南宮不二道：「紫燕、青葉，她們七歲追隨芙蓉，已然十年，芙蓉雖然沒有收她們作爲弟子，但她們的武功，都是芙蓉指點的，只可惜，她們從沒有在江湖上歷練過，她們不瞭解自己，也不瞭解江湖的陰惡，所以，芙蓉被殺之後，她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裏。」

梁叔子打量二婢一眼，欲言又止。

南宮不二道：「她們武功很紮實，只是不知如何發揮出來，她們除了芙蓉之外，很少和別人接觸，江湖中人，對她們很陌生，以你的智慧，和她們優越的武功基礎，我相信，她們很快會變成你最得力的兩個助手。」

他的語氣很哀傷，也隱隱透出一種訣別的意味。

梁叔子皺皺眉頭，道：「你……。」

南宮不二接道：「我很慚愧，紅花需要綠葉的道理，我竟然沒有想明白，如若我在芙蓉的身側，她就不會受到暗算，別爲我擔心什麼，我不會輕易言死，但我會和不樂在一起，我們聯手，會增加很大的威力，我聽到了不樂的哨聲招呼，落魂潤的搏殺，似是很激烈，你的冷靜，已使我由哀傷中振奮起來。」

梁叔子道：「我瞭解你的心情，你去吧！如若你和不樂都不能生還，我一樣會盡我的心力。」

南宮不二笑一笑，道：「我這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多了你這個好朋友，紫燕、青葉。」

二婢躬身道：「主人……。」

南宮不二接道：「由現在起，妳們的主人是梁叔子，對他就像對芙蓉一樣。」

二婢互相望了一眼，點點頭。

南宮不二突然振臂長嘯一聲，飛躍而起，帶起了一股疾風，消失不見。

他畢竟是武林中一流高手，梁叔子確然發現他已從驚震、悲痛中，恢復了豪壯之氣。

回頭望望紫燕、青葉，梁叔子盡量使自己有種和藹可親的感覺，道：「妳們都跟芙蓉姑娘練些什麼武功？」

南宮芙蓉終身未婚，雖已近花甲之年，但南宮門中人，仍以姑娘相稱。

紫燕道：「姑娘傳我劍法。」

青葉道：「我練的是飛針和輕功。」

梁叔子點點頭，道：「好極了，妳們都有很好的成就吧？」

紫燕搖搖頭，道：「也許婢子太笨，姑娘只傳我七招劍法……。」

梁叔子怔了一怔，道：「只有七招劍法，妳練了十幾年？」

紫燕點點頭。

「妳呢？青葉，除了飛針之外，還練些什麼武功？」

青葉垂下了頭，黯然道：「我比紫燕還要笨，只練了飛針一種本領。」

梁叔子低低歎息一聲，暗暗忖道：芙蓉如若早知她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定會把她苦練的絕技留傳下來，可惜她太自負了。南宮絕藝，可能因她之死，而失傳江湖。

二婢對自己技藝的孤陋，似是感到很慚愧，一直低着頭，不敢再看梁叔子。

難道這兩個丫頭眞的是不堪傳藝的蠢材，一個只有七招劍法的人，和一個只會打幾枚飛針的，對我能有多大的幫助，帶着她們，反而成了一種累贅，我得想個辦法，把她們安置一下。

梁叔子向前走去。

紫燕和青葉默默的跟在身後。

她們長得不難看，只是沒有少女那種應有的活潑，看上去，有些木訥。

兩個的動作，也很呆板，一直和梁叔子保持七尺左右的距離，不落後，也不超前。

梁叔子似早已想好了自己應走的路線，一直穿行在竹林之中。

他是個縝密的人，每一個細節，都有着很詳細的計劃。

忽然間，一陣嗡嗡之聲，數十隻巨蜂，疾飛而至。

這羣巨蜂，可能是受到了什麼驚擾，直撲向梁叔子。

梁叔子急揮雙袖，撲打巨蜂。

他的武功本不太好，巨蜂數量又多，一個疏忽，一隻巨蜂撲了進來，螫了一下，痛得梁叔子失聲而叫。

紫燕、青葉，呆呆的站在一丈開外，不知該如何是好。

直到聽到梁叔子的喝叫之聲，青葉才緩緩說道：「主人，我可以幫幫忙麼？」

梁叔子道：「妳能幫什麼忙？」

青葉突然雙手齊揚，數十隻巨蜂突然紛紛落地。

梁叔子仔細看去，只見落地的巨蜂，每隻頭上都穿着一枚鋼針，數十隻飛舞的巨蜂，竟無一隻漏網，不禁一呆，忘記了頰上傷疼。

回顧青葉，臉上微現紅暈，垂首而立，道：「主人，婢子只有這點技能。」

梁叔子喜道：「好！好，天下施用飛針的高手，恐無出其右了，紫燕，讓我看看妳的劍術，開開眼界。」

紫燕羞怯的拔出腰間的短劍，那只是一隻長不過一尺五寸的短劍，但青光耀目，看上去，似很鋒利。

青葉伸手拾起一把枯了的竹葉，隨手拋向空中，十餘枝竹葉，散佈七八尺方圓，在空中飄蕩。

紫燕突然飛身，只見青光閃轉，人又落回原地。

短劍上，串穿了一十七枚竹葉，竟沒有一枚被利劍斬斷，落在地上。

「好劍法。」

梁叔子捂着半邊浮腫的左臉，大笑起來。

（下期待續）



強在那裡？

採購卡制・一律批發價・一件亦可

最好・最齊全・最划算

●為何台北市政府要向公教機關、福利社鄭重推薦高峰為超級百貨批發商場？（一六二三八函）

因為北市社會局有鑑於高峯以提供零售商最好、最齊全、最划算的購物場所為宗旨、售價約為市價六～八成，佔地最廣（600坪），非常便利公教機關、福利社採購轉售，故推薦之。

●為何短短三個月內，台北即有600多家大型公司行號紛紛指定高峰為特約福利站？

因為指定高峯為特約福利站，可使公司全體員工獲得高峯採購卡，永遠享有批發價購物優待；逢年過節，慰勞員工禮品，承辦購買人員，不必為尋找禮品而煩惱；更享有種種特殊優惠待遇，故各太公司行號紛紛指定之。

高峯百貨批發公司

台北市南京西路442～448號

電話：531-6931（五線）

神劍仙莊

26

《武俠接力擂台》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獨孤紅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前情提要)

南宮芙蓉遭黑衣人毒手，「百草山堂」又燒燬，南宮不二差一點便將梁叔子殺了，梁萬全傳人向他逼要「長春再造丹」時南宮不二才算明白他的用意、並且把南宮芙蓉的兩個貼身女婢留下保護梁叔子後，長嘯而去。

梁叔子帶著二婢剛走，却碰上衣衫飄飄急馳而來的南宮不樂。

紫燕羞怯地道：「主人誇獎，婢子這種劍法實在稱不得好。」

「小華陀」梁叔子道：「這樣的劍法，還稱不得好？」

紫燕道：「姑娘練劍的時候，婢子跟青葉時常在旁侍候，婢子們都親眼見過姑娘的劍法，婢子這套劍法雖然經過姑娘的指點，但若是比起姑娘的修爲來，簡直有天壤之別，所以婢子這套劍法，怎麼能算得好。」

她口中的姑娘，自然指的是南宮芙蓉。

梁叔子似乎忘記了臉痛，呵呵笑道：「傻姑娘，妳們那位姑娘窮廿年之功苦練，是整個南宮世家的希望，南宮世家想靠她的絕藝重振聲威，凌越武林百派，妳們的所學自是難以跟她相比，可是妳們不知道，憑妳們倆的這身所學，只出得『紫竹林』到江湖上走，便是已列爲一流高手，有此根基，便不難造就了。」

青葉道：「可是，主人，連我們姑娘那種窮廿年之苦練的功力，都會死在別人手中，被割去了腦袋，您又如何造就婢子們？能使婢子們強過姑娘，咱們還有另一個廿年好等？」

梁叔子道：「那就不是妳們的事，也用不着妳們操心了，跟我走吧！」

他轉身行去。

如今青葉、紫燕二婢，得過南宮不二的指示，把梁叔子當做她們的主人，對梁叔子自是唯命是從，所以，等梁叔子說完話，轉身向「紫竹林」中行去之後，她們兩個也沒再多說一句，立卽默然地跟了去。

× × ×

這裡梁叔子帶着青葉、紫燕剛走，那裡，馳援「落魂澗」南宮不樂的南宮不二，却碰上了衣衫飄飄，急趕而來的南宮不樂。

南宮不樂的確是人如其名，跟南宮不二一樣的一襲紫袍、一樣的白髮白鬚，但是身材瘦削，永遠皺着眉頭，一副悶悶不樂的愁容苦相，似乎，從沒有一件事能讓他「樂」過，似乎，再樂觀的人看見他，也會被他那股憂情愁緒所感染。

另外，他遠不及南宮不二看上去威猛懾人，但是，看上去他却比南宮不二深沉得多。

南宮不二迎着他道：「大哥，你怎麼往回趕，公孫敬那老匹夫跟『逍遙仙子』那茅山妖女呢？」

南宮不樂皺着眉，愁容滿面地道：「老匹夫跟妖女他們突然撤走了，就去我發出嘯聲求援，『紫竹林』中竄起火苗的時候。『紫竹林』有芙蓉留守坐鎭，我不信他們另外一支人馬會得手，但咱們原先推測乘隙前來的會是『西天劍尊』夏侯長空，我仍是不放心，所以趕回來看看。」

南宮不二神情一黯，道：「大哥，你回來遲了，『紫竹林』方面，他們是已經得手了。」

接著，他就把「紫竹林」所發生的巨變，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南宮不樂鬚髮賁張，一襲紫袍抖得簌簌作響，一句話沒說，揚掌便劈向自己天靈。

南宮不二似乎早已料到他受不了這個打擊，沉喝聲中，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南宮不樂的手肘：「大哥，你不能死。」

南宮不樂目眦欲裂，兩眼之中湧出殷紅之物，那不是淚，是血：「芙蓉被殺，『百草山房』被焚，忍羞含辱，廿年的心血與希望毀於一旦，說什麼關外皇甫、西南慕容，三家百派，獨尊南宮，狗屁，我還爲什麼活着，我還那有臉活著，放開我。」

最後一句是厲喝，撕裂人心脾的一聲厲喝，厲喝聲中，他就要不顧一切的猛力掙開。

「大哥。」南宮不二也是一聲厲喝，他這聲厲喝震懾

了南宮不樂的心神，使得南宮不樂手上爲之一頓，就趁這剎那間的一頓，南宮不二接着說道：「要能死我早死了，還輪得到你搶頭一個。」

「爲什麼不能死？」

「你沒聽見我告訴你梁叔子的計劃。」

「他是個可靠的朋友，也是我南宮世家唯一的朋友，他既答應盡心盡力，你我兄弟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可是畢竟他姓梁不姓南宮，有朝一日南宮世家聲威重振，百派共尊，站在這紫竹山頭的，却是個姓梁的，這算什麼？南宮世家聲威重振，每一個姓南宮的，在那九泉之下，臉上有光采麼？是該哭還是該笑？」

南宮不樂似是受了很大的震撼，他那悲憤威態收斂，手上也不掙了，但是他仍悲聲道：「二弟，難道說你我就再等廿年？」

南宮不二道：「只爲咱們南宮世家，也不能讓芙蓉妹子白死，咱們又何妨再等廿年，咱們也應該再等廿年。」

「咱們還能再活廿年？」

「有一個梁叔子在，咱們又何止能活廿年。」

「你看，咱們還有希望？」

「咱們必須存希望，有信心，否則不如現在就死。」

南宮不樂身軀猛抖，啞聲道：「好吧，我就陪你再活廿年。」

× × ×

羣俠循龍吟嘯聲飛馳，出「紫竹山莊」拐向山左，山左另是一座小山，光禿禿的，不但沒一株樹木，甚至寸草不生，與紫竹蔽天的「紫竹山莊」形成強烈對比，大異其趣。

如今，在那座光禿小山上，衣袂飄飄，迎風站立一人，正是「五湖龍王」鄧飛龍。

他一見羣俠來到，立即拔起身形，掠下小山，青青迎上前去叫道：「爹，秀哥呢？」

靈芝搶上一步忙道：「老爺子，『紫竹山莊』發生巨變，莊前牌坊被毀，『百草山房』遭焚，最驚人的是南宮芙蓉不知被什麼人所殺，腦袋也被割了去，少主人命劍飛往『落魂澗』傳話，說他正拚全力承接南宮芙蓉廿年苦練的『奪魂三杖』，以便問出當年事情的重要關鍵，誰知等我們從『落魂澗』趕到『紫竹山莊』之時，巨變又生，南宮芙蓉雖被殺，少主人也失去踪跡，青青姑娘正痛不欲生，聞得老爺子嘯聲，我以爲是老爺子已與少主人會合，這才勸得青青姑娘趕來，如今只見老爺子而未見少主人，是不是少主人臨時有事他去了？」

按靈芝的意思，是搶着把前因後果告訴鄧飛龍，並暗示鄧老編個謊，暫時穩住青青。

鄧飛龍乃十足的老江湖，他不會不懂靈芝的心意。而，鄧飛龍偏偏在靜靜聽完靈芝一番敍述之後，平靜地搖了頭：「不，我根本沒有見到秀哥兒，不過……」

青青如遭重擊，一聲驚呼。

靈芝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她：「鄧老爺子還有後話。」

青青悲叫道：「靈芝嬸，妳不要再安慰我了……」

金蘭一步跨到，道：「青青，難道妳不見老爺子神色平靜，若是他不知道些什麼，聞得少主人凶險之後，焉能如此泰然？」

青青如夢初醒，呆了一呆，凝望鄧飛龍道：「爹……」

鄧飛龍道：「青青，妳兩位嬸嬸沒說錯，我是還有後話，我也的確知道些什麼。」

此言一出，連表面力持鎭定，其實也心懸半空的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還有劍飛，精神都爲之一振，不由齊聲脫口叫道：「老爺子……」

青青也急叫：「爹，秀哥他……」

鄧飛龍深深望一眼，道：「孩子，別說秀哥兒無恙，就算他當眞不幸，已埋首在這『紫竹山莊』，他的死，也是轟轟烈烈，驚天地而泣鬼神，甚至還保住了『神劍山莊』的威名，足以贏得天下人的欽敬，妳也不該如此——」

只那麼一句，已表示他知道李秀確實安然無恙，劍東等懸在半空的一顆心，立即落了下去。

青青的身軀泛起了一陣顫抖，熱淚奪眶而出，泉湧似的，嘴張了幾張，並沒能說出話來。

靈芝道：「老爺子，那麼我家少主人現在……」

鄧飛龍道：「你們不要急，聽我先從爲什麼我沒有跟你們一起進入『紫竹山莊』說起，你們可記得當時我只讓你們先走，而沒有說明原因。」

劍東道：「記得，當時我想問，却不敢開口，而且也沒工夫問。」

鄧飛龍道：「那是因爲我發現一個神秘人物正在接近『紫竹山莊』，我也發現此人武功極其高絕，一身修爲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種人物不多，應該摸清楚他是何許人，但是我又怕連累你們，所以沒動聲色讓你們先走！」

劍飛道：「老爺子，你摸清楚他沒有，這個不多見的人物是何許人。」

鄧飛龍道：「當時沒有，此人一身修爲甚至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憑我的身手，還沒近他十丈，已經被他察覺，甚至猶在十丈外，已被他用邪術似的手法制住，幸好他沒有取我性命，否則我這條老命早沒了，直到後來，來個人救了我，才告訴我那個神秘人是何許人，而且也告訴我秀哥兒安然無恙！」

劍南道：「老爺子，那神秘人物究竟是——」

鄧飛龍道：「他就是『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震撼，羣俠齊聲驚叫：「『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劍北接問道：「老爺子，眞是他？」

「錯不了的，也應該是，若非是他，誰能役使這麼多成名多年的高手，誰能在武林中掀起這麼大的波濤。」

儘管劍東等俱都豪氣干雲，一身是膽，此刻聽鄧飛龍這麼一說，也都不禁打心底裏爲之震顫。

靈芝道：「老爺子，既然『西天劍尊』夏侯長空是這麼一位人物，普天之下還有人制得了他麼！」

這是劍東等三對夫婦，還有青青、劍飛共同的心聲，要是眞沒人制得住這個「西天劍尊」，大家豈不是枉費心力，白忙一場，還有什麼希望？

鄧飛龍道：「南宮芙蓉就差一點殺了他。」

羣俠一怔，白菱道：「差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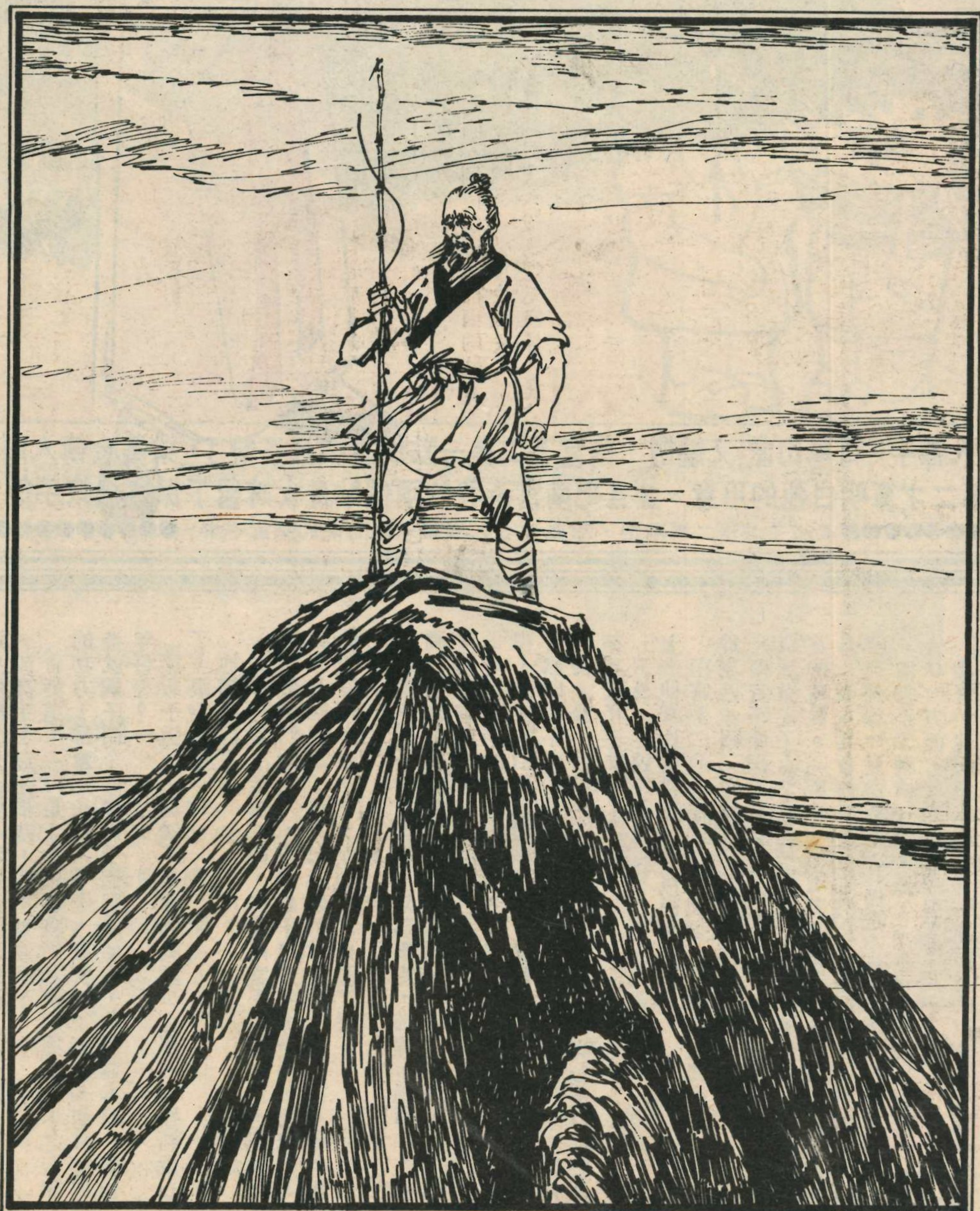
鄧飛龍道：「如果不是夏侯長空事先暗藏奸詐，在他那『天山鐵木棒』裏預先藏了一條奇毒無比的蛇兒『金線殺人絲』，在緊要關頭竄進南宮芙蓉的腦內，他就非死在南宮芙蓉的『陰沉紫竹杖』下不可，事實上，牌坊頂上較量內功眞力，南宮芙蓉已經先震碎了夏侯長空的『天山鐵木棒』！」

靈芝驚嘆道：「原來殺南宮芙蓉，並割去她腦袋的是夏侯長空——」

鄧飛龍道：「南宮芙蓉的腦子，已被那條『金線殺人絲』吸食盡淨，夏侯長空所以臨去割走她的腦袋，就是怕被人發現南宮芙蓉的死因。」

這時候青青已平靜多了，她道：「但是南宮芙蓉已死，不是仍然沒有人能制他了麼？」

鄧飛龍道：「不，還有，邪不勝正。」



那座光禿禿的小山上，衣袂飄飄，迎風站立一人，正是"五湖龍王"的鄧飛龍。

羣俠爲之一怔。

靈芝凝望鄧飛龍：「老爺子，你沒到『紫竹山莊』去，這些事你不該知道，更不該知道得這麼清楚，是不是救你的那個人告訴你的？」

鄧飛龍道：「不錯。」

靈芝道：「老爺子，那又是何許人？」

鄧飛龍老臉之上掠過一絲抽搐，道：「你們的主母、秀哥兒的生母，黃金夫人。」

除了靈芝外，羣俠不但爲之一怔，也爲之臉色一變。

靈芝道：「老爺子，我們知道黃金夫人，但是你怎麼能肯定，她就是我們的主母、少主人的生身之母李夫人？」

青青也道：「爹，她怎麼會是秀哥的生母、靈芝嬸他們幾位的主母？她救您分明是別有用心。」

靈芝平靜地道：「不，青青，她如果別有用心，大可不必這麼做。」

鄧飛龍嚴肅地道：「黃金夫人告訴我，夏侯長空在劣勢局面下，殺了功力比他更強的南宮芙蓉，精神大耗，在三天之內，他最多只有往常功力的六成，秀哥兒是精兵，他則是疲兵，只要秀哥兒把李家『神劍九大式』反覆施爲三遍，定可斬殺夏侯長空。」

靈芝道：「這也就是鄧老剛才所說的邪不勝正。」

鄧飛龍肅穆點頭：「正是。」

靈芝道：「我剛才聽鄧老說，要在三天之內。」

鄧飛龍道：「就憑她救我，憑她告訴我秀哥兒安然無恙，這已經很夠了。」

羣俠，連靈芝在內，都忍不住爲之一陣激動。

黃金夫人能救鄧飛龍，能告訴鄧飛龍，少主人李秀安然無恙，這意味着什麼？

但，往後會是怎麼樣一個發展，最後又是怎麼樣一個結局，一想到這一點，羣俠的心，不由又沉了下去。

只聽青青道：「爹，黃金夫人既告訴您秀哥無恙，她必然也告訴您秀哥的去處了。」

鄧飛龍道：「不錯，她告訴我了，還是經過她的授意跟鼓勵，秀哥兒去追『西天劍尊』夏侯長空去了。」

羣俠大吃一驚，劍飛急急說道：「她怎麼能——少主人怎麼會是夏侯長空的敵手。」

「不錯，黃金夫人說，過了三天，秀哥兒最好離夏侯長空遠點兒。」

羣俠剛鬆的神色又爲之一緊。

靈芝道：「在這種情形下，三天工夫，彈指卽過。少主人能否在限期內追上夏侯長空還未可知，但以少主人的性情，他一定會繼續追下去，咱們是不是該趕去援手一二？」

青青急道：「對，爹，秀哥往那裡追夏侯長空去了？」

鄧飛龍肅然道：「黃金夫人說，這件事必須讓秀哥兒親手去做，我贊同她的說法，你們想必也懂她的意思，而且，如果在三天之內，秀哥兒用不着幫手，如果過了三天，咱們這些人也幫不了他的忙。」



白銀夫人到了離竹林山莊十幾里處的「純陽道觀」。

羣俠神情一震，臉色倏變。

靈芝道：「無論如何，我們都是『神劍山莊』的人，應該跟少主人在一起。」

青青道：「爹，我更應該。」

鄧飛龍看了看青青跟靈芝，青青一臉哀求，靈芝則一臉肅穆神色，他一點頭道：「你們跟着我走。」

他轉身往西掠去。

羣俠急急跟上，劍飛搶先一步：「老爺子，您爲什麼不告訴我們，少主人往哪兒追夏侯長空去了？」

鄧飛龍沒說話。

靈芝道：「劍飛，老爺子用心良苦，你還問什麼。」

劍飛也是絕頂聰明，呆了一呆之後，立即住口不言。

一行幾人，很快的遠去不見。

× × ×

黃金夫人讓李秀騎的那匹白馬，脚程極快，而且李秀也是照黃金夫人的指示，一路往西，直指「逍遙別舘」！

但是，第一天，李秀竟毫無所見，他懷疑他追過了頭，幾次想折回去找，却又幾次作罷。

因爲他怕躭誤，這時候的三天，對他來說是太短暫了。也就因爲時間太以寶貴，他馬不停蹄，沒敢歇息，繼續追趕！

整整兩個對時，李秀滴水粒米未進。他生死玄關已通，可以在短暫的時日裡不吃不喝，而，胯下的馬雖神駿，畢竟是一匹凡馬，却禁不住不吃不喝，整整兩個對時的全力奔馳。在兩個對時之後的正午剛過，白馬躺下了，連踢蹄悲嘶的力氣都沒有了。

渾身濕漉漉的，不是汗，是汗盡血出，直把全身雪白的毛色染成了殷紅。

只爲了要在限期內追殺「西天劍尊」，只爲了自己的仇恨，爲了自己的成敗生死，而犧牲了這麼一條無辜的生命，李秀難過，也歉疚。

可是這時候，只好任牠自生自滅，望望那匹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白」馬，李秀一咬牙，掉頭而去。

如果是從離開「紫竹山莊」的時候算起，已經是第三天了。

但是第三天還沒有過完，李秀還沒有找到「西天劍尊」，也還沒有看到想像中一定是美輪美奐，一如神仙居處的「逍遙別舘」。

他焦急、疲累，也感覺到精神，體力大不如三天前。那是一定的，因爲在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未進滴水粒米。

但是，他鬥志不減，也絲毫沒有膽怯，他決心繼續追下去，那怕是追到極西的日落處。

就在李秀決定追下去的同時，白銀夫人到了離「紫竹山莊」十幾里處的「純陽」道觀。

只她一個人，未見黃金夫人，或許是因爲約期還沒到，梁叔子說三日以後，而現在，第三天還沒過完。

梁叔子說得不錯，純陽道觀的確是久絕香火，不但是斷壁殘垣，而且是蛛網塵封，一片淒涼蕭條。

久絕香火，表示少有人來，甚至沒有人來。

看眼前這座道觀的景象，也的確是人跡不到，沒有人來，而且約期未到，道觀裡更不可能有人。

所以，白銀夫人一沒有躲閃，二沒有掩蔽，大大方方的走進了純陽道觀。

進入兩扇門已然不見的大門，是前院，是正殿所在。

正殿本沒什麼可看的，但是白銀夫人打算進入正殿。

就在她打算進入正殿的當兒，她那敏銳的聽覺，聽見了一種異響，異響來自殿後。

白銀夫人凝了一下神，然後鬼魅也似的從正殿前消失，剎那間之後，她又出現在殿後。

殿後有個月形門，通後院，石板小路上，佈滿了青苔，路旁雜草叢生，草叢裡露着一片片破碎的碧瓦。

站在月形門前聽去，異響更清晰，是一個沉重粗濁的呼吸聲，男人的吸呼聲，來自後院深處一間尚稱完整的房舍裡！

這種呼吸聲，對白銀夫人來說，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誰會到這兒來？誰會在這兒發出這樣的呼吸聲？

難道是尚有三清弟子，不守清規。

白銀夫人循聲飄了過去，到了房舍的門前，窗外。

房舍有門，門沒關，有窗，窗開着。

白銀夫人站在窗前，看見了房舍裡一張上頭什麼都沒鋪的木板床上，正在上演的一幕活色生香、稀奇好戲。

木板床上三個人，都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三個人，一男二女、一老二少。

兩個女子中的一個，在一旁閉目盤膝打坐，臉色猩紅，渾身是汗，水淋淋也似的。

另外兩個，則正在行雲佈雨的忙着。

就這麼一幕戲，看呆了白銀夫人。

倒不是白銀夫人沒看過這種戲，她自己經常扮演戲中人。

而是，她不相信裡面的一男二女、一老二少三個人，會上演這種戲。

因爲那一男二女、一老二少三個人，赫然竟是梁叔子跟青葉、紫燕二女。

坐在一旁盤膝閉目打坐的，是青葉。

正在忙的，是紫燕。

就在白銀夫人看得發呆的時候，正忙的忙完了，梁叔子翻身躺下，臉色白得沒一點血色，虛弱若死。

紫燕則挺腰坐起，跟青葉一樣的閉目盤膝，轉眼間，她也臉色猩紅，一身是汗。

怎麼會有這樣的結局，這算什麼？

白銀夫人正自暗生訝異，床上的梁叔子吃力的挪動着身子下了地，他站都站不穩，一隻手扶着床沿，另一隻手去搆搭在一旁的衣裳，也就在這時候，他一眼看出了站在窗外的白銀夫人，他爲之一怔。

一不驚、二不羞，只是一怔。

白銀夫人適時定過了神，輕笑一聲道：「我來早了，但是並沒有來錯，要不是我來早了親眼看見，誰說給我聽，我都不會相信。」

梁叔子定過了神，仍然一不驚慌，二不羞愧，反倒極其泰然安詳，甚至也沒有急着抓衣裳遮體，道：「妳是來早了，只妳一個人？」

白銀夫人道：「是我一個人，怎麼，難道你也想跟我——」

梁叔子臉色一冷，他臉色本就白得沒一絲血色，如今這一冷，臉色顯得好難看：「這麼看來，妳的心性爲人大不如黃金夫人。」

「何以見得？」

「妳不是想早來一步，找到我『長春再造丹』的藏處，打算一個人獨吞麼？」

白銀夫人吃吃笑道：「『小華陀』眞是個聰明人，你猜到了也好，省得我多費口舌了。」

「妳以爲妳算盤打對了？」

「現在沒有人保護你了，至少我可以從你身上逼出藏處來。」

「妳以爲我會說？」

「我先禮後兵，你要我像她們那樣也可以，只要你——」

梁叔子冷冷道，「妳以爲我沒有人保護了，妳以爲我跟她們倆在幹什麼，妳要是把念頭想歪了，妳就錯了。」

「呃？」

「不妨告訴妳，在這兩天之內，我吃盡百種仙草，然後對她們進行『種功植力』，如今已然完成，她們倆就是保護我的人。」

「是麼？」

「不信妳可以試試。」

「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既是你這麼說，我倒眞要看看，你給她們倆究竟種了什麼、植了什麼。」

話落，白銀夫人穿窗而入，直撲站在床邊的梁叔子——。

（下期待續）

豐乳界的姣姣者

珊后豐乳美膚減肥中心

獨家技術● 與衆不同● 保證責任● 無效退費●

歡迎試作

豐乳
進口超音波豐乳儀配合法國豐乳膏，使鬆弛、下垂、或發育欠佳的乳房豐滿、高聳。

美膚
皮膚粗黑、面皰、黑斑、雀斑一天見效、垂見嫩白。特殊作法使全身肌膚細綿綿、亮滑滑白嫩嫩。

減肥
獨家採用歐美儀器配合最新A、S愛絲苗條法、却除身上贅肉、恢復苗條身材。

- 進口塩液繃帶組680元
- 西德減肥膏1,200元
- 乳暈漂白素2,200元
- 美國A、S嫩臉器與嫩膚水一組1,800元
- 特效收縮粗毛孔面皰液1,200元
- 新進口豐乳膏一月份3,000元
- 肚皮除皺膏1,300元
- 換膚特效素1,800元

郵撥 504506 林黃玉雲 帳戶

●服務親切●歡迎詢問●

台北市民權西路216號7F
服務專線：541—3894

明星臉造形 走向明星的捷徑！(PROFILEPLASTY)

藝術化美容整形 多人得償明星願

●明星臉造形：
臉形修改、豐頰、面瘦加胖、人工酒窩、笑靨造形、美化下巴、印堂填平、眉骨加高、耳垂加厚、人相哲學整形(哲學及美學上的缺點消除）。

●明星鼻造形：
依麗沙白泰勒鼻子造形鼻頭加高拉長。

●明星雙眼線：
鳳眼造形、小眼放大、厚眼皮除脂肪、影視紅星流行雙眼線獨家使用最新方法不必開刀，立即成型，永久美觀。

●隆乳：
新法無痕植入手術、迷你型、豐滿型、普通型、BB型、夢露型任意選擇。

●減胖抽脂，不必開刀，採用法國抽脂機，20分鐘，抽除五〇〇公克，全身各部贅脂，均可抽除（腹部、臀部、大小腿、雙下巴）。
●疤痕美容·麻面傷疤·凹點痣疣·黑斑漂白
●婦女完璧整形，風靡歐美，享譽東亞之奇蹟手術，實爲婦女一大福音

十仁整形外科

國際整形專家郭劍芳大夫親自主治

院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一二二號四樓。
電話：三三一五七九六·三一一〇二五三

神劍仙花

27

《武俠接力擂台》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黃鷹
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司馬翎

●題字／胡金銓●插圖／陳海虹



●白銀夫人隨著目光回頭一瞥，訝說：「啊！不是消遙仙子的神鴉使者。」

《前情提要》白銀夫人追到「純陽道觀」，發現梁叔子和紫燕，青葉二人正在行雲佈雨，但梁叔子却說在爲二人種植功力，白銀夫人不信，並穿窗而入，直撲站在床邊的梁叔子………

白銀夫人飛入屋中身形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但仍然使人有輕盈如燕雀、迅疾似鷹隼之感。後一種感想也許是因爲窗外「呱」一聲淒厲鴉噪而引起的吧？

但白銀夫人忽然發現一個極嚴重問題，那就是她瞧出自己落脚之處，竟不是在「小華陀」梁叔子五步之內（那是一伸手就能要命的距離），而是在十步之外。

縱然是尋常頑童擲銅錢戲耍，距離之判斷也決不會相差那麼遠。武林一流高手，往往只差分毫就足以丢了性命，何況是五、六尺的距離，焉可有此失誤？

白銀夫人面色登時灰白如土，背上沁出大量冷汗。

梁叔子面色如常，他當然不必着急，因爲問題發生在她而不是他身上。他甚至連衣服也不急於穿上，因此赤裸不雅觀的身體，以及隱隱汗光的肌膚都一覽無遺。

也許在「女人」面前露出身體不必感到抱歉？總之，在「少女」面前，則一般男人却都是不怎麼願意太失禮的。

那清秀的男人露出一個可惡的微笑，道：「希望沒有太過嚇着妳，因爲距離不對了。如果我是妳，當然也會大吃一驚的。」

白銀夫人竭盡全力裝出無所謂的樣子，道：「沒關係，這距離怎麼啦？」

梁叔子道：「這距離跟天氣跟心情都大有關係！」

眞正胡說八道！白銀夫人幾乎想罵出聲。若說「距離」跟數目字或者跟她的生死有關，那還罷了。跟「天氣」跟「心情」有那一門子關係呢？

可是窗外明明太陽斜照光光亮亮的天氣，的確忽然灰悶黯淡，而且她的心情（不提還不知道），果然好像在懸崖邊搖搖欲墜之人一般，陡然緊張得不得了，然而又霎時極之清明，清明得有如對着明鏡自照。

啊呀，我緊張甚麼？又爲何陡然心頭清冷靈明，記起了許多許多往事？對了，我爲何要殺他？小華陀梁叔子如果可以解去公孫敬藥物禁制，使我仍保容顏，我爲何還要想法害他？

隱隱好像遠在天邊，又好像近在耳邊傳來聒絮鴉噪，其中又挾有天風疾雨響徹湖海的鈴聲。

鴉聲鈴聲宛如鐵鎚狂敲耳鼓，白銀夫人心頭大悶，忽然吐出一口鮮血。

鮮血出口之際，床上兩個全身赤裸紅艷艷的女人，忽然動如脫兔的動了。

一個只是一隻手動了一下，却有一片濛濛白光倏閃即沒。只是在白銀夫人面上那副白銀面具上，由額頭至下頷，多了一道用一百零八支小針排成的直痕。

面具分成兩片向左右飛散，有如那天李秀神劍橐然一劃從中分開似的。但現在也有劍光，寒氣侵膚砭骨，却是另一裸女手中之劍。

這個裸女倏去倏回，眼力不好之人還以爲她沒有離開過大床。

可是向兩邊飛開的白銀面具，竟已變成兩堆粉末落在白銀夫人脚邊。

她也許只察知飛針的神妙，也許只領會劍光絞碎面具的威力。無論如何，這兩個裸女的武功無疑已達某種匪夷所思境界。她們很可能每次只能如此出手一擊，接下來就得調息運功好一會才可以出手。但以首當其衝的敵人來說，她們這一擊已經够了，至於她們以後的安危，誰還關心誰還在乎呢？

白銀夫人的花容月貌，如今已沒有面具阻隔而呈現出來。她滿面震驚而又恍惚的表情，令人既不禁憐惜又無限同情。

她說出使人不甚了解的話：「我……我爲什麼在這

裏？我想幹甚麼？」

她目光一轉，又問：「你是誰？」目光隨卽稍稍避開對方不雅觀的身體。

梁叔子一下子就穿好衣服，笑吟吟道：「好，妳現在總算眞正恢復正常了。假如逍遙仙子的『驅心迷靈禁』對妳仍有一絲影響力，妳決不會對男人身體有不悅之感……」

他目光在兩堆銀色粉末（銀面具遺跡）停一下，便移到房門口地上，在如今已變回晴朗陽光映照下，赫然有一隻大烏鴉屍體，牠頸子翅根以及尾巴，都有紅色白色細線綑着，另外頸下有個小金鈴，雙爪也各有一枚。

白銀夫人隨他目光回頭一瞥，訝道：「啊，那是逍遙仙子的神鴉使者。」

梁叔子道：「妳們終日戴的面具，都是公孫敬的法寶。家兄的回春丹可以解除妳們體內藥力，也可以對付面具的藥力。但對於逍遙仙子的法術，就只有少許護心培元之功了。」

「你是梁叔子的弟弟？無怪很相肖。但我何以從前不知道有你？」

「我名叫道子，在南宮派中雖然薄有虛譽，但在江湖上在武林中，却就很少人知道我了。」他徐徐笑一下，又道：「南宮派不是武林享有盛名的南宮世家，而是我道家一個宗派，凡是以祈禳、符籙、咒語等爲主的，都屬此派。修煉功深的也可以位列仙班，我說這些妳大概不懂。至於剛才我加於那兩女的『種功植力』法門，則是道家龍虎丹法中一種微妙法門。」

白銀夫人雖然泛起恍然而悟的表情，但梁道子却瞧得出她眞正心意，搖頭道：「妳別誤會，這不是淫邪功法。只不過利用陰陽交泰男女大慾的先天力量，使她們打通黃道氣脈，等如練武功之人打通生死玄關一樣。因而她們不但本身潛力得以完全釋出得以使用，還可以從渺冥莫測的天地間獲得很大力量……」

白銀夫人聳聳肩，姿態甚是嬌美。她說：「你不必對我解釋這麼多的。」

梁道子頷首自問：「對，我何須多言呢？」他想一下，又道：「我兄弟二人武功有限，故此多年來托庇於南宮世家。如今既然劍尊谷消滅不了神劍山莊，也殺不死五湖龍王鄧飛龍，反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擊，勢力已大大減弱。我梁氏兄弟當然也不能放過機會，定要助神劍山莊他們一臂之力。你和黃金夫人心靈和肉體恢復自由，便是我們的第一步。只可惜南宮芙蓉慘遭不幸，若論武功，天下恐已難有擊敗夏侯長空之人了！」

白銀夫人美眸閃過懼色，喃喃道：「是的，是的。夏侯長空只不過動用最要緊一着棋子，就使南宮世家覆亡……」

梁道子大訝道：「甚麼？殺死南宮芙蓉的人，竟不是夏侯長空？放眼天下，除了西天劍尊之外，那得還有如此高手？」

白銀夫人道：「是慕容世家的慕容摧花。」

梁道子輕歎一聲，道：「他名字既然叫做摧花，可見得一直以殺死芙蓉爲最大目的了！」他搖搖頭又輕歎一聲，說：「既然夏侯長空手下尚有這等驚世駭俗高手，我看我們還是躲開爲妙。只可惜黃金夫人來遲了，我最多只能再等兩個時辰，因爲神鴉使者一死，逍遙仙子立刻知道，所以我們必須早一步隱遁……」

白銀夫人也輕歎一聲，道：「如果能救得黃金夫人，對夏侯長空當然是極大打擊。但我現在却只盼望老天爺幫幫忙，讓李秀逃得出夏侯長空的陷阱。這樣就算永遠報不了仇，永遠讓夏侯長空稱尊天下，又有甚麼關係呢？」

× × × ×

李秀還有逃生機會麼？根據各方面綜合而得意見，看來他這次掉入陷阱內，逃生機會微之又微。因此更不必談到他能不能反擊、能不能殲滅仇人這一節了。

但這中原數千年來一脈相傳的「神劍」，又豈是外人窺測得透的？

× × × ×

朝日初昇，樹葉草尖上，露珠晶瑩。涼沁心脾的曉風，輕輕拂過田疇。



●稍遠處的大道上有一輛鏤金馬車，兩男兩女騎馬佩劍侍從。

遠處村莊的雞鳴犬吠聲、近處枝頭小鳥的吱喳噪聲，還有空氣中清新氣味，一切都表現新的開始，舊的已隨黑夜逝去。就算是苦難，也是新鮮的開始……

只有李秀一點兒也沒有「新」的味道。

他頭髮蓬亂，衣衫污垢。眼睛裏以及動作間，只有疲倦……疲倦……

站在這一片微斜的草坡上，可以看見半里外有一個小湖，湖邊樹影中現出碧瓦飛簷還有隱約紅牆。

他幾乎可以確定那碧瓦紅牆內的亭台樓閣，必是「逍遙山莊」，但他還是向一個人詢問求證：「那兒是不是逍遙山莊？」

「是的，」那人回答，聲音嬌脆比之淸晨鳥鳴不遑多讓，而且隨風而來還有襲人香氣。「你是不是希望在那山莊裏面，會見到甚麼人？」

李秀疲乏的眼睛轉向那人，聲音也那麼疲乏，點頭道：「是的，我希望見到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對方譏刺而揄揶的笑容使他話聲一窒，才又道：「我明白了！我趕得太急，雖然終於找到此地，但已經是第四天，而且我自己也疲乏得像九十歲的老人。妳是不是笑我這些？」

那人頷首，聲音仍然那麼嬌嫩悅耳：「你沒有猜錯。不過，縱然你昨天或者前天趕得到，縱然你一點不疲乏，情況還是一樣。」

李秀道：「情況怎麼會一樣呢？」

那人道：「你自己猜吧！我本來有很急很急的事，但爲了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所以我多等了一夜。不過我深信一切仍然在我們控制中，所以我並不十分着急。現在我得走啦。」

李秀居然挽留她，道：「妳不可以等我入莊之後，有了結果才走麼？」

那人格格嬌笑，道：「不，不必了，其實我要找的那個人也是極之重要的。順便告訴你，他叫梁道子，年紀雖比你大很多，却比你還俊秀還有風度。我想再見見他，已經想了廿年啦！」

李秀聳聳肩，道：「那您請吧！」

那人沒有動，在淸晨柔和光線中，她的長髮在淸涼晨風中，靜靜飄拂。她那絲質的大部份是湖水藍色爲主的衣裳，也在風中靜靜飄動。但她的面龐，却看來看去都有點朦朦朧朧，雖然五官看得見，知道是個眉目姣美的女人，知道年紀大約是花信年華的美婦。可是仍然大有朦朧迷離之感。

稍遠處的大道上，有一輛鏤金漆銀的精巧馬車，還有兩男兩女都騎馬佩劍的侍從，沒有移動或謦欬之聲。

這個美麗而又帶着朦朧味道的女人，並沒有馬上走開。她當然是很了不起也很可怕的人物，李秀對此毫無懷疑。

他振起精神却輕聲道：「逍遙仙子，我與妳們爲敵實在不智之至，對不對？」

逍遙仙子點點頭。

李秀道：「我此去只怕不容易生出逍遙山莊了。因此，我很想知道昔年妳可是見過先父？是不是妳的劍刺入他胸膛？」

逍遙仙子一時沉吟不答。

李秀微笑，雖然笑容看來那麼疲乏，但仍是微笑而不是哭泣，也不是憤怒。「妳不說也沒有關係。西天劍尊當我臨死之前，也一定會告訴我的。」

逍遙仙子依然沉默了一陣子，才道：「從這片草坡一直到山莊內的大廳，我一共設了八道禁制，我猜你一定很難活著見到劍尊。」

李秀道：「妳爲何告訴我？」

逍遙仙子道：「我打算撤去這八道禁制，給你親耳聽見劍尊回答的機會。』

李秀微微躬身，道：「謝謝妳，雖然我也許得不到答案，但我仍然很感激妳。」

逍遙夫人嬝娜動人的背影，竟不能使任何人心中森冷肅殺之感減少分毫。可能這是由於她臨走前的幾句話。她說：「最後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你這幾天所追的不是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而是慕容世家的第一高手慕容摧花，但是你大概永遠都見不到慕容摧花了，除非你

躲得過劍尊之劍，而你那些手下們又躲得過慕容摧花的截殺，假如你的手下完全死光死絕，慕容摧花便同姑蘇，不再到逍遙山莊來。假如你出不了逍遙山莊，請問你那有機會見到這個慕容世家當代高手？」

×　×　×　×

大道兩旁都插着一支高達兩丈的大纛，藍底綉金字，金字只有「慕容」兩個大字。雖然旂幟在晨風中獵獵飛揚，但這兩個金字却是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的。

慕容摧花看來只有卅餘歲，瘦長身子，劍眉虎目，頗有威稜氣度。



●慕容摧花挺立大道中，連一眼也不望她自已帶來的十九位江湖人物。

他挺立大道當中，連一眼也不望向他自己帶來的十幾個江湖豪雄人物。

這些人都是數百里內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不是爲他掠陣助拳而來，而是「見證」。

他，慕容摧花，爲了重振慕容世家威名，第一陣就是神劍山莊的高手們（南宮芙蓉除外，因爲殺死她並非以堂堂正正手段），然後才輪到南宮不二、南宮不樂。

對於南宮世家這兩個最負盛名高手，他其實不怎麼放在心上，因爲他有確實詳盡的情報，知道這兩個老一輩高手，其實心胸狹窄，意志不够堅毅，稍遇挫折就會呼天叫地出手自盡。

若是一個人很容易就萌自殺之念，很容易就出手殺死自己，這個人再高明亦不過如是，這是慕容摧花的看法。

他還看見剛剛轉出大道的九騎，相隔雖遠，但馬背上每個人的面貌表情仍然看得很清楚。

其中鄧飛龍、鄧青青這對父女，精神最好，全無疲乏之態。但其他的人，劍東、劍南、劍北三對夫婦，都大見倦怠疲憊，神態萎靡。

顯然青青一眼就看見「慕容」兩個金字，勒馬揚鞭向大家說話。

可是劍東等人却沒有甚麼反應，連疲乏的神色都不曾減少些許。

若果我是他們，當然也感到疲不能興了。慕容摧花忖道：西天劍尊宛如可載磐石，一百萬隻蜻蜓也是撼不動的。慕容世家的旂幟雖然出現此地，但跟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怎知我會爲西天劍尊出力？怎知我決定向神劍山莊開刀，用他們來重振慕容求聲威的第一炮？還請來了不少見證人？

神劍山莊劍東等人終於又移動了，向這邊緩緩馳來。

×　×　×　×

距離逐漸接近，那個年輕男子稍稍瞑目支頤凝想的神情更看得眞切。

但此人分明已死。李秀訝然思忖，此人氣脈已斷，生機早絕。誰殺死他的？爲何還擺出尋思弈局的神情？爲何在這逍遙山莊之內，會發生如此離奇命案？他是誰？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認不認得他？夏侯長空究竟在不在此莊之內？

似乎最後一個疑問才最重要，至於眼前這個年輕死人，奇怪是奇怪了，但再死十個，也只是題外文章，最要緊還是——夏侯長空何在？

忽然一陣香風撲鼻，月亮門後轉出一人，一面格格嬌笑，一面奔來。

李秀既不會亦不想隱形，所以他的存在馬上被發現。嬌笑聲以及一切動作也馬上停止。剩下的只是兩對眼睛對瞧。

李秀這時候居然忍不住打個呵欠，搔搔頭皮，聲音甚是枯澀，道：「妳是誰？這個死人又是誰？」

對方眨眨眼睛，也學他搔搔頭。

然而香風撲鼻，又颯然有聲。

李秀腋下長劍光芒乍現便隱，地上却多了三隻粉紅色蝴蝶，齊齊整整排列在他靴尖前面。

李秀皺眉道：「妳這女孩子怎麼搞的？漂漂亮亮一個人，却比劊子手還可怕。」

在他眼中，對方的確是個漂亮少女，比青青之秀麗決不遜色。但也正如他所說，她敢情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否則像這種第一流的惡毒暗器「蝴蝶鏢」，那能一出手就是三枚？其實只要一枚就取人一命足足有餘了，何況又全然不警告不打招呼？

那美麗少女嫣然微笑，笑容嬌艷好看之極，聲音也是悅耳動聽，她說：「我是夏侯明珠，你也長得很不錯，但我現在只想殺死你，因爲你殺死了我的棋友。」

夏侯明珠，莫不是夏侯長空的女兒？就算不是他女兒（大概也不會是，因爲夏侯長空是西天竺劍客，但這個美女看來却道道地地是中國人），却無異必是夏侯長空調教出來的殺手。只不過這個殺手看來不但不可怕，還另有動人之處而已！

嚦嚦鶯聲還在耳際迴縈，一陣森寒殺氣已經逼得人呼吸欲斷。

夏侯明珠玉手中突然出現一把三尺五寸精光耀目的長劍。她手中有劍本來並不打緊，但此劍若是對準咽喉或胸口等要害刺到，毫不容情快逾閃電，這就大大打緊了。

李秀的劍也已及時出鞘，光芒電閃連削七劍。但七劍之後似是內力不繼，略見凝滯。雖然只是那麼一瞬間事，但夏侯明珠已停手壓劍，而李秀也連退三步，左手捂住左胸。

他指縫流瀉出紅色的液體。那當然是血，人體內流出來而又紅色的液體，不是血是甚麼？

全世界的人一眼望見都會作如此判斷。而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不肯作此想，這個人就是李秀自己。

那是因爲他知道敵劍刺入他胸膛深不及三分，就算很會出血的人，也流不出這麼多的血。何況這些血絕大部份只是他掌心暗藏的一個小囊的效果，一個小小戲法而已！

夏侯明珠冷笑道：「你的劍法不差，天下能够一劍擋住我三枚蝴蝶鏢的人，第一個是我大哥，他就是夏侯長空，諒你也必定聽過他的名氣。第二個就是你了！」

李秀聲音比剛才更弱一點，道：「夏侯長空是妳的大哥？爲甚麼？我還以爲妳是他的女兒？」

夏侯明珠皺眉道：「他是我父親也好，是大哥也好，你已是快死的人，爲何問這種無關痛癢的事？」

李秀苦笑道：「那我應該問甚麼才對？」

「你應該問問我那一劍是甚麼劍法。你也是練劍的人，難道你不想知道？」

「姑娘此言差矣！我是神劍山莊少主，一生練劍，妳這一劍只不過是西天竺魔劍十二絕劍之一的『八表雄風』而已，我就算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我焉能不知呢？」

「咦，你是李秀？你眞是李秀？」

李秀苦笑道：「難道我看來不像？就算不像，請問當今天下誰還識得西天竺魔劍十二絕劍？妳不妨問問令兄去！」

夏侯明珠彈劍輕嘯一聲，面色口氣大是惋惜，道：「你一定是太疲倦了。因爲我大哥說過，只有你贏我，我絕對贏不了你。然而事實你卻擋不了我一招。唉，這怎麼說呢？」

她又歎口氣，惋惜之意眞誠之極，又道：「你最好能熬一會，我馬上找大哥想辦法搶救你。但你會不會馬上就死掉呢？」

（下期待續）

氣功原理彩色小冊，附回郵五元即寄

感謝

願普天下的中國人都

健康　健康

活到100歲！

感謝天斬氣功至高雄開課以來，各界人仕紛紛學習，每班額滿爲感謝高雄市民之熱烈支持，八月份各班一律全省八折優待。

冷氣教室
電化教學設備

事實證明
學習效果保證

特色
❶現代化教學法、人人學得會
❷15～80歲、男女老少都可練習
❸2個月即可學成、保證學會
❹練法全是要訣、輕輕鬆鬆

8月份下旬開課時間表

	開課日期	班別	上課時間
台北總舘	8月16日	週日特別班	下午2－4時
	8月22日	週三、六班	晚間7-8時
高雄中心	8月16日	週日特別班	早上9-11時
	8月18日	週二、五班	晚上8－9時 9-10時
	8月22日	週六特別班	下午4－6時
台南中心	8月26日	週三、六班	晚上7－8時 8－9時

天斬氣功

台北總舘／
台北松江路54號3樓
電話：5112283・5224314

台南分部／
台南開山路67號4樓
電話：(062)205127

高雄分部／
高雄大勇路64號3樓
電話：5211009・5512878



●夏侯明珠的身形突然一頓。「鯉魚倒穿波」，倒掠而回，左手一揚，十二枚蝴蝶鏢射向李秀。

（前情提要）李秀終於進入「逍遙山莊」遇見自稱是夏侯長空妹妹的夏侯明珠，她先用「蝴蝶鏢」打李秀未中，接著急刺，李秀雖然連續還了七劍，但他的指縫間却已流出紅色的液體，難道李秀眞的疲乏得抵不住她一劍而受傷了？

神劍山莊

28

《武俠接力擂台》出招順序：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黃鷹
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黃鷹
●題字／胡金銓●插圖／陳海虹

李秀淡然一笑，沒有回答，夏侯明珠也沒有多說什麼，轉身掠出。

才掠出丈許，夏侯明珠的身形突然一頓，「鯉魚倒穿波」，倒掠而回，左手一揚，十二枚蝴蝶鏢射向李秀，右手劍同時刺向李秀的咽喉。

與之同時，倒在李秀身後那個死人亦復活，雙眼暴張，右手往面前棋盤一抹，黑白數十顆棋子暴雨般飛射，襲向李秀的後背，左手接著著一掠，那面棋盤一彈而起，霍霍地在他的掌心旋轉，他的身形亦隨卽已拔起來，托着旋轉的棋盤緊追在棋子之後，襲向李秀。

他與夏侯明珠配合得恰到好處，暗器兵器同時襲到，截斷了李秀的所有生路。

好一個李秀，剎那間劍勢展開，右拒蝴蝶鏢，左手如鶴嘴，啄去了下盤射來的八顆棋子，身形同時一個鐵板橋迅速往後彎倒。

他接拒不下的棋子蝴蝶鏢從他的身上射過，避得雖然險，還是避過了。

夏侯明珠的劍與那個死人的棋盤刺砸下來的時候，李秀已然倒竄出丈外，只留下那個小囊在原來置身的地上。

夏侯明珠身形落下，以劍挑起了那個小囊，嬌笑道：「堂堂神劍山莊的主人，怎麼也懂得這種技倆。」

李秀若無其事道：「劍飛送給我這個滿儲蘇木水的小囊，一再提醒我這並非一場光明正大的決鬥，可惜我經驗不足，未能發揮這個小囊的妙用。」

夏侯明珠道：「你的確經驗不足，否則又怎會想不到好像我這樣的用劍高手一劍刺出，必定已算準了角度距離？」

李秀道：「也許我根本就不以爲妳是一個用劍高手。」

夏侯明珠一張臉立時沉下來，李秀接道：「幸好我總算還能够看出妳的相貌與年紀實在有一段距離。」

夏侯明珠詫異的輕「哦」一聲，抬手撫着面頰道：「你從那兒看出的？」

李秀道：「這其實一半是一種感覺，還有的一半亦是由朕兆而來，第一眼看見妳我便有這種感覺——妳與黃金、白銀夫人並沒有多大分別。」

夏侯明珠笑起來：「你眞的感覺到我已經那麼老了？」

李秀道：「所以看見妳作出那種少女模樣我便不由得一陣噁心。」

「從你的面上我可是一點也瞧不出來。」夏侯明珠笑道：「還說你怎樣忠厚，原來是條小狐狸。」

李秀目光又自二人面上一轉，道：「風聞夏侯長空座下有生死雙侍，生的活色生香，死的有如殭屍，大概就是兩位了。」

夏侯明珠一瞟身旁那個死人，道：「他看來雖然有如殭屍，到現在仍然是個活人。」

死人冷冷的接道：「看見我的活人都已經很多變成殭屍。」

他非獨面色蒼白如紙，木無表情，了無生氣，冰冷得有如死人，語聲亦是冷冰冰的，而且很遙遠，彷彿來自幽冥。

李秀一笑道：「只是很多，並不是全部。」一頓轉向夏侯明珠。「夏侯長空到底是妳的什麼人？」

夏侯明珠嬌笑道：「我眞的複姓夏侯，由認識他的那天開始，一直都叫他做大哥。」

「大哥」有時只是一個尊敬的稱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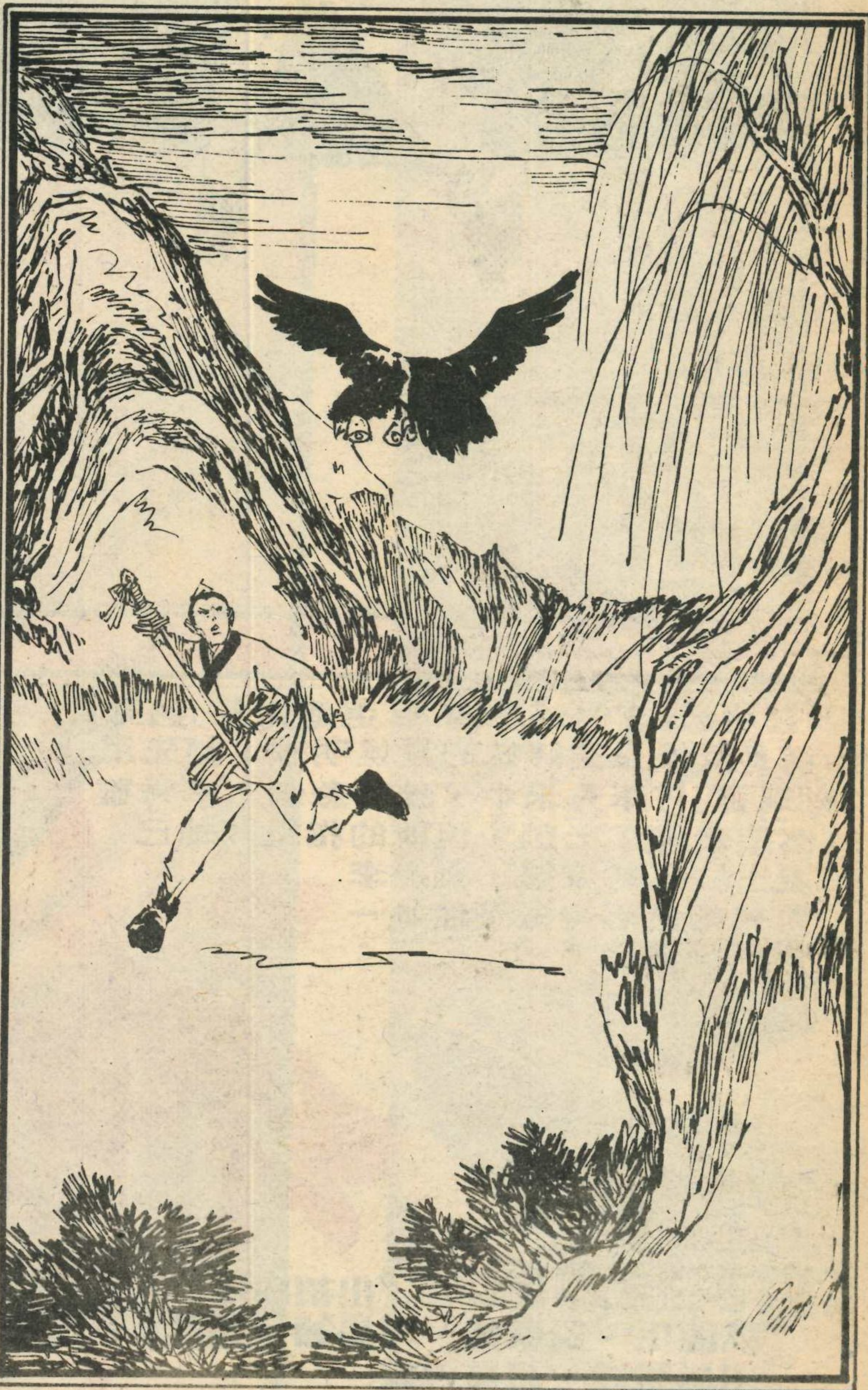
李秀道：「可惜妳不是他眞正的妹子，否則將妳留下來，要見到他便沒有這麼麻煩。」

「這實在可惜得很。」夏侯明珠伸手一掠鬢邊的秀髮

。「現在你就是能夠將我留下，要見到他還得經過逍遙仙子的八道禁制。」
李秀又笑了。「原來她說的都是謊話。」
夏侯明珠道：「這當然是因爲她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一個老實人。」
死人冷冷的接道：「公孫敬已爲你打開了生死玄關，眞氣循環不息，你怎會疲倦到這樣子？」
李秀一怔道：「他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死人道：「到處都有我們的秘密暗樁，他怎能夠瞞過我們的耳目？」
李秀心念一動，道：「現在他怎樣了？」
死人道：「見到他你不就知道了。」
李秀追問：「人在那兒？」
死人嘴唇一動，好像要說出來，語聲還未出口，他扣在右手的棋盤突然脫手，帶着一下急勁的破空聲飛斬李秀。
夏侯明珠同時發動攻勢，蝴蝶鏢先出手，人劍緊接射出！
死人的身形也在那剎那展開，半空中一雙袖劍在手，當頭向李秀扎下。
他們這一次的攻勢更凌厲、配合得更緊密，李秀却也化解得更險，劍先展，向前一點接下了那個棋盤，左掌接着一托，那個旋轉着的棋盤便到了他的左掌之上，繼續在旋轉，旋飛了射來的蝴蝶鏢。
他身形接轉，避雙劍，左掌旋轉着的棋盤脫出，旋進了那雙袖劍間的空隙，「奪」地嵌入死人的胸膛，終於停下來。
死人慘叫，倒翻了出去，撞倒了一張石櫈，滾倒地上，一滾不動，雙眼仍睜着，但已沒有了神采，一張臉反而紅起來，有如一般活人一樣。
他活着的時候面色像一個死人，現在死掉了，面色反而與活人無異。
好像這樣怪的人倒也不多。
與之同時，夏侯明珠的面色却變得有如白紙般，咽喉一股鮮血隨着她倒飛的身形飛濺三丈，倒在月洞門邊。
她的生命亦隨着這一股鮮血飛去。
李秀的劍用得很準、很狠，棋盤脫出左掌，他右手的劍便刺向夏侯明珠。
雙劍交錯而過，李秀劍與手長了三寸，就以這三寸之差擊殺夏侯明珠。
這判斷何等準確，但他額上却也不由得冷汗直冒，在他的劍刺入夏侯明珠的咽喉同時，他的咽喉亦已感到了夏侯明珠劍尖的寒氣。
他本來並不是一個這麼狠的人，只是他知道，若不速戰速決惡鬥一番，再經過那八道禁制，恐怕已沒有餘力與夏侯長空一戰。
劍入鞘，合掌盤膝暗運了三遍眞氣，他才再站起來，向月洞門那邊走去。
沒有人騷擾他，也沒有人攔阻他，周圍一片死寂。

× × ×

月洞門後便是那個小湖，一道九曲飛橋飛越湖面，通往建築在湖中的一座水閣，橋是朱紅色，水閣却是白石所砌成，門窗都掩上。
湖面上荷錢田田，碧綠一片，點綴着數座石燈，小巧玲瓏，風景也頗優美。
李秀無心欣賞，左右一看，眼前就只有那座水閣一幢建築物，伸一脚往飛橋上一試，便要走過去，也就在這時候，一下淒厲已極的鴉啼聲突然傳來。
李秀應聲望去，只見湖邊的一座高柳上，棲止着一隻奇大的烏鴉，頸上雙脚都繫着一個金鈴，一雙眼睛盯着李秀，充滿了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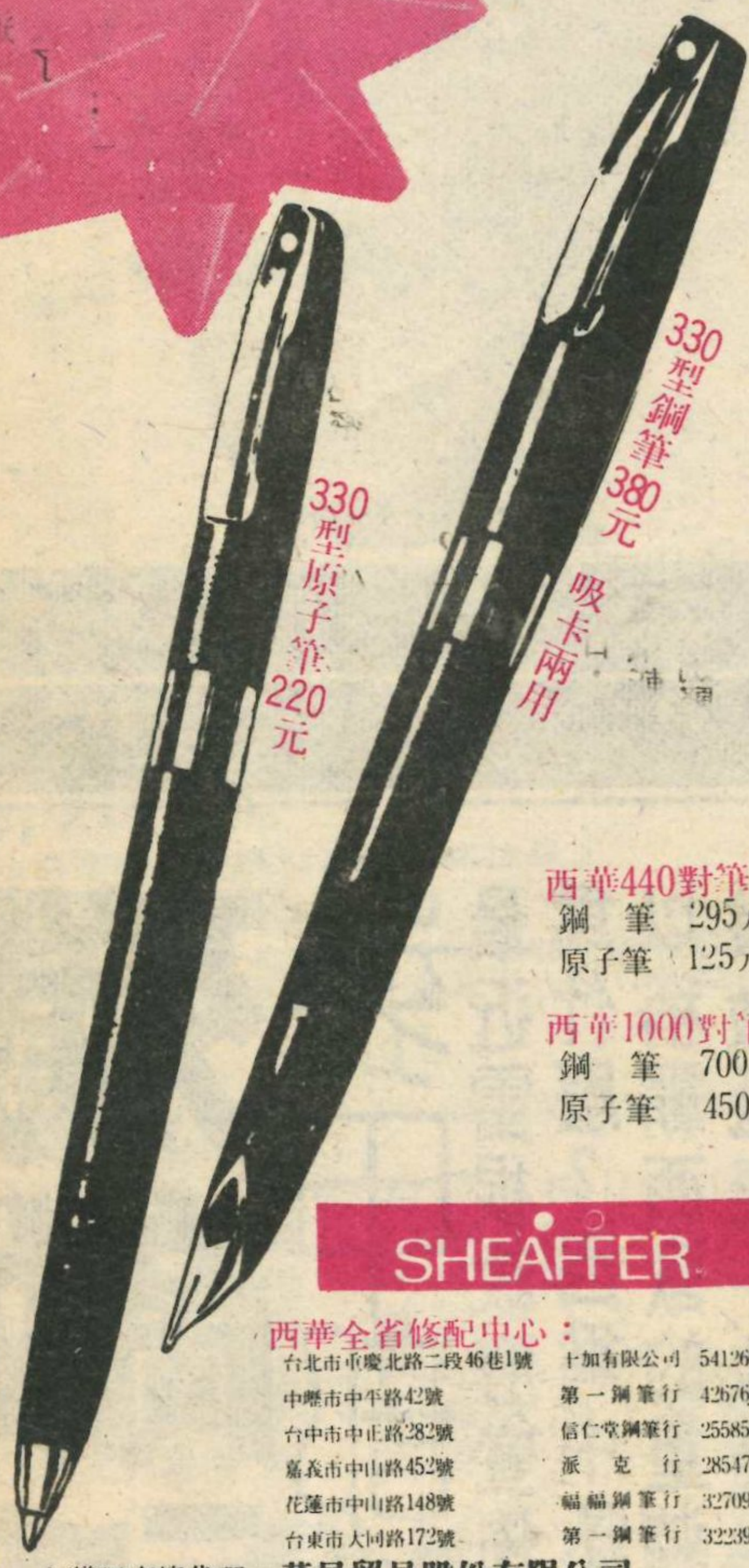

●烏鴉双翼一展，「拍拍」地向李秀飛撲下來。

與這隻烏鴉的目光接觸，李秀不知怎的竟然打了一個冷顫。
烏鴉的眼瞳立時彷彿又多了一種揶揄的神色，又一聲啼叫，雙翼一展，「拍拍」地向李秀飛撲下來，三個金鈴同時一齊搖動，「叮叮噹噹」懾人心魄。
李秀劍出鞘，一劍劃出，迎向飛撲下來的烏鴉。
這一劍隨便使來，威力也甚大，烏鴉都無動於衷，繼續撲下。
李秀心念一動，不等劍尖迎上烏鴉，人劍便倒縱了出去。
烏鴉「呱」一聲啼叫，雙翼一展一歛，緊追着李秀，鈴聲更懾人。
李秀一縱三丈，後背已撞上牆壁，也就貼着牆壁再向左側掠出，旁邊都是高柳，幾株非常接近牆壁，幸虧李秀反應敏銳才沒有撞上去。
烏鴉緊追不捨，越追越近，雙翼猛一展，疾撞了過去，眼看李秀閃避不了，那知道那一剎那李秀身形一折，從兩株高柳之間閃過，再繞到了另一株高柳後面。
烏鴉亦從那兩株高柳之間穿過，却不防第三株高柳正擋在前面，一閃不開，半邊身子便撞了上去。
火光一閃霹靂一聲，烏鴉立時血肉橫飛，那株碗口粗的高柳亦被火藥齊中炸斷，倒向李秀。
斷柳還未倒在李秀的身上，便已被李秀的劍挑開，他隨又打了一個冷顫。
幸好這種烏鴉只得一隻，若是成羣飛來……李秀不敢想像。
一個金鈴從烏鴉腿上脫落，飛上了半天才「叮叮噹噹」地墜下。
鈴聲過後，周圍又回復死寂，李秀吁了一口氣，再往飛橋那邊走去。
第一道禁制絕無疑問就是那隻携帶火藥的烏鴉，第二道禁制又在那裏，又是什麼？

× × ×

飛橋看來很結實，李秀一曲又一曲，走到了第五曲仍然有這種感覺。
結實也就是安全的意思，李秀却仍然步步爲營，以常理推測飛橋上也應該設有禁制才是。
禁制到底在那裏？李秀不覺回頭望一眼，這一眼便令他整個人呆住。
在他後面的四曲飛橋赫然正在緩緩的沉進湖裏，也就在他一呆之際，在他前面的四曲飛橋亦沉向湖裏，不是緩緩的，而是一下子四分五裂，疾倒了下去。
然後是他脚下的飛橋，亦是一下子四分五裂，所有的安全感亦在這瞬間完全消失。
李秀的反應很敏銳，身形立卽往上拔起來，與之同時，他眼角瞥見了閃爍的火光，耳裏亦聽到了連串的霹靂聲響。
那都是來自那些石燈，之後就是一點點銀光閃閃的東西飛來。
——暗器！李秀却瞧不出那是什麼暗器，也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暗器。
他的劍施展「八方風雨」，一劍如千鋒，整個身子都裹在劍光內！
「噹噹」的暗器射在劍鋒上，強勁無比，李秀的劍雖然沒有被震脫，方位已然被震亂，一點銀光立時向劍光中射進，穿透了他的左臂。
血霧飛濺，李秀只覺得一陣灼痛，接着一陣痲木的感覺，身形亦被帶得往前一衝，一口眞氣亦盡，身形直往下墜。
他的眼角隨又瞥見了閃光，湖水裏赫然張着一張奇大的金屬網。
田田荷錢遮蓋下，難怪他先前沒有發現這張金屬網的存在，也是飛橋散落水中，盪開了缺口，他現在才有所發現。
不過剎那，他總算能夠當機立斷，長劍及時一沉，搶在身前，點向那張金屬網，「錚」的一下輕響，金屬網收縮，那之上赫然嵌着無數倒鈎，若是掉進網中，也不知將會變成怎樣。
李秀的身形也就藉那一點之力再拔起來，凌空掠向湖中其中一座石燈。
才落下那座石燈便往下沉去，李秀身形再起，掠向第二座石燈，這一次他先已作好了準備，提足一口眞氣，身形一落，雙脚一頓，在那座石燈被他頓得沉下同時，天馬行空般橫跨湖面，直撞向湖中水閣。
「嘩啦」一聲，一扇窗戶碎裂，李秀却沒有直衝進去，及時在窗框上穩住了身形。
沒有襲擊，一陣拍掌聲却在閣中響起來，接着一聲喝采：「好！好本領！」
李秀心頭又一凜，循聲望去，看見了一個「人」，一個奇大的「人」。
那個「人」坐在閣中，高逾丈八，若是站起來，也不知有多高。
他坐着，左手拿着一卷書，右手支着一支帶鞘的長劍。
拍掌的當然不是他，李秀同時亦已看清楚那只是一個石像。
他雖然已見過公孫敬巧奪天工的雕刻技術，見過公孫敬雕刻出來的石像，從紋理看出眼前那個石像亦是出於公孫敬雙手，但目光落在石像的面上，還是大感詫異。
石像顴高頰削，眼睛深陷，鼻高而尖，雖然沒有顏色辨認，仍然一看便知不是中原人氏。
「夏侯長空？」李秀脫口一聲。
「石像是，我不是。」聲音是方才的聲音，一個人接着從石像後轉出來。
李秀目光及處，又是一怔。
那個人相貌雖然與石像不一樣，但亦是深眼高鼻，有異於中原人氏。
他的膚色很白，一頭金髮，眼睛赫然是青碧色，衣飾亦不同中原人氏，白底金邊，披一襲金紅色的披風，甚是威武。
「但我在這兒也是姓夏侯——」他一脚踏在一張椅子上，似笑非笑的望着李秀，一頓接道：「夏侯清風。」
李秀道：「夏侯長空在那裏？」
夏侯清風道：「劍尊當然在劍尊谷內。」
「可是……」
「中原武林任何人的話你都可以不相信，我的話你却是不必懷疑。」夏侯清風的眼神充滿了自信、驕傲，還有一點兒揶揄、不屑。
李秀心頭一股熱血湧上來，沉聲道：「我並不否認中原武林也有敗類，但只是一小撮，大部份中原武林的人都是頂天立地、言而有信的英雄豪傑。」
「你當然也是的了。」夏侯清風突然笑起來。「天頂不到怪不得，怎麼你連脚也立不到地上？」
「這當然是爲了防備你等卑鄙小人所佈下的卑鄙陷阱。」李秀索性坐在窗框上。
夏侯清風笑容一歛，道：「也許你還未知道你口中所謂卑鄙陷阱原就是你們中原武林中人設的。」
李秀道：「這等敗類無論做出什麼來都不足爲怪，但我也絕對肯定，未必全是他們的主意，現在站在我面前的也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夏侯清風仰首道：「坐享其成的當然不是他們。」
李秀轉問道：「你們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夏侯清風反問道：「你們不是一直都認爲劍尊谷目的

西華金筆
自用•送禮
—暢銷全球名筆—



西華440對筆
鋼　筆　295元
原子筆　125元

西華1000對筆
鋼　筆　700元
原子筆　450元

SHEAFFER

西華全省修配中心：

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	十加有限公司	5412600
中壢市中平路42號	第一鋼筆行	426767
台中市中正路282號	信仁堂鋼筆行	255854
嘉義市中山路452號	派克行	285477
花蓮市中山路148號	福福鋼筆行	327097
台東市大同路172號	第一鋼筆行	322398

台灣獨家總代理：**萬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十加有限公司（郵撥140766號）**
訂貨☎5311165～6•5311104•5311044
修配☎5412600（免費刻字）
台北市重慶北路二段46巷1號
團體購買　特價優待　精美目錄、電話册、歡迎函索


●大道那邊，慕容摧花與鄧飛龍交手。

在爭霸武林？」
「難道不是？」
「你們這等目光短狹的武林中人，除了爭霸武林之外還懂得什麼？」夏侯清風又大笑起來。
李秀沉默了下去，他出道時日雖短，但所見所聞，中原武林中人的確是大都無時不在想着如何揚名立萬，又如何稱霸武林。
夏侯清風笑接道：「你們一個個也就爲了要爭霸武林，各顧各，什麼九大門派、三大世家，想起來我就要笑。」
他笑着又道：「我也決不否認你們中原武林的武功高深奧妙，但這又怎樣，各有各傳的，少林歸少林、武當還武當尚是其次，要不是父子兄弟至親，總有些私底下藏起來，這些年來各門各派的武功散失了多少？我倒不以爲這樣下去，中原武林的武功還有多少能夠流傳下來。」
李秀聽到這裏，不由暗歎了一口氣，他實在不能不承認夏侯清風說的都是事實，時至今日，這種壞習慣非獨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更加惡劣。
少林七十二種絕技現在到底還有多少種剩下來，能夠練成功的少林僧人又有多少個？
武當的兩儀劍法據說亦已殘缺不全，其他的門派……
李秀沒有勇氣想下去，夏侯清風大笑了一會，繼續道：「這對我們來說却最好不過，即使我們這一次失敗，將來再走這條路一定會更加容易，總必會有成功的一天……」
李秀沉聲道：「你們的目的在取天下？」
夏侯清風道：「這才有意思，也顯得我們目光遠大。」
李秀道：「你們決不會成功的。」
夏侯清風大笑，李秀接道：「我們平日看來雖然一盤散沙也似，但每當異族入侵，都能夠團結一致，將外寇逐出中原，這之前的例子……」
「我們還是不要說得這麼遠，說目前好了，」夏侯清風洋洋得意地說：「到這裏來的，除了你，還有什麼人。」
李秀道：「還有……」
夏侯清風又截道：「神劍山莊一夥、鄧飛龍父女，還有嗎？」
李秀說不出話來，夏侯清風笑接道：「我們啊，中原武林精英已網羅殆盡……」
李秀冷笑道：「都是下三濫……」
「三大世家又如何？」夏侯清風又大笑。「皇甫、慕容世家已經爲我們網羅，南宮芙蓉既死，南宮世家亦等於滅亡，到現在爲止，我們仍然一個個活得好好的，來來去去死的都是你們中原武林的人。」
李秀由心寒出來，語聲更低沉。「那你就不該在我面前出現。」
夏侯清風道：「你是不知道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一頓又接道：「鄧飛龍父女與你們神劍山莊所屬現在應該爲慕容摧花所阻，他們縱然能夠擊倒慕容摧花亦必須付出相當代價，何況還得過逍遙仙子一關，要等他們來助你，是沒有希望的了。這件事在今天也應該告一段落，好讓我回去覆命，你們雖然人不多，惹起的麻煩可眞不少。」
李秀道：「你也只是一個人！」
夏侯清風道：「你趕了三天路，又負傷，以傷疲之身，如何敵我這以逸待勞之劍？」
他一抖披風，抽出了腰間掛着的劍。
那支劍有如蜂尾針，既尖又長，順勢一劃，「獵」然有聲。
李秀目光落在夏侯清風那支劍上，夏侯清風即時招手。「下來，過不了我這一關，你就休想看得到劍尊。」
李秀從容躍下，反手以劍柄封住了左臂的三處穴道，眞氣運轉。
夏侯清風左手叉腰，雙脚右弓左箭，蜂尾劍往鼻尖眉心一比，一落，指着李秀。
李秀劍護胸前，道：「請……」
夏侯清風應聲欺上，身形如箭，劍亦是箭一樣，弩箭！
李秀劍急封，一封之下，夏侯清風的蜂尾劍已纏上他的劍，圈撥穿插，尋隙抵暇，眨眼間，已經刺出了百多劍。
李秀都一一接下，倒退了七步，劍眉一皺，道：「少林達摩劍法？」
夏侯清風笑應道：「是達摩劍法轉來，經過改良，已變得簡單俐落，少林派的人不懂得改進，我們只好代勞了。」
說話間劍出不停，突然變成了武當兩儀劍法，只是簡化了很多，更直截了當，而由於劍身的細長，彈性大，招式的變化特別靈活，變化之間出現的招式，尤其是出人意料。
李秀抓不住這柄蜂尾劍的變化，一退再退，身旁的柱子在他身形移動的同時，出現了一蓬又一蓬的劍洞。
夏侯清風大笑不絕，緊追不捨，姿勢也因爲取得優勢，份外美妙！
他的身形並沒有太多的變化，雙脚弓箭交替，變化更少。
李秀是否已留意到這一點？

× × ×

大道那邊，慕容摧花亦是佔盡上風，與他交手的是鄧飛龍，他以逸待勞，若非與南宮芙蓉一番比拚，內力損耗得太多，還未能夠完全恢復，這時候應已分出勝負。
鄧飛龍一雙分水刺在手，盡量放棄採取主動，打到這時候，仍然感到很辛苦。
他非獨要應付慕容摧花那條黑棍的攻擊，還要小心那條黑棍的變化。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他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南宮芙蓉的被殺，一見這條黑棍還是頓起疑心，好像一條這樣的黑棍，實在不適宜用作兵器，除非黑棍內另藏變化。
南宮芙蓉年紀雖然大，一直以來都是待在南宮世家內，江湖經驗當然是不能夠與終日在死亡威脅下的鄧飛龍相比。
黑棍的變化終於又出現了，這一次是慕容摧花以本身的內力硬生生將之摧破，那條金線與之同時出現，一條金蛇，迅速射向鄧飛龍眉心。
這一次他把時間、角度、距離一樣拿捏得非常準確，惟一算漏的，只是鄧飛龍的經驗。
鄧飛龍一樣閃避不開，但他的左掌總算及時擋在眉心之前，注滿了眞氣。
他練的雖然不是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橫練功夫，那隻左掌在注滿眞氣之下仍然皮革般堅韌，金蛇却還是「嗤」的一聲一射而入。
鄧飛龍暴喝、反掌，刹那抓住了那條金蛇，也阻住了那條金蛇的前射之勢！
慕容摧花一時間不由一怔，鄧飛龍隨即怒鵰般凌空撲前去，以掌中金蛇勒向慕容摧花的脖子。
他的左掌鮮血淋漓，幾乎齊中被那條金蛇割斷，但仍然穩定！
生死存亡也就決定在他左掌的這一勒之上！

（下期待續）

處處爲您健康着想的——
奇能家庭式三温暖機
Super power Home Sauna



(1)可以美容養顏
用漸增温浴使汗腺與皮下腺，均感舒暢、清潔。容易吸收氧和營養，增進肌膚柔軟富有彈性光澤。

(2)消除過剩脂肪
以75℃的温度作反覆浴，促進流汗，消除皮下脂肪多餘的水份和油脂平均每天入浴20分鐘一個月後保證可減輕1.5公斤的體重。

(3)降低血壓
以有計劃的漸增浴，擴張毛細血管，減少阻礙，增強心臟功能。

(4)消除肩硬、腰痛
以55℃作長時間浴，習慣後，由55℃作漸增温浴，可使神經安靜、安穩地入睡。且全身血液流暢，消除緊張頭痛、肩硬、焦躁，以及職業上的腰痛預防。

(5)預防治療糖尿病
從臨床實驗上，得到良好的治療糖尿病的證明，因而使新陳代謝的器官有了新的轉機。

(6)消除疲勞
能降低血中乳酸濃度值，固有消除疲勞之功效。

全省統一售價請洽各地代理商

北部地區總代理：耿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7814778 7814783
台北市忠孝東路3段245號
游氏企業有限公司 TEL: 9421250 9431777
中和市華新街143巷71弄7號
中部地區總代理：王將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TEL: 229231 229232
台中市復興路三段360號
員林鎮靜修路42-1號 TEL:342192-3
嘉雲地區總代理：巨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 225938
嘉義市新榮路285號
花東宜地區總代理：新展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TEL: 354548 335858
花蓮市中正路513號

奇能工業公司榮譽出品：TEL: 9313930,9313924

《武俠接力擂台》29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司馬紫煙、諸葛青雲、黃鷹

●本期執筆人／司馬紫煙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神劍山莊

《前情提要》

李秀在「逍遙山莊」內被夏候清風逼得且戰且逃；鄧飛龍在大道旁更是讓慕容摧花佔盡上風，當慕容的金蛇射向鄧飛龍眉心之際，一面他以左掌試擋，一面以右手抓住金蛇，暴喝中將金蛇勒向慕容摧花的脖子。



●金蛇纏上來時，慕容摧花本還來得及用手去推擋，只是他突然想到上面的劇毒是沾不得的。

慕容摧花呆了一呆，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在性命攸關的搏鬥之際，剎那間的疏忽都足以造成無可挽回的失敗，何況是這致命的一呆。

但是也怪不得慕容摧花，因爲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有人能以這條金線作爲武器來攻擊自己的，那是他精心研製的獨門兵器，上面淬滿了劇毒，沾膚無救，柔韌堅實。而且運用靈活，就像是一條金色的蛇，本身已具有生命，能針對敵手的動作而作適當的攻擊。號稱爲天下第一技擊名家的南宮芙蓉，就是在這條金線下斃命的。可是，慕容摧花再也沒想到它會被人抓住。

線身細而堅韌，名刄利劍都砍不斷，而且又淬滿了沾上就致命的劇毒，誰會去用手碰它呢？

金蛇纏上來時，慕容摧花還來得及用手去推擋，只是他突然想到上面的劇毒是沾不得的，即使他自己沾上也同樣的無藥可救，因而呆了一呆。

就是這一呆的躭誤，他想再做什麼都來不及了，他只感到頸子上一陣切痛，這是他在塵世間最後的一絲感覺，而且心中居然電光石火般地興起了一個想笑的念頭。

他是在嘲笑自己，製作這件兵器時，爲了求取它能天下無敵，他用盡一切心思，務求其盡善盡美。

然後，他看見一個個的高手在這件兵器前倒下，尤其是用它殺死南宮芙蓉時，他曾感到無限的滿足。當時，他就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當有一天，我殺盡天下高手時，我一定用它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而後我要毀了它。

這樣才能保持它的無敵盛名，讓塵世間永遠記住這一件沒有被人破解過的利器，使它比干將莫邪、魚藏、昆吾等歷史有名的兵刄更爲有名。

沒想到今天，它沒等天下所有的高手飲刄伏屍脚下，却先找上了自己，要了自己的命。

在這種方式下，算不算被人擊敗或是破解呢？慕容摧花沒時間去探討這個問題，他只有剎那的生命了，必須用來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毀了它。他不能留它在人間，連劍尊夏侯長空想獲知它的製造之秘也被他拒絕了，也有不止一次，他曾衝動地想用它來跟夏侯長空對搏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將這位劍尊也伏屍脚下，只是他沒有敢那麼做，因爲夏侯長空並不是以武功來制他的，除非他不想活了，否則只有永遠地屈服於劍尊之下。

不過，他也把夏侯長空放在名單上的最後第二人，除去了夏侯長空，就該輪到自己嚐嚐金線上毒藥的滋味了。

慕容摧花並沒有嚐到自己的毒藥滋味，因爲那條金線很快就切掉了他的腦袋，但是他那無頭的屍體的手中還握着那支黑棍，也還有一點餘勁捏了一下其中某個部位，然後只聽見轟然一聲霹靂巨震，以及滿天紛飛的血雨。

當血肉的碎渣將方圓幾丈內鋪上一層紅色時，整個戰場都顯得安靜了下來，慕容摧花、鄧飛龍、那支詭異的黑棍，那條如蛇般的金線，以及鄧飛龍手中的那對分水刺都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慕容摧花是個暴烈的人，他殺人時手段暴烈，用以殺人的毒很暴烈，用以毀滅的炸藥也一樣的暴烈。

鄧飛龍不愧爲五湖龍王，他的技藝從未臻於絕頂，可是他竟憑着豐富的經驗，跟這個劍尊谷第一殺手與慕容世家的絕世高手慕容摧花拚成同歸於盡。

每個人都呆呆地站着，連鄧青青也不例外，他們似乎都難以相信看到的一切，而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也沒有人能眞正地了解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良久之後，鄧青青才哭喊了一聲：「爹……」蹲下去想從血肉殘渣中將父親的殘骸收拾起來，可是

却無從着手，因爲這些血肉殘渣都被炸得太碎了，分不出誰是誰的了，她固然想要把父親的殘骸收拾起來，却又不願意沾到慕容摧花的一點殘骸！

就在她茫然不知該如何下手時，一個平淡而冷漠的聲音道：「站開一點，慕容摧花的兵器上淬有劇毒，沾上肌肉就必死無救，這些血肉殘渣上早已沾滿了毒！」

那是白銀夫人的聲音，她已取下了那銀色的面具，也脫去了銀色的衣衫，顯出了本來的面目。

眉目依然姣好，肌膚也依然晶瑩奪目，只是已沒有那種妖異的美艷，只有一片冷漠的美與一種淒艷的肅穆：：

認得她的人都能記得她是鄧夫人，鄧飛龍的妻子，像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樣，沒見衰老……

鄧青青嘴唇動了幾下，很想叫出那個娘字，但是却無法出聲，因爲這個白銀夫人太年輕了，年輕得看上去最多只比她大上一兩歲，怎麼樣也不像是自己的母親。

白銀夫人冷漠地道：「你們快去接應李秀，他被夏侯清風追逼著到劍尊谷去了，李秀的神劍九大式若已練就，還可以跟夏侯長空一拚，但如若先與夏侯清風力拚，那就毫無生望了。」

劍東兄弟們都緊張起來，靈芝忙問道：「夫人，夏侯長風又是什麼人？」

「夏侯長空的族弟，有時也是他的化身，樣子跟夏侯長空差不多，但劍技尚差一籌，雖然他不如夏侯長空，可是放眼中原，恐怕沒幾個人能是他的敵手。」

靈芝一驚道：「又是慕容摧花，又是夏侯清風，劍尊谷中，怎麼會隱藏着這麼多的高手？」

白銀夫人冷冷地道：「劍尊谷能在幾年之內席捲武林，懾伏八大門旅，制服三大世家，將黑白兩道的霸權一把抓，又豈是偶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辦得了的！」

「這麼說，劍尊谷內還有很多好手了？」

白銀夫人搖搖頭：「不多了，在征服的過程中，總也免不了要犧牲的。而且，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當利用價值差不多時，他們自己也剪除了不少！」

「這麼快就對自己人開刀了？他還沒有席捲天下呢！」

「差不多了，你看看那些當世高手，一個個都對劍尊谷俯首聽命，就知道他已經掌握了九成天下！」

劍東立刻道：「至少還有我神劍山莊沒有被他征服！」

白銀夫人頓了一頓，然後才道：「李慕雲好算計，輕生就死，却留下了一個好兒子和一批好徒弟，老實說，憑你們初時的那點氣候，夏侯長空根本沒有放在眼裡，而且李慕雲也眞會裝蒜，活得窩囊，死得窩囊，使得夏侯長空對他的神劍招式根本不屑一顧，才容得你們慢慢地精練成長，若是他早知你們能有今日的成就，決不會容你們活到現在，他是個十分愼重的人，決不給對手一點機會的！」

她的語氣中已經流露出一絲的激動，也有一絲欽佩，但神情仍是漠然的，劍東兄弟與靈芝等人都不禁心神激動，熱淚盈眶，心中感到既驕傲，又傷感，靈芝以充滿了敬仰的聲音道：「主人是個很偉大的人，他爲了天下安寧、爲了武林所作的犧牲是無人能及的！」

白銀夫人身軀微微一動，却冷笑了一聲道：「李慕雲自己要做完人，却叫別人來負擔罪惡，我最不原諒他的地方是他選我做殺死他的兇手，他的劍術高出我許多，却故意由我一劍刺中他要害……」

劍東等人已經在幾個人口中得到引證，知道了神劍李慕雲就死的情形，也相信李慕雲確有就死之心，故而對白銀夫人如此的說話，都已消除了恨意，只是不明白李慕雲爲什麼要就死，可是這個問題却也立刻有人答覆了。

「妹子，這却怪不得他，他那時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夏侯長空在向他逼取神劍之訣，他如不死，遲早也難脫老怪的毒手，力敵不足以抗，而這幾個孩子也慘了，神劍之訣也無法悄悄地流傳保存了！」

這是黃金夫人的聲音，她不知何時，也悄悄地來到了，而且及時地接上了這番話。白銀夫人仍是憤然地道：

「他要死就死好了，爲什麼要死在我手中！」

黃金夫人一嘆道：「因爲他確是對妳充滿了歉意的，再者，你們互結的那一場孽緣是出於夏侯老怪的擺佈，他只有在懺悔的心情下受妳一劍而死，才不會引起夏侯長空的懷疑，否則他以任何方式自戕，都無法使夏侯老怪怯疑而保存劍訣的。再者，還有最大的一個原因，他是感到總對飛龍兄，死在妳的劍下，使鄧兄能够消除一點對妳的誤會，他還是希望能挽回你們婚姻的。」

白銀夫人不作聲了，低下了頭，臉上却有着一種無以名狀的表情，黃金夫人又深深地一嘆道：「妹子，經過這麼多年的煎熬與折磨，妳也應該把心胸放寬，更應該懂得感情的眞諦了，男人們心中，義的份量往往是比感情重得多的，李慕雲、鄧飛龍，他們都是偉大的男人，跟他們一比，我們都太渺小了，當年妳若不是那麼任性，我若不是那麼執着，夏侯長空就無法利用我們，逍遙仙子那女妖怪的邪術也無所用其極了！」

白銀夫人也輕嘆一聲，然後看看地下的血跡道：「我一向都是個任性的人，對做過的任何事都不後悔，我不否認，我心中一直只愛着一個男人，只是遺憾被妳捷足先登去了，婚前我爭不過妳，婚後我也要爭一下，所以即使沒有逍遙仙子施術，我也要那麼做的！」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妹子，當着孩子，妳又何必這麼說呢！而且妳又置飛龍於何地呢？」

白銀夫人道：「我不怕說，我也沒有什麼愧對鄧飛龍的地方，他娶了我，並不是爲了他愛我，只因爲我是妳的妹妹長得跟妳有幾分相似，妳知道嗎？他經常對着我喊妳的名字，所以我一氣之下，生下了一個女兒後，也把她取了妳的小名叫青青，讓他叫個够。」

黃金夫人不禁一怔：「什麼，青青是妳跟鄧飛龍所生的女兒，不是慕雲的？」

白銀夫人冷笑道：「當然不是，我在懷孕幾個月後，才跟李慕雲相好的。」

「那妳爲什麼要騙我說是慕雲的骨肉呢？」

「爲了氣氣妳，妳以爲替李慕雲生了個兒子，就可以獨佔他了，我要妳難過一下，說我跟李慕雲也有了個女兒。」

黃金夫人呆了半天，才苦笑一聲道：「妹子，妳這個玩笑可開得大了，尤其是對鄧飛龍太不公平了。」

白銀夫人冷笑道：「鄧飛龍自然知道青青是他的骨肉，他們父女倆的腳底心都有一朵梅花形的紅色胎記，這是他們鄧家的獨家標記，冒充不了的。」

黃金夫人一頓後才道：「原來是如此，那倒是我錯怪他了，我一直以爲他明知青青是慕雲的骨肉，却聽任青青與秀兒的感情發展下去，我還罵他太卑鄙，故意要造成他們兄妹逆倫的慘劇來報復慕雲呢。」

白銀夫人冷笑道：「報復李慕雲？那才是笑話呢！他們兩個人之間感情之深，連我這個做妻子都忍不住要吃醋呢！李慕雲娶了他最心儀的女人，他說李慕雲比他一切都強，跟妳才是最佳的匹配，李慕雲又搶了他的老婆，他居然說是我故意誘惑李慕雲的，他相信李慕雲不是那種人。」

劍南激動地道：「主人義薄雲天，本來就不會是那種人，鄧前輩對他生死不渝的信任，更是男兒間道義相交、肝膽相照的友情至極的表現……」

白銀夫人輕輕一嘆道：「以前，我最恨的就是這兩個男人，兩個人都跟我有過親密的關係，我却沒有得到任何一個人，現在這兩個人都死了，我也無所謂什麼愛與恨了，但鄧飛龍畢竟是我的丈夫，我有義務爲他收拾殘骸，這兒交給我吧，你們快去接應李秀吧……」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劍東等三對夫婦急急地去了。只有青青、劍飛與黃金夫人還在原地沒動。

黃金夫人道：「劍飛！你爲什麼還不去？」

劍飛頓了一頓才道：「夫人！小的還有最後一個疑問，當主人最後受劍瀕死前，小的曾經聽他叫了一聲青青！」

黃金夫人道：「不錯！他確是那樣叫過！」

「小的一直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道：「我想他是在向我解釋他所以輕生的原因，也是向我祈求寬恕的意思！」

劍飛道：「可是主人只叫了一聲，什麼也沒說！」

黃金夫人道：「那已經够了，劍飛！你應當知道我們之間的感情，心靈之間早有默契，不必有太多言語的，他見到我跟劍尊谷主在一起，忍辱偷生，就知道我不但完全原諒他，也體會到他的苦心了，事實上我從來也沒恨過他！」



白銀夫人終於取下了面具，也脫去了銀色衣，顯出本來面目。

劍飛點點頭道：「既然夫人明白了，小的就放心了，因爲鄧老爺子有一封信，今天才交給我，說的也是這一切，小的怕夫人對主人還有所誤會……」

黃金夫人一笑道：「劍飛，鄧老爺子跟慕雲只是朋友，我跟他却是心靈相通的夫婦，還用得着鄧老爺子來解釋嗎？有誰能比一個妻子更了解她的丈夫？」

白銀夫人却長嘆一聲道：「有的，我雖是鄧飛龍的妻子，但却是最不了解他的人。」

隨她看見青青還站在原地，耐不住叱道：「妳怎麼還不走，李秀在那兒跟人拚命，若是他能活着跟夏侯長空交手，妳是最能幫助他的人，因爲我把天竺劍法的優劣之處都悄悄地傳給妳了，雖然妳自己功力不足，無法奈何那老妖怪，但妳若能及時提醒李秀一聲，也許很有用處的。」

青青頓了一頓道：「我……想我在秀哥兒心中，沒有那麼重要，最近他似乎變得有些討厭我。」

黃金夫人道：「那恐怕要怪我們所有的人，因爲我們都以爲妳是他同父異母的姊弟，怕你們不明就裡，越陷越深，現在既然明白了究竟，沒有那層顧慮了，妳就該好好地幫助他，青青！妳對他很重要。」

劍飛也道：「是的！青姑娘，少主雖是故意在疏遠妳，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很痛苦。」

青青的臉紅了，紅得很奇怪，而且她什麼也沒說，跟劍飛也急急地走了。

黃金夫人看在眼中，不禁深深地一嘆道：「幸虧青青是鄧飛龍的女兒，否則會很糟，看來這兩個孩子之間的關係頗不尋常呢，鄧飛龍也是的，我責問他的時候，他爲什麼不肯明說呢？」

白銀夫人冷笑道：「他見了妳的面，心就亂了，若是你們兩個人單獨相對，他整個呆了，恐怕連妳說的什麼話他都沒聽見，又怎麼回答妳呢？」

黃金夫人搖搖頭，輕輕一嘆，大概是眞有此等情形，白銀夫人忽又一嘆道：「我這一生中，什麼都不如妳，一直被妳壓着，女兒不如妳的兒子，可是我終於有一點能強於妳的了，我問妳，李慕雲若不死，他與慕容摧花決鬥，兩人勝負誰屬？」

黃金夫人想了一下道：「論武功，慕雲或能稍勝，但是慕容摧花的兵刃太邪，招式太詭異，出手太兇，而慕雲的劍招失之於仁，恐怕會吃他的虧。」

白銀夫人道：「若只是論武，李慕雲勝算較多，如是拚生死，則死的一定是李慕雲，這個說法妳承認嗎？」

黃金夫人想了想道：「我承認。」

白銀夫人得意地笑道：「可是鄧飛龍居然殺死了慕容摧花，證明他比李慕雲要略強上一點。」

黃金夫人一嘆道：「妹子，這時候妳還爭這勝負幹嘛？」

白銀夫人平靜地道：「我不是爲自己爭，我是爲鄧飛

龍爭，李慕雲雖然死了，却留下了一個好兒子、一羣好傳人，替他保住了神劍山莊的榮譽，而鄧飛龍這一死，很可能一無所有了，連唯一的女兒都要屬於李家去了！」

她的聲音、她的神情，突然變得很空洞，好像是在敍述一個與她無關的故事。

同時，她也從身邊取出了一具革囊來放在地上，然後用手掬起一捧捧的血肉殘滓，放進革囊裡。

終於來到一座金碧輝煌巨型建築物之前。

黃金夫人在她掬起第一把時，曾經想阻止她，但是還沒開口前，她的手已經觸及了血肉，就乾脆不開口了。一直等革囊中盛了有半囊的時候，黃金夫人才道：「妹子！這些血肉是沾有劇毒的！」

白銀夫人很平靜地道：「我知道，慕容摧花說這種毒無藥可解，恐怕是騙人的，不過他死了，誰也不知道這毒是如何配的，倒眞的是無藥可解了。」

「妹子！妳是決心求一死了？」

「是的，我在塵世間已經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而且我感覺到我對鄧飛龍多少有點虧欠，祇有如此補償他了！」

黃金夫人不禁默然，片刻後才道：「妹子！有什麼我可以爲妳盡心的嗎？」

「等毒藥把我化成這皮囊一半大的時候，請妳把我也裝進去，生不能同夢，死後却能合囊，也算夫妻一場了！」

「可是這囊中所貯的並不全是鄧飛龍，還有慕容摧花！」

白銀夫人笑了起來：「姐！妳實在太執着了，如果我與飛龍有心在一起，別的人能介入我們中間嗎？我認爲在整個宇宙天地間都只是我們兩人的世界，又何況是一具小小的皮囊呢？」

黃金夫人也呆了一呆，然後道：「是的！妹子，妳一向是個洒脫的人，敢恨、敢愛，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妳比我看得遠，也比我想得透澈。」

白銀夫人淒然地一笑道：「姐！我並沒妳說的那麼洒脫，我也有看不開的地方，比方說，爲了我這副容貌，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實，我所愛的人已逝，徒留這花容月貌，又付以誰！想來實在很愚蠢！」

黃金夫人在一邊盤腿坐了下來，默然不發一言，白銀夫人又等了一陣後道：「姐！妳不去看看李秀他們？」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我不必去了。那些人的勝負、生死、榮辱，原都是與我們無關的！」

「與我們無關？我可以這麼說，妳却不是，妳在夏侯長空身邊，忍辱苟活多年，不全爲了他們吧！」

「是的，我是爲了他們，掩飾他們、暗中曲護他們，現在把一切都挑明了，就沒有我的事了！」

「誰勝誰負，妳也不關心了嗎？」

「我關心有用嗎？若是秀兒敗了，他再也沒機會了，若是他勝了，也用不着我去關心。生活起居，有青青照顧他，重建神劍山莊，有劍東跟靈芝他們。」

白銀夫人也點點頭：「姐！以後妳將如何安排呢？」

黃金夫人道：「不知道，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找個深山古刹，青燈貝葉，把自己埋葬起來！」

「那是一種很寂寞的日子。」

「沒什麼，我早就習慣了，從慕雲死去的那一天，我也把自己埋葬進了墳墓！」

白銀夫人又頓了一頓，然後道：「姐！我的心脈開始麻痺、血脈開始凝凍，我快去了！」

「妳去好了，我會照妳的意思安頓妳跟飛龍的！」

「謝謝妳了，姐！只可惜皮囊中所貯的東西是有毒的，否則我倒是希望能灑入五湖，那是飛龍最希望的歸骨之所，遺憾的是不能達到他這個願望。」

「人生又豈能完全如意的！」

兩個人都不再說話，靜坐着像兩尊石像，然後，其中的一尊倒下，慢慢地萎縮、消溶，發出絲絲的白氣，而遍地血肉殘渣早已化爲白氣爲山風吹散了。

黃金夫人站起來，用劍尖在白銀夫人蛻化的地方，挑起了幾撮泥土，裝進革囊中，然後，她用劍挑起革囊，荷在肩上，輕飄飄地走了。

自始至終，她沒有回頭看後面一眼，那是劍尊谷的方向，似乎那兒即將或已經發生的一切，都與她無關了。

× × ×

李秀跟蹌地向前衝着、逃着，他受了傷，傷口在不斷地流血。然而他的逃逸並不狼狽，並無敗象，仍然是充滿了驕傲、充滿了鬥志，他的劍仍然握得很緊，他那張年輕的臉似乎變得成熟、堅毅，像是一尊永不倒下的巨靈！

夏侯清風在後面緊緊地追着，不斷地變更着姿勢，以備作致命的一擊，却始終未能搆上部位。

他已經有些不耐煩了，不止一次，他想加快脚步，衝上前去，搆上距離，發出那致命的一擊，把李秀一劍刺穿，活生生的釘在地上。

可是，他却始終未敢造次，因爲這個受傷的年輕人，就像是一頭入了圍的困獸，儘管已經逃不掉了，却仍然具有反噬的能力，而且還能一口咬死人的！

已經到了這個程度，給他咬上一口，豈非太不上算了，所以，夏侯清風只有咬緊牙齒，一步不放鬆地緊迫追擊着，他心中已經作了決定，等他追上了那小子，決不一劍宰了他，要慢慢地折磨他，讓他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亭台、樓閣、樹林、門戶，一段段地滑過去，在衝過最後的一道關口後，終於來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巨型建築之前，它像殿宇，又像廳堂，更像是一座寺廟。建築的形式以及色彩都不像中土所有。

只有閣上正中間一塊大金匾上四個字，却是道地的華夏文字——劍中至尊。

閣前是一座白石的平台，晶瑩如玉，十分寬廣，而且四周都站列着一排排的執劍武士。

他們的劍是金色的，身上的甲衣也是金色的，一片耀眼的金色，顯得氣勢很雄壯。

李秀奔上平台，意圖闖進閣內去時，一列武士立刻移身挺劍把他給攔住了，而李秀却也沒有試圖硬闖，從容地停了下來，轉身向後，恰好迎住了追躡而至的夏侯清風，長劍輕撇，凌厲的劍氣把夏侯清風反逼得退後一步。

當他略有慌亂地把那一劍化解開，略帶喘息地看向敵人時，不禁大爲吃驚，因爲李秀變得莊嚴無比。

夏侯清風是個魁偉的巨漢，李秀至少要比他矮上一個頭去，可是兩個人對立之際，却像是比李秀矮了很多。

夏侯清風有一種很奇突的感覺，像是在面對着另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堂兄夏侯長空，眞正的劍尊谷主。

夏侯清風身高在七尺以外，劍藝出神入化，曾經挫敗了無數高手，但是他只要一站在夏侯長空身前，就有一種熠然不敢逼視的感覺。

奇怪的是現在面對着李秀，他也有了類似的感覺，這個年輕的劍手在氣勢上似乎就高出他很多。

夏侯清風搖了一下頭，强自鎭定了一下心神，才掙出一聲呼喊，然後一劍刺了出去。

這是他最得意的一招攻式，他也用上了全力，這一劍曾使天下羣豪懾伏，萬劍稱臣，威力無儔。

可是今天，在李秀面前，却不知怎的，竟變得軟弱無力了，劍勢未及一半時，他已發覺不妥了，在這一招天衣無縫的凌厲劍招中，他居然找到了有三處破綻。

他努力想撤回劍式，彌補那些缺失，但是却沒有機會了，李秀的劍像水一般地淌了進來，一股涼意，透進了他的身體，他看見李秀的劍刺進胸膛，也感覺到那支劍穿出了他的後背，使他定在那兒。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李秀的臉上却十分冷漠：

「我要鬥的不是你，是夏侯長空，但你糾纏不休，我只好殺了你，我逃走不是怕你，而是因爲你告訴我，進入劍尊谷，要通過逍遙仙子所佈的十道埋伏，我闖過四道，不得不承認那很有點門道，我不想多費力氣，所以我佯裝不敵，一路逃進來，誘使你追擊，有你在一起，那些埋伏的人不會發動機關，我才可以留下足夠的精力一搏夏侯長空。」

劍抽出，人倒下，夏侯清風呼出了最後一口氣。犯了這個大錯他倒不在乎一死，只是他很遺憾，無法知道李秀與夏侯長空一戰的結果。

下期待續

同樣花錢
当然買最好的！

這個字代表——
品質，規模，信譽
就是代表「最好」！

備有機型多種，適合各種場所使用

賀眾牌® 飲水機

- 獨家榮獲㊣字標記。
- 採用「漏電斷路器」漏電量超過30mA（毫安培）電源自動切斷，避免觸電，使用安全。
- 採用「熱敏斷路器」機內溫度超高時，自動切斷電源，避免機件燒毀。
- 結構、外觀、絕緣、耐壓全部符合國家標準。

賀衆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一段164號
☎5615613～6（四線）5415302

全國經銷網

地區	經銷商	電話	地區	經銷商	電話
基隆	華隆企業	239037	台中	賀譽企業	779673・2027732
中壢	賀展企業	523765・521476	彰化	賀譽企業	251332
新竹	賀裕企業	268910・232180	嘉義	鐘山公司	225405
頭份	合務行公司	623468・632010	台南	名強企業	386169・376573
苗栗	賀信企業	324266	高雄	賀義企業	2111050・2826271
花蓮	泰源公司	322237・322238	台東	竹英公司	322017・322019
宜蘭	季春榮公司	327539・364333	澎湖	盛發公司	272537



《前情提要》
鄧飛龍與慕容摧花同歸於盡，白銀夫人也以身殉夫。李秀被夏侯清風追至一座巨型建築之前，突然轉身，當夏侯青風攻出他最得意的一劍時竟變得軟弱無力，正想撤回劍式，李秀的劍已像流水一般淌了進來。

●李秀雙眉一剔，緩緩轉身。他身後，居然不是一個人。

《武俠接力擂台》
出招順序：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黃鷹、司馬紫煙、諸葛青雲

本期執筆人／諸葛青雲
●題字／胡金銓
●插圖／陳海虹

30 神劍仙旅

其實，夏侯清風的命太短了，他若不被李秀一劍擲中心窩，只消再活上片刻光陰，便可獲知答案，因爲李秀與「西天劍尊」夏侯長空的勝負分得很快！

夏侯清風才一倒下，李秀便知道背後有人。

背後來人，絕沒有發出半絲聲息，李秀是憑第六感知道的，這種感光，人人皆有，但因天資互異，而靈鈍不同，練武，而內功又到了相當成就的人，尤其會來得敏銳一點！

李秀才自夏侯清風的胸膛之內，收回長劍，便凛然發話問道：「西天劍尊?」

身後果然有人答道：「不錯。」

這是比夏侯清風標準得多的華夏語音，但仔細聽來，仍略略有點異樣。

李秀雙眉一剔，緩緩轉身。

他身後，居然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左右兩名十四、五歲的捧劍小童，中間一個金衣巨人，這巨人無論是身材貌相，均與夏侯清風宛若一胎孿生，長得完全相像。

李秀有點慚愧，並心中暗叫不妙！因若只有「西天劍尊」夏侯長空無聲無息地，到了身後，猶有可說，如今竟加上兩名捧劍小童，仍使自己耳無所聞，則對方功力之高，豈非不可思議?!

夏侯長空兩道巨靈似的炯炯眼神，先和夏侯清風的地上遺屍略注，眉宇間現出了五分驚詫與五分惋惜的綜合神色！

跟着，他立卽把眼光移注在李秀身上，細一打量，點頭說道：「不容易，不容易，你居然殺得了夏侯清風，眞是李慕雲的跨灶佳兒！」

李秀嘴角微披，神態昂然地，軒眉說道：「李慕雲的兒子，並不以能殺夏侯清風，便告滿足！」

夏侯長空一笑道：「我知道你以能殺我這『西天劍尊』爲最大期望。」

李秀針鋒相對說道：「我也知道你不單想霸視中原武林，並以進窺中原社稷爲最大野心！」

夏侯長空忽然微喟一聲，搖頭答道：「以前如此，如今却此念早蠲，我只想使我這身武學，無敵於中原各派，故而，『劍尊谷』中，除了臥虎藏龍以外，並苦心造就了兩名超卓高手，一是死在你劍下的夏侯清風，一是已與鄧飛龍同歸於盡的慕容摧花！」

李秀聞得鄧飛龍已遭刼數，不由心中一慘，瞋目叫道：「爭尊論劍，何必多傷無辜，李秀不才，願代表八荒四海的武林同道，與夏侯谷主，生死一搏！」

這「谷主」之稱，改得恰當，因彼此既將論劍爭尊，便不宜在勝負未分之前，對夏侯長空有甚「劍尊」稱謂。

夏侯長空笑道：「李秀老弟莫急，你還得再過兩關，否則，我仍不屑與你交手。」

李秀似乎有點不悅，雙眉微微一挑，但仍盡力忍了下來，冷然問道：「夏侯谷主，請示頭關？」

夏侯長空道：「頭關很容易闖，我有個想不明白的問題，想要問你，你肯不肯從實答覆？」

李秀俊臉之上，瀰沛着一團正氣，應聲道：「『藝有未曾經我學，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侯長空也對李秀的英風豪氣，略覺動容，雙眉微蹙說道：「你們自離襄陽以後，一路行來，所有的主要情事，均在我洞察之中……」

李秀點頭道：「我承認你情報靈活，耳目甚衆！」

夏侯長空道：「尤其對於你劍法造詣，與功力深度，我更極爲注意，『紫竹山』中，你連硬接南宮芙蓉的『奪魂一杖』，都頗勉强，怎會在數日之間，有如神助，竟突飛猛進，殺得了比南宮芙蓉高明不少的夏侯清風？」

李秀聞言，神情忽變！

他臉上原本瀰漫着一團正氣，眉宇間，原本高騰着一股傲氣，如今却完全收斂，變成了一片孺慕之氣，肅立恭身，抱拳高聲答道：「母愛如天！」

夏侯長空「咦」了一聲，有些意外，也有些不信的，問道：「是黃金夫人弄的鬼麼？她除了有點小聰明外，功行並不甚深，那裏來的如此速成的旋乾轉坤之力？」

李秀道：「人無再造功，藥有回天力……」

二語方出，夏侯長空便恍然叫道：「她把『小華陀』梁叔子能奪天地造化的『長春再造丹』設法弄來，居然不自服食，而餵了你，難怪你在『逍遙別館』中，曾中暗器而不畏劇毒，難怪你內勁倍增，能蕩得開夏侯清風力重千鈞的那柄長劍，而及時反擊，一刺穿心！……」

李秀抱拳齊額，朗聲說道：「母愛如天！」

夏侯長空又「哦」了一聲道：「難怪她在白銀夫人死後，便離羣獨隱，遁入空門，這是因爲『長春再造丹』已無，她又對我背叛，青春玉貌，轉瞬消失，才不願把那副衰老容顏，現世丟醜，這就叫『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李秀似乎不曾在聽夏侯長空之語，只是口中喃喃，第三度低聲說道：「母愛如天！」

這「母愛如天」四字，他一共說了三次，第一次是高聲，第二次是朗聲，第三次是低聲，但以這第三次的低聲所說，最爲虔誠，最爲悲切，因爲李秀那冠玉雙頰之上，隨着話聲，掛滿了決不輕彈的英雄珠淚！

僅憑兩行淚，怎報三春暉？李秀終於承認他這位母親了，不單承認，他並感激、啣恩、懷念、慚愧，覺得有點承受不了，也報答不完這種比泰山更重、比東海還深，無微不至的如天母愛！

凄迷的情緒，突破冷酷語音打斷！

所謂「冷酷語音」，自是夏侯長空所發，他沉聲說道：「闖第二關！頭關容易二關難，李秀，你若勝不了我這兩個劍童，便沒有資格和我動手。」

李秀聞言，這才仔細打量倚立夏侯長空左右的那名捧劍小童。

他們，服飾平常，年齡彷彿，都是十四、五歲，每人手中，都捧着一柄與夏侯清風所用形式相同的金色長劍。

唯一覺得不凡的，便是這兩名劍童的神情，似乎過分鎭靜，分明聽得夏侯長空，要他們雙戰李秀，却仍靜靜侍立，連頭都不抬，更對李秀望都不望一眼。

李秀的第六感，突然又來，他陡覺全身毛骨森森，似乎這兩個毫不起眼的劍童，竟是比夏侯清風更凶狠，更難闖的一道關口，不然，怎會暗起不祥之兆？

他趕緊澄思靜慮，一肅心神，想向夏侯長空問明，這一陣是屬生死之爭？抑或點到爲止？

但話到口邊，突覺多餘，心中作了決定，由於對方年歲太輕，倘若不失分寸，自己不妨劍下留情，若是與夏侯清風暨前所會過的金銀劍士，一樣兇狠頑殘，則只好代天行誅，不必再留這等武林敗類，遺爲世害！

仁念未畢，厄境已臨！

兩柄金劍，左劍撩陰，右劍分心，已刺到李秀身前。

剛才，那兩名劍童，委實靜如處子，如今這猝然進襲，却又動如脫兔！

劍招並不奇詭，但來勢却太以快捷，快捷得幾難形容，似石火？似電光？均非過分之譽！

李秀急閃！

對付絕招，可用奇式，但對付這等快劍，却除了急閃以外，別無他途。

因爲在未能閃過對方這奇襲快劍之前，縱有任何絕招奇式，也來不及加以施展！

偏身側滾，反臂掄劍！



●兩柄金劍，左劍撩陰，右劍分心，已刺到李秀身前。

李秀閃得够快，撩陰一劍，被他偏身閃過，但分心一劍，却仍然有了彩頭！

閃過了心窩，閃不開肩頭，人影滾翻，劍光錯落，李秀的肩頭之上，被挑起了一片血肉！肩上微傷，對李秀來說，並不在乎，令他擔心的是以後情勢！

一劍快，劍劍必快，自己倉皇閃避，對方如影隨形，不單永遠挨打，並只要閃躲略慢，便將喪身在對方出招歹毒、劍劍攻敵要害的接連進襲之下。

故而，李秀除了偏身側滾之外，還要反臂掄劍！

反臂掄劍之舉，是想搶回先機，才有機會施展李家神劍的精妙劍式！

這一劍，掄得險，但也掄得妙，更掄得狠！

這是李家神劍中的「雷動九天」！

李秀肩頭血肉才飛，掌中風雷已掣，他要憑這一劍，逼退必然片刻不肯放鬆自己、狠狠追擊的兩名對手，重行開展局面！

兩名劍童，似乎未想到李秀在肩頭受傷，倉皇閃遁之際，仍能反手還招，微一怔神，眼前風雷已作！

他們是劍道行家，深知風雷已作無妨，若是等風雷已羃，便將被李秀扭轉局面！

於是，雙劍並舉，在風雷才作之際，硬撩風雷劍影！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李秀在神情之穩、出招之快以上，已看出這兩名劍童的劍道修爲，並不弱於自己，而狠辣之處，可能猶有過之。

但內力方面，李秀却有太自信的把握！

他經過多刻苦的修爲？服食過多少靈藥？尤其是最近才由母親李夫人恩賜，功效最爲强大的「長春再造丹」。

對方，則是兩名十四、五歲幼童，比招、論式，或許尚待爭雄；若是鬥力，則三劍一交，必然金劍雙墜！

嗆啷啷……

三劍已交，但李秀的想法却錯，並由充分自信立卽轉變成充分驚慚！

不是雙劍墜地，而是一劍冲天，那道冲天劍影，却是李秀掌中長劍所化！

長劍既飛，虎口定裂，李秀果然右手虎口間鮮血淋漓的，弄不懂這兩名年幼劍童，何來如此驚人雄厚內力？

但劍已飛，血已流，時機却不可稍縱，李秀必須趕緊縱身凌空，搶回長劍，才有望繼續拚鬥，免得在未戰夏侯長空之前，便使李家神劍威譽，一敗塗地！

他雖驚不怔，立卽隨着冲天劍影，縱身凌空。

那兩名劍童，肯放過他麼？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兩條人影，帶着兩道金色劍光，緊隨李秀之後，幾乎是完全同時的冲天而起！

就在此時，起了一聲悲啼！

這啼聲好悲，似巫峽哀猿，勝孤舟嫠婦，別人聽來，或覺陌生，但李秀却一聽便知是鄧青青所發。

原來就在這一刹那間，羣雄畢集，「劍尊谷」中，來了不少的人，有公孫敬，有梁叔子，有南宮不樂、南宮不二，甚至於多年未現江湖的西南慕容世家，關外皇甫世家的首腦人物！

當然更有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等三對夫婦，李劍飛，以及鬢邊簪了塊小小白布的戴孝俠女鄧青青。

羣雄雖到，却鴉雀無聲，所吸引他們的，自然是這「三劍」之戰！

李秀肩頭飛血，鄧青青已在顫慄，等到他長劍震飛，虎口崩裂，勉强縱身追劍之際，她終於忍耐不住地，發出一聲悲啼！

青青悲啼之故，倒不是以爲李秀此關難過，必死在兩名劍童手下，而是覺得李秀連夏侯長空的劍童都鬥不過，那裏還會是「西天劍尊」之敵？

夏侯長空劍下，向不留人，李秀早死晚死，勝負局面已定，「神劍」威譽成空，自己父死母亡，如今又要目睹意中人受此折辱，鄧青青雖是巾幗英豪，也不禁萬念齊灰，失聲而哭！

好，這一哭，局面變了！

鄧青青是俠女，不是巫婆，她的哭聲，怎有如此魔力？

這是屬於心理作用，男人們，多半不肯當衆丟臉，尤其當着心愛之人，英雄主義更濃，一切均可暫時不計，臉面上却必須爭光奪彩不可！

青青一哭，李秀臉紅，他不肯再聽任自己這種狼狽情況，延長下去，鋼牙挫處，把心一橫，施展了「不殺之殺」！

這是李家神劍中的絕詣，除了李夫人外，誰也不知李秀業已悄悄練成，但因這招劍法，太耗眞氣，並係撒手絕招，李夫人遂嚴囑李秀，除了與夏侯長空的最後生死之搏，對任何人都不許輕易施展！

如今，一來出人意料的敵勢太强，戰場情況過份艱險，二來聞得青青啼聲，李秀不願在愛人眼前，丟盡顏面，才咬牙狠心地，不顧一切的，施展絕學！

分明他的右手剛剛抄住空中劍柄，不及回身，追兵已雙雙趕到！

分明兩名劍童連人帶劍的追擊動作，已幻作兩道劍虹，把李秀身形罩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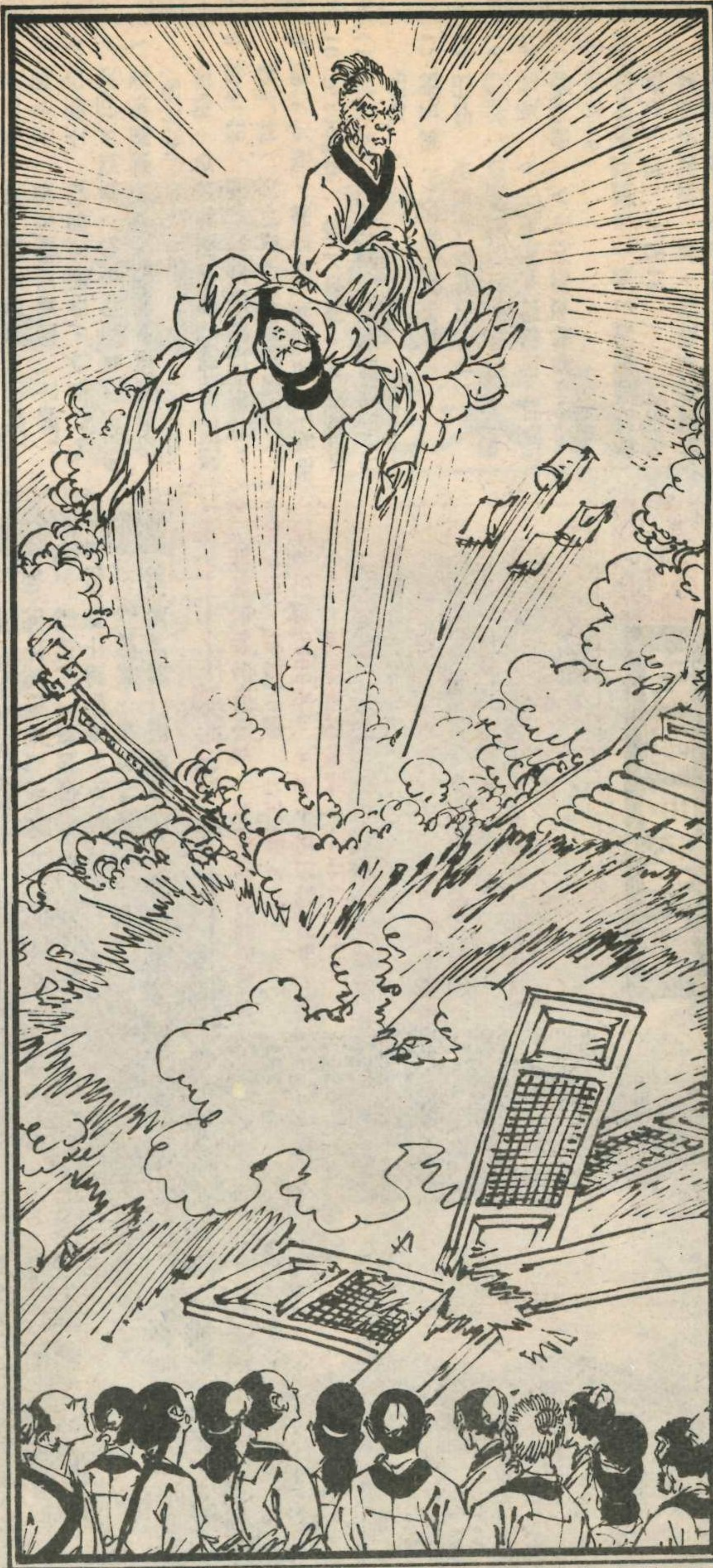
不見劍光閃，却聽劍童啼！

兩名劍童，合起來不過啼出半聲，四爿童屍，却由空中飛墜！

李秀也下來了，他不是悠然飄落，而是砰然墜落！

他劍上沒有血，胸前却一片飛紅！

那不是兩名劍童的血，是他自己的血，是勉強施展「不殺之殺」，以劍罡殲敵，血氣大震，從他自己口中噴出來的！



●金碧輝煌的殿閣飛了，一朵金色蓮花冉冉升起。

夏侯長空臉色白了，眼神中也凶芒突斂，一片空茫地，失聲問道：「你……你竟練成了你父親練……練而未成的『不殺之殺』？」

把頭一昂，李秀居然又倔强的從地上站了起來，朗聲答道：「家傳絕藝，敢不精研？夏侯谷主，如今該擧行你我之戰了吧！」

夏侯長空在嘆，鄧青青在哭，羣雄在心跳……

當然，誰不替李秀心跳？以他目前這種情況，絕非在場任何高手之敵，何況名震寰宇的「西天劍尊」？

只有人擔心，沒有人說話麽？

有……

「不必！」這不必二字，是李夫人的聲音，雖然語音顯明的已比以前蒼老，但、劍東靈芝等，仍一聽便知是他們的大姐姐，李秀更聞聲淚落，茫然抬頭，找尋他的慈愛母親，人在何處？

「轟！」

金碧輝煌的殿閣飛了，從平台後方，金碧殿閣的原址以上，冉冉升起了一朵金色蓮花。

蓮花上，一坐一臥，有兩個女人，臥着的一個，是逍遙夫人，但已不言不動，了無生氣。

坐着的，是李夫人，但她如今已不戴黃金面具，不穿金色長衣，往昔的綠鬢朱顏，業已變成了雞皮鶴髮！

但頭髮雖然白了，臉皮雖然皺了，却別有一種風韻，看起來反比以前還慈祥莊嚴幾分！

李秀搶前幾步，滿眼淚光，還未開口，李夫人便藹然笑道：「秀兒，你不必再與夏侯長空動手了，你殺了那兩名劍童，便等於殺了『西天劍尊』，因爲那是他的化身，他已把生平功力，完全轉注給他們兩個！」

夏侯長空怒道：「妳……妳……妳偷看了我的日記？」

李夫人點頭道：「不錯，我佯稱出家，避開你的注意，才潛回『劍尊谷』，進入密室，瞭解一切，原來你患了不治絕症，生命只在旦夕，才泯了覬覦中原社稷之心，只想永留絕藝，蓋壓八荒，早就把畢生功力，轉注給兩個劍童，要他們作你化身，續掌『劍尊谷』，奴役中原百派！」

夏侯長空咬牙道：「想不到妳竟這樣叛我？妳雖背夫來歸，我却待妳不薄，賦之以權，遇之以禮，多年來，連妳的手兒都未碰過。」

李夫人笑道：「我等的便是你這句話兒，因爲這樣一來，我才能把貞節還給丈夫、把苦心告訴兒子，把化刼消災的和樂安詳，送給武林百派……」

李秀和劍東、靈芝等人，聽出李夫人言外有厭世之意，不禁頓足出聲，「娘……」、「夫人……」、「大姐……」的喊成一片。

李夫人向他們作了個安撫手勢，又向夏侯長空說道：「如今，我要爲你適才『背夫來歸』四字，作一駁斥，李青青豈是朝秦暮楚的下賤之人？這是我與先夫，下定狠心所訂的血淚之計！他犧牲性命，使你以爲中原武林，從此無人，在西陲自大，暫緩虎狼之吞！我則犧牲名節，到『劍尊谷』中臥底，佯爲保存姿色，甘落罵名，實則刺探機密，釜底抽薪，等待有利時機，重振中原武譽，一面秘密聯盟有志之士，一面儘量保全武林精英，誰知皇天有眼，所望終諧，尤其殺死你身外化身，使你萬念俱灰的論劍爭尊對手，竟是我自己的兒子……」。

夏侯長空廢然一嘆，神情萎然，似乎連他巨靈似的身材，也驟告矮縮許多！

李夫人又向羣雄笑道：「夏侯長空刁狡異常，我雖頗得信寵，但在未趁隙偷看他日記之前，仍不明白一切。如今他絕症將發，功力早已轉注，除了還有些行動便捷的輕功以外，可說與常人無異，故而，『劍尊谷』已告瓦解，『劍尊』之號……」

話方至此，在場羣雄已同聲高呼「李秀」，表示擁戴之意！

李夫人搖頭道：「武林中各門各派，均有絕學，各擅勝場，誰也不必稱『尊』，有此一字，爭鬥便來，殊非練武强身的和祥本旨！故而，我不單不許秀兒享甚尊號，連『神劍山莊』，都不必再建，他應該與青青組織一個和和祥祥、溫溫暖暖的小家庭，平時，耕讀傳家，一旦江湖有刼，或國家有事，仍竭盡所學，不計名利地，全力以赴……」

語音至此略頓，目光轉注劍東、靈芝等人，含笑叫道：「劍東兄弟、靈芝姊妹，你們不要忘記對你慕雲大哥的所作承諾，明年此日，大家都該抱兒子了！」

眞情換熱淚，平台上起了一片啜泣聲息！

夏侯長空目注李夫人，長嘆一聲問道：

「青青，是時候了，叫妳兒子對我用劍！」

李夫人搖頭道：「你是前輩，我不想叫秀兒失禮，何況一代劍尊，也不容輕侮，你平素暗中布置的『霹靂消魂』，恰好合用，不妨後退三步！」

夏侯長空的如今神色，反倒稍微寧靜，果然顫巍巍的，向後退了三步！

李夫人伸手向所坐金色蓮花之上，接連按下了兩枚機鈕。

第一枚機鈕按下，一聲霹靂，起於夏侯長空足下，把這位「西天劍尊」，炸成了灰！

第二枚機鈕按下，李夫人所坐那朵金色蓮花的所有花瓣之上，都起了熊熊烈火！

這是李秀、青青、劍東、靈芝等人，所預想得的情形，但也是他們所無法挽回的情勢！

同一的動作，「神劍山莊」羣雄，一個個都滿面流淚，跪了下去。

其餘羣雄，小一輩的，也出自內心，照樣拜倒！老一輩的，則一齊合掌低肩，宛如恭送一尊白日飛昇的西天古佛！

火光越來越往中心集攏，李夫人的雪白鬢絲，映着火光，似乎變成銀色！

她在低吟，吟的是偈：

「法火金蓮自在身，一來一去淨無塵，只期劍谷淒涼刼，悟徹江湖名利人……」

偈聲漸微……火光漸烈……人影漸杳……

—全書完—



唱片・音樂帶世界同時發行

歌林新星

方芳芳以耀眼的清新，推出第一張新唱片——請你不要走，從抒情到激盪的旋律，方芳芳獨特、清脆、甜美的嗓音，唱出心底深處的感動，人美歌動聽，「請你不要走」，值得您駐足凝聽。





NORMAL POSITION
For Music Programs
EQ 120μs

DENON 空白錄音帶印花

購買 DENON 空白錄音帶，集滿印花五張，郵寄北市南京東路５段64號地下一樓即贈精美紀念品一份，多寄多送（附回郵３元）70年７月15日至70年12月31日止。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音響出版部

辦事處／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64號地下一樓
TEL: 7609342～5
工　廠／台北縣新莊鎮建國路６號
TEL: 9023322